《武经总要》 （上） （宋）曾公亮等 撰

　　《武经总要》 宋·曾公亮 丁度等

　　●前集卷一

　　◎选将第一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故管仲射钩，齐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败，秦缪公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张仪之游荡，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白起之世旧，韩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虏，邓禹以文学扶汉业；李靖用于罪累，李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诫，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饣希，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备者出门如见敌（行则整战阵，住则严防守），果者见敌不怀生（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诫者虽克如始战（宋义谓项羽：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政烦则人惰，水浊则鱼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犹惧取人之难，则必设九验之言词以考之，为九术之科例以复之。所谓九验者，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君子易观，不肖难明。由此验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论议，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所谓九术者，一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其饥寒，悉见其劳苦之谓仁将；二曰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荣而无生辱之谓义将；三曰贵而不骄，胜而不逸，贤而能下，刚而能忍之谓礼将；四曰奇变不常，动静无端，转祸为福，因危立胜之谓智将；五曰进之有重赏，退之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之谓信将；六曰足轻戎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长于射之谓步将；七曰临高历险，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则为殿之谓骑将；八曰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之谓猛将；九曰见贤思齐，见善若不及，从谏如流，宽而能刚，简而少傲之谓大将也。然而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谓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司马）；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侯之官尔（侯，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辎治，赋物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舆，无遗辎，此舆之官尔（舆，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故曰：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容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戒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不可有不决。感此论将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之少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异也。凡将，有五危、六败、十过、十五貌情之不相应者，又不可不察。所谓五危者，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谓六败？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贪（一作贫）而好利者，可遗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悔也；有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有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敌人，知其情）。所谓十五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肃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成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忄空々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高々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是以择将之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贞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可。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后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则知人之道可不重欤？

　　◎将职

　　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三军之事专达焉。兵法曰：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盖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将在军，必先知五事、六术、五权之用，与夫九变四机之说，然后可以内御士众，外料战形；苟昧于兹，虽一日不可居三军之上矣。所谓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不危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能机权识通变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战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队伍有分划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军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所谓六术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处舍，营垒也。收藏，财物也。周密牢固，则敌不能凌辱）；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重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谓使间谋观敌，欲潜隐深入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谓五权者，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强使人出战而轻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熟谓精审，泰谓不吝赏也）。所谓九变者，圯地无舍（无舍，无依也。水毁曰圯也），衢地合交（结诸侯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则谋（发可谋也），死地则战（利死战也），涂有所不由（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则设奇变以防敌之掩袭），军有所不击（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以留之。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逼，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之也），城有所不攻（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争（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则不争。言得之难守，失之则无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所谓四机者，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狭路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谓之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谓之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谓之力机。此五事、六术、五权、九变、四机者，皆良将之所要闻，而兵家之所先务也。古之言将者曰：静以幽，正以治（清静简易，幽深难测，平正无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不内顾，不迁怒；乐而不忧，深而不疑。凡将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为将之灾。夫鉴凶门而出，临死而不为生，将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胜（将无策略，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当敌则慑，故不胜也），必死者可杀。战谨进止，临生而不为死，将之审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将无义心，有求全避难，则事多疑），必生者可虏。策不再计，勇不留决，战如风发刃上，果以敏（攻战必利决断，速疾则不失时也），将之决矣，然而忿速者可悔。获财散之，清不可污，将之廉矣，然而廉洁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将之仁矣，然而爱人者可烦。养士不以异材，与之安，与之危，将之公矣，然而上同者无获（将明，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负，不循理也），将之专矣，然而上专者多死，而下归咎（将无明智，耻求贤问能，而自专于事，故战者多死伤）。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虑必杂于利害而后能远兹患也。兵法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以用，此爱之不可独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然而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者难用，此威之不可独任又明也。惟善御众者，附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后所挥无不从移，所措无不从死；发号施令，人乃乐闻；兴师动众，人乃安斗。黄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骄。谦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其此之谓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佚；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事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智者乐立功，勇者好行志，贪者好趋利，过者不顾死）。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人死爱；心意激勉，则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义，则人死威；赏罚分明，则人死义；爵厚赏重，则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诤，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夫智莫大于弃疑，事莫大于无悔，进退无疑，见敌无谋（深知敌情，计谋素定，进故无疑，不待见敌而谋也），虑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则三军之心惑；一事不当，则三军之听疑；一法不举，则三军之志惰；一惠不周，则三军之情懈。如此，赏罚岂明而威岂行哉？故刑上极，赏下通，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军法不反令于父，不移令于子。有罪，虽亲不问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于民，则民服；令不素行，则民不服。故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也。凡兵之败道有六，皆将之过：谓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夫以一击十之道，先须察敌人与我将之智谋、兵之勇怯、天时地利、饥饱劳佚，十倍相辽，然后奋一以击十。若势均力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击敌之十，则须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矣）；卒强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卒，故弛折坏散）；吏强卒弱曰陷（言其将欲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进之，则陷没于死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大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言吏卒皆不为常度，引兵出阵，或纵或横，此乃自乱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将之不可不察也。军之所患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谓縻军（为将，不知进退之利害，惟欲从己周权，令军士不能收功而縻系之矣）；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惑（军国异容，所理各异，欲以治国之法以治军，则军事惑乱）；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疑（不知用兵机谋之人，用为将，则军不治而士疑惑也）。三军既疑既惑，是谓乱军引胜（士疑惑而无畏，则乱）。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者，胜之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故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全；可杀，而不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将之胜败之先得也。夫上将，料敌之极，计险厄远近（馈运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言若能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也）。至于天时审得，地形审便，车马审强，众寡审悉，士卒审谏，器械审利，居处审安，堠望审察，军用审足，进退审宜，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良将之百举百胜，得此道也。夫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烦轻，上暇重。子路问于孔子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败也，在慢。”故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恭谋无旷，恭事无旷，恭吏无旷，恭众无旷，恭敌无旷，是之谓五无旷，然后可以为天下之将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有败者哉？

　　◎军制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夏商而上，制度无载，不可得而记也。《周官》以一卿为大司马，掌制军诰禁。又有小司马、军司马官，皆用大夫。又有兴司马、行司马官，皆用士。是谓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陈其众，以相督摄，以相辅承，而武官之例备矣。凡制军，国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乡万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为伍，而属之比长；五伍为两，而属之闾胥；四两为卒，而属之族师；五卒为旅，而属之党长；五旅为师，而属之州长；五师为军，而属之命卿，是谓五有长，两有司马，卒有长，师有帅，军有将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师营之法备矣。齐威公用管夷吾之说制国，五家为轨，则五人为伍，有轨长以帅之；十轨为里，则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以帅之；四里为连，则二百人为卒，有连长以帅之；十连为乡，则二千人为旅，有乡长人以帅之；五乡为一帅，则万人为军，有五乡之帅以帅之。故有中军之军，高子之军，国子之军焉。旅治，略本周法，亦大国三军之制也。战国以前，军士在于闾里，有事焉而简稽，有时焉而教习，于功暇日农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长征之法。是以其所处军置吏之名，一随于乡党；惟出师行营，则以部队裨校之号，一切为殊。汉以后，大改三代之军，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兴众，不任乡党之吏矣。初诏郡国选有材力之民，籍为材官骑士，使守尉令丞典领课试，以备征讨。京师则有虎贲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选材高者迁为将监，而属在光禄。又有南官北官卫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剑戟士，有都侯丞一人掌之，而属在卫尉。又有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士各七百人，设置员吏，稍尊有司马，稍尊有校尉，而属在北军中候。皆闲时宿卫，有征则行。自高帝至建安，虽士员官号更易废置不常，而汉之营法具此也。魏晋已降，军号尤繁，处置统隶大约如汉。逮于西魏，始立诸府。府不满百人，有郎将主之，隶在二十四军。军一开府将之，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分属六柱国。隋则每府有队副、旅帅、校尉、鹰扬郎将、副郎将，步卒有步兵校尉，骑士有越骑校尉，杂典兵马，而征防上免，内听命于十二卫。卫二将军，一大将军判之。唐贞观以后，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五十人为一队，立队正；三百人为一团，置团校尉。而府有折冲、左右果毅，知府并判府事。内属诸卫，则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军，六十而免。应宿卫者，离为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统，至唐天宝，凡名军防、乡团、卫士、武士，皆谓此也。

　　宋沿唐末五代之制，并号禁军，黥面营处，衣食公上，草教日阅，无得番休。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自厢都指挥使而下，皆节级有员品，每都立军使都头兵马使，则古之队正之任也；每营立指挥使，则古之旅师之任也；每军立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古之师帅之任也；每军、每厢、每第立都指挥使，则古之军将之任也。各有副，以贰其政。其两河、关西诸州，则别募藩汉丁壮，差置将职，以效内军。至其戍守征伐，则古有大将、元帅、大总管，今谓招讨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将、副元帅、副总管，今谓招讨副使、副部署钤辖是也。古有跳荡、左右虞侯，今谓之先锋、策先锋、殿后、策殿后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职，今谓都鉴队将之类是也。立军制吏，古今率同，其名虽殊，其任则一。凡氵位师者，亦当参考前制，以为今事之式法焉。

　　◎料兵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捅，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古法：马步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近代营阵法，或以二万人为率。今按古法，马军每将三百人，其差次则先以善骑者，次以乔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总六千人；步军每将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亲者四千人，次但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硕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居内，为马步战兵之数也。其所由曹司、车御、火长、收人、工匠，别计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过与不及此数者，约而损益之。或有蕃健，则以蕃将统押，每将一百五十人。蕃戎斗战善聚散，必以队少为利也。

　　◎选锋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则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乔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万人选千。所选务寡，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押。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枝距神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愤之士；有贫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赘婿入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亻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别之，礼而厚之，属之于大将，有急则随事呼用，使各使所能，无不尽力致效也。

　　◎选能

　　夫总兵之任，务搜拔众材，以助观听，以咨筹略。春秋战国之际，虽九九之伎，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廷见收养，以为己用，其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盖不乏矣。故大将有受任，则与副佐讲求人材。有异能者，无问势之大小贵贱，皆置在幕府，以备役用。其或杖策挟术自干于军门，亦询视其颜色，察验其所来；所复可，则明试而录之。凡沉谋秘略出于人上者，可使佐谋；巧词善说能移人意者，可使游说，历聘四方；知风俗人情之隐者，可使佐术；得敌人门庐请谒之情者，可使为间；知山川险易、形势利害、井泉刍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导军；巧思出入，能烁金剡木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乔健，能猿腾鹘击、逾沟越垒、来往无迹者，可使密觇；能占风候气、视月观星、揲箸转式、达于休咎者，可使佐谲。凡此色类，非可悉数，但负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由智将之所栽量尔。其待遇资给，则随色为差次。

　　●前集卷二

　　传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兵不识将，将不知兵，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百万之众，以之对敌，如委肉虎蹊，安能求胜哉？所谓治者，居则阅习，动则坚整；进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劫如节，左右应麾；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是谓能军。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号令之数，教足知进退之度，教手知长短之兵，教心知赏罚之用。五者用习，是取胜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疫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前古讲武教慎之法，草教习勒之常，虽未尽制胜之方，要之卷舒离合，坐作进止，不失其节矣。然后观敌应变，临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无强对，宁不由斯而致焉？方今虽有训练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行伍虽列，不问稀密；部阵虽立，不讲圆方。但见敌即驰，遇地即战，不制奇正，不为备伏，不择险易，不询孤虚。及夫连师百万，夹机呼吸，事不素定，难平应敌。今故悉采前世教阅之法，重复研究，详载于篇。夫训士之法，虽贵约乘繁，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齐劝，指顾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须兼存。故但习其容，不可施之战间者，草教日阅是也；虽曰训习，便可勒为行阵者，讲武、教骑、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斯则交相为用，而成折冲静难之具也。若夫乘三农之隙，习六师之容；顺威仪，明少长，严赏罚，陈号令；麾焉使必从，指焉使必赴，则将帅者当于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讲武第一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由先于都门外，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单地为步骑六军营埒之处。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间前后各容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前一日，将帅及士卒集于单地所，禁喧哗，依色建旗为和门于都单之中，四角皆见五彩牙旗。金鼓甲伏，威仪习备。大将以下，各有统率如常式。步军大将，被甲胄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法。是日未明，十刻，士众严备；五刻，将士皆擐甲，各为直阵以俟将军。仪服备物，大将各处于其中，立于旗鼓之下（若六军，则每军鼓十三、钲二、大角四，其并止于其军后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大将各以な合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军诸帅果毅已上，各疾趋集于中军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军曰：“令：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别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词告其所部。遂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击钲，骑征乃上。又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驹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赤旗为铳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盾五十，挑战于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有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余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乃讲骑军：二军吹角、击鼓、誓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客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鼓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教例

　　凡教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长者在前，少者在后。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击鼓。刀盾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为后行。将帅先告士众，使习见旌旗指挥之节，旗作则跪，举则起；习知金鼓动止之节，击鼓则进，鸣金则止；知刑罚之苦（或作明），赏赐之利，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习惯跪起及行列险隘之路。凡步骑二军之士，备则满数，省则半之，损益随时，唯不得减将帅。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逆退限过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过也。

　　◎教旗

　　凡教旗，人无常数，大抵五百人为一营。以营之多少分左右厢，列次第，建名号。营壁己定，依次秣马。甲胄器仗，置本队幕前；辎重兵粮，置本队幕下。凡步队，队五十人，其职仪则队头一人，副一人，执旗一人（天旗），慊旗二人（诏旗）。其给器仗，则枪一十五根，通旗在内，弩五具，弓矢十具，棒六具，陌刀五具，拍把四具，牌五具。凡骑队，队五十人，执仪如步队，器仗则枪、稍、弓箭，自备不须。凡左右厢，给鼓与钲各五具，异色都教大旗旆二口，大角各四定，曰中央幡；稍十口，左右立牌，队别一枚（牌长二尺）。凡第一角声动，营各被马装束擐甲。第二角声动，即作队，马步皆当前，依次立。第三角声绝，步兵依次先发引至战地。凡折冲果毅（今则诸军虞侯指挥使等）及队头，看排量地之宜，依次均列，星布捉队。队头旗前立，副者押队。若南北列阵，则东西相向；东西列阵，则南北相向。凡一战队，为两副队。为驻队初立，皆枪脚量地，布置步阵。已定，第四角声绝，即引骑军左右厢，从营蹀躞缓行，从南去步队二十步以下，次鱼丽驻立。骑队已定，乃集折冲、果毅、队头等宣示法令，授回旋，陈规矩，告祸福。然后还着本队，各令明告示众：闻鼓即战，闻钲即退。立定已后，第五角声绝，大旗向前摩，步骑齐行十步已下；大旗向后麾，步骑齐住；大旗卧，步兵皆胡跪卧枪；大旗举，并枪起立。第六角声绝，视大旗捺，诸队皆捺稍，胡跪，解幡；大旗举，左右厢齐举槊。第七角声绝，左右厢并击鼓，战队皆捺槊，齐叫缓行，相向交战。右厢击钲息鼓，诸队引退，左厢逐至右厢立队处。右厢息钲击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左厢击钲息鼓，却回引退至中央。左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厢击钲息鼓，引退至驻车，右厢逐至左厢立队处。右厢息鼓击钲，却退；左厢息钲鸣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逐至中央。右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右厢皆击钲息鼓，各还本布阵，据立定，视大旗，听鼓声。旗合鼓动，左右厢前后正副三队作一队，齐叫捺槊，至中央交战。听左右厢钲声动，各还本地，依队举稍，立定。少顷，听鼓视大旗合，两战队相依，并四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而前，直入齐叫，至中央交战，听左右钲声动即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三百人作一队战），立定。听鼓视大旗合，左右厢三战队并六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齐叫直前，至中央交战。少顷，听左右钲声则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五百人作一队战也），立定。大旗捺，诸队枪皆捺；大旗举，诸队枪皆举；又捺至半，诸队即降枪；大旗摆，鼓声动，左右厢齐叫，缓步行，唱护护；大旗急摆，更大叫吐枪急入相刺。当此之时，大旗头著地。听钲声动，大旗举，即还依本队处立，不得举枪。须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大旗合，大队自簇立定；视大旗旋，本队还归本处。视大旗捺，诸队枪齐捺；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又捺大旗，诸队即降枪，听鼓声。视大旗摆，却直前，齐唱护护，至中路。以后更大呼急入，左右厢刀交直过，左厢向右厢地立，右厢向左厢地立。立地，视大旗摆，左右诸队准前直入，齐唱护护中路，大叫急入，刀交直过，各还本地立。视大旗举，诸队举；大旗合，正副队齐簇队，步军立定。第八角声动绝，左右骑军从北相掩相交，蹀躞缓行，绕兵一匝，还旧位立定。步军视大旗捺，从北而南，以次歌舞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九角声绝，胡跪卷旗缠幡。视大旗捺，诸队齐捺；大旗举，诸队齐举；大旗旋，诸队散还本幕。步军散后，更捺大旗，骑军以次从北卷队，蹀躞缓行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十角声绝，以次解脱马复槽枥。

　　◎旗例

　　凡棹而卓旗，则众皆集。一点卓旗，则队头集。二点卓旗，则百人将集。三点卓旗，则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则千人将集。一招而掉，则讠敢；簸则整齐；掉而指则合；左再挥则左；右再摆则右；偃旗则止；摆而指则开；再掉而指则聚；再掉则散；卷旗则衔枚；卧旗则俯伏；举旗则起；三掉则见敌；左右掉则布阵；再炎则进；招而掩则跪；再招则退；再招、再掉，则素救援；再招、再炎，则发军归。

　　◎习勒进止常法

　　凡教，前一日，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为和门，皆牙旗）；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金钲鼓角，陈之于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队五十人，教日，遂队自营缠旗枪至场，左右厢各依队决解幡而立队，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匀。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布列已讫，诸营将校悉向大将军牙旗候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队前五十步。听角第一声绝，诸队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齐捺枪、卷幡、张弓、拔剑。第三声绝，诸队一齐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齐笼枪、跪膝，目视大将军黄旗，耳听鼓声。如黄旗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两厢队并进前至中界，齐斗，唱杀击刺争战。胜负讫，胜从负不过三十步。审知其败，马军逐北。闻鼓钲，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抢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角声绝，一时捺抢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抢。第三声绝，一齐簇队，听进止。如放散更听角声一会，然后依次发引归本营。失节度者有罪。凡教战，如须加兵作大队者，即视大将军碧白二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是合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旗、举抢、簇队、斗战，一依前法。若大将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是合五百人为一队。虑贼大队前冲，故合大队以御之也），队如法。初教讫，欲还营，听次角第一声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队；第二声绝，即散五十人为队。如此凡三度，则教毕。

　　◎教平原兵

　　凡教兵，必择平原旷野、孤山高陇，可以登高视远之地，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节次之。监军御史稗副左右衙官驻队如偃刀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胄旗帜教之，盖以易见而生勇也。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不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点，鼓声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过子午之位。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初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棹，鼓音动，左右厢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厢各复初位。前后左右，人立之疏密，使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三离、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军吏之罪，罚从军令。既毕，大将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于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士五十守之，使壮士五十夺旗，左厢夺右厢旗，右厢夺左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则赏，负则罚。因是使习知立阵之法。

　　◎教步兵

　　凡教阵，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场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厢，相对四队夹一土盆，以次布战锋队。第一队为战队，间一队抽取一队为驻队。队随多少，每厢各两重布队。凡入教场，布阵，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钲，次诏旗，次左右厢兵马使，次第相续立定。一队为驻队，一队为战队，皆取五方信族为号（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须地土，卧为点也）；点赤旗，大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放归本队，须俟却揭立本色旗乃还）。丁宁晓喻讫，南头第一队两厢各出一旗以告办（办谓排比所教练兵马己讫）。告讫，旗归本队。即视信旗合，击鼓一槌，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槌，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信旗举，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举，齐唱轧声。信旗亚，又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亚，齐唱于声，诸队弩手齐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势（凡出并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杀声，即退至本队，立定。又鼓一槌，齐唱于声，弓手齐出，至土河，各为架箭势。又鼓一槌，齐唱杀声，陌刀齐亚，不得背面起陌刀头，却还本队立定（凡归队却行，皆须前脚续后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点，一点一交声。三点三交声讫，鼓三声（一声警众，二声排比，三声陈长打），便长打鼓，皆作何何声。左右厢并进，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禄交匝。右厢退，左厢还至本队前土河。右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救，与战队齐立定。左厢退，右厢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叫，与战队立定。右厢退，左厢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听鼓声歇，何何声绝。鼓一槌，齐唱千声，枪头并举，与肩齐（若枪头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槌，齐唱杀，枪旗尽亚。三于三杀，然后击钲。钲发，左右厢齐退，并不得回面起枪，至本土河立定讫。候鼓声一槌，齐唱千声，枪旗并揭。立信旗，合鼓一槌，诸队齐作羽林声，听角声发，羽林声止杀毕（侯传语齐唱喏）。视信旗点着地，即两厢齐唱喏。视五方旗及角声行，左右厢两头各出一队，至第二土河，行依军次还营。

　　◎教骑兵

　　凡出骑兵，须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钲，余依军次。左右厢兵马相续至教场，法就进退，一视信旗金鼓。左右厢各十队（大小临时量马数多少），已至教场，立定，帷展信旗，余诸旗幡尽卷。左右厢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骑军，纵横各四步，立定。吹角一会，点青旗，大将集；点赤旗，副将集；点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来集，须军行傍队前，从南左右厢齐对抽来（还队亦准此法），取教练，使处分曰：兵贵静而恶喧，一切齐整，勿令纷乱。进退去就，一视信旗。所由得处分讫，还队，各喻本队士众。须左右两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讫，专听角声。第一通角声绝，敛兵作队。第二通角声绝，旗槊皆捺，解幡。第三通角声绝，旗稍尽举而亚，左右厢击鼓声动，两厢齐叫急行，进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战。少时，右厢钲声动，右厢引退至本立处；左厢钲动，左厢引退至本立处。其右厢逐至左厢第二土河；右厢钲声动，右厢即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厢人还，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厢即引退，击鼓齐唱何何，更交战。少时毕，左右厢击钲，钲声动，即各退还本立处。听角声第一通绝，卷旌旗幡，摄箭弛弓。第二通绝，诸旗稍一时尽举，簇作队。第三通绝，各引散退本立处。视五方旗及信旗，从南作两队，相对直出向前，至教场中央相合。双旗续五方旗及鼓角，即归，并如来次。

　　（图）

　　（图）

　　◎教法

　　入唱护护，退唱何何，救唱交交，倒枪旗唱杀，立枪旗唱于。转队，左厢阳转，右厢阴旋。鼓一声，进一步；金一声，退一步。信旗交点，唱诺。旗转，唱杀。旗队下不得辄语。角声、鼓声各一，诸队亚枪（头去地约五寸）。角声一，鼓声二，弩手出阵前齐进，去队三步，量疏密解镫立。鼓一声，架箭。二声，发箭唱杀。比三发箭，止，退入队。角声一，鼓声三，即弓手出，如弩手法，三于，三杀。角声一，鼓声四，陌刀大斧出；听鼓声，三于，三杀，刀斧相间，闻金声即退。鼓一声，即唱于，揭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其左右厢下各出一队，至中土河岸，看亚认旗相交，后开两队，各抽归本位，即举认旗交，两厢齐亚枪唱杀。听鼓长打，即战锋队左右齐入，至土盆交一匝，闻金而退，名曰小胡禄交。鼓声长打，战锋队与驻队齐入，至土盆交一匝，四队为大胡禄交。闻金声，各还旧立，何何声勿绝。又听鼓声，齐作于杀三声，举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左右各簇两队为一队。鼓声二，即簇四队为一队。角声一，鼓声三，信旗开散，各引还本队立。角声三，鼓声四，左右唱喏，则左右从首，以次卷队。至将军前，齐簸旗作乾千声，两厢队合，双引当中央出还营。

　　◎教条十六事

　　凡教士，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坐不坐，应起不起，应簇不簇，应捺不捺，应卷不卷，应举不举，应合队而不合队，应擘队而不擘队；不应合队而误入他队，不应擘队而误入他队；言语讠哗，不闻鼓声旗幡纷扰，疏密失次，并节级科罪。其条勒于总管以下，各录一本，熟喻士卒，免临阵失仪。

　　○三令

　　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

　　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

　　三令：举斧越，以宜其刑赏。

　　○五申

　　一申：中赏罚，以一其心。

　　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

　　三申：昼战，戒旌旗。

　　四申：夜战，听火鼓。

　　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越。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围地三尺；十二将，将别千人，凡万二千人，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步六千，积步得里一十五余二百四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百步。以左右决胜将为交头，其次左右将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度。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皆为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之。定讫，以善弧矢者人为围中骑，其步卒抢幡守围。有漏禽者，坐守围之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也。

　　（图）

　　◎日阅法（并图）

　　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统以一营居之。大阅步骑，既不常设，但每营为日习之法，以教坐作进退，然非施于两军相当者，故宜用鼓声为节，骑兵五变，步兵三变。今列于右：

　　第一习（军中呼为开闭门阵）

　　（图）

　　右步四十六，骑百七十四，合为一部。闻鼓声，步箭三发；说军门开，骑军出，各箭三发，马回，背身两发。讫，步迎骑箭三发，骑入，军门闭。骑步箭又三发，鼓声止。

　　第二变（军中呼为叠三）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三部，部别四行。闻鼓声，第一部出，各箭三发，讫，前二行架枪大呼，三刺，后二行亦大呼，回马背发二箭，乃还旧处。第二、第三部次出箭发，略同（惟第二部出时，前二队行架枪刺讫不回射；第三部复如第一部也）。凡三部皆再出，鼓声止（第一部后行已曾回马发箭者，再出时不发，即第二部未发者更送习之，下皆仿此）。

　　第三变（军中呼为花六）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队别五行。进退如第二变。

　　第四变（军中呼为家计）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闻鼓声，二人执旗先出，前。二队出，箭三发，回马背发二箭，讫，后四队不动，迎前队回，各箭三发，鼓声止。

　　第五变（军中呼为入二队）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十二队。闻鼓声，并再出，各箭三发，架枪大呼，二刺，声鼓止。

　　步兵习四变图

　　第一习（军中呼为闭门）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骑二十七，合为一阵。第一鼓，直（或查）作枪刀。弟二鼓，枪刀弩皆坐，弓者立，俟击木乃发箭。余如骑兵弟一习。

　　第二变（军中呼为六花）

　　（图）

　　右兵数及进退法如第二，惟弓弩听击木各发一箭，依此无差也。

　　第三变（军中呼为军阵）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鼓声作，执旗者出，行前以为界。一鼓，直枪刀。二鼓，枪刀皆坐，弓弩者立，俟击木，弓弩各箭三发。鼓声作，少进。又三发箭讫，俟鼓声前行，曳枪刀而趋，弓弩从之，至界旗止。闻鼓，直枪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发。讫，闻鼓复立，垂枪首，闻金而退至旧处止。一鼓直枪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复直枪刀，四鼓旗枪如旧，鼓声止。

　　第四变（军中呼为鼓声阵）

　　（图）

　　此变右如第三变。

　　大凡讲武以示法程，教旗以习进退，教草以示杀护，日阅以便坐作，虽在治世，不可以阙。故善训士者，先教耳所以审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帜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进退合宜、往来迅疾，末教心使庶务恭顺（执事）精强。又教之抵对，令赞喏整肃，趋骤し捷；教之装束，使裹复佩结器仗伦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逾越，而示之礼；衣食寝卧，顺时调息，不伤寒暑，而为之制。教战之法，号令既审，指挥无失，阵而方之，生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退之节，无绝人马之力。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此教兵之率也。至于执兵用刃（或作枝），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为之等。教旗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盘旋进退，乃以干之长短大小、插刺深浅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射的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系缚弛张轻利捷敏，乃准弓矢而为之等。此教器械之略也。传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非此物欤？

　　◎教弩法（并图）

　　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黄连、百竹、八檐、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今有叁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为战不便于弩。然则非弩不便于战，为将者不善于用弩也。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必以张战大牌为前列以御奔突，亦令弩手负刀棒，若贼薄阵，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常先定驻队人收弩（恐弩临时遗损）。近世不然，最为利器。五尺之外，尚须发也，故弩当别为队，攒箭驻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若勇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毙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又若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勇，非弩不克。用弩之法，不可杂于短兵，尤利处高以临下，但于阵中张之，阵外射之，进则蔽以旁牌，以次轮回，张而复入，则弩不绝声，则无奔战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图）

　　其教法曰：

　　张弩后丁字立，当弩人字立，高揎手届衫襟。

　　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有张。

　　张有阔狭，左皆右膊，还复当心。

　　安箭高举手，敌远抬头放箭，敌近平身，

　　敌在左右回身，敌在高挈手，敌在下低手。

　　发讫，唱杀却掣，幼蝎尾弩还着地。

　　◎教弓法

　　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之容止，非战阵所急，今掇其切可施于兵家者，具于左。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莫患力羸，常当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至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术成矣。或升的于高山，或置的于深谷，或曳或掷，使其的纵横前却不失所准，乃可以射禽与敌。凡弓恶左倾，箭恶直懦，颐恶傍引，头恶脚垂，胸恶前凸，背恶后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疏，为猛虎方腾；额前临，为封儿欲斗；山弓，为怀中吐月；平箭，为弦上悬衡。此皆有容仪之善也。控弦有二术：无名指叠小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中国之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之，此北边之法也。边法力小，利于马上；汉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龊弦，则置箭曲，又伤其羽；但令指面随弦直立，即脱而易中，其致还乃过常数十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耳。其执弓，欲使弛，前入扼巴，后当四指本节，平其大指，使承镞，却其头指，使不碍，则和美，其有声而快矣。

　　●前集卷三

　　◎叙战上

　　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立尸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则善制战者，必先审于己，一得地利，二卒习服，三器用利，然后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出兵于境，是谓以理击乱，以教卒练士击自徒驱众，无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上五者，未战先计度，必胜之法也）。地生度（地者，远近险易也。度，计也。未出军，先计敌国之险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计度可伐，即出其军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势），量生数（数，机变之先。酌量计度彼我之强弱利害，然后为机数也），数生称（称，拔也。校彼我之胜负），称生胜（称量计度，万无失胜之道。此所谓修道保法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其或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与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不可战，胜之半也。夫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心齐力均，故古之称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皆至。或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吴人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而济，则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军，身也；卒，服也；伍，拇指也（大将以军为身，小将为四肢，士伍为拇指也）。谓将之役士，士之从将，如一身之与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当也，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五兵长短者有所宜）。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犯则钝，钝则不济（犯为触挂也。兵长短相为卫，太犯、太轻皆不中法度也）。故给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诈立，以利动（见利始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或分或合，以战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终能为变化以取战胜也）。其疾如风（来无迹，其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缓行须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袭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肉也），难知如阴（如疑云蔽天，不见三辰也），动如雷电（如空中击，莫知所避），掠乡分众（敌之乡道聚落，无有守兵，大畜财谷，剽掠则须分配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任，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辟地分利（开拓大境，则分割与有功者），悬权而动（如权衡称量已定，然后动也）。动不可久，久则钝；兵费，则挫威诎力，纵敌生变，失利后时。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敌之开阖，当亟入之（敌有间，当急入）。故曰：兵之情贵速，乘人不及也。虽然，犹须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饱待饥，故曰：见利宜疾，未利则止，趋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大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夫善战者，能易寡为众，易众为寡。为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冲其所虚，形人而我无形。使我常专，使敌常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则此众彼寡，我所与战者约矣。我之战地常使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我与所战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夫战，固有当击、当避、当纵者，击其微静（懈怠无备面静），避其强静（攻收有备，闲处而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劳倦者疲困，闲窕者暇逸）。无击堂堂之阵（堂堂，大也），无邀正正之气（正正，齐也）。至若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又曰：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围兵者，围其三面，开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类者，皆敌人方乘气尽锐而来，不可亟争，故避而杀其锋，开而诱其溃也。或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其所爱，则听矣。敌所爱而恃者，便地、饶野、粮道也。先之，夺敌人之心也。夫战兵贵势，势可以先战而震敌，于其乘利则疾奋，敌不暇支，则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不复撄手。然则兵之所以能为势者有三：一气势，二地势，三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气如飘风，此谓气势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蟠磴，羊肠狗门，一丈守险，千人莫过，此谓地势也。因敌怠堕，疲劳饥渴，前营未舍，后军未涉，此谓因势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齐志，非敢决，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为势也。故曰：善战者，其节短，其势险。势如张弩，节如发机。又曰：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至于漂石者，皆势由然也，可不务乎？夫战兵，常持有余以待不足，故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继，马疾人倦，而不解舍，则兵不堪命，不堪命则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北矣。其要在更战更息，别用之不竭也。故曰：三军人戒分日（戒三军人之中合半日可止）。夫众以合寡，则为追里而开之（交，合战也。追，逐也。里，围也。以众敌寡者，逐而围之，开其去道，令无为穷寇也），或分而选击（以众攻寡，分众更战更息，知我佚彼劳，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饵之，彼趁利而乱，余二分为奇袭之）；彼众则以方从之（方，术也。谓杀诡诈奇变，敌虽众，分其形势，使不得并力而战也）。又曰：敌若众，众则受围（己兵寡，则士意不专，当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分兵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惧（谓陷则死战求生也）。故知以固存以为胜（人乘危，则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投兵于死地，示令自求生），则智者不得不谋，勇者不得不决也。夫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犹为不可，故其黩武而国利，兵久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因粮于敌，以足军食。是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战为国者，五胜者亡，四胜者祸，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此谓兵黩战久，残人屈财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将以言乎战者，莫之敢易也。

　　◎叙战中

　　兵法曰：凡战，昼以旌旗旄幡为麾，夜以金铎鼓菰荻为节（菰荻，芦叶，古先吹为号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军服威肃命如此，则前无坚敌。若闻鼓不起，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众，何益于用哉？故战之道，等艺立，卒伍定，行列正，从容固，言名实（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后。从容者，驻止未战时，欲坚固有备。言名者，各以事为名也）；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临制。赏罚必行，故人战栗。窕，佚也。气闲，则军静不扰。一，同也，心一则力同）；阵行惟疏，战惟密（疏者阔空其间，密者行止相承之道也）。远者示之则不畏，近者勿示则不散（用兵之道，开敌之实，示敌之虚，凡相去远，吏士见实犹不畏，近则勿示敌虚实，但严备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大将示人以悦乐之色，告以利害及必胜之道）。两锋相值，有将未知敌，则用寡而观其变（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观敌之变化也），进退而观其固（以轻兵进至敌左右观察之也），危而观其惧（观敌危事，以知敌恐怖德失形势也），静而观其怠（敌静不动，则相视吏士懈怠与否也），动而观其疑（轻兵挑战相示敌人，知其疑否），袭而观其治（虚者斗无固备，怠者错乱相干），设而观其作（设我阵伍，观敌所施）。皆候敌家先动，变生其间，我得其形，则以计应，常击其乱，不攻其治。故善战者，应形于无穷（每有形我，则随应之），其理未可见。且以数相持，敌若执数，我先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擒。譬夫虎豹不动，不入槛阱；麋鹿不动，不罹网罗。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也。或待众之作，则遁而勿鼓（或待我众自动欲战，则因而鼓进之。未战，且当循理兵械部曲，申明号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称众因地，因敌阵令心（称量众寡之数、土地之宜，因敌陈行为阵，令出必得众心）。虽然，若后动者不能观敌而制计，则祸愈于先动。故曰：先则弊，后则慑也（兵先举，则劳弊；后起，则志意不定而恐惧也）。又曰：先人有夺其心，后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敌攻，则屯而伺之（敌盛来攻，则吾屯守为主人，视敌为客，客有虚失，乃以兵应之也）。敌谋老我师，坚阵不动，则噪以先之（先使轻翼兵喧呼而动之）。击其疑，驾其卒（示敌以利而不敢进者，疑也，则可先加兵，以卒暴击之也）；致其屈，袭其规（分敌之众，以尽其人，袭其不意之处也）。上下同欲，敌莫之御。战胜，则与众分善（将不自取功，推与下分之）。若将复战，则重赏罚（战胜而重当战，必先行前战之赏罚），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复战者，必又以赏罚约束先誓军，其战法则变易，不可用先所胜者耳）。夫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令敌来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敌，恐人劳也）。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诱以利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反，转战也。若已据利地，则藏众委旌旗，示敌寡弱，纵轻兵挑战，迎之于险也）。夫战，以犹豫为凶，以隐微为胜。事莫大于必果，功莫成于勇决。譬夫一盗奋戈于市，则万人辟易。非一盗独勇，万人皆怯，必死与必生非对也。故曰：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战，必利决断，不失其时也）。夫战，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兵少故不可胜，兵多大胜，不错乱行伍列正旌旗也）。以轻行轻危（轻兵高材疾足，追奔逐北，翌助进退者，必当须我部伍循节度进止也），以重行重无功（重兵若但持坚固守，不妄进退，虽不可胜，不能得利，无功也），进则相为重轻也（重兵持坚固守，轻兵攻取，相恃为用，为守固）。夫必胜之兵必隐，谓先用弱于敌而后战也（计先定为必胜，藏其形，勿令敌知，知则备我）。譬夫搏攫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托于卑微隐蔽，所以能为暴（言胜兵隐伏形势，以骄敌人，伺其傲怠，则击之也）。故曰：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使敌人不知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使敌人不惧我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使敌人不能轻侮我军矣）。善动者形之，形之，敌必从之（见羸形也）；予之，敌必取之（以利诱敌，敌速离其垒而以便利击之也）。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动敌，敌既从我，则严以待之）。所以佯北勿从（恐有大兵），饵兵勿食，皆谓此也。亦复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审因求胜，不可穷也。

　　◎叙战下

　　凡击敌营，阵初破，不得更捉生口。

　　凡战胜逐奔，约三百步，则须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遣候骑审探，若已溃，则长驱追袭，乃分散逐之，勿令敌众得聚。

　　凡贼破而走，追之，防有救援，过一里且止，则严兵缓进；常去十里，随之。昼则时时警之，令不得食；夜则以火照之，以鼓胁之，令不得宿野。

　　◎抽队

　　夫兵进轻退重，士卒利退，争先难整，敌若自后警我，军众必乱；敌若乘而袭我，其患尤甚。故对阵抽军，须设方计，隔一队抽一队。队头俾官翻押后，副队头翻引前队，兵皆看副队头进止。退及百许步，其队便且止，定立整顿枪刀，执弓弩架箭，为将战势。既定，则又抽前队，一如上法。若贼来逼，则立队便当敌，见抽之队亦须回军拒战。凡动，并按次徐动，不得急行，仍逐队不得相越。

　　◎军争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军门为和门，两军相当为交和也），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谓当战有所争利，则先示敌人，以迂远敌意，以怠慢复诱敌人以利，使敌人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害也。凡趋而争利者，不可举兵皆进，又不可弃军实而往。故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则千人斩。果毅领亻兼人执刀又居后督战，观不入阵者斩。兵士尽领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队头与贼斗迫蹙，即左右慊旗急须赴前救援；若慊旗又被贼迫蹙，即行内急前救援；前行进救为贼所迫，则后行准前进救之。

　　凡伍队被贼攻迫，众寡不敌，邻近队伍并须齐进救援之。

　　凡以十人敌一，则围之；五人敌一，则三人攻之，二人为奇伏。

　　凡兵方战，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仍于队内抽捉马人。

　　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

　　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战，宜藏军，少少诱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战，步军当冲，马军为翼，步军后排营，有利则前战，无利浅进。

　　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即击。若贼不来，则设伏退军诱之。

　　凡驻军结阵，不得包原隰险阻在内。

　　凡前有深草，我则缓行以待之。候贼来入草，则焚之；贼若守不进，我则迂路攻之。

　　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

　　不得远追。审知贼势散乱，然后追袭。其驻队不得辄动。如追袭，败贼势败乱，然后追袭败贼，以收军，其举枪、卷旗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中量一两队克驻队，令坚营垒。若营牢固，不要防守，其驻队亦不须出战）。若敌人恃险，因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则宜为立（或作坚）阵法。其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驻队两边相翼。布阵既定，诸军听角声展旗簇队。看大将黄旗向敌亚，鼓声动，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呼，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排此回还，即跳荡、奇兵再入。如见黄旗却立木亚，及闻击钲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排立。如闻角声，即卷幡簇队，如便放。若更听鼓声、角声，依军次还营。此出战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变易，则扌每诸阵之法。

　　凡军行，遇敌，既缩为方阵待战（大阵具军行次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止未得者，其阵中间充，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

　　凡兵出战，每营跳荡、马军队、战锋、战驻队等分为五等，各有将领。出时先用某等兵出战，若续者益兵，则更令一等进。如此至尽五等。辎重队不得辄用。

　　凡兵，每队有队头，兵须队头前引则战。次立执旗；次立左亻兼旗，在左；右亻兼旗，在右；次则队兵，分作五行，在亻兼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镫布列为队也。

　　队皆以副队头一人执刀押后，观兵士不入阵者，斩。

　　凡前无虏掠，粮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虽见大利，不宜进攻。

　　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

　　凡贼守隘险，我不得前进，则易路退军以诱之。

　　凡兵趋贼帐，或中道遇大城、要寨，须下之，或备之，而后过。

　　凡遇敌相迎，我从直路，置贼迂路，使之力疲，可胜。

　　凡前路有险阻，贼又固守，则示利诱之，潜令人取背夺之。

　　凡未测彼情，虽遇羸弱，不进攻之。

　　凡贼半隐半见、似警似乱，必有谋，不进攻之。

　　凡贼来掠我，激怒士众，或偏师挑战者，不须应之，恐设伏陷军。

　　凡贼入隘口，待十过其三，则从后促胁之。如贼惊乱，即奋兵横断之，然后战。

　　凡贼出隘口来斗，候其半出，击之，左右来攻，断其进退之路，可全虏。

　　凡贼队暴来掠吾苗稼牛羊者，当勿击其锐，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还务速，行队不属，我则进击之。

　　凡贼来，震威，部伍又整，我须且择险地自固，卑词禁掠，无激其怒。贼既众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时，可急击也。

　　凡兵士，当战，不得离队献功，恐为贼所乘。

　　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万人为准，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二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总而言之，得二万人，内取万四千人，为二百八十队出战，六千人守战重。凡中军，四千人内拣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其间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马军千，跳荡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每军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左右军各二千六百人，每军内拣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次右军，次中军，次后军，次左军，次左虞候军。自马军八十队外，其步军二百队，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须先置大队，以三十队（或作三队）合为一队，防贼并兵冲突。其队在阵中安置，使均。其大队五十队（或作十五队），中军三队，余六军各二队，通五十人队，合有七十队（或作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其马军各在当战驻队后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射手，先络膊将力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战锋每队重行在战队前，闻鼓声即入也。其为军跳荡、奇兵，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逐，则跳荡、马军、奇兵迎前腾击，步兵须却回整频援前。若跳荡、奇兵又为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如击贼退，马军亦中择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数百人继往，罢软者后往，令相续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择勇者五百人先往，罢者继往，故曰：五十里而争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争利者，则十人中择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败亡。故曰：三十里而争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先后战，有更代也。又曰：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谓敌所爱恃之处，我先夺之。必密其处为期，潜往赴期，故敌人不觉而后之焉。此皆军争之道也。

　　◎以寡击众

　　夫以寡击众者，利在于出奇也。兵法所说有三焉：一曰要之于险，二曰以整击乱，三曰以日之暮。将能明此者，则可以一击十，以千击万，虽敌人甚众，则其势易覆。今列兵家旧说于后。

　　凡敌众我寡，必避于易，要之于险。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险厄相值，我军鼓噪卒起，彼虽众多，前徒固已惊骇，乘此击之，势却则破也。一说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广设旗帜，多置鼓铎，散为疑兵。敌人必分军以备我，则选精锐出奇以击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疏我行队，以弓弩居前当之，伺夜晏则疾击也。

　　凡小阵逢大阵，不利持久，敌意轻我，必不惮战，我宜乘利速进。敌人兵众阵大，多连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闻，旌旗之色不相见，左不闻右，右不闻左，前不闻后，后不闻前。如此，我以少众并力击之，必胜矣。或敌人下营未定，布阵未集，备垒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击也。兵法又谓：敌众我寡，则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四向而受敌，我兵则在死地而决战也。

　　凡战，敌人之众，或分为三四，或西或东，更息更战，或鼓呼而行，或静若而伏，使轻骑驰我左右，则我当候日暮而击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衔枚止声而疾击其两傍，冲其左右，或勇士直冲其阵，敌人虽众，其将可虏也。

　　◎捉生

　　凡军中立威怖敌，莫重捉生。获贼千兵，不如生擒一将。其法：择士之身手强敌者，专教以弓矢枪刀、撩钩搭索，悉使精习；马之壮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为三百人，每百人为一队。若贼出小阵偏师，其将必勇，当为利以诱之，使贪功轻斗。乃以一队即近为伏，一队为直冲，一队为驻队。直冲队既入，缓则挠击，急则引去。驻队候直冲队过，直前，粗若支敌，示引走。敌见两队全走，又无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贼过伏队处，即发掩伏背杀之，两队回旗应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阵，即以三队合为一队，望阵疏或嚣处突过之，皆捉贼将。假令未获，挠之令乱，亦当奔北也。

　　●前集卷四

　　◎用车

　　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绝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燧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

　　宋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斯扼，驾以一牛，布为方阵，四面皆然。东西鳞次，前后栉比，车上置枪，以刃残向上，蔽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外，前行持枪盾，后行持弓弩。贼至，令兵士上车，每车载四人，皆持弩。军阵之内数十步间，连六车或四牛，上为重屋，施强弩。贼至，击鼓为节以射之，虏不能犯，乃出骑兵以击之）。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躏烁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人之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其用车之要，古兵法皆具之，今列于左。

　　兵法曰：用车之法，五车有一长，十车有一吏，五十车有一卒，百车有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前后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一里。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武兵也，故十乘败千人，百乘乱万人。用车之道，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要害，逐其粮草；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须选少壮乔健，走追奔马，及驰而乘之，则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车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后左右便习者，名武车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车之道，死地有十，胜势有八，不可不审察也。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后险者，车之用地；陷之险阻，出而无以返者，车之绝地；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深堑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溃地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见避。凡以车陷敌者，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坐或起，即陷之；阵坚不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势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莫之御也。至若胡骑剽轻，以安车制之，适当其理；河朔坦平，以车骑行之，正得其便。前贤著说，皆可推用。故谓以车御侮，以骑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则不可犯，动则不可失机，此用车之利。

　　◎用骑

　　兵法曰：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击便寇、绝粮道也。置骑之法，凡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为阵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百，队间五十步。险战之法，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屯，六十骑为辈，十骑一更，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易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兵武也，故十骑乱百人，百骑败千人。选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八尺，材必健疾，力迈伦等，能驰骑而善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超越沟堑，驰上陵，逾险阻，绝大泽，涉名水，敢犯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养之不可不厚也。故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异用。若乃逆敌始至，乘乱击虚，追败离结，邀前蹑后，断敌粮道，掠其辎重，攻其关津，绝其桥梁，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攻其懈怠，出其不意，烧其积聚，掠其市里，空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六者，骑之所长也。加以能合能离，能寇能追；百里之期不终日，千里之赴不隔旬；倏而集，忽而散；利则击，否则回；三军既合，阵已成列，击首则应尾，备前则冲后。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此又骑之捷利也。故用骑之道，有八胜、九败。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车陷其所，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疾驱而风，疾击而电，白昼而昏，数更旗鼓，变易衣服，敌人可克。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敌之，敌人必惧。敌人日暮，抽军翼其两傍，疾击其后，或扼其垒门，无令得交，敌人必败。敌人涉险而来，以骑绝其粮道，敌人必饥。地若平易，四面受敌，军骑合而犯之，敌人必乱。三军皆走，或翼其两傍，或犄角其前后，敌人可败，其将可擒。吾军暮归，敌来薄我，其行阵勿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明举旗鼓，诱之大来，抗以强弩，或陷其两傍，或击其前后，敌将必虏。此之谓八胜也。所谓九败者，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伪退，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伏我两傍，断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能往而不能反，或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泥泞，所从去者遥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丛林隐蔽，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两水之傍，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潴渐泽，进退不便，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望之广易，进退相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败之地也，明将之所预见，拙将所以陷败，可不戒之哉？孙膑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也。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属，接也，谓布阵兵未相接也），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乱其战器，八陵其恐情，九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蹑其后；二，越阻追背，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反，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回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土地多污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乃可从事焉。

　　◎奇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历观前志，连百万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韩信破赵，奇而有正也；符坚败于晋，正而无奇也。项籍善用兵者也，乌江所存，惟二十八骑，犹分奇正，况其众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阵，常以十分之三为奇、伏。设有万人，则一千五百为两奇，一千五百为两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阵如身，三者令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而无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言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处则合而为正，出则散而为奇，乘敌之不意以击之之谓也。至其出入诡道，驰骋诈力，则势有万变。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为神也。所谓能而示之不能者，贼兵羸师，以诱汉祖围于白登是也。所谓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云中，大败林胡是也。所谓远而示之近者，韩信陈船临晋而度夏阳是也。所谓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谓利而诱之者，赤眉委辎重而饵邓洪是也。所谓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轻舟而破萧铣是也。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所谓强而避之者，隋季良无与楚君遇是也。所谓怒而挠之者，汉兵击曹无咎于汜水是也。所谓卑而骄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谓佚而劳之者，吴子亟肄以疲楚军是也。所谓亲而离之者，汉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谓饱而饥之者，晋文困诸葛诞而拔寿春是也。所谓安而动之者，齐军走大梁而退魏师是也。所谓攻其无备者，制人以不虞而败南燕是也。所谓出其不意者，邓艾由邪径而趋剑阁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为变者。法曰：师行以近敌境者，大将必谨视山川原隰之形，心预计之，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击之若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远引者，所以擒敌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用一击倍也；因其恐惧疲倦者，所以用十击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济江河大水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击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食，谬号令也；山林翳会者，所以默行往来也。夫兵以诈立，以利动，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将卒不相救，众寡不相恃，譬如蜂虿出于怀袖，烈火发于庐舍，虽壮夫猛士，无不惊挠，我得乘而制之之谓也。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贪忄林不整，无资粮辎重之给，利夫虏获，众议清野坚壁以挫之，然既逾亭障，散驰原野，分掠田里。太宗特出圣谋，选骑士之骁果及募禁卫诸侯之胆勇者，使押战队，分为数十，或至百队，伏缘边要害地。俟其侵轶，与大军表里奋击，昼则虚张旗帜，依蔽林木，使其可疑；夜则潜伏郊野，多用大鼓，使其可惧。彼腹背受敌，无所俘掠；我则首尾相为援也。时师臣马知节上策，亦曰：“北面边檄之地，横亘虽长，然据要害，来路惟顺安抵西山耳。若列阵于此，各设奇兵为应，使其久莫能进，众将疲弊时，以偏师轻骑逼而挠之。如敢来犯，深入力战，彼将颠覆不暇也。”咸平中，虏犯边，真宗命诸将择锐卒，散为游兵，伺戎首南侵，我取径道趋幽燕，取其车帐，仍俾边郡应援之。景德初，亦命我军大阵帷驻中山，别择四健将，分握精骑，伺虏至，则间道深入北境，挠虏腹心，以牵制之。所部皆听便宜，不取上将节制。此四者，亦因地用奇之术也。

　　◎料敌将

　　夫敌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其将能否而后战。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左右既震，则敌虽众，必擒其将。故其将愚而信人者，可诱而诈；贪而忽名者，可货而赂；轻变无重者，可劳而因；上富而骄、下贫而怨者，可离而间（可用间也）。凡两军相望，而患不知其可将者，当令贱而勇者，将吾轻锐之众，犯而挑之，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利佯为不知，此智将也，勿遽与战；若其众喧哗，旗幡纷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愚将也，虽众可败。又若两军相持，未战未挑，欲知敌将之谋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马骁雄，反示我以羸弱；阵伍齐整，反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必奇兵诱以奔北；内实严备，而外为弛慢，频使谍来，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军则减灶，合营则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举少，必候晨朝，以寡击众，必候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图，理须曲为防备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是也。

　　◎察敌形

　　兵法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言远求挑者，恃其所处平易，利于作战，故欲我进前）；众木动者，来也（伐木除道欲来）；众草多障者，疑也（泽中结草障蔽道分，以致疑我，恐见追摄也）；鸟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兽骇者，覆也（敌阵张翼，来复我军）；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车马行疾，尘土冲起）；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驱者，进也（军在诡诈。两敌使在其间，观其言之发，可料其情）；轻骑先出，居其侧者，障也（障兵欲战）；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或有外兵相应之期，专候吉时）；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向人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食肉，军无粮也（杀马食肉，是无储蓄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军无悬缶者，悉破之，示不复炊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谆翕，两人切语貌。士卒怒将，则私语作诽）；数赏者，窘也（军骄，不有战，数赏以劝之，此窘迫也）；屡罚者，困也；先果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刻暴以示强，欲士卒畏服。不以刑法，德政不精之）；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徐进徐退谓之谢。如此，倦战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谋也；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兵非益多，足以并力料敌取足而已。若不虑而易于敌者，必擒于人也。太公亦谓用兵之法，大要在审察敌人。其形之变，十有五变。见贿击之，新集可击（敌初至，行阵未整），未食可击（敌军或阵，日高未馈食），奔走可击（行阵失次，用力不齐，布阵不均），不戒可击（我示弱诱敌，敌不设备），不顺可击（逆风向水向山之谓也），动劳可击（倍道无行，人马未歇，未申约束，夜行于路，阵虽成列，前后不整），将离可击（大将已离士卒，独在小将。小将无威，不能率人，人皆不服），长路可击（远行争路，昼夜不马），扰乱可击（敌未成列，纵不相属，横行相战或生或立），不暇可击（贪利求食，不暇成阵），候济可击（渡河半济），险路可击（山路险狭，沮泽泥陷，车马单行，左右难救），警怖可击（厄路相逢，都无备拟，鼓噪掩击，三军怖惧），不定可击（阵数移易，人马候望）。皆谓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其不能为计也。吴起曰：其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心，塞易开险，可要而取（疑为不决也。无依无利度者，怯也。士轻其将，为无威也。审易开险，得地形也。可要而取，言其易也）；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可诱敌使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日暮道远，士众劳倦，饥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虏。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敌，又有不卜而与战，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风大寒，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饥渴，务于取远，二也。师既淹久，粮食无备，百姓怨嗟，妖祥数起，上不能止，下无其准，前攻失序，言声高遽，三也。军资既竭，薪刍又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马疾瘼，四邻莫至，五也。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六也。战胜而骄，士卒献功，行伍失序，军中哗乱，七也（一本作：道遂日暮，士庶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亡也）。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八也。诸如此者，击之勿疑。若其土地广大，财富人众，惠施流传，赏信行察，发必得将，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者，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兵法又当视敌鼓角、人马队伍喧静以避之。凡金铎之声下以浊，鼓鼙之音隰如沐，旗帜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雾，此衰败之兆也。戎马惊奔，士卒恐惧，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属，此溃散之象也。队伍扰乱，行阵不定，或坐或起，言语喧噪，此军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虽然，见敌之意可击如此，又当反虑敌人矫计诱我。所谓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进半退之类，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变。虽云鸟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自伏兵之上，谲为妻鸟，安高不动；或竦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别弹以祛飞鸟，令人疑之之类，则察者又须以他事参验而后动。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此百胜之术也。

　　●前集卷五

　　◎军行次第

　　凡军将发，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逐营各以跳荡、奇兵、马军先出，去营一里外，当前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伏，依营四面布列队伍，一如装束辎重讫，依次第起发。

　　凡闻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骡。第二角声绝，即彼驾。右一军捉马骡。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骡。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右二军被驾（已上兵等唐制，今官之号见合阵法）。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或用笛声代角，亦便）。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腾击。如其路更狭小，须更加角声，仍令将校排此催督急过，勿令停拥。其步兵队、辎重队二千步外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引（李靖、裴绪亦同）。今以军行次第图列之于左。

　　（图）

　　右行军之法，大率如此，其辎重在内，计兵三万人，凡四百队。除马军八十队、辎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队悉在内也。

　　凡军马行动，常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步，次左军步军，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某行每经高处，即令三五骑马踏高四顾，以候不虞。余军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发，半安营，踏行道路，检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踏桥津，捍后，收拾阑道，排北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军。余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

　　凡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右战队次之，左战队又次之，右驻队又次之，左驻队又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之，宜作统行法。其统行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余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引齐行，后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为战队，第三队为奇伏队，第四队、五队为驻队。队头一人，副队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放此类。

　　凡兵，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或作倒）。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小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前引，住则立于帐前（或作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骑队等旗，别样制造，令引辎重。各领本军营队，识认此旗。

　　凡大将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中央上位不动，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常使诸军准望知大将军所在。若南方有贼，大将军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其诸军见本方旗举，当方面兵急装束；旗若亚，则前进奋击；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凡大将，置鼓四十面，小总管给十面，营列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拟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令传响相闻。如军行时，前军卒逢贼，即急击鼓，中腰闻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军便往；后军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击鼓）。并量抽军兵相救。如发引稍长，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

　　凡军行，须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将。

　　凡军行，若遇道途泥泞，山河险隘，并右虞候于诸军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桥道、开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数道，于贼界相逢远望，未审善恶，临发时须同计会。如远探相见之时，便令定立，合令一队向前。一百步外，分为两队。左队左（或非右）转，右队右（或作左）转行，前队亦盘旋相应。讫，即并队，左转三匝，前军右转三匝，各计去时旗号（临时改号亦得）。然后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贼马，即得前进，仍须严备以待之。

　　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古法：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为食宿，亦量军士急缓为节）。

　　凡军行，其辎重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并在营阵中安置，以防焚掠。

　　凡下营排兵布队，人皆取队后过；发兵收军，人皆取队前过。如入城郭街巷、窄狭两面，下营人即队前过。

　　凡军所过，先报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绝行人、六畜、水陆船乘，皆令息治。虞候井游变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约此清路。

　　◎行为方阵法（并图）

　　凡军行渐迩贼阵，或行于贼境，我军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须行引时，先准为方阵行列，以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战锋队并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第二分，战锋队与前面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其第三、第四分，并准上。今约行列图之于右。

　　（图）

　　凡军行，即逢贼，即抽第一分中两行辎重横列在内，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横列在外，两重，为阵。前面第二分中两行辎重即前进，居阵内，又偏直列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前进，居阵内，为两重，居右偏辎重外，为阵右面。其第三分战锋辎重，依第二分法转为阵左面。第四分战锋辎重依第一分法，转为阵后面。令四角相后，结成三阵，缓急遇贼即战，贼远则成阵而行。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则战锋常裹辎重。若逢川陆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队纵横相当，布列使匀也。其制具图于左。

　　（图）

　　凡山路隘狭，布阵不得，须使部队密相连接，枪旗两边，弩弓居外，缓行即过（馀且出隘门）。

　　凡盛夏行师，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绝者，亦约方阵而行。

　　凡兵迎敌境，若过州县城镇，皆先使人守门，城中人无得辄出。

　　凡入敌境，若船渡桥梁，先过重物试之，然后渡军。

　　凡军入贼境，所经要路平陆，须遣人前行，探地审试。虑敌人先作方田阴坑，种苗于上，诱陷人马。

　　凡暴寇来劫掠牛马货财，不可轻动。其初至气锐，犯之未必胜，候其去，则邀击之。

　　凡骑军入贼境，惟战，其外余物不得负斤两之重。步军战具外，带物不得过十斤。

　　◎禁喧

　　凡兵体尚静恶喧，静则有序，喧则必乱。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当队回身速行。其大军首尾亦各差小校领主将处分，他人不得辄传声。

　　◎度险

　　凡军行，入山林翳会之地，防有伏兵，先须选し健三二百人，于险阻不防之地偷路过，把其出道。又选骁勇当道索搜，或自高山树杪使人远视。审无藏伏，分兵前后以为镇柘，然后遣辎重老小先渡，以步兵继进，其济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阔三五丈，人马不可通，即令军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刍之类，遽传填之，方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则以接梯倚其壁，选し健者，手执钩竿，身系二绳索，缘梯并勾木石而上。至不稳处，即系绳于木，垂两头至地，系横关为软梯，与众军攀缘，并续加绳索及缒人登之。

　　◎出隘

　　凡军行贼境，若逢山水窄隘，桥梁济渡，须防壅遏，自相躁践，及为敌人邀截，先令左右厢虞候各领第一队过，便于两边卓队排阵，以为防招。次第二队过，以次排立。第三队亦如之。余军亦准此。待末队过尽，即左右两厢对行引发。如非贼境，即军伍相连缓行。过渡，依常引发，仍置斥候远望如前法。

　　◎赍粮

　　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袭师及寇，益资拟备。虽云因粮于敌，亦虞清野以待。旧法：人持乾粮三斗，可用数旬。若班师在道，去境犹远，储贮乏绝，即须拣择羸瘦牛马应卒，以充军食，庶全人力，不至为贼困逼。

　　旧法：米一石，取无谷者净淘炊熟，下浆水中壬水曝干，淘去尘，又蒸曝之。经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湿彻，然后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盐三升，以水和入锅中，炭火烧之，即坚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将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酽醋浸，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或作丰），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时，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捣如膏，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曝干。每食如枣核大，以代酱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头，食之五十人日。

　　马一匹，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驴一头，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如更急难，诸戎装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饥。

　　山行，即采松皮，每十斤与米五合煮之，令烂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将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将乌梅、干酪行。

　　每人将葫芦子、或竹筒皮、或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马军，每人将干酪与马，恐马渴乏。

　　近代边兵远行，则有麋饼、皱饭、袋、杂饼之类。麋饼，用麋末作饼，投沸汤和为饼，厚一分。候冷，切作棋子，曝干，收贮。如在营寨内，以汤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战阵中，干食之，味美不渴。余于杂饼、皱饭、并制如常法，惟曝极干，令可齐持及久。

　　◎斥堠听望

　　凡军遣候吏，必择精明勇敢奇谋远虑者。令彼乡国之人引导而往，或刻兽足，即中路为却行之状；或上冠微禽，而隐伏丛薄之间。盖欲密声晦迹，惕人知觉，然后倾耳而听，专目而视，谛伺它物，以迎知敌人之情。故见水痕，则知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验寇来之驰骤；众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飞鸟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骇兽奔逃者，谋潜袭也（敌来之伏，余见察敌形门）。凡此之类，皆可察而预知之。必待逢敌之军，而后用其耳目，则不能及矣。若师行，斥堠多择高要之处察望四边，前探不得推后探以为锋，左矛不得望右矛以为固，是以军行军止，必先谨听候之法也。

　　◎探旗

　　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转语后第二、第三部诸主者白之。贼百人已下，但举幡指；百人已上，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

　　◎探马

　　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五里，著探马两骑，十里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用十二骑，前后为一道。其最远及以次远者，各等第拣壮马给与之，马弱则恐为贼所擒。若兵多，发引稍长，即肋上更量加一两道。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庶先贼来，足得择利便设机应变，迎前出战也。

　　◎递铺

　　凡军行，去营镇二百里以来，须置递铺以探报警急，务择要径，使往来疾速。平陆，别置健卒之人。水路，亦作飞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铺。从非寇来之方，亦须置之。

　　◎烽火

　　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唐兵部有烽式，尤为详具。今之边塞所置，则颇为简略而易从。唐李筌所记法制，适与今同。今以唐式录为前，而今法次之，庶参考用焉。

　　唐法：凡边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一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

　　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且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兵五人，兼收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

　　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土筒四口，筒间火台四具，台上插橛，拟安火矩，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险地狭，下及二十五步，但取应火分明，不须限远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阔一丈二尺；向上，则渐锐狭。造筒，先泥里，后泥表，使不漏烟。筒上著无底瓦盆盖之，勿令烟出；下有鸟炉灶口，去地三尺，纵横各一尺五寸，着门开闭。其鸟炉灶门用木为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烧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堑环绕。在锋贮备之物，要柴藁木材。每岁秋前，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杂，为枚烟之薪。及置麻蕴火钻狼粪之属，所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处，亦掘堑环之，防野烧延燎近边者，亦量给弓弩。

　　用烽火之法：应火炬长八尺，橛上火炬长五尺，并二尺围。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其次炬橛等，在烽每道当蓄一千（或作十）具以上，于舍下作架积贮，不得雨湿。其土筒里，常须预着羊粪郁心火使暖。

　　凡应火土筒，若向东应，筒口西开；若向西应，筒口东开；南北准此。诸烽烟相应时，于土筒旁级上立开盆放烟，合盆灭烟。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后烽放讫，前烽不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堠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堠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须看筒里至实不错，然后相应时。将火炬就鸟炉灶口里焚熟成焰，即出为应。一炬火，一人应；二炬火，二人应；三炬火，三人应；四炬火，四人应。若应灭时，将应火炬插鸟炉灶口里，不得火焰出外。应灭讫，别捉五尺火炬，安着土台橛上。烟相应时，一炉筒烟，一人开闭；二筒烟，二人开闭；三筒烟，三人开闭；四筒烟，四人开闭。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锋；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两道已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报烽来之处。若烽与驿相连者，只差驿马。

　　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尘，知欲南入，放烽两炬；若馀寇贼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两炬；蕃贼五百骑以上，不满千骑，审知南入，放烽三炬；若余贼寇三千骑以上，亦望三炬；若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放烽四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县镇止；南炬以上者，并至京。先放烟火处州县镇即录状驰驿奏闻。若依式放烽至京讫，贼回者，放烽一炬报平安。凡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两应两灭。

　　凡告贼锋起处，即须传告随近州镇县、城堡、村坊等人，令当处警固，不得浪行递牒。

　　凡烽号隐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帅、烽副自执，锋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帅、烽副当番者，常须在烽台检视。若将家口，听于堑内安泊。烽子则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

　　今法（与李筌法同），明锋台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尺，下阔三尺，上阔一尺。形图：上建圆屋覆之；屋底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泥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讫，复收之。四壁开望贼孔，及安火筒，置水罂、干粮、麻蕴、火镇、蒿艾、狼粪、牛羊粪。每旦夜平安，举一火；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锋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

　　◎行烽

　　凡军马出行，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里以来权置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来要路，每二十里一烽，连接至军所。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贼徒暮间见烟火，掩袭烽人。其贼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贼来，即举烽递报军司。贼十骑已下，即举小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百骑，即于一炬。若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烽，军内即须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忽举，即报大总管“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戒严，收饮畜产，遣人斥探。

　　◎军祭

　　宋咸平四年，诏礼官详定于所征地之礼，付北面总管。其礼：除地为单，以祀黄帝轩辕氏，用羊豕代太牢。都总管为初献，余用旧仪。其牙神、纛神一少牢。其币：牙以白，纛以皂。用刚日，以漆器常馔祠之于单，统以青绳，覆以幄幕。（置军牙大纛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献。衅鼓以一豕。祠官皆戎服，清斋一宿。旧法兼磔风师、祭雨师、祭马师，其荐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币如上仪，惟风师磔犬以为牲。祝文曰：维某年某月某日将帅具官称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难，干纪乱常，毒流生人，恶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讨，殄寇克敌，ム神是助。尚飨（一说祭毗沙门天王，有祠貌则就其祠，无祠则望北为位，设香灯、渍泉漫杨枝、乳粥、酥蜜饼食之属）。三军首路之日，则祭道路神以车犯较（祭礼：于城外之首路，封土为山形，蒲刍棘柏为神主，祭仪牲币皆准上）。祭军，以车轹之而过谓之犯较。军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庙，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军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成其虑也。商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书之所记，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交，所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为战阵之首也。今之出师，凡将发及战，主帅当亲临士众，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闻者，感激众志，然后行也。

　　大将某官，告尔三军将校士卒：整尔众，无谨其端，听予命令！今戎兵不宾，侵败王略，挠我边陲，害我穑事，毒流于庶民。皇帝受我斧钺，肃将天诛。尔尚一乃心力，锐乃戈矛，生歼大憝。有进死而荣，无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赏，不用命有显戮。勉哉，尔众！服勤王事，毋干与刑（此誓之大意也，主兵者临时为约以誓军）！

　　◎定惑

　　夫万众之聚，事变不一，起为哗乱，不可不虑。或士卒未信，下轻其上；或妖异数起，众情生畏。主将当修德改令，缮砺锋甲，勤诚誓众，以祗天诫。复择吉时，具牲牢盛馔，震鼓铎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请，以观祥应。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铎之音扬以清，な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灵之助，当示众以安其心；否则矫说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定也。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然而智者以权佐政，古称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馀见故事假说安众门）。

　　●前集卷六

　　◎下营法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其来尚矣。今采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营，先计人数，列营几重，配地多少。随师众寡，一人一步。使队间容队，宁使剩队，不得少队。已往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厢有剩，所剩之队友配守御，不使士卒烦扰。如久住暂时，各量其宜。咸立表于十二辰，立五旌，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旌立午地，白虎旌立酉地，玄武旌立子地，青龙旌立卯地，招摇旌立中央。其樵牧汲饮不得出表外。

　　凡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驻队，各令严备持仗，一准发兵法。待当营卓幕讫，方可立队释仗，各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捍御。其马军下营讫，取总管进止，其马合群牧放。

　　凡下营，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须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买者，营司判官差人押领，不许擅入城郭。

　　◎营法（并三图）

　　○李靖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馀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馀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亻兼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兼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亻兼，减大将军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卫，亻兼各五人）。

　　子将八人（委其分行阵，辨金鼓皮，总管亻兼二人）。

　　执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仓、司骑、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队头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

　　纛六口，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唐制，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门旗二口，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门枪（或作旗）二根，以豹尾为刃，出，居红旗后；止，居帐门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随方而建。

　　严警鼓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十二具，于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兽，与诸队不同。各自出为志认，出居队前，恐士卒交杂。阵将门旗色随所尚，不得以红，恐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备设疑警敌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根，备扬兵及缚筏用。牛助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计弩二千五百张，弦七千五百条，箭子十五万只。

　　弓十分，弦三付，箭三十六只，计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射甲箭三十七万五千只，生钢箭五万只，长垛箭二万五千只。弓袋胡卢、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十五百口。四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锥钺斧伐，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拓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用军。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各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铁镢、锤自副。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干粮十分，一人一<豆斗>二升，一军二千五百石。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羊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夹绢练袋代皮亦得。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皆以坚木为之。或以孰铁为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刀子、错子、钳子、锁子、药袋、盐袋、火石袋、解结锤、砺石都共一十万二千五百事。裤奴、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万二千五百事。

　　摊子、忽蒙、涩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皮裘、皮裤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领，诈为蕃兵用。抑罐、衤考衤老各二分，共五十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锹锤斧锯凿各二分，都共一万二千五百事。镰四分，五千张。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马鞍辔革带各十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马毡，都共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袋。插连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绊二十分，二万五千条，皮毛及连板（或作枝）中半。韦皮条三十分，五万七千五百条，盘于带上，拟缚贼用。

　　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领，褥二领。副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领，褥一领。副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领。总管、子总管、长史、司马各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领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别敕、差行、折冲、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给幕一口。亻兼十人共给幕一口。随军以下不满此数，并量给。镇守准此。

　　凡弓弦，有副箭镞。枪不锈，刀不涩，衣甲动用，常须阅视，不得临事有误。

　　（图）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图）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栊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今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栊枪营法

　　凡栊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栊幕外七尺。栊枪之外，造土壕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人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问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罗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墟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钅敖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夜战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迳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扌┪，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躏，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立号法

　　每日酉时，虞候于大将军幕府请号。其号薄，先粘纸二十四张，张界一十五行，即缝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日已后号簿。出号时，大将军率意于一行书写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书一行。二十四纸，三百六十行。尽一年讫，则更其簿。如闰年，则加二纸。其号不得犯国讳及大将军元帅都统等讳。其分巡虞候及诸将等，候大将一号出，分明传写审勘。凡坐喝行答者，乃号之大纲，及有警急，或恐敌人偷窃，或虞内应，则不可专循定法，须临事改变，或逾时出，或平明改。其白昼，则以片彩为号，其彩亦须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袭，及设奇伏，白昼或以门旗为立表色为号，暮夜或吹笛，或击小鼓子、铜盂子，小大之类声音可通一里余者，或使人长啸为应验，随大将临时处分。

　　◎定铺法

　　定铺者，每日戍时，严警鼓动，虞候领甲士一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中及城上。在野，则巡营外，定铺疏密。坐者喝问：“谁何？”行者答曰：“虞候总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铺。”如此三喝三答讫，坐者曰：“虞候总管过。”

　　◎持更法

　　凡营，夜时更者，每铺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击板。一人专听杂事，以至睡魔警众者，亦须递相警觉。临时或密号，敲弓箭应之，即奸人无所施计。旧法：更铺之次，更置狗铺。军在贼境，将士远行困乏，籍狗以为警也。

　　◎巡探法

　　凡定铺发更后，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声喝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肖三下，方挑军号以相应答。营内巡探，周而复始。

　　◎漏刻法

　　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为一百牌，长三尺，阔一寸，题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传一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则传一百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四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更传牌一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六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一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二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挝鼓吹角为严警，九鼓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叠，昼夜足矣。又近代马上法：以数珠记时，先约一昼夜为准，余日仿之，与刻漏法差。

　　◎防毒法

　　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

　　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店卖酒肉脯盐麸豆之类，亦须审试即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谓新得敌地，勿饮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涨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沐如沸，或赤而味咸，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蛇，如有含沙、水弩、有蜮之类，皆须审告之，以谨防虑。

　　◎寻水泉法

　　行军下营，须先择水泉。旧法：军行，右虞候在前，兼视水草，道中遇水，则揭青旗以告众。

　　凡军至处乏水，则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纵，寻其所至，当有水。

　　凡野外，鸟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

　　凡地生葭苇菰蒲，并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说：骆驼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当有泉。

　　凡大军冬月行，人各持冰片，可以备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中逆上。

　　凡逾越山阻，以ㄌ系竿头，引挂高处。拟固能胜人，便即令上。又增ㄌ，次引人，而又加大ㄌ续更汲上，则束马悬车可以立办。

　　◎养病法

　　凡军行，士卒有疾病者，阵伤者，每军先定一官，专掌药饵驮舆及抹养之人。若非贼境，即所在寄留，责医为治，并给亻兼人扶养。若在贼境，即作驮（或作驴）马舆及给亻兼将之，随军而行。每月，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大将间往临视。疾愈，则主者、亻兼人并厚赏。恐不用心，故赏之。如弃掷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痊者，斩。庸将多不恤士，即被弃掷生埋，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箪醪祭酹，墓深四尺，将校亲哭之，仍立标记，以防后取。若非贼庭，递归本贯，每人给钱帛，充送终之用。所由不举者罪之。

　　◎征马法

　　兵法曰：凡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克剔毛鬣，谨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辔勒御，必令全好，乏绝辄补。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切无极马，常令有余，备敌之覆我也。

　　凡军行，每营先差一官专知牧放，不得连系。诸营各作一异旗放马，一记旗放驴，并于所管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即计会虞候，别择放地，不得交杂。如卒有警急追唤，见旗则知驴马处所。

　　凡牧畜，马居中央，放驴在四面，援马。牧人并于驴群四面环绕。若贼偷盗，驴群在外，驱趁稍难。

　　凡马，遂营各为印记，以防阑失理认。如死，即申所部官验印，是本营畜产，即令皮剥；如印不同，即是盗杀他营畜产，论如军律。

　　凡诸营遗失驴马衣服驮运，并于捍后虞候处理认。擅取及借人不送，并剪破印记毛尾者，论如军律。

　　凡军马正给马外，每军更量分数增给备马。诸营除六驮外，每火别置驴一头，准备疾病添补。如当队不足，均抽比队比营（并音毗）。其杂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

　　凡军中畜产，非理致死，并偿填。

　　凡非时，不得乘官马游猎，及回换军司六畜。若借人乘用，并论如军律。因检校而行者，不坐。

　　凡应乘官马，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磨伤破，并论如军律（已上量轻重科罪，平居则轻，临阵则重）。

　　凡官健有私驴马随行，即官给刍秣，令均载衣服。

　　凡军牛行十里一歇，仍刷口鼻；三十里一饮饲。

　　凡征马之职，有副使（佐主将），有总管，有押官，有子将（并择善牧养者充），有群头（择善骑马教习及知医药者充），其数以马为准。

　　●前集卷七

　　◎阵法总说

　　昔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此言伐谋制变先声后实，军志素定夺敌人之心，不待旗垒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胜负之势决于前矣。其次，则立部曲，度权谋，先偏后伍，弥缝其阙，用以乘机而佐胜。由中古以来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嚣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胜。然则正者，行阵也；奇者，无方以用变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故必交相用，而后能百战百胜矣。故曰：治众如治寡，非分数不能；斗众如斗寡，非形名不辑；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直阵、锐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其体易明，其习易成，从昔之成法，当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勇怯并用，出生入死，谁与我敌哉？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白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列，十列为队，则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此教习之详也。然则陈兵誓众者，胡可忽而不务邪？议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闾井，非有明达之姿、强敏之性，而令心存进退，耳听金鼓，手知击刺，足趋坐作，随旗变阵，焱驰雷发，俄顷之际事自繁多，则心迷意倦，劳而无暇，安能乘便奋锐猎敌争胜哉？若但使闻鼓知进，闻金知退，辨旌旗之指麾，习器械之便利，则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勒兵示法，杀敌致果。兹诚一端之论，不为无旨。然特施于忘战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几焉。若乃提卒十万，深入贼境，大军在前，坚城未下，欲战则胜负未决，欲攻则利害难知，自非整饬车徒、部分营垒，或先据地之要害，或先扼敌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权后切，畴能收万全之胜哉？氐如平原大野，深林险道，前兵后泽，乘高趋下，顿兵拥众，呼吸俟命，若不素练施设，敢问何以处之？然后知议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号能言兵者，其说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行，兵因敌以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自以教习之法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昔诸葛亮推衍八阵，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司马宣王以十万之众抗之，坚壁不敢出。会亮死，仅能取胜。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阵图，转战千里，破者机能数万骑之众，以复凉州。今谓二人为庸将，可乎？谓不为战阵之阵，可乎？此筌之不足为准也。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

　　◎本朝平戎万全阵法

　　前行，每队五十人。后行，每队并三十人。前后并五队为一点。每队计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车一、兵二十二，并十地分为一点。

　　（图）

　　右万全阵法，凡九围，共成一阵（内三为方阵，一为前锋，一为后殿，二为左翼，二为右翼）。凡中心连排方阵三，每阵各大将一人生之。其阵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东西占十七里。每阵周回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圆牌三）。一阵计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为一队，计百六十六队。余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五千七百六十，枪五千七百六十，剑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剑四千三百二十，围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凡阵之四面，列战车榜牌，及诸兵器，皆持满外向。车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门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计六千二百五十步，计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后行配三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东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骑枪七千五百条，团牌七千五百面。剑三千七百五十口，东西阵各剑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条，东西稍阵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条）。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三十步，计一十一里七十步。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余十八人；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九十五步，计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成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骑枪三千八百条，团牌三千八百面。剑一千九百口，前后阵各剑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条，前后阵各骨朵九百五十条）。

　　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三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十人步也）。

　　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馀法增广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

　　◎本朝八阵法

　　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罘、车轮、雁行之名也。今约李靖阵法，用一万四千人为之马步军，益以五十人为一队，计二百八十队，步军二百队，马军八十队，分为中军、左右虞候、左右前后七军。凡布阵，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横二步，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抵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阵有八门，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至者也。其驻队者，即今之阵脚兵也。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者，即今之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也。右虞候、右军者，即今之先锋、策先锋将也。前军、后军者，即今之左助、右助将也。左虞候、左军者，即今之殿后、策殿后将也。但古今玄立其名，故学者感而难晓。每出战，则马步迭用，更战更息，循环无穷。战锋队出，则为锐阵，状如鼎足，左右战队各分为两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正者，阵也，金鼓之严卫，将帅之大防，奇兵之机要。奇因正则出不意，掩不备，欲图西北，先击东南，视彼虚实，冲其心腹，可以决胜矣。

　　（图）

　　右牝阵，即黄帝五行之水阵，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刘豫之却月也。举皂旗，鸣鼓，则为之。左右俱高，行军溪谷，利为牝。牝则前张两翼，便于吞掩，使彼奔卫，三面受敌，足以胜牝矣。牝之列也，前锐后重，象剑之锋。牝张两翼，夹攻其锋。经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

　　（图）

　　右牡阵，即黄帝五行之火阵，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举朱旗，鸣鼓，则为之。前下峻高，乘虚冒乱，因其地势，则利为牡，可以胜冲方矣。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余。经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凶。故牡阵胜冲方。

　　（图）

　　右冲方阵，即五行之木阵，孙子之冲方，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也。举青旗，鸣鼓，则为之。前高后下，左右或险，则利为冲方，可以胜车轮。兵得成行，善乱敌而畏险阻。冲方守险以疲车轮，故冲方胜车轮。

　　（图）

　　右车轮阵，即太公三才之地阵，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冲阵，诸葛亮之握机也。举熊旗，八鼓，则为之。平原广野，且行且战，宜为车轮。车轮利进，可以胜罘。罘备其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四备强弩，善冲乱敌。经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车轮胜罘也。

　　（图）

　　右罘阵，即太公三才之人阵，孙子之罘，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虎翼，《左传》之鱼丽也。举虎旗，七鼓，则为之。川泽漫衍，草木扶疏，遇敌决胜，则为罘。罘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利于相救；雁行延斜，恶其断绝。故可以胜雁行。

　　（图）

　　右雁行阵，即太公三才之天阵，孙子之雁行，吴起之鹅鹳，诸葛亮之冲阵也。举雕旗，九鼓，则为之。背城南敌，易断绕人，则利为雁行，可以胜方阵。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经曰：厚而正者坚。当选勇力，胁其两旁。故雁行胜方阵也。

　　（图）

　　右容辎重方阵

　　◎本朝常阵制

　　○大阵

　　大阵，即中军阵也。布阵之法，大约指画分明，进退有节，审地势，设阵形。或排长阵（常山地阵也），或排方阵（令号四门斗底阵），以步军枪刀手在前（为方阵，即四面排布，凡一指挥五百人，则人十人，枪手四，一人陌刀手），杂以旁牌标枪（今广搜步军，悉教枪牌）。当阵面联布不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案：《随书》：举鹿角，设戎阵，为方，车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坚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出绝，开之。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踊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亦依门而入。马部军都部署（若出师伐罪，即立招讨使名），押大阵，古之中军也，观大将军鼓旗所在应敌。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锋阵、策先锋阵队，拐子阵前阵、拒后阵，皆受节制（先锋阵、策先锋阵、拐子阵、拒后阵，各有法制，具载于后）。今以钤辖都监，每一员领一将，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阵中之阵也。若俾将十员各领兵，则五万人阵也，押大阵东稍西稍，临时措置，今不具录（本朝雍熙迄景德年，北而用兵，选兵官钤辖已上，押大阵东稍及西稍，乃置排阵使）。又有应募骁果及取使臣、军校之勇干者，分押战队，大约皆千人，此队中之队也（掌一将兵马，分押战队，自景佑年后夏固阻命，边将建议永为军旅之制）。凡一指挥，以五百人准之，皆军校一员所辖，仍分隶五都。凡一将佐一部队，一营垒大小相辖，上下相维，元帅统之，故居则营垒办，行则阵队成，此其大较也（营阵之法，各有门类）。如偏师出征，或行隘陕之地，则随形布阵，不可限以常法。

　　○东西拐子马阵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

　　大宋而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先锋阵

　　《春秋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顺少长也。”说者云：出则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还则在后，明尊卑也。是知出师之时，以少壮勇健之士在前，则先锋之义也；入则少壮勇健者在后，则殿后之义也。当时列国诸侯战阵军旅，已用此法。楚人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谓前建茅旌，以虞敌之有无；又使权谋者居中，劲悍者在后也。《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军锋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选，汉有樊、郦、滕、灌先登陷阵，光武以冯异、马武为众军前锋，曹魏以于禁、张辽、乐进、徐晃迭为军锋，晋谢玄镇广陵，领应募骁锐为前锋，后唐置踏白、横冲二军。自古先锋之选，所以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须尽勇力也。

　　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锋部署以下将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掎角相应。景德初所出阵图，防捍北狄，前锋阵外，盛选锐兵，命骁将领之，别为一队，遏其奔冲（阵前置五将，各领精骑及骁将别为一队，并本朝一时之制，不须并置）。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兵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

　　○策先锋阵

　　置阵在先锋阵后，骁将一员统之。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阵为应援，制其奔突。

　　○前阵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奇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十人为一队，总二百五十队。有中叠，有外叠，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一百七十五队，奇兵七十五队；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孙武曰：“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掘奇图》奇兵之数。

　　○无地分马

　　无地分马，轻锐之兵也。凡一指挥，各成战队，分遣指使使臣或军头一员押之，处大地营阵左右前后，备缓急驱使。其战队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拒后阵

　　拒后阵，殿后兵也。凡出征伐，并为拒后军阵之制，粮道居后。若强寇对垒，欲图奇变，引重兵踊战，潜选精锐，由间道掩袭我委（于伪反）积（子赐反）辎重，则须殿后捍之（宋朝与北狄战拒马河、战君子馆、战望都，王师不利，因为粮道断绝）。

　　大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图曰：北虏好遣精兵，出大阵后断我粮道。因别选良将，领二万人兵殿其后，倚之捍寇，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前集卷八

　　◎古阵法叙

　　古阵法图籍皆六，旧记所传《风后握奇图》云：“初受之于玄女，佐黄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镇名而己。其后太公又增镇之。汉武帝令丞相公孙弘敷演其义，授霍光，常习八阵于长乐馆，而辅少主，以令天下。史称诸葛亮推演八阵图，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为八阵形势。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温伐蜀，路繇之僚佐观之，无能知者，视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晋马隆征西羌，依八阵法且战且行，诛斩万计，遂复凉州。以此论之，公孙弘既已讨论，诸葛亮又能推演，桓温知其率然，其后马隆依以破敌，则八阵之用无废矣。唐李筌所载八阵图，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圆地方，风锐其首，云佐右向而垂。飞龙盘屈，虎张两翼，蛇形宛转，鸟翔为突击之势，定而不变。及观《握奇经》义，则筌尽出臆度，殊乖本文。至曰：天地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天地后轴为飞龙，云为鸟翔。明四为正，四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阵则有天地风云之目，变之则为龙虎蛇鸟之名。所谓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出则就敌，归则复列，正合此义也。其图已亡，今载其经，以俟识者，宗阵法之始也。复有《握奇续图》，记金革旗麾进退趋斗之法。又载公孙弘、范蠡、乐毅之说，错综于其中。今附其末。旧说：汉仪，立秋日斩牡祀白帝，大司马隶孙吴六十四阵。其图亦亡，其说不明，难以究宣，今所不取。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军定队之数，而无立阵之形，已载于叙战篇。

　　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中有阵制，曰：李靖法及裴绪来诸家之义，为九阵变动之势。其说颇详，今并列于后。

　　◎八阵法（天阵、地阵、风阵、云阵、虎翼阵、蛇盘阵、飞龙阵、鸟翔阵）

　　《握奇经》曰：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后人解云：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为风。风辅于天，云辅于地。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衡各三队，风居四维，故以图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轴各三队，居，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有八阵。阵讫，游军从右蹑其敌，或警左，或警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衡为虎翼，风为蛇蟠，为主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而争。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后轴为飞龙，云龙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而进；鸟掖两端，而应之虚实。三军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进，以正合，以奇胜。

　　说奇正者多戾，而《握奇》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或总称者，先出游军定两端。”此奇偶之奇。阵数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将握之，以应副八阵之急处。

　　◎握奇图

　　（图）

　　右《握奇经》虽存，其图不传久矣。今采其说，列而为图，恐未必与古合，更俟识者参订之。

　　◎握奇续图

　　○金鼓旌旗数

　　角音二 初警众 末收众

　　革音五 一持名 二结阵 三斗 四超 五急斗

　　金音五 一缓 二止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麾色五 一黑 二黄 三白 四赤 五青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黄 三风赤 四云青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后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黄下青 八地黑上黄下赤

　　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此八阵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角音者，全师进西。加四角音者，全师进南。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兆音不止者，师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天圆布不动（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是也。风象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地为静，地方，布风云，各在后衡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北是也。地为动，为从天阵变为地阵，或即张形布势，破敌攻围，不定其形，故为动也。云象龙，纵布两天。两天次之，纵布四地。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左，云居两端。”人多传韩信注释者，与此微有差异，而有范蠡、乐毅之说相杂，今亦错综于其中（公孙弘解缋说之意，谓之上语）。其于部队，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阵图如此，变通由人。其八阵用方圆，阵法以寡御。阵法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骑出其间，出奇突击焉。隆以三千步卒，败羌万骑，用此术也。

　　◎李靖阵法

　　古今以来，临戎对敌，每作四面阵，周回受敌，以为必固。倘若选锋而击之，其阵必破。此非天殃，将之失也。亦或作长阵，或作蛇阵，背以队伍，步骑相接。或被之破一处，即败散不全。不将避溃师之罪移过于下，遂使骁勇小将无罪受诛。今则成定制，各立阵，各部曲分斗，各明奇正，若失一阵，则斩一将。形势既就，诸战阵相应，犹手臂相救，以此攻守，万无一失。然以中军为中黄阵，次有若前御后冲，左突右击，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推凶决胜，先锋破敌。以上除中黄之外，余十二阵，以应十二辰。

　　大黑子大赤午破敌丑

　　在突寅青蛇卯摧凶辰

　　前冲巳先锋未右击申

　　白云酉决胜戌后冲亥

　　凡每八百人，为一小方阵。阵周围十二队五十人，中间二百人，并骑射、长枪、短兵等伏在阵中，随便冲击。其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既碍掩尾趁退，每阵加骑长枪一百人。凡都计马步军，共万八百人，成一大阵。其中三千人，是骑射长枪马军。除中黄、大黑、大赤、白云、青蛇之外，余八阵，每阵抽骑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游突军挑战，乱兵引敌。如兵少，即于队中减人；兵多，即于队中加数。必要存其阵队，止即为营，动即为阵。逢贼告急，鼓声一发，阵即立成，更不在劳烦指布。此则应变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胜，所向无敌。其小阵皆有四头，每头配勇将一人，用战鼓一面，中兵立一大旗号，凡每面如有贼来攻击，即诸阵相救。欲救南阵，即南面鼓动，八百人一时顺日向南转战，东、西、北同此。只转步人，骑兵不移。每阵相去广狭一百步，状如街陌。设诈挑战，引之令入，即背他阵，突出弓弩骑射长枪，左右夹击，前抄其胸，后掩其尾，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裴子法

　　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二鼓，举朱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阵之疏密，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一列，一队凡十列，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先，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伏走，五阵乃理。

　　凡百人曰队，二队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

　　（图）

　　◎常山蛇阵

　　（图）

　　右以常山阵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后左右等军，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阵而居，可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其扬、奇、备、伏，皆马骑，分而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应权也。六鼓，举龙旗，则为常山矣。按《战国策》曰：“常山蛇，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首尾皆救。”此其义也。

　　◎八阵图

　　（图）

　　方阵图乃黄帝五行之金阵，于卦属兑宫，于五音属商，为白兽，则孙子之方阵，吴起之车箱阵，诸葛亮之同当阵，以其行伍洞彻而相当也。其扬、奇、备、伏兵后八阵，皆仿常山之法布之，恐烦多，不重录。

　　右为方阵，法曰：举白旗，闻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后部居后，中部居中。部皆并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马各按部以前后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当，官以前后队相随。队以百人为列，列以十人为对，对以五人为伍，各按其处，无动。队分为团，团合为队，谓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队方十步，广二十步，队间容队。曲广十步，曲间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间容部。阵广四百六十步，阵间容阵。凡设方者，所以弛张也，高平利方，方利变矣。

　　（图）

　　圆阵图者，黄帝五行之土阵，于卦属艮宫，于五音属宫，为勾陈，则孙子之圆阵，吴起之车阵，诸葛亮之中黄阵，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阵为圆阵，法曰：举黄旗，闻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后曲出与之并，后部后曲出其后，后部前曲出与之并，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卫骑随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圆，圆利守。

　　（图）

　　右牝阵图，昔黄帝五行之水阵，于卦属坎宫，于五音属羽，为玄武，则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阵，以其曲屈如龙腾也。或名却月阵。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方阵为牝阵，法曰：举黑旗，闻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为左翼；后部前曲出在右部前，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骑队分为左右，与后队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也。

　　（图）

　　右牡阵图者，乃黄帝五行之火阵，于卦属离宫，于五音属徵，为朱雀，太公名鸟云阵，则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阵，以其轻锐如鸟飞翔也。

　　右以方阵为牡阵，法曰：举朱旗，闻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后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进二十步为觜，中部前曲左右队前次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后高前下，利牡，牡利溃。

　　（图）

　　冲方阵者，乃黄帝五行之木阵，于卦属震宫，于五音属角，为青龙，则孙子之冲方阵，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阵，以其直前折冲于敌。

　　右以方阵为冲方阵，法曰：举青旗，闻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后、中三部前，并列相从，而居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前高后下，利冲方，利争险也。

　　（图）

　　右车轮阵图，昔太公三才之地阵，于卦属坤宫，则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衡阵，诸葛亮之握机阵，以其进止机巧为名。

　　右又以方阵为车轮阵，法曰：举熊旗，闻六鼓音，左部前曲后队左右官、后曲前队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平易利车轮，车轮利进矣。

　　（图）

　　右罘阵图，昔太公三才之人阵，一曰飞翼阵，于卦属巽宫，则孙子之罘阵，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名虎（或作禽）翼，以其游骑两傍而舒翼也。或名鱼丽阵，又曰鱼贯阵。《左传》曰：“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公为鱼丽之阵。”则此也。

　　右以方阵为罘阵，阵法曰：举旗，闻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横列，后曲居后亦如之，中部及前后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泽利罘，罘利救。

　　（图）

　　雁行阵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阵，于卦属干宫，则孙子之雁行阵，吴起之鹅鹳阵，诸葛亮之衡阵，以其连接如秤衡也。《左传》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是也。

　　右以方阵为雁行阵，法曰：举雕旗，闻八鼓音，中部前曲进，前出为首，其后曲次之，与前部前曲、后部前曲并前，前部后曲左斜官曲相随，后部后曲右斜官曲相随。右部却次、后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随。左部却次、前部后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随。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绕也。

　　裴子法曰：凡八阵之法，转而相胜，更为雌雄。方阵正而厚，圆阵随而取，正厚者力并，故方胜圆，犹厚胜薄也。圆阵无角，利以坚守；牝阵张其两翼，若卷取之。以牝吞圆，牝可败也。法曰：翼而张者，攻其两角。故圆胜牝，犹聚胜散也。牝阵胜牡者，牡阵前锐后重，象剑之锋；而牝张其两翼，前单后复也。法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也。牡阵胜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馀，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势，以溃其虚，可以败敌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胜冲方。冲方胜车轮，车轮兵得成行，善冒乱敌而畏阻险。冲方地势高，利守，以疲车轮之力，故冲方胜车轮也。罘备在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之兵备以强弩，善冲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此车轮胜罘也。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绕人；罘前后横，中央纵，便于绝延斜，利于相救，且战且息。此罘胜雁行也。方阵行重而厚，佚居者众，用力者寡；雁行延斜张两翼，便于左右，利于周旋也。法曰：厚而升者坚，当选其勇力胁其旁。此雁行胜方阵也。

　　凡三军迁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恶；依其水草，利以刍牧。因险阻为沟垒，则施功薄而易备。

　　凡屯兵处军于山之高者，则为敌所栖；于山之卑者，则为敌所囚。故处山之势，据其阴阳，备其左右，命曰鸟云之阵，言能鸟散而云合，应变从利也。

　　右军法，兵之形势也，雷动焱举，后发而先至，离合向背，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也者。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而孙武书凡八十二篇，图九卷；孙膑八十九篇，图四卷。复有蚩尤二篇，李左车、韩信等篇目，并亡。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三篇，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而阵图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阵图，而其说难以依据。《裴绪新令》有九阵图，参引太公、孙子、诸葛亮之法为证，舍是无有焉。惜哉，兵家形势之法不可无也！战国如二孙、吴起辈，号善用兵者，而著书皆有图。汉名臣如韩信、子房删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马教坐作进退之度。盖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可与之俱生，可与之俱死；升天险，赴深，莫有逆其命者；猝然遇寇，莫有错乱。然后可以从事于敌，驱驰以绝域，同乎祸福存亡，则能决胜计矣。无是法也，则将何以使人哉？平居则训齐，遇敌则击搏，此其义也。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夫便击刺之利者，习广纵之势，见敌而无奔北挠乱之祸，拱揖指挥无不服从者，是岂不由素所习哉？素习之法，非形势不可。是以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

　　●前集卷九

　　◎杂叙战地土俗

　　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下者，将之道也。孙武论之曰：“九变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围则御之，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盖言九地之利，倘不知一，则非霸王之举，况皆昧者乎？是以处军之法，好高恶下，以其居得其势，则易为制人。故秦人得ゾ函之固，六国诸侯常叩关而攻，秦无亡镞遗矢，而诸侯之师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广于吴楚，秦之兵不劲于燕赵，所以能胜者，以其地有险固也。故其势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务哉！今著地形一篇。

　　◎九地

　　○散地

　　士卒恃之，怀恋妻子，争则散走，是谓散地。一曰：地无斗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坚意而易离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则无战（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守则志一，战则易散）。”吴子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敌攻我城垒，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敌。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众，聚谷蓄帛，保城避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地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晴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

　　○轻地

　　轻于退也。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轻地则无止。”又曰：“轻地，吾将使之属（属，营垒连属也。一备逃逸，一敌至易相救也）。”吴子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远，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高（或作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伴惑，示若将去。乃选骁骑，御以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人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艰，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以争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可以少胜众，弱胜强，乃险要也）。”又曰：“争地则无攻（敌人若已先得，则不可攻也），吾将趋其后（利也在前，当速趋其后）。”吴子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或备或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结，不可杜绝之，绝之致隙。又曰：交通四达（或作远），不可遏绝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道路相交错也。一曰川广道平，可以往来，足以交战对垒也）。”又曰：“交地则无绝（使车骑步伍连属，恐敌人乘我也），吾将谨其守（严壁垒也）。”吴子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道路，固其险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衢，控带数道。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兵法曰：“诸侯之地三属（我与敌相当，旁有他国也），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结诸侯之众为助也）。衢地则合交（交结旁国诸侯）。”又曰：“吾将固其结（交结诸侯，使牢固也）。”吴子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叁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有傍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帛，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与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重地

　　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士不挟，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难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泽皆为所持也）。重地则掠，吾将维其食（所入既深，常梁皆为所符，粮道不无阻绝，须掠人储积，给我军用，而得以伺敌者也）。”又曰：凡为客之道，入深则专，主人不克（言大凡为客攻伐，若深入敌，则士卒有必死之志，专一，则主人不能胜）。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养士气并兵，为不可则度之计。又曰：深入敌境，须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后闲垒养之，勿使劳。若气力盛，一发取胜也）。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战而不奔也），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也）？士人尽力（士竭其力也。在难地，必并也），兵士甚陷则不衢（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固心，故不惧也），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往，走也。言深入敌境，走无生路，则人坚固，如拘缚之也），不得已则斗（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盖不得已，则人皆悉力而斗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求使而自得情实，不待约束而自亲附，不待号令而自听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黄石公曰：禁止巫祝不得为吏士卜射问吉凶，恐惑乱军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则士至死无有异心也）。无馀财，非恶货也；无馀命，非恶寿也（皆焚烧财物，非恶货之多。弃财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财货，恐士卒顾恋，有苟生之心，无必死之志者也）。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寝者涕交颐（皆持必死之计，将士皆有以死为约。未战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即一举。若不用命，身膏草野，为禽兽所食耳）。投之无往，诸刿之勇也（言所投之处，皆为专诸、曹刿之勇也）。吴子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为城垒沟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险阻、沮泽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吾将进其途（疾去无稽留）。”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斯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也。”

　　○围地

　　入则隘险，归则迁回，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迁，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出入艰险，易设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则谋（艰阻之地，与敌相将，须用奇险诡谲之谋），吾将塞其阙（围其三面，间其一面。塞之，则人死战）。”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阻隘路。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长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疾击我，则前斗后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纭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阵而勿抟，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死地

　　力战或生，守隅则死。兵法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战军行师，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则，前穷后绝，野无水草，军之资粮；一人当隘，万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示之必死，令自奋求生。不活者，为填井毁灶，焚烧实货者是也）。”又曰：“死地则战（此地速为死战则生，君俟己卒气衰，粮饷又绝，则不死何待也），投之亡地，然后陷于地，然后主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吴子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人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损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或作奇），震心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子曰：“若吾图敌，则如之何？”武曰：“山敌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法：伏则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败。”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刹，则必开其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六形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敌。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胜（兵法：宁致于人，无致于人。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我每于津扼之要冲，筑垒城，或作通道以护之。又曰通地虽有高版而无要害，故两通往来。处高阳，候望向阳示生，粮道便人转运，所以利于战）。”

　　○挂形

　　出不胜，返亦难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地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敌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能邀我归路矣。若我能往，而敌人有备，则不能胜，必为敌人守险，邀我归路，难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在彼，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人之粮，以伺利便而击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支，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敌难邀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支者，如我与敌人各守高险，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攻敌则自下御上。如此之镇，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蹑我，候其半出险中，发伏击之，则无不利。若敌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敌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我从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盈，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在器，与口齐也。如此则平易险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敌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则我当引而去，不可从之。如敌人处隘之半，不知齐口盈满之术，我则入隘以从之。若敌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胜败在兵，不在地形。夫齐口盈满之术，非惟隘形独能有口，譬如平陵，迫则车马不通，舟揖不胜，中有一迳，亦须据其路口，使敌不得进也。诸可知之）。”

　　○险形

　　险形者，居险阻之地，不可后于人也。兵法曰：“险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阳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凡地隘险者，犹不可致于人也。险者，山险谷深，非人力所能作为，必居高阳以待敌。敌若先据之，必不可与争，则当引去。阳者，向面地。恐与敌人持久，居阴而生疾也。今若于崤渑相遇，须先据北山，此乃面阳而背阴也。高与阳二者，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经乃统而言之也）。”

　　○远形

　　力敌而战，胜败未可知也。兵法曰：“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则不利（譬如我与敌对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延战者，我困敌逸，故战不利。敌若来就我垒，是我逸敌用，亦不利。故言势均。然则如之何？曰：必欲战者，则以垒而相近也）。”

　　◎杂叙战地

　　兵法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绝，过也。依，近也。言若行军经过山险，须近谷而处，有水草之利也），视生处高（生者，阳也，处高而面南向也），战隆无登（隆，高也。言敌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敌人而接战，败。处高勿攻是也），此处山之军也，教山战（凡寇敌保据山谷，攻击进战与平陆不同，或登峰陟岭，或援树引藤，或透险缘崖，理须素教又令便习也）。绝水必远水（宽敌令渡也），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半渡，势不并，易击而败也）。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迎之，敌军不肯渡），视生处高（视生，向阳远视也。军处高，远见敌势，则敌不得潜来，出我不意者也），无迎水流（水流之地，可以既吾军，可以流毒药。一云逆流而营军，兵家之忌也），此处水上之军也。平陆之军处易（平陆必择其坦易平移之处，我军骑得以驰逐之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战便也。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御高，战不便于军马也），此处平陆之军。地绝斥泽，虽急去无留。如交军于斥泽之中，依水草而倍众树（不得已与敌会于斥泽之中，即须有水章林木处军也），此处斥泽之军也。凡四军之制，黄帝所以胜四帝者也。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择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刃，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则夺其所爱也。”又魏武侯问于吴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者，奈何？”曰：“此谷战也，虽众不用。当募吾材士，与敌相当，阳为不惊，轻足利意，以排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令见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旗，行出外山，营之，敌人必惧。以骑挑之，勿令休息。敌若坚守，急行间谍，以观其变乱，则击之，缩则复之。此可胜也。”凡谷战之兵，巧于设伏，选精锐，当前列以强弩。次以短兵，勇斗而速战。又选轻足之卒，择径升高下瞰，敌兵而战，或多建旗鼓，自高以震之。凡于山峡，卒遇敌，即急鼓噪，先使其惊乱，然后合变以击之。凡发兵深入，遇大林木，与敌分林相拒，谓之林战。以我军分为冲阵，便兵所处，矛弩为表，战盾为里。斩除草木，极吾广道，以便戟所。高置旌旗，谨饬军众，无使敌人知吾情实。然后卒吾矛弩，相与为伍。若遇林树少，则以骑为辅，见利则战，未利则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险隘阻，以冲阵谨备前后，更息更战，敌人必走。又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发于前，或起于后，左之右之，中以强弩。利且守险而止。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汉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万，围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验也。近世贼兵奇策，亦不过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陷也。然其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而中国之马弗与也（与犹如也）；险道倾反，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贼寇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贼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贼寇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贼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驺，矢之善者），矢道同的，则贼寇之革笥木荐（革笥以皮作，如铠皮之。木荐以木荐作，如孽扌肴也）弗能及也；下马地斗，剑战相接，去就相簿，则寇贼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寇贼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前史称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虽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骑而不善步，中国步兵有强弩利刃之锐，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敌者，人性习安，不若其耐劳苦于霜雪、沙碛、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亦不久，惟利冲击，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驰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械；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辄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险，急则窜伏，缓则钞掠；浮舡则水道多绝，陆行则险阻不进，非中国之所能。击此之法，利于平地，以奇略诱其人，隐伏精兵，窃发而禽之。诱之术，多纵反间，出甘言重币，招使致来，则入吾计中。大凡中国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缯纩，北方杀气早降，手足皲瘃，不能渡汉；南方暑湿，溪谷毒疠，不能逾岭。以中国之人戍守，则十不当一，故古者以蛮夷攻蛮夷，则强弱相当。是以滨塞之民召募为用，斗旷土以食之，厚赏格以激之，驰射格斗是其素所畜积，省县官之费，减转饷之劳，多纵间谍，以重赂诱其酋豪大姓，使之攻击，比用华人其利十倍。故吴起，古之善将也，亦常论六国之俗不同：曰：“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当走，三晋阵理而不用（三晋，韩赵魏也）。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人，其政宽，禄不均（齐成王新立，不理国政，委于卿大夫，故言骄奢而禄不均。简者轻易细人，皂隶牧关之人也），一阵两心，前重后轻（上骄下怨，故曰二心）。击之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阵可坏（卒不敢伦偷生，故其阵自坏也）。秦性强，其地险（秦左崤函，右陇，终南、太白在前，朔方郡固其后），其政严，赏罚明。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自斗也（秦孝公用商鞅强国之术，人皆勇于公战，依于私斗也）。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引而去之。士贪于得而离于将，乘乖设伏，其将可取。楚性弱（江淮之间，地薄水浅，人性怯懦），其地广，其政躁，其人疲，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于政令，故躁。疲者，整而不能久也）。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阵，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自败（惊其屯聚，出其不意，以动其气。既动，则勿与战。楚人轻薄，不能持久，自败散也）。燕性悫（土原水深，故性端悫），其人甚好勇义，寡诈谋（地近蕃戎，俗习其射，好勇好斗，而无机变）。击此之道，触而迫之，凌而远之，驰而后之，使上疑而下惑；整我车骑，必避之，使怒，其将可虏（迫之使勇及怒，远之令疑感，性朴不可怒，怒则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晋，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有成康之遗风，故其性和平也）。其人疾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理而不用（军募不息，则民轻其将。胜败无劳，则上薄其禄。不畏威，不贪利，则士无死志。故初理，而后不堪用也）。击此之道，限阵而压之，众来而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则可败也。皆谓揣其人性之弊，又度其国政之失，因其弊而制之，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且易为之力矣。”《司马法》曰：人方其性，性则异言。四方之人，性有强弱愚智不同也。教成俗，俗则异言。四方兵势，西与北有兵马之便，东与南有舟楫之利；西与北寒惨无金铁，东与南暑湿毁弓弩；中土多五兵杂木，便弓马舟楫，是其异宜也。故燕无函，秦无卢，胡无弓车，言其俗之所长也。孙武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亦言先定彼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犹瞽之无相，其颠陨立可待矣。计而施于用，一不中试，则胜负随至。故陈不守障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计于马陵，而孙膑破之；成安君不保井径，终擒于韩信；慕客超不固大岘，卒败于刘裕；赵奢之登北山，秦兵虽强而莫上；李弼之据渭曲，齐师虽众而弗利（已上见故事门）。得失之鉴，较然如斯，可不务哉！

　　◎土俗

　　夫中国外邦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刚柔迟速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朔陲积阴之野，食肉饮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阳之地，其人疏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将，受命伐国，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击之法，利为伏兵，相其险阻隐匿之地，或丛林荟翳之据，择精兵利器，千人为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坚者从以弱卒，佯为不利，以数百千人委之，必贪其获。俟其兢进，发伏以击之，必克。若与之平原广野，度长击大，争一切之利，则非我所长。又彼之能在弓矢，我当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时战法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此已试之效也。其俗亦好为诱兵羸师以致敌，宜谨视之。故汉高帝。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生为阳，养于阳则气胜；实为高，处于高则远绝卑湿，百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六者，谓之六害，遇之者远去，不可近也。”所谓绝涧者，山水深大之地也；天井者，天形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罗者，山涧迫狭，可罗绝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隐蔽，葭苇深广之地也；天陷者，遁路泥淖，人马不通之地也；天者，土多沟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生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者，谓此类也。夫出师有主客，用兵有步骑，所有既殊，则地亦下能兼利。故晁错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渐，侵也），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车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战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乱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战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壑分川，可以纵弓矢；深苇奥草，可以施风火；左右俱高山，则长翼而进；后高前下，则锐冲而进；历渐泽，则整队而亟过；居平陆，则前死而后生；丘陆，则必处于阳而右背之；堤防，则必据其阴，左向之。”若此，皆须大将察理，而谕于心先。

　　●前集卷十

　　◎攻城法（但贼躲避于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图）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此谓用谋以降敌，必不得已，始修车橹，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踊土距，又三月而后已。恐伤人之甚也，故曰攻城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知此之道，则能胜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缓而克之者。若彼我势均，外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以制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谓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坚兵众，欲留我师，外援且至，则表里受敌，援之未足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将有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伤，城终不拔者，乃攻之灾。此所谓不审彼之强弱者也。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少则不可久围，环而斗之，离而合之，此所谓量我之众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谍者求知城中之粮数，计人为费，粮多而人少，则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则围而勿攻也。此所谓或攻或围者。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主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围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则弓矢不及，奸伪不通，贼出突围，势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则四面挠之，使敌不知所备。此兵谋也。不发撅坟墓，不杀老幼妇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毁神祠佛像，恐怒敌也。破城鼓声未绝，不许散俘虏，□俘虏须限以时。及时，击鼓三通，军人便须归营。若捉获妇女者，三日外不许留置在营，此军礼也。得贼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镇守。得贼城近境者，则固守以积粮储薪刍中备之物，此所以免转输之劳也。今采历代攻城之器，可施设者，图形于左，以备用。

　　（图Ａ

　　右地道，约高七尺五寸，广八尺。凡攻城者，使头车抵城，凿城为地道。每开至尺余，便施横地伏，立排沙柱，架罨梁，防城土下摧。凿之渐深，则随益设之。役夫运木，皆自头车绪棚内外来往冗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来，则积薪于内，纵火焚之，柱折则城摧。

　　（图Ａ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头车冗城，则取其土为堆阜；非冗城者，亦可凿土为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谓之叠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运土人以避矢。

　　（图Ａ

　　右绪棚，接绪头车，架木为棚，故曰绪棚。其高下如头车，棚上及两旁皆设皮笆，以御矢石。若头车进，则益设之，随其远近。若敌人以火焚车及棚，则施设泥浆、麻搭、浑脱水袋以救之。

　　锋刃、鸦嘴、铧锹、方锹、铁、铲子。右地道内撅土用之，并设人常用，更不图形。

　　（图Ａ

　　右头车，攻城器也。身长九尺，阔七尺，前高七尺，后高八尺。以两巨木为地伏，前后梯桄各一，前桄尤要壮大。上植四柱，柱头设涎衣梁，上铺散子木为盖，中留方窍，广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铺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编成，以生牛皮漫），笆上铺穰藁，厚尺馀，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御炮石也。车三面皆设约竿（如今坐槛上栏干）。头牌木每牌长九尺，阔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窍，以皮绳系著车盖，垂在约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御炮。方窍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风笆一，笆中开箭窗，倚以木马，令人于笆内射外。凡攻城凿地道，以车蔽人。先于百步内，以矢石击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进车。用大木二条，各长一丈八尺，谓之揭竿，首插前桄下，稍压后桄，出，以土囊压竿，稍令揭车首昂起。车每进，便设绪棚续车后。遇壕，则运土杂刍藁填之，运者皆自车中及绪棚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绳系车前桄，引向后出，以绞车自后急绞，以助竿力，令车首常去地尺余。两面约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摧扌克梯，桄下又以木橛铁挺斡跳，使进抵城下。

　　头车旧本无轮，又无头牌。今添入两旁十轮及前面屏风牌，并两掩手，庶可适用。

　　（图Ａ

　　右壕桥，长短以壕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可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壕桥相接，中施转轴，用法亦如之。

　　（图Ａ

　　右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大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车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以窥城中，故曰云梯。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

　　蹑头飞梯，如飞梯之制，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

　　（图Ａ

　　右火车，以车轮车中为炉，上施镬，满盛以油，炽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积薪，推至城门楼下，纵火而去。敌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则焰益高，则楼可燔也。

　　（图Ａ

　　右贲せ车，下虚上盖，如斧刃（其车梯盘勿施桄板，中可容人着地推车），载以四车轮，其盖以独绳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坟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厥。

　　尖头木驴，形如贲せ车，惟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坚木厚板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车轮，自内推进，以蔽攻城人，亦木驴之类也。

　　木幔，以版为之，制如屏，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载以四车轮，低昂，以绳挽之。凡攻城，欲蚁附者，则以幔御当面矢石也。

　　（图Ａ

　　右凡望楼，与城中望楼为一（制具守城门），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徒，故以车载。其制，以坚木为车坐，并辕长一丈五尺。下施四轮，轮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颊木），长四十五尺，上径八寸，下径一尺二寸（如乏长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楼，竿下施转轴，两傍施叉手木。系麻绳三棚，上棚二条，各长七十尺；中棚二条，各长五十尺；下棚二条，各长四十尺。带环、铁撅十条，皆下锐。凡立竿，如舟上建樯法，钉撅系绳，六面维之，令固。馀制及候望法，皆约城中望楼也。

　　（图Ａ

　　右铁猫，以铁索系三须。

　　火钩，以双钩刀为刃。

　　火镰，以钩刀为刃。

　　火叉，以铁为两歧。凡攻城将透，积薪草、松明、麻迅（音诜）于地道中，加以膏油，纵火焚城，续之令不灭，则施四物以备用。烧之三日，其城自摧。

　　（图Ａ

　　右短刃枪并，长二尺，杆长六尺。

　　短锥枪并，长一尺二寸，杆长六尺。

　　抓枪，刃长一尺五寸，刃后有四逆须。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刺如鸡距。

　　蒺梨枪，刃并长一尺三寸，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蒺梨。皆头车、绪棚中所用战器。

　　拐枪刃连裤，长二尺五寸，杆长四尺，有拐。攻城将透，敌来迎我，则与前四枪通用捍敌也。

　　（图Ａ

　　右烈钻，刃连长一尺五寸，上锐下方，阔八寸，柄长三尺，有拐。

　　耳刀，刃连长一尺，上锐下狭，柄长三尺。凡冗城，先用刀钻土，后施锹锸。

　　钅霍锥，刃连长二尺，柄长二尺五寸。冗城深者，以锥探透否。

　　蛾眉钅瞿，长九寸，刃阔五寸，柄长三尺。

　　凰头斧，头长八寸，柄长二尺五寸。并地道内撅土用之。

　　（图Ａ

　　古注盘，方四尺，深七寸，中开一窍。

　　木槛，方四尺，深二尺，以储人清臭药。

　　皮透槽，长四尺，阔三尺，以生牛皮为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为之。四角各施铁连环，环贯火绳。凡攻城，为地道，敌人返冗地以迎我，我则煮人清臭药，自翻身窟中，以注盘透槽下灌敌人（翻身，谓城中凿地道迎我，以瓮听审知所自，我则傍穿暗道，层级渐高，直至敌人所凿地道上为冗，冗口施注盘，以透槽注药以灌之）。皮漫，凡我凿地道，敌人作翻身窟注药害我，我则张皮漫，系绳于排沙柱端以盛之，则无害。

　　（图Ａ

　　尘车，约行烟置三二十具，如飞梯板屋之类（或即以飞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车与烟同纵，待烟气盛，即推车逼城，其尘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边，则攻城人可缘上（用石灰最佳）。

　　（图Ａ

　　右巢车，其制以八轮车当中建高竿，竿首施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御矢石。竿之高下，以城为准。使人藏屋中，下窥城中事。远望如鸟巢，故谓之巢车也。

　　（图Ａ

　　右其说不著。

　　●前集卷十一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颖川。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图Ａ

　　水平者，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寸。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其分向远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山岗、沟涧、水之高下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水战（并图）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春秋时，吴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北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

　　汉武伐南越，于昆明开池习水战，制楼船，上建橹楼戈矛，船下置戈戟，以御蛟鼍水怪之害。然楼船战舰形制之盛，不若轻疾之利，为故张兵威，畜器械，以楼船大舰为先趋，便利立功效；则走舸、海鹘为其用，或伏袭而入敌境，则凡舟皆可用也。故吕蒙袭关羽，白衣摇橹，作商贾服，羽不闻，遂立功。

　　○战船

　　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人多少皆以米为准，一人不过重米二石。帆橹轻便为上，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图Ａ

　　游艇者，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子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用之。

　　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舰作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杨素伐陈，自信州下峡，造大舰名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五百人。自馀平乘舴舰等各有差。军下至荆门，陈将吕仲肃于州以舰拒素，素令巴蛮乘五牙四艘逆战，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夺江路。

　　（图Ａ

　　蒙冲者，以生牛革蒙战船背，左右开掣棹空，矢石不能败。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近则施放。此不用大船，务在扌建速，乘人之不备。

　　（图Ａ

　　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檑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

　　（图Ａ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图Ａ

　　斗舰者，船舷上设女墙，可蔽半身；墙下开掣掉空（音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竖牙旗、金鼓（晋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舟连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十人。以木为城，起桡橹间，四间，其上皆得驰马。尽首怪兽，人惧江神）。

　　（图Ａ

　　海鹘者，船形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翼翅，助其舡，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济水附

　　凡军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涨，止则无舍，济则无舟。太公对周武王，以飞桥辘轳越沟堑，飞江天サ济大水，而不显制度，无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无患。或有急难，以赍持。故韩信以木罂渡河，而虏魏王豹；邓训以缝革置筏，而系胡，此又临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图之于后。

　　凡军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须待其定，测水不涨，则渡。盖虑半渡水涨，或虏人壅遏上流，欲绝吾军也。

　　凡殊方异域，水势有洄γ险恶者，及蛟鼍水害之属，兵师济渡，须皆先得乡导问状，预为防虑。

　　凡将渡，先于岸上四面阵列，仍令乘高远望，以候骑探之，防寇之掩袭，然后分队旋济。

　　凡济，必先战队。既升岸，勒为方阵，亦令人乘高远望，如前法。

　　凡筏，谓以竹木及有屋宇处可以毁拆为筏浮渡，并束草刍，亦可用之。

　　凡遇沟涧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ㄌ索，推置水中，使前后积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济，流澌未合，以巨绳横绝水面约澌，须臾流澌自合，可以济矣。

　　凡军行，遇溪陂未得济者，则渡水阔狭，以军中车用铁索相维，横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势。水稍浅，诸军可渡。

　　（图Ａ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围，颠倒为十道，缚如束枪状，量长短为之。无蒲，用苇。可以浮渡。

　　（图Ａ

　　飞ㄌ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扌交浮水，系绳于腰，先浮渡水；次引大ㄌ于两岸，立大柱，急定其ㄌ。使人挟ㄌ浮水而过，器械戴于首。如大军，可为数十道渡。

　　（图Ａ

　　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

　　（图Ａ

　　皮船者，以生牛马皮，以竹木缘之，如箱形，火干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两皮船合缝能乘三人，以竿系木助之，可十余返。

　　（图Ａ

　　木罂者，缚瓮罂以为筏。瓮罂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间容五寸，下以绳勾联，编枪其上，形长而方，前置筏（或作版）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图Ａ

　　械筏者，以枪十条为束，一力胜一人。且以五千条为率，为一筏。枪去刃，鳞次而排，纵横缚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系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系二大ㄌ，属之两岸，以夹筏。ㄌ上以木ㄌ环贯之，施绳联者于筏，筏首系绳，令岸上牵挽之，以ㄌ为约，免漂溺之患。

　　◎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所谓火人者，焚其营栅，及其士卒，骇而攻之，必溃也。所谓火积者，焚其粮食薪刍，军无以存也。所谓火辎者，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道未止者也。所谓火库者，军在营垒，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绝也。所谓火队者，焚其行伍，因乱击之，可覆也。此五者，灭敌之大利也。

　　又曰：“烟火必素具。”谓蒿茅、薪刍、膏油之属，皆素备也。发火必有时，起火必有日。时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军应之于外（谓外以兵攻也）。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谓火尽以来，若敌扰乱，则攻之；不挠，则收兵而退）。火可发于外，无持于内，以时发之（若敌居草莱，则可从外及时发火，不必更待内火发而应之，恐敌自挠草莱，我不能起火）。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以兵随风势攻之）。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之日，乃可发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诸家旧法附于后。

　　兵法曰：引兵深入敌境，遇丛林深草在军前后，三军行远，人马疲倦，不及休止。敌人因疾风之利，燔吾上风，锐兵伏于吾后。若此者，则燔吾前之草木，以绝火势；又燔吾后，以拒敌人。我军按黑地而处，坚整队伍，敌莫能害。

　　（图Ａ

　　火禽，以胡桃割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先捕敌境中野鸡，系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桃败火发。

　　（图Ａ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捕取敌人城中及仓库中雀数十百枚，以杏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图Ａ

　　火兵，以骑枚缚马口，人负束薪、束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大乱，急而乘之；静而不乱，舍而勿攻。

　　（图Ａ

　　火兽，以艾カ火（于间）置瓢中，开四孔。系瓢于野猪、獐鹿项上，针其尾端，向营而纵放之，奔走入草，瓢败火发。

　　（图Ａ

　　古法也。用牛，前膊缚枪，其刃向外，以桦皮、细草注尾上，驱其首向敌，发火，其牛震骇前奔，敌众必乱，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马，其法略同，皆可度宜用之。

　　（图Ａ

　　凡火战，用弊船或木筏载以刍薪，从上风顺流发火，以焚敌人楼船、战舰。

　　○火盗

　　择人状貌、音服与敌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火焚其聚积。火发，众乱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冲人无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则备蓬艾、薪草万束已来，其束轻重使人力可负，以干草为心，湿草外傅，候风势急烈，于上风班布发烟，渐渐逼城，仍具皮笆、傍牌，以御矢石。

　　○烟球

　　球内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上如火球法，涂傅之令厚，用时以锥烙透。

　　○毒药烟球

　　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傅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其法见攻守及器械门。

　　●前集卷十二

　　◎守城（并器具图附）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此虽得御攻之计，然又要先审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败：一曰壮大、寡小、弱众，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众，四曰蓄货积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疏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虽有高城，宜弃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谓此也。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蹑而袭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见利而行，不可羁以常检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敌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约容一军人马，如筑于闲时，须稍宽阔，作四门，二开二闭。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以观候敌人。图形于左。

　　右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则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女墙高可五尺。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炮难及即住。

　　壕桥直对羊马城门，若城门汲水须在城外，则瓮城、羊马城各更对开一门，以通汲路，惟不得对大城门。若依山带河，地势不便，则大城须为偃月形，开三门而已，余不改平陆之制。

　　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城之广狭。其山城，则又择前后左右，取去大城近处，随山形别筑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据高地，外亦开堑。两城之中，或设烽台以为远候，贼至，即以兵专守，免先为贼所据，下窥城中虚实。今秦州、州城皆若是也（一说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阔五丈，上收二丈，尤坚固矣）。

　　（图Ａ

　　右弩台，上狭下阔，如城制，高与城等，面阔一丈六尺，长三步，与城相接。每台相拒亦如之。上通阔道。台上架屋，制如敝棚，三面垂以濡毡，以遮垂钟板，亦备绳梯。内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队将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檑木、炮石、火鞴等皆蓄之。常伺寇至，举旗为表号，令台及城上见之，皆举旗相应。寇来自东，即举青旗；南，举赤旗；西，举白旗；北，举黑旗；已来复还，举黄旗。寇来渐近，则望其主将发弩丛射之，其炮檑用如城上法。

　　（图Ａ

　　右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条编如穷庐状，外涂石灰，有门有窍，中容一人，以为候望。每敌楼、战棚上五间置一所，于两傍施木拒马、篦篱笆，隐人于下，持泥浆麻搭，以备火攻。

　　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约容二十人。若城愈阔，则愈深。上施搭头木，中设双柱，下施地伏，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间二柱，此用四柱，以备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炭泥之，被以濡毡，及椽伏之首并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敌楼之制与战棚同。

　　（图Ａ

　　右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

　　（图Ａ

　　右垂钟版，长六尺，阔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开箭窗，施于战棚，前后有伏兔拐子木。

　　篦篱笆，以荆柳编成，长五尺，阔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牛竿，长六七尺，用于战棚上，则以木马倚之在女墙外，以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条编江竹为之，高八尺，阔六尺，施于白露屋两边，以木马倚定，开箭窗，可以射外。

　　木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长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于女墙内，相去五尺，准墙为高下，柱上施横木钩挂。

　　（图Ａ

　　右闸版，与城门为重门，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外实以土，防火攻；内枝以柱，防倾折。一说不用闸版，则凿门为数十孔，敌逼城门，则出矛戟，以强弩射之，谓之凿扇。暗门，更于兵出入便处潜凿城为门，外存尺余，勿透，以备出兵袭敌。其制：高七尺，阔六尺，内施排沙柱，上施横木搭头，下施门，门阖。常伺敌间出奇兵以袭击之。仍于城上多积巨石，及虞敌人犯门，即下石击而断之。

　　（图Ａ

　　右陷马坑，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枪、竹签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坚。其坑排如巨字，或解枪为之，覆以刍草，或上种草苗，务令敌人不觉。凡敌来路及城门内外，皆设之。

　　机桥，用一梁仍为转轴，两端施横栝，置沟壕上，贼至，即去栝，人马践之则翻。

　　（图Ａ

　　右铁菱角，如铁蒺藜，布水中，刺人马足。

　　鹿角木，择坚木，如鹿角形者，断之，长数尺，埋入地，深尺余，以阂马足。

　　地涩，以逆须钉布版上，版厚三寸，长、阔约三二尺。

　　铁蒺藜，并以置贼来要路，使人马不得骋，古所谓渠答也。

　　ㄐ蹄，斗四木为方形，径七寸，中横施铁逆须，钉其上，示拦马路之具。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为之。

　　凡壕中，遇天旱水浅，则布铁菱角于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绝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图Ａ

　　刃车，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

　　木女头，形制如女墙，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木女头代之。

　　（图Ａ

　　右木檑，以木体重者为之，长四尺，径五寸。

　　泥檑，用紧慢土调泥，入猪鬃、马尾毛鬃三十斤，捣熟，捍成，长二三尺，径五寸。

　　砖檑，如檑形，烧砖为之，长三尺五寸，径六寸。

　　车脚檑，以绳系独轮，以绞车放下，复收。

　　夜叉檑，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四施逆须，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并以击攻城蚁附者。

　　（图Ａ

　　右狼牙拍，合榆木为箕，长五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皆长五寸，重六两，布钉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寸半。前后各施二铁环，贯以麻绳，钩于城上。敌人蚁附登城，则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飞钩，一名铁鸱，脚钩锋长利，四出而曲。贯铁索，以麻绳续之。凡敌人被重甲，头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视，候其聚处，则掷钩于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钩可取三两人。

　　（图Ａ

　　右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卑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飞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抛钩索，挂及梯幔，并力挽，令近前，即以长竿举大索钩及而绞之入城。如绞木驴，待其逼城，且掷大木檑石击之，次下小石勿绝，使木驴内惊惧，人不散出，则使二壮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设辘轳，系铁索，缒至水驴上，二人俱出，引绞车钩索挂搭木驴毕，复拽上，即速绞取入城（皮屋以铁卷为质，生牛革裹之，开出入窍，可容二壮士）。

　　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

　　（图Ａ

　　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古军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

　　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

　　（图Ａ

　　铁撞木，木身铁首，其首六铁锋，锋大三指，长尺余，锋尖为逆须，其窍贯铁索。凡木驴逼城，即自城上以辘轳绞铁撞下而断之，皮革皆坏，乃下燕尾炬烧之。

　　穿环，锻铁或屈柔忍木为大环，以索系之，则用。撞车及城，则举环穿挂车，一并力挽绳，随以弓弩，两傍射之，其车必翻；射仍勿止，车下人多不被甲，当遁走，急缒健卒掷薪刍以焚之。

　　绞车，立两颊木，横施转轴，施十字绞木，垂两绳，下贯蹈版，乘之上下。

　　绳梯，以巨绳系横桄为软梯。凡登高，则用之。

　　（图Ａ

　　右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若贼开地道迎我，则急以霹雳火球（具守城门）、毒药烟球（具火攻门）熏灼之。其桦烛、铁灯笼、木灯笼，皆用地道中点照。

　　（图Ａ

　　右风扇车，二柱二桄，高阔约地道能容。上施转轴，轴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敌人，用扇石炭簸火球烟以害敌人。

　　（图Ａ

　　右布幔，以复布为幕。度矢石来处，以弱竿张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墙之外，以折矢石势。一说：结粗绳为网，如布幔张挂，亦可护女墙楼橹。

　　（图Ａ

　　右皮帘，以水牛皮为之，阔一丈，长八尺，横缀皮耳七个。凡城上有阙遮蔽，则张挂之。

　　（图Ａ

　　右木立牌，高五尺，阔三尺，背施横（笔力反），连转关拐子长三尺。

　　（图Ａ

　　竹立牌，取厚竹条，阔五分，长五尺者，用生牛皮条编成，上锐下方，余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编之，尤坚。皆盾之类也。可以巡城及敌棚上，以防火炮火箭之类，亦以蔽人射外。

　　（图Ａ

　　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麦穗铁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

　　抓枪，长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裤长二尺。

　　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长六寸。

　　钩竿，如枪，两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铁叶，施铁刺，如鸡距。

　　锉手斧，直柄横刀，刃长四寸，厚四寸五分，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长四寸。并用于敌楼、战棚蹈空版下，钩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叉竿，长二丈，两岐，用叉以叉飞梯及登城。

　　（图Ａ

　　右毡帘，制为土色。凡地道两傍，皆横凿洞穴，可容十人，执短兵，藏穴中，外垂帘为蔽，与土色无别。若敌人攻夺地道，则出兵捍之。

　　（图Ａ

　　右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炮法。

　　（图Ａ

　　右单稍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桄（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丈）。上会桄一（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桄一（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一寸，阔五寸，厚三分）。轴一（长七尺，径一尺），龟头木二（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分），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二寸，厚三寸），极竿二（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礼索六（长五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用麻四斤）。凡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图Ａ

　　又单稍炮，用脚柱四（长一丈，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荜筑头至上扇桄五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桄至此五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轴一（长八尺，除仰斜，留五尺，昨眼一，圆三寸，径寸。径一寸一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寸），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九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尺，径三寸），梢一（长一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一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五寸），鹅项一（长五尺），极竿一（长二尺四寸，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八两），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一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扎索九（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图Ａ

　　右双稍炮，用脚柱四（长二丈，径二尺二寸，仰斜三寸。后栗头至上扇桄二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止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凿孔二，圆四寸，径一寸），鹿耳四，夹轴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七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二（长二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三分），鹅项一（长五尺五寸），极竿一（长二丈四尺，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半），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二丈五尺，每条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小，如鞋底样），絷索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

　　（图Ａ

　　右五梢炮，用脚柱四（长一丈二寸，径一尺一寸，仰斜二寸。从粟头至上扇桄，二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桄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自方一尺，用轴尺方，阔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三（长一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厚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二（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二（长一尺，阔八寸），系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八十（长五丈，每条麻五斤）。

　　凡一炮，百五十七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炮守具设于大城门左右，击攻城人头车。

　　（图Ａ

　　右七梢炮，用脚柱四（长二丈一尺，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栗头至上扇桄，三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凡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桄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转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二寸，厚三寸），梢四（长二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小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三（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七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各长二丈八尺，六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一尺二寸，阔一尺），絷索五十（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一百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图Ａ

　　右旋风炮，用冲天柱一（长一丈七尺，径九寸，下埋五尺八，置夹柱木二），夹木二（长八尺五寸，阔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上下腰盘木二（长四尺五寸，阔一尺，厚五寸），轴一（长四尺五寸，径八寸，两头用铁叶裹扌旬），铁仰月二（每个重十两），梢一（长一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四寸八分），鸱头一（长一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铁蝎尾一（长一丈二寸，重一斤半），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一（长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如鞋底麻皮里八重），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札索六（长四丈，每条用麻一斤半），凡一炮，五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须埋定，即可发石。守则施于城上战棚左右。

　　手炮，敌近则用之，炮竿一（长八尺），蝎尾一（长四寸），铁环一，皮窝一（方二寸半，系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图Ａ

　　右虎蹲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上会桄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轴一（长七尺，径一尺），罨头木三（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寸），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极竿一（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絷索六（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

　　凡一炮，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图Ａ

　　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又阵中可以打其队兵，中其行伍，则不整矣。若燔刍粮积聚及城门、敌棚、头车之类，则上施大球、火鹞、大枪以放之（雄军梢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大球等，重及十二斤）。

　　○随炮动用

　　长木十二条（长一丈，径三寸），木杠四条，签头木一十二条，大斧三具，界索滑椽四十条，拐头柱一十八条，皮帘八片，皮索一十条，散子本二百五十条，救火大桶二，铁钩十八个，大木槛二百，界扎索一十条，水洒二个，拒马二，麻搭四具，小水桶二只，唧筒四个，土布袋一十五条，界椽常一十条，锹三具，毡一领，三具，火索一十条。

　　右随炮预备，用以盖覆及防火箭。

　　○火药法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

　　右以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同捣，罗砒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末，竹茹、麻茹即微炒为碎末，黄蜡、松脂、清油、桐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复有放毒药、烟球法，具火攻门。

　　○粪炮罐法

　　右先以人清砖槽内盛炼，择静晒干，打碎，用筛罗细，盛在瓮内。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鸟头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黄半斤，班猫四两，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镬内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围九寸，高四寸，形圆，口径八分。先用麻皮泥浆，次使麦面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涂傅，煨暖后盛金火汁，以麦面土泥塞口，用湿毡五指裹（至肘者）入炮内放。其盛器，则有生铁筛盆（用铸成者以盛金汁，仍有两耳手把）；挹注，则有生铁杓、熟铁杓（并把注金汁）。若敌来攻城，有团队者，以金炮打之，人马中则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结。凡炮，拽三声放，此可一声放之。

　　（图Ａ

　　右燕尾炬，束苇草，下分两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发火，自城上缒下，骑其木驴板屋烧之。

　　飞炬，如燕尾炬。城上设桔槔，以铁索缒之下，烧攻城蚁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长一丈，径寸半，为竿，下施铁索，梢系丝绳六尺。别削劲竹，为鞭箭，长六尺，有镞。度正中，施一竹臬（亦谓鞭子）。放时，以绳钩臬，系箭于竿，一人摇竿为势，一人持箭末激而发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药箭，则如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

　　（图Ａ

　　右铁火床，制用熟铁，长五六尺，阔四尺。下施四木轮，以铁叶裹之。首贯二铁索，上缚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缒下，烧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游火箱，以熟铁如篮形，盛薪火，加艾蜡，以铁索缒下，烧灼穴中攻城人。

　　行炉，熔铁汁，舁行于城上，以泼敌人。

　　（图Ａ

　　右引火球，以纸为球，内实砖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黄蜡、沥青、炭末为泥，周涂其物，贯以麻绳。凡将放火球，只先放此球，以准远近。

　　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傅之，又施铁蒺藜八枚，各有逆须。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两半，蜡二两半，熔汁和之。外傅用纸十二两半，麻一十两，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以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熔汁和合，周涂之）。

　　铁嘴火鹞，木身铁嘴，束杆草为尾，入火药于尾内。

　　竹火鹞，编竹为疏眼笼，腹大口狭，形微修长。外糊纸数重，刷令黄色。入火药一斤，在内加小卵石，使其势重。束杆草三五斤为尾。二物与球同，若贼来攻城，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

　　（图Ａ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秕熟草，以引其火）。

　　右霹雳火球，用干竹两三节，径一寸半，无罅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火药外傅药，注具火球说）。若贼穿地道攻城，我则穴地迎之，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薰灼敌人（放球者合甘草）。

　　一说用干艾一石烧烟，亦可代球。

　　（图Ａ

　　右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雳球说）。

　　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毡，瓮，柳罐，柳水洒，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濡毡以救焚，瓮、柳罐以贮水，唧筒以使水。木灯笼，铁灯笼，灯搭子，蜡烛，桦烛，油，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贼攻城。锹，，铁铲，大斧，牛皮，石灰袋，右常置城上。锹、、铲、斧、牛皮以应缓急，石灰袋飘扬以害蚁附攻城人。以上并常用，更不图形。

　　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刍糇粮畜牧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主将阅视守御器械，各令牢具。又预穿井无数，惟井无近城。又备粮Я、布帛、刍草、芦苇、茅荻、石灰、沙土、铁炭、松桦、蒿艾、膏油、麻皮毡、荆棘、篦篱、釜镬、盆、瓮桶、罂、木、石、砖、竹、锹、、铲、斧、锥、凿梯索之类。凡委（于为切）积（子智切）及楼棚、门扇、门栈，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棚楼下随处积檑木檑石枪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车炮架（弩车炮架，形制具次城门）。棚楼、女墙上加篦篱、竹笆，城中立望楼。籍民中壮男为一军，以充防人；壮女为一军，以隶杂役；老弱为一军，以供饮饲、放牧、樵采。三军无得相过。主将延问军中奇谋、勇力、机捷、斥弛、精伎、辨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防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旗于上，举以示城下。仍预捡校备用之物，各为部分，使吏主当谨伺，见降旗则应逆。城上城下百步，给杂役三五十人，掌负挈所须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领。衢巷通夜张灯烛，察奸人出入，与军士之私相过从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时抽易。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将。别令虞候领战队，作雌雄契，特以巡城，所至，与守队勘同，乃过（符形制符契门）。若贼势外振，士心内贰，则或转左队以为右，易前军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间使人持伪契巡行，以验试将士。每将各设四表，贼来近，则举一表；贼至城，则举二表；贼登城，则举三表；贼攀女墙，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虞候战队视举表处急缓，如贼已向城、乘城，将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并度视远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鹞、鞭箭。贼在城下，则抛飞钩；贼若填壕，则为火药、鞭箭以射，焚其刍藁桥械；贼傅城欲上，则随其处下檑木檑石以击之，随飞炬以烧其攻器，下火床及以竹炉熔铁洒灼敌人，石灰糠麸昧害其目，楼棚踏空版内杂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棒击之（连枷之制具兵器门），锉手斧断之；贼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环木钚，放猛火油；贼云梯倚城，则引文竿推撞车；贼木驴空（音孔）城，则用绞车、铁撞、燕尾炬坏之；贼飞炮石，则张布幔绳过其；贼为地道来攻，则为地听，候其来方，穿井邀之，霹雳火球杂兵等害之；贼附高穴城，则缒游火箱灼之；贼筑土堙傍城欲上，则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土，贼堙自坏（凡火地道所用器械，与攻城窒子所用器同，其名件制度具在攻城器械图）。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对盛兵抵御；贼以火攻城，则以城上应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子、柳罐、铁猫手、唧筒，寻常之所预备者（形制具攻城器械图中）；若攻具猛至，则为水袋、水带以投沃之，应相楼器械虽已涂覆，亦频举麻搭润护；若贼为火车烧城门，则下湿沙灭之，切勿以水，水加则油焰愈炽；贼若纵烟向城，则列瓮罂，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贼夜围城，则每五十步以一犬系城下，置食其前，城上闻犬吠，则缒火下照，举表加备，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系一灯笼，又束芦苇为椁阝，插以松明、桦皮，可用照城上城下（城下以索缒之）。贼或攻推女墙者，则以木女代之；或攻坏城门，则以刁车塞之。

　　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则壅塞诸门，察视城穴之处，悉加傅筑；城内促围，望外水高下，别筑阔桥墙，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队备城如故。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流之。若水已入城，则于新筑墙外，作船二十只，选勇士，每船三十人，质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锹，遣暝夜从门衔枚并出，决贼堤偃，破贼营寨。所选之士须预习水战。度力不足，则加船以进；或贼已觉，则城上鼓噪为助。

　　凡贼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门。我当伪为不知，开门以待，于道路设陷马坑、机桥，于重墙曲巷内出奇伏兵掩击，逼陷之，或约其过一二百人，即下重门插板，使其前败后绝。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怠，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下不远袭，或我兵已出、贼未出，贼突门而入，则自城上向里连下巨石击压，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杜奸人也。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贼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举高物，如竿表之类，及吹击乐器，恐贼内应。

　　凡城中有使至门者，径遵诣主将，俾校民吏不得辄见。如得城中飞书，不得辄读，持逆本营，对众封送主将。

　　凡有晓星气术数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者。

　　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专异指挥，余依行军约束修件。

　　●前集卷十三

　　◎器图

　　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兵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强，势则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当一，然则五兵者，三军所以恃而为勇也，可不谨乎？历代异宜，形制有异，今但取当世兵机，绘出其形，纪新制云。

　　（图Ａ

　　右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麻背之别，其强弱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扑头、鸣。点钢，精铁也；木扑头，施于教阅；鸣，戏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图Ａ

　　右以皮革为之，随弓弩及箭大小长短用之。

　　（图Ａ

　　右双弓床弩，前后各施一弓，以绳轴绞张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蝉，有手射合蝉者，谓如两蝉之状。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槌发其牙，箭用大小凿头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数人就床张讫，一人手发之，射并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三弩并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药用之，轻重以弩力为准。

　　（图Ａ

　　古人自踏张者，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雌黄桦，稍小则有跳镫弩、木弩。跳镫弩赤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虽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羽、风物、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羽。咸平初，军校石归宋上之。箭中人，虽去，镞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风羽者，谓当安羽处，剔空两边，以客风气，则射时不掉，此不常用，备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镞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图Ａ

　　右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Ａ

　　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图Ａ

　　以四人张，发小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Ａ

　　以二十人张，发踏撅箭，射及二百五十步。

　　（图Ａ

　　以七十人张，发一枪三剑箭，射及三百步。

　　（图Ａ

　　以三十人张，发踏撅箭，射及二百步。

　　（图Ａ

　　右蒺藜、蒜头骨朵二色，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意，本为胍肫。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胍而大，后人语讹，以胍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随宜呼之）。

　　短柄铁链皆骨朵类，特形制小异尔。

　　铁鞭、铁简，两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人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简，言方棱似简形，皆鞭类也。

　　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图Ａ

　　右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轮、曰杵、曰杆。有以铁裹其上者，人谓诃藜棒。近边臣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曰铁扌瓜。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者，大抵皆棒之一种。

　　（图Ａ

　　右捣马突枪，其状如枪，而刃首微阔。

　　剑饰有银、石、铜素之品，近边臣乞制厚脊短身剑，军颇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长柯，近有开山、静燕、日华、无敌、长柯之名，大抵其形一耳。

　　（图Ａ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钅屈刀，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施。其小别有笔刀。此皆军中常用。其间健斗者，兢为异制以自表，故刀则有太平、定我、朝天、开山、开阵、割阵、偏刀、车刀、七首之名，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不悉出。

　　（图Ａ

　　右枪九色，其制：木杆，上刃下，骑兵则枪首之侧施例双钩、倒单钩，或杆上施环；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鸟项之白。其小别，有锥枪、梭枪、槌枪。锥枪者，其刃为四棱，颇壮锐，不可折，形如麦穗，边人谓为麦穗枪。梭枪，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标以掷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掷，故云梭枪，亦曰飞梭枪。槌枪者，木为圆首，教阅用之。近边臣献太宁笔枪，首刃下数寸施小铁盘，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类笔，故云。近有静戎笔，亦其小异也。今不悉出。

　　拒马枪，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突骑，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图Ａ

　　右并以木为质，以革束而坚之。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击之，以捍飞矢。

　　（图Ａ

　　右旗之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篦。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图Ａ

　　右望楼，高八丈，以坚木为竿（大不及八丈，则三两楼亦可），上施版屋，方阔五尺，上下开窍，过人。竿两旁钉寻八十个，用索三棚，上棚四条，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条，各一百尺；下棚四条，各八十尺。尖铁橛十二个，各长三尺，橛端穿铁环。凡起楼，用鹿颊木二，各长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铁叉、层竿数条（更用木马及巴木坚之），如船上建樯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随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执白旗，以候望敌人，无寇常卷旗，寇来则开之，旗杆平则寇近，垂则至矣，寇退徐举之，寇去复卷之，此军中备预之道也。

　　右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首则兜鍪顿项。贵者铁，则有锁甲；次则锦绣缘缯里；马装，则并以皮，或如列铁，或如笏头，上者以银饰，次则朱漆二种而已。

　　●前集卷十四

　　右军中赏罚之法，于旧史往往杂见而备存者。独今令有兵卫，律有擅兴，自汉以来，沿革掇定，随世为异。

　　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兼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景德初，真宗垂意边务，始增著赏格罚条。庆历之后，陕西用师，上复诏近臣参定，比旧文益为详密，颁于边鄙，可为永式，与律令并行。今列于左。

　　◎赏格

　　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叁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

　　叁获：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以上并谓大势得胜者，若虽有获，而奔败，不用此例）。

　　转官：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弟二等，三资为弟三等，二资为弟四等，一资为弟五等。右转及诸司使副者，即依平转例，以五额为一资。

　　赏等：上阵上获弟一等转官，上阵中获弟二等，上阵下获弟三等；

　　中阵上获弟二等，中阵中获弟三等，中阵下获弟四等；

　　下阵上获弟三等，下阵中获弟四等，下阵下获弟五等。

　　右以上都监巡检及随军使臣用此例。其赐物，临时准阵获上下约数支给，钤辖已上定阵获上下奏取。

　　转阶级：三转为弟一等，两转为二等，一转为弟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义军、弓箭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用此例。凡军头、十将以下随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牒奏，乞降宣。其军都指挥使以上奏取朝旨。

　　五转为第二等，三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及义军、弓箭手，自长行军士以上，用此例。

　　赐物：绢十疋，钱十贯，为弟一等；绢七疋，钱八贯，为弟二等；绢五疋，钱五贯，为弟三等；绢三疋，钱三贯，为弟四等；绢一疋，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厢禁军用此例。军都挥使以上，委诸主将宾功大小，约此等，优加酬赏，给讫奏闻。

　　绢十疋，为弟一等；绢八疋，为弟二等；钱十贯，为弟三等；钱五贯，为弟四等；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蕃落、义军、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赐物，或有旧支锦袄子腰带者，自依旧例支，仍将价直纳准赐物等弟配折。弟四等以下，更不支锦袄子腰带。

　　一、临阵对贼，矢石未交，先锋驰入，陷阵突众，贼徒因而破败者，为奇功。或寇贼坚锐，城池险固，山林阻隘，道路遥远，及救兵不继，如此之类，既制胜克敌，难易相远，并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将临时录奏旌赏。

　　一、杀贼，斩一级者，与弟四等赐。其临阵斫营，率先用命，及突众深入，各有杀获者，与弟二等转。转者，谓转阶级，下条转准此。

　　一、临阵或斫营，生擒贼，每一人，与弟二等转。

　　一、生擒贼人员者，与弟一等转。

　　一、斫贼营寨，能使寨动贼乱，因而入败者，若使臣部领，与弟三等转官；若只军员部领，与弟一等转，仍并给弟二等赐；随从军士，各与弟三等赐。若使臣部领有军员随从，其军员与弟二等转，赐物准上。

　　一、临阵能用命杀退贼者，除主将准阵获行赏外，其余军士，非擒生斩级者，每人给弟五等赐；若与贼对阵，未决胜负，因策应而得胜者，其策应将士各加一等赏赐。

　　一、能邀获贼探马游骑者，与弟二等转。

　　一、深入杀贼致中伤者，给弟四等赐；虽中伤，仍有获，除转迁外，给弟三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斩级，有中伤者，除转迁外，别给弟四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临阵斫散头首、旗鼓者，与弟三等转，仍给与弟五等赐。如能夺致旗鼓者，与弟二等转，仍给本等赐。夺致者，须主将临阵亲见，及众人保委，方得行赏。

　　一、将校临阵被伤，有能救免者，与给弟一等赐。

　　一、数人共擒斩贼一人，或数十人共擒斩贼数人者，除亲擒斩到依上条赏赐外，余随从人各降一等。

　　一、将士每有战伤，官司并给与公凭。若重伤两次、轻伤三次，与弟三等转。

　　一、觇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

　　一、捕获贼奸细者，赐物。

　　一、告人与贼通情得实者，赐物，仍别给所犯之家妻子杂畜资财。以上三条，并随功大小，酬给赐物，先定数。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若诱降酋长、城戍及贼庭用事将相者，并为奇功，录奏特议旌赏。

　　一、攻战所获军帐人畜资财杂物等，并赐所获之人；内马及甲仗，纳官给偿。

　　一、大捷多获，除赏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赏战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给其直。

　　一、擒斩到贼近上头首，并理入奇功，委主将录奏。

　　一、将士得功或高于所立赏格者，并比奇功录奏。

　　一、破蛮獠立功者，减西北边战功二等赏之。

　　○战伤例

　　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疋；轻者，五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长行以上，重三疋，轻二疋。

　　厢军、义军、弓箭三副指挥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三疋，轻二疋。长行以上，重二疋，轻一疋。

　　右为裹疮之赐，其酒药钱物，并临时约旧例随轻重支给，以公用物充。

　　○战士例

　　阵亡军士，各随军分指挥给与赙赠，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阵亡军士之家子孙及亲弟侄，取最长一名，年二十已上，充填本军。内有人材过本军等样，或不及元军，分等样配军，并倍支入军例物。内十五以上，身无残疾，愿充军者，且支半分，请受候年及二十，据等配军。其无人充军者，家属随便，仍给钱十贯。

　　阵亡军员子孙，指挥使、副指挥使，录用三人；副都头、副兵马使已上，二人，并充殿侍。或已在军者，与十将；如十将以上者，量与转迁。若无子孙可录，指挥使，家给钱一百贯；副指挥使，八十贯；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七十贯。其都虞候以上录用子孙，列奏取旨。

　　○行赏约束

　　一、立功将士应合酬叙者，皆令主将于贼退后、诸军未散时，对众叙定，直言斩获中伤次弟，务从简速。

　　一、将士得功，主将即时对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随身牙队亲识移换有功人姓名，致抑压先锋、远探及临阵效命之人。如士卒显有功状，为人移易抑压者，许经随处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将士，使臣皆具官任、军分、姓名、本属主帅、官军贼众多少、彼此杀获输失之数、及夺得军资器械、并战时月日、战处去州县远近，仍具部着等姓名开奏，亦须文字简速，不得淹迟。

　　一、定将士战伤，内临阵者，如背后伤中，不在赏例；若深入杀贼，斫营陷阵，虽伤中在背后，不为退怯，亦与赏赐。

　　一、应随军赏赐钱帛袍带等纳数，将行备军前合要即时支给外，若将士得功应赐者，并主将先给印纸，开出色件付身。其印纸不得临阵对垒给散，别致喧挠，军回日所在州军疾速申请。若有违约束者，斩。

　　一、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

　　一、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谓射力不及之地。

　　一、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己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余箭者，斩。

　　一、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

　　一、将校士卒临阵诈称病者，斩。在边镇，诈有所规免者，绞。或副部署以上，诈病者，奏裁。

　　一、临阵或在贼境，非应得传言，而辄高声者，斩。非临阵、在贼境者，杖一百。

　　一、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

　　一、觇候谬说事宜，吏相托及漏泄者，斩。

　　一、将座有私仇，至临阵以相报复者，斩。

　　一、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即军员将弱马换军士壮马者，亦斩。钤辖已下，除名决配；副部署已上，约取奏裁。

　　一、合战，争他人所获首级者，斩。若众力杀获，不辨主名，辄取首级者，亦斩。

　　一、逐贼将帅，指定远近逐所而辄过者，斩。或不及指定处所者，亦斩。

　　一、不战而降贼者，或背国归贼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仍没其家。没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孙兄弟娣妹资财田宅，并没官。余修没官准此。

　　一、战阵失主将，亲兵者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拟违制之罪。

　　◎罚条

　　一、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

　　一、克日会战，或计会军事，后期者，斩。计会军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若号令未便，须合改易者，先申大将；如事当机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实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伪号者，亦斩。

　　一、排阵已定，都监使臣军员以下辄抽一人一骑者，斩。

　　一、会战或临贼下寨，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鼓不鸣，主者及所犯者皆斩。教阵而违者，杖一百断。

　　一、下营误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贼庭者，斩。

　　一、背军走者，斩。非出军临阵日，依厢禁军敕修。

　　一、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若贼已叩境，即时须兵马策应，关报主将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弟，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一、临阵先退者，斩。

　　一、逐队部被攻危急，前后及左右队部当救不救，因致陷者，全队部皆斩。亦斩，但随从坐起。

　　一、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

　　一、阵定后，辄进退乱行者，前后左右所行之处，听便斩。

　　一、设奇伏掩袭，务应机速，如前将先合，后将即赴。进退应接乖者，斩。

　　一、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

　　一、令远探卓望，不觉贼来者，斩。

　　一、差探贼军，反入贼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实言者，斩。

　　一、有警急，不举烽；及见前烽已举，后烽不应者，斩。或无警而误举烽，致警扰城寨；及举烽多少不如法，致误事者，亦斩。承承误而应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斩。或围贼城不固，亦斩。

　　一、更铺失候，夜巡失号，止宿他火者，斩。

　　一、行军不赴队伍，犯兰后马者，斩。

　　一、器仗不预修整，致临阵不堪施用；或给受之际，不即言上，致临阵败事者，斩。

　　一、部署钤辖以下，商议兵政，务在和允，即时裁遣，违者以违制论；所执显涉颇曲者，除名。

　　一、部署钤辖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并具承受日时，疾速奏报，迟者以违制论。

　　一、出军在道，及缘边城寨，支请受典级，敢减克粮食草料衣资赏赐者，不以多少，皆斩。

　　一、吏卒与贼私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没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斩主吏。谓指挥使已下。

　　一、不服差遣者，斩。

　　一、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非出军临阵，自从常法。

　　一、巧诈以避征役者，斩。

　　一、避役自伤残者，斩。

　　一、将吏受赃枉法，及论功定罪，故不以实者，斩。失者，委主帅量罪断遣。妄张贼数，至误奏阵获者，亦斩。

　　一、隐欺破贼收获及死亡兵士资财者，斩。

　　一、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扇摇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

　　一、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

　　一、去失衣甲器械者，斩。主将见而不收，从违制之罪。及故毁弃军装、或盗卖器械、军装而诈称去失者，亦斩。

　　一、大军在路遗落器械、衣物，皆须移在道傍，令收后人收候下营处，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认、及隐匿者，斩。收后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军中奔车走马者，斩。自指挥使以下，并须步入营寨，违者，杖一百。营寨，谓主帅所在。

　　一、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

　　一、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一、无故惊军，叫呼奔走，妄言贼至，及夜呼惊众者，并斩。即贼乘暗攻营，将士辄呼动者，亦斩。

　　一、军中有卒警急及失火，在军人辄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斩之。若在城守围中，亦斩。

　　一、放火者，斩，仍没其家。或遗火烧屋宇、军募及财物、积聚，通计钱二贯足已上者，斩。

　　一、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余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

　　一、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践贼地禾稼、伐树木、或焚荡庐舍者，不坐。

　　一、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

　　一、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

　　一、贼使人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斩。若擒获敌人、及来降者，并领见主帅，不得询问敌中事宜。若违因而漏泄者，斩。

　　一、行营吏卒私议军中事宜者，斩。

　　一、行营吏卒受他人财贿，情涉交通者，斩。亲戚供馈者，不坐。

　　一、得贼射书，吏卒即时封送大将，辄开读者，斩。如士卒有亲故赠遗书信者，领赴主将验认给付，违者，杖一百。

　　一、贼军弃敌来降，而辄杀者，斩。

　　一、破贼，先虏掠者，或入贼境擅虏掠者，斩。

　　一、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

　　一、战罢抽军酒，徐缓而行，辄走者，斩。

　　一、违主将一时之令者，斩。谓随事号令。

　　一、军下营，乱行失伍；及樵牧汲饮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见奇禽异兽怪物入营垒及捕获者，当时报主将。不告而辄传道者，杖一百。

　　夫三军之众，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此赏罚之所以设也。明将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晓众，信赏必罚以劝功，及对阵交和，咸见钺爵禄之具在，则士卒虽欲勿战，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战国时，秦人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锐士，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凡民欲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其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隶伍家，以此为赏，民无不勉也。若军大战而大将死，吏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敌，皆当斩。大将左右吏卒亡军者，皆斩。士卒有军功者，夺；无军功者，戍三岁。五人为伍，五十人为行，战而亡其伍，同五人夺功；无功者，亦戍三岁。以此为罚，民无不惧也。所以四世有胜，衡击六国，六国莫敢抗之，非幸也，有术数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诛大以为威，赏小以为明，刑上极而不避贵重，赏下通而不遣厮贱，诛戮一卒而万众畏劝者，用此道也。

　　●前集卷十五

　　◎行军约束

　　凡行军及在营，应军中条约，主将并须先出榜晓告，令将士知审。

　　凡军行，大将平明与诸将论一日之事，暮与诸将议一夜之事。

　　凡欲攻围，只主将知委，应行将士不得预知，并候临时唱发。

　　凡前有斗敌，主将先须下令，合到远近处所及收军记号准节。

　　凡军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绝行人，不得令辄犯队伍（犯者并执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狭隘处，更不定地理，但犯队伍者即坐）。

　　凡将佐在行营应交代者，旧将不得出迎，先令严兵守备，待新将到营，发符敕合同，即听交代。

　　凡贼已临境，事机急切，而主将不在军，又驰报不及者，即副使商议与发兵马，仍飞报主将。

　　凡将佐及将士，内有宿相仇嫌者，不得相监统及同营队（士卒具事申主将文将奏闻）。

　　凡未发军三日以前，所须排比毕定。临行一日，须内外寂静如常日。

　　凡主将，给亲兵外，不得更于诸军诸队抽拣勇士为随身防卫。

　　凡行军，不得践踏田苗。

　　凡与敌战胜逐贼，须留军于后守辎重，诸军亦不得辄动。其奇兵追赴不得过百步，审知贼势败散，乃许远逐之。

　　凡行营吏卒，非于亲戚，不得辄受他人馈遗财物。

　　凡营幕作食事已讫，未昏以前，须灭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写，须火烛者，申主将判押，乃听。

　　凡营垒已定，兵士须出采樵及市易者，人持一牙牌，书其姓名，门司验认，始听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独自行。

　　凡营门，常须严整，呵察出入。虽敕使至，皆须先报主将候，严整军备，然后见。

　　凡破城阵所得军器粮储，即收入官，余物并给获功之人。

　　凡敌中有人来降，即直引见主将，余人不得辄问贼中事宜。

　　凡步军，既入贼境，除器械外，不得负重过十斤。如不在贼境，任轻重自负。

　　凡马军，器甲及的须物外，不得负斤两之重。

　　凡随军发粮运，须主将密定行期，关报官司，不得漏泄。

　　凡一军正给旗鼓外，更多具其数，以备疑兵之用。

　　凡士卒给弓弩，须分软硬为三等，量人力强弱均配。衣甲亦定长短为三等，量人材大小给之。

　　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敕，方得奏报。

　　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

　　凡士卒临事务熟主将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领其所管部队，不得频有移易。

　　凡军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齐，二十五里食干粮，五十里宿食（或步骑众多，或山川险阻，并令主将约此裁令）。

　　凡军中，不得多系俘虏，虚占防守之人。

　　凡贼境有直路狭隘险阻泥陷处，不得引军过之，以防掩袭。

　　凡军行所至处，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并差人监当，不得令浊乱，及非理践踪。

　　凡破贼得殊方异物，堪以奉人主者，随物给价与所获人，物即归官。

　　凡士卒临阵，随身私物将挈不行者，各书姓名、色件付本队辎重主者。

　　凡军欲临阵，士卒不能执作劳役，听补缉衣履，务令安逸。

　　凡兵士军装衣资，并将校检察，勿得浪费。

　　凡士卒乘马，皆本军将校递为检辖，令谨切爱护，以时饮饲。

　　凡马军，未见贼，骑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辄驰走，以损马力。

　　凡马，须择拣迟速相等者，给配同队。有强、恶者，别拣为群，以备冲突。若性恶不可制者，不得给配战士。

　　凡战士给配得马，有钝弱不堪入战者，许自白主将，听与换给。

　　凡探候得贼事宜，并与邻道主将密相关报。

　　凡军行，主将先令士卒曰：军行所到之处，兵士不得妄割稼穑，伐林木，杀六畜，掠财物，奸犯人妇女。

　　凡将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恤疾苦。

　　凡军中，不得采风言，及受匿名论人是非者，恐贼人谋害良善。

　　凡军中，不得讽诵歌诗曲调感切人者，及乐中不得为悲凉之声。

　　凡士卒有过，本因错失，非有害军士者，主将量情愿减拟，以怀人心。

　　凡军，强暴凌人不受羁制者，并当除去。

　　凡军中，除依时教阅外，主将不得劳扰军士，务令休志。

　　凡军行，住营三日外，并须教习武艺，缮备器械。

　　凡军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远。

　　凡辎重，常令在中军，不得在前后，恐贼偏攻。

　　凡军营，无利不住，经时久则弛慢，贼因得计，但时有移易，则人不懈怠，贼亦不测。

　　凡阵破，不许捉生，恐因争竞以致军乱。

　　凡吏士杀敌，得资财蓄产，并悉数以白大将，无得辄隐。

　　凡合战时，不许收贼器械军号错杂。

　　凡军中掠获，除按条赏士外，大将不得辄取。

　　凡得被掠将佐及敌中偏裨，并验问申奏。

　　凡军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战列，恐牵溃行阵。及不使工巧人战斗，妨葺理军器。

　　凡书生杂吏，不许临阵观瞻。

　　凡得敌中降人，自陈军中利害者，不可即听，须受而审覆之。

　　凡得生口，无问逆顺，皆不得辄杀，以招来者，渐以诱开敌情；亦不可纵逸，防为间谍。

　　凡贼势未穷蹙，辄求和者，当佯许，勿拒之，益戒军中为备。

　　凡行营，每队定官一员，专察高声。或诸军前后相远，须传声唤人，则委差定当传者，他人不得辄传。合传不传，不合传而传者，皆论如军律。

　　凡军中请器械并战袍，并定斤两、标记、色号、枪剑、弓弩等，并各记之，军司明立文簿，军还送纳，皆按簿交受。

　　凡军士请纳器甲，须本营将校部勒同毕，不得前后自便。

　　凡军中人得所遗物产，并当日于所属送纳。

　　凡军中除炊炮及应得存火外，馀并不许辄留。

　　凡军士，不得辄议敌中事宜。

　　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外（如拔距、投石之类也），馀博戏并皆禁断。

　　凡军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闻，乃牒转运使，遍下管内。

　　◎符契

　　符契之设尚矣，周武王问：“欲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利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奈何？”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有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军败亡将之符，长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泄，闻、告者皆诛之。敌虽圣智，莫之能识。”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宋康定初制符契，颁于沿边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

　　符长五寸，阔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面铸虎豹为饰。中分为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头四枚，左一段右旁开四窍，为勘合之处。先勘合讫，却将篆文面相向合定，于侧向刻十干字为号。其弟一符，勘甲己字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为合。第三符，勘丙辛字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为合。第五符，勘戊癸字为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段留京师，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将收掌。

　　凡发兵马，全指挥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双虎只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枢密院，以右符第一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与宣命相副，付于使臣。宣内具言：下第一符发兵马若干。主将遇宣与符，即将左符看验得合，乃为兴发。发讫，即以本司印封题右符，还付使臣，归京，仍飞驿别奏。

　　凡主将所掌符契，专择一官为腹心典领。

　　凡给受符契次第、月日、所发兵马之数，皆书于籍，勿得谬误，以备照覆。若再有抽发，枢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复始。其降宣、遣使、封题、勘合，并如下第一之制。其铜符右段，委枢密长官于本院严固封锁，以承旨主事各一员典掌，亦置籍抄记如法，本院官通押递相照验。

　　本契长七寸，阔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并题云：某处契。中剖为上下二段，上段内为鱼形，并题一二三次第，下段内刻空鱼，为勘合之处。左侧题云：左鱼合；右侧题云：右鱼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将收掌，下一段付诸军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将差发兵马百人以上，先发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职员赍付。文牒内具言：发第一契兵马若干。其州县城寨主得牒与契，即将下契与上契勘验，得合，乃交付兵马。付讫，其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题，发付使人赍归。其第二、第三契差发勘合，并如下第一契条约。如再有抽发，即依次用之，周而复始。其收掌给受委官置籍，一准符制。

　　◎传信牌

　　宋大将石普上言：北面抗敌行阵间，有所号令则遣人驰告，恐失计划，复虞奸诈，请令将帅各持破钱造牌，遇传令，合而为信。

　　真宗以古有兵符，废之已久，因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柄，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黑，上施纸扎。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书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焉。

　　◎字验

　　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兵、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

　　◎间谍

　　兵法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者也。夫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内间者，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无过而被刑者，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遣、厚贶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间者，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贶诱之，反为我用之；或佯为不觉，示其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死间者，外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生间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庄、闲于鄙事、能忍饥寒诟耻者，往来通报也。此五者，皆当谨察其人而任之，否则不能成务而自屠其身，漏吾军事也。故曰：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知不能用间，谓先量间者之性，诚实多智，乃可用之。然则间亦有利于财货，不得敌之情实，但将虚词以赴我约。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伪。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索知之，使往则自通也。又曰：必索间（谓常于军中搜索敌人间谋）。敌间之来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待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此谓善任间者。同时而任，五间异辞，合谋往之，于敌虽有明智，无不惑者。又有求彼邻好，旁致事端，佯缓罪囚，露此伪迹，通尺书以离其亲信，却降虏以示吾虚状，临敌为计，非一途也。

　　凡遣间者，受词指纵必于卧内。其人非素旧者，亦当羁质其族，使虽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济舟，亦能覆舟。我用间以谋人，人亦有用间以谋己。我以审往，人以密来，为将者亦当酌此以待之，可无失矣。

　　◎乡导

　　经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军以进，彼密严而待，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来之斗，夜止则有虚惊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故敌国之山林兵阜可以设险者，灌丛茂草蒲苇之可以隐藏者，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小大，委（于伪切）积（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众寡，器甲之坚脆，必尽知之，则兵行乡导不可暂无。

　　凡用军事，或俘虏为乡导者，须防贼谍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察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当厚其颁赏，要之爵秩。乃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谙练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旷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当视北辰及候中星为正。

　　正月：昏，昂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牵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氐中；旦，壁中。七月：昏，尾中；旦，娄中。八月：昏，南斗中；旦，毕中。九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虚中；旦，室中。十一月：昏，营室中；旦，轸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а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

　　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法，世不传。鱼法，用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中，火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醮水盆中，没尾数分，则上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当南向午也。

　　●前集卷十六

　　叙曰：王者守在四陲，东西北尤重，怀柔示信，谨疆场之事；折冲御侮，张蕃卫之服；治险阻，缮甲兵，严烽燧，设亭障，斯长辔远驭之术也。宋制：东起沧海，至北平军，十数城、六百馀里，属河北路；东起大郡，西缘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馀里，属河东路；东起延安，穷边至阶州，十五城、千馀里，属陕西路；巴蜀之地，黎、惟、威、茂、文、龙、永康，属益利州路；戎、泸、夔、施、黔、云安，属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阳，属荆湖南北路；广、桂、宜、邕、钦、融、廉、雷、容、琼，属广南东西路。皆山川阻深，绵亘数千里。此自古限隔，蛮夷之地。其边镇襟带之处，建都部署、钤辖、都巡检，专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遂，置关镇，立堡寨，以为御冲之备。遣卫禁之师，三载更戍，谓之驻泊兵。募土人泊边杂之师，隶禁军额者，谓之就粮军。州兵系训练者，亦充营阵之役。又约府兵之制，河北、河东置义勇三十馀万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战，无事力农，谓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检、都军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级，蕃部百帐以上补军主，其次指挥使以下至正副兵马使、本族巡检，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廷、石、岚、隰有捉生民兵；荆、湖、施、夔间。置寨将蛮酋，土人为之土丁、义军，亦置都指挥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垒。其非控带四夷州郡，略而不书。今厘为五卷，谓之边防。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开卷尽在是矣。我朝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天下府州县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之，都司卫所又错制于其间，以为防御，猗与密哉。总之，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

　　◎河北路

　　河北，《禹贡》冀州之域，天文毕昂之分，春秋赵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灾异可以参验（它路仿此）。古之障塞，以卢龙山镇为限，五代以来陷于北土，今定州至西山，沧州距东海，地方千里，无险阻可恃。宋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离为三路，修蒲阴为祁州，则高阳关会兵之路；出井陉至常山，则河东道进师之所。沧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后顺安军，东有塘水隔限胡骑；莫州屯步兵，以护堤道，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利胡骑驰突，置沿边巡檄兵。北平路置兵马一司，断西山之路。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属内地，后不录），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冠，为他路之剧。其有战守之策，塘水之利，悉论次于后。

　　◎定州路

　　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战国为中山国，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东至瀛州二百八十里，东北至保州一百二十里，南至真定府百二十里，北至长城口百六十里，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藁城路，至赵州百九十里，东南至深州百七十里，东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宋时广屯重兵，为边镇之剧。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

　　北平军，治北平县，秦曲逆县地，后魏改名北平。宋建寨筑城，控安阳州、四望口一带山路，至蔚州界，给军满万人，断西山之路。东至保州五十里，南至定州九十里，西至龙泉镇六十里，北至易州界狼山寨九十里，西北至安阳川口三十里。今之保定府定县。

　　○寨铺二十六所：

　　鱼台口铺，北至界首桑乾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团标约一里，东至保州界柏山口铺二十里，南至北平军三十里，东南至驴马岭约二十里，惟通单骑；东南至重县口约十里，惟通单骑；西南合入安阳口十五里，西南至道务村五里，道务村西南至安阳口一十里，东西阔约二百五十步。耆老言：贼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时，皆驿路也。鱼台口阔约半里。

　　四望口铺，北至界首乾河二十里，北至北界一十五里，契丹新建一寨；东至鱼台口约二十里，至安阳口十里；西至捉马口三十里；东南至军约四十里。口甚狭，惟通单骑。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捉马口铺，其口甚狭，不通骑，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灰岭山二十五里，次北界无铺；东至四望口三十里；东南合入安阳关口四十里；西至唐县界白土口十里；东南至本军七十里。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安阳口铺，东北合入鱼台口一十五里，南至本军三十里，西北合入捉马口四十里，正北合入四望口一十里。

　　鱼鼻山口，在军东北山嘴，约二十里，不通北界，惟讥察商贩而已。

　　白崖寨，其上面平，东西约一里，南北长约一里半，在军西北四十里，惟通人行。山内二十里，居民常避寇于此。

　　唐县，西北至白土口铺九十里，西北至花塔子铺约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田常口铺六十里，西北至钮牙口铺七十里，西北至黄蛇口铺约一百一十里，西北至下苇子铺约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上苇子铺约一百三十里。

　　白土口铺，通单骑。北至界首南道人谷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正东落北至北平县界捉马口铺约十里，北至花塔子铺约二十里，东南至本县界九十里，西南至田常口铺约二十里。口西约五十步有唐河，西流，口以北界内河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三十步。

　　花塔子铺，铺北山路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一二十步。南至蕃服（或作眼）岭约一十五里，惟通人行，今移至周家庄。北至界首石碑子约四十三里，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南至葛洪山约五十里，西至驼茂川军铺二十里。

　　田常口铺，甚狭，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约二十里；南至唐县六十里；西北至锯牙口二十里；北至唐河约二十里；西北至乾河口三十里。乾河口西北至沙岭子一十里，沙岭子东北至银坊城一十里，今移置张政庄。

　　锯牙口铺，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西南至东娘神铺二十五里。东娘神北至军城寨黄蛇口铺七里，东南至唐县七十里，西北至鹤神谷三十里。鹤神谷东北至银坊城约四十五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鹤谷口。

　　黄蛇口铺，以北山路，不通车骑。北至界首石碑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邢奶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锯牙口铺四十里，西北至秦王岭一十五里，南至军城寨七里，西至石门子铺约三十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乾河口。

　　下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黄蛇口约三里，南至军城寨约五里，西至于家寨约二十里。

　　上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吴儿口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西北至令公神谷约五里，西北至南岭子一十五里。

　　驼茂川铺，本唐河谷道，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约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碑子旧界，二十里。

　　军城寨，东至东娘子神铺约七里，南至嫌薄山约十五里，西南至三会口约一十五里，西北至于家寨铺一十三里，西北至岳岭分水为界，约八十里，北至下苇子铺约五里，北至上苇子铺约三十里，北至柳家谷北界石墙约五十里，东北至黄蛇口铺约七里，东北至北界石墙处十里，次北至银坊城新修寨约七里。

　　于家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本寨约二十里，南至三会口铺约十里，西北至石门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石门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

　　石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于家寨约十五里，南至古道口约十里，西至旧磨谷一十五里。铺西北至界首，惟通单骑。今移置夹耳安王谷。

　　和家寨，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七十里，东北至三会口约五十五里，东北至岳岭口铺约三十五里，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三十里，直东至龙泉镇约六十里，东南至曲阳县约九十里，曲阳县至定州约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铺约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铺约一十五里，西至板谷口铺约十里，西南至王柳口铺约二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王柳口铺约三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约五十五里。至安王口铺，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山路，惟通单骑，至本寨管口铺。

　　三会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约十五里，东南至龙泉铺约四十里，西至岳岭口铺约二十里，北至军城寨于家口铺约一十三里。铺西北约二十五里，到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二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柳家谷。

　　岳岭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三会口铺约三十里，东南至龙泉镇约六十里，西至古道口铺约三里，北至军城寨石门铺约十里。铺西北约七八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

　　古道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岳岭口铺约三里，南至闻风山约五里，西至安王口约十五里。铺西北约五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山路以西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石臼。

　　安王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古道口铺约十里，南至和家口铺约八里，西北至辂轳谷约三十里。铺北山路，惟通单骑。

　　和家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二十五里，南至和家寨约七里，北至安王口铺约八里，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惟通单骑。今移在南山坡上。

　　板谷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和家寨约十里，南至王柳口铺二十里，西南至北寨约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铺约二十里，西北约一十里至刘素庄，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刘素庄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今移置辂轳谷。

　　王柳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九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曲阳县约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约五里，西至北林寨王柳口铺五里，北至板谷口铺二十里，西北约五十里至辂轳谷口，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辂轳谷西北至界首，约三十里，惟通单骑。

　　保州，治保塞县，旧莫州清苑县地。宋建隆初，建保塞军。太平兴国初，建为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锋之冠。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东至顺安军七十里，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广信军四十里，北至契丹狼山寨百里，东北至安肃军约四十里，南至永宁军九十里，西至北平军七十里，西北至柏山口铺约六十五里。

　　○口铺六：

　　子口铺，阔一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四里，又西北至契丹训口铺约五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三十五里，正东落北至广信军约三十里，东北至广信军龙山口铺约七里，西南至八角口铺约十里，有主客户五十馀家。

　　八角口铺，即赵旷川口也，川阔约六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东北至契丹川口铺约四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里，南至跳山约六里，东北至子口铺约十里，西至两岭口铺五里。州内有五村，约二百家。

　　两岭口铺，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魏家庄铺五里，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五里，东至八角口铺五里，西至狗号口铺一十里，东至谒山村约五里。凡两岭，其南岭阔九步，北岭阔一十五步。

　　狗号口铺，北至西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两岭口铺一十里，西至白道口一里，东至王村约一十里，岭阔二十步。

　　白道口铺，至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狗号口铺约一里，西至柏山口约一十里，东至两王村约一十里，岭阔六十步。

　　柏山口铺，北至界首赤岭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鱼台村铺三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六十五里，东至白道口铺约一十里，西至北平军地分鱼台口约二十一里。柏山口铺周回有人户约五十馀家，口阔五百二十步。

　　广信军，治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县地，秦筑长城所起，因名遂城。宋建军。东至安肃军二十里，西至长城一十里，南至安肃军一十五里，西南至北平军约九十里，西至北易州七十里。

　　○寨铺十五：

　　谢坊口铺，北至当军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阔台铺七里，东至安肃军界王马村铺二里，西至本军界二里，西北至新河铺二里。

　　新河铺，北至军界首二十里，界首东北至契丹界陈村铺五里，东至谢坊口铺二里，西南至本军一里，西南至张花村铺二里。

　　张花村铺，北至本军界二十里，北至契丹新水村铺二里，东至新河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里，西至许家庄铺二里。

　　许家庄铺，北至当军界首二十里，北至契丹界北城村铺三里，东至张花村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三里，西至庞村铺三里半。

　　庞村铺，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孤山村铺三里，东至许家庄铺三里半，东南至本军六里半，西至赤鲁村铺一里半。

　　赤鲁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铺二里半，东至庞村一里半，东南至本军八里，东至广门村铺三里。

　　广门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赤鲁村三里，西北至马家庄铺二里半。

　　马家庄铺，北至界首一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南至广门村铺二里半，东南至本军一十三里半，西北至长城口铺二里。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庄铺三里半，东南至马家庄铺三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牟山村铺，山口阔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庄铺三里，东至长城口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阳口铺四里。

　　佛阳口铺，山口阔一百二十步。北至界首约一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荆口铺一里，东至牟山铺四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二里半，西至围道山铺五里。

　　围道山铺，山口阔一十步。北至界首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楼山铺三里，东至佛阳口铺五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七里半，西南至釜山村铺四里。

　　釜山村铺，西至界首五里，界首以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围道山铺四里，东南至军三十一里半，西南至黑山村铺十里。

　　黑山村铺，山口阔三百二十步。西至界首八里，界首以西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釜山村铺一十里，东至本军约三十里，西南至龙山村铺六里半。

　　龙山村铺，山口阔六十步。西至界首七里，界首西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黑山村铺六里半，东至本军约三十里，南至保州界五里半。

　　安肃军，治安肃县，唐宥戎镇，周为梁门口寨，太平兴国中建军。东至雄州八十里，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南至保州四十里，北至契丹界二十里，东南至顺安军四十五里，西南至保州四十里，东北至雄州二十里，西北至易州二十里。

　　○寨铺二十六：

　　间板口铺，东南至顺安军界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五里，北至顺安军界首约三十六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高公口铺，东南至间板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三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三十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李三口铺，东南至高公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三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大商村大桥铺，东南至李三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九里，北至界首约三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汉阳口铺，东至大商村大桥铺约三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五里半，北至界首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千秋口铺，东南至汉阳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四里，北至界首约三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万年桥铺，东南至千秋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拗觜铺，东北至万年桥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一十九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界渠铺，东北至拗觜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七里，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沙口大寨，东南至界渠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一十五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徐城口铺，东至沙口寨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五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家口铺，东至徐城口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渠头铺约四里半，有契丹七人守把。

　　菱角河桥铺，东南至杨家口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八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三叉口铺，东南至菱角河桥铺约二里，北至军约六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郭老铺，东南至三义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四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桥门铺，东南至郭老铺约一里半，西至军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湾铺，东南至桥门铺约一里半，西南至军约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固城铺约二里半，有契丹五人守把。

　　北桥门铺，东至柳湾铺约一里，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西北至青冢铺约二里，有契丹五人守把。

　　霸子口铺，东至北桥门铺约二里，东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姜女庙铺，东至霸子口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三里，北至界首约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车道口铺，东至姜女庙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四里半，北至界首约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碾窝口铺，东至车道口铺约二里，东至军六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无铺。

　　辛家口铺，东至碾窝口铺约二里，东至军约八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赤崖口铺，东至辛家口铺约二里半，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寨，东至赤崖口铺二里，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系广信军两界首铺，东至大寨约二里，东至军约十五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铺西正属广信军界。

　　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宋为重镇，常屯重兵，与定州路兵马掎角捍寇。其地东至定州百二十里，西至井陉路，至并州五百里（燕赵人谓山眷为陉，今县城控其要害。《汉书》曰：井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南至赵州百里，北自西山，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平定军三百二十里。后置真定府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洛六州，以府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十八指挥，凡四万五千二十人。今之保定府安州。

　　○寨铺八：

　　北寨，东至定川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真定府二百一十里，西至承天阁一百里，西至代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破河岭约百里，东北至交牙川山岭约八十里，北至东铁岭约八十里，北至箭岭约百里，北至西铁岭约八十里，西北至上竿岭约八十里，西北至马军岭约一百三十里。管七铺。

　　王柳口铺，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七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定州地分，东北至东王柳口铺约三四里，西至本寨三十里，西北至黄家寨铺三十里，南至丁家庄铺约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一丈或五尺，狭处二尺，惟通人行。

　　黄家寨铺，北至界首交牙川岭约六十里，以北至契丹界倍泉寨约二十里，东至王柳河约一十五里，西南至本寨二十五里，东南至王柳口铺约三十里，西至番眼岭铺约一十五里，西北至薄岩神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三十里步，狭处三两步，通人骑。

　　番眼岭铺，北至界首东铁岭约七十里，以北至契丹界下平寨约三十里，东至黄家寨约一十五里，东北至薄岩铺约二十里，南至北寨一十里，西北至东曹铺三十里，惟通单骑、行人。

　　薄岩神铺，北绕熊头山，北过至界首箭岭约七里，以北至契丹界安保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黄家寨约十里，南至北寨约三十里，西南至番眼岭铺约二十里，西北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界首山路阔处约一丈，狭处二三尺，惟通单骑。

　　东冒谷铺，北至界首西铁岭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上平寨约三十里，东南至番眼岭铺约三十里，东至薄岩神铺三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二十五里，西南至西曹谷铺约二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约三五尺，惟通单骑。

　　西曹谷铺，北至界首上竿岭约五十里，以北至契丹界首灵丘城约五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三十里，东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西至龙窝庄二十五里，山路，仅通人骑。

　　龙窝庄铺，北至界首马军岭约六十里，又北至契丹界铁冶寨约五十里，东至西曹谷铺二十里，东南至北岩七十里，西至代州羊头山七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三五尺，惟通人骑。

　　◎高阳关路

　　瀛州河间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复土宇，两河之地并置叁关（霸州益津关、雄川瓦桥关、嬴州高阳关），捍御北狄，分重兵守之，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掎角。其地东至霸州百里，西至永安军六十里，南至永静军九十里。北至君子馆，至莫州百里，东南至沧州百二十里，西南至深州四十五里。后置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已下兵官，统瀛、莫、雄、霸、具、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一州军，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

　　沧州横海军，冀兖二州之域，齐赵二国之境，地居九河下流（《书》曰：九河既道。河水分九道，悉在州境），东距大海，趋平州路，北距界河，至幽陵；东至大海百八十里；西至瀛州二百里；南至德州二百四十里；北至乾宁军九十里，至幽州共五百五十里；东北至海口二百三十里，又至平川五百里；西至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莫州二百六十里。今之河间府沧州。

　　○寨九：

　　泥姑寨，东至鲛脐港铺十里，北至界梁河。

　　双港寨，东至泥姑寨二十五里。

　　三女镇寨，东至双港寨八里。

　　苇场港寨，东至叁女镇寨二十里。

　　小南河寨，东至苇场港一十八里。

　　百万涡寨，东至小南河寨三十里。

　　沙涡寨，东至百万涡寨十一里。

　　独流寨，东至沙涡寨一十二里。

　　钓台寨，南至乾宁军六十里，北至独流寨六十里。寨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独有稻田务。

　　乾宁军，治乾宁县，唐卢台军地。控御河崖，在沧、霸二州之境。先为契丹割据，升为宁州。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因置永安县，属沧州。宋置乾宁军。今之河间府青县是也。

　　○寨五：

　　当城寨，东至独流寨十五里，北至渤海县入平川路。

　　李祥寨，东至当城寨二十五里。

　　佛圣涡寨，东至李祥寨二十五里。

　　狠城寨，东至佛圣涡寨一十四里。

　　田家寨，东至狠城寨一十四里。

　　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东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肃军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东北至雄州八十里，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西南至保州七十里，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

　　○寨铺十五：

　　顺安寨，下至柳林铺三里。军东路自顺寨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十一寨铺。

　　柳林铺，下至新铺二里。

　　新铺，下至祭头铺二里。

　　祭头铺，下至向阳寨四里半。

　　向阳寨，下至旧寨一里。

　　旧寨铺，下至上新铺一里半。

　　上新铺，下至绪口铺一里。

　　绪口铺，下至下新铺三里。

　　下新铺，下至百易铺三里。

　　百易铺，下至泥口铺三里。

　　泥口铺，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问事铺，至牙家港铺约三里。军北路自问事铺至安肃军界约一十五里，凡四铺。

　　牙家港铺，至第二铺约二里半。

　　第二铺，至马村铺约二里半。

　　马村铺，至安肃军界约六里。

　　◎真定府路

　　真定府常山郡，古赵地也。今之直隶真定府。

　　信安军，旧幽州安次县地，古於口关也。周朝置寨戍守，太平兴国中升为破虏军，至景德初改今名。东至独流百二十里，西至霸州六十里，北至界河。

　　○寨六：

　　周河寨，东至信安军五里。

　　鹿角寨，东至周河寨六里。

　　嘉涡寨，东至鹿角寨十里，北至幽州永清。

　　黎阳涡寨，东至嘉涡寨二里。

　　雁头寨，东至黎阳涡寨二里，北至幽州香河县。

　　阿翁寨，东至雁头寨六里。

　　霸州，治平清县，古上谷郡地，北枕拒马水，即幽州之南境，旧号益津关，周朝建为州。沧州北控海口，霸州控莫今口，塘水不接及，水势浅狭，可涉兵马，然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近三百里野无所掠，非入寇之径。景德中以前沧州部署常兼都巡检使，今省，惟置霸雄州路，界河至海口，都巡检使以霸州为治所。海口北趋平州路，限以界河，朝夕有潮水。东自海岸，西距塘泊，其间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非鞍马驰骋之利。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设险阻，真地利也。今治水战之具蒙冲、斗舰、走舸、海鹘百馀只，治水师广德、怀顺，泊禁兵，岁时讲习，淳化中兼护塘水，缘边沧霸州、乾宁军。自契丹界缘河增补巡缴军，曰忠顺（旧曰乡丁，真宗建军额），宝元初，因补空阙，又有增置缓急之备，大为要害矣。东至信安军六十里，西至雄州九十里，南至保定军三十里，北至拒马河，至契丹界。

　　○寨十：

　　刘家涡寨，东北至霸州四里。

　　莫金口寨，东北至刘家涡寨四里。

　　桃花寨，东至莫金口寨五里。

　　父母寨，东至桃花寨五里。

　　新坦寨，东至父母寨六里，北至幽州安次县。

　　红城寨，东至新坦寨六里。

　　七姑寨，东至红城寨三里。

　　大涡寨，东至七姑寨五里。

　　双柳东寨，东至大涡寨十里，北至幽州固安县。

　　双柳西寨，东至双柳寨十里。

　　雄州，治归信县，本涿州瓦桥关，在易州水东，当九河之末。周收复三关，此其一也。地控幽蓟，故建为州。至淳化中，创水田，以捍戎马走集。今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营田使。东至霸州九十里，西至顺安军八十里，南至莫州二拾里，北至白沟河叁十里。今为保定府雄县。

　　○寨四：

　　木场寨，东至三桥子寨五里。

　　张家寨，东至木场寨三里。

　　王家寨，东至张家寨十四里。

　　向阳寨，东至马村寨十八里。

　　莫州，治文安县，汉莫阝县地，唐景云中分瀛州属邑，置州。南县君子馆路至瀛州百馀里，北缘堤岸至雄州三十里，东至保定军。塘泊狭浅，旧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满万人，以护塘泊。东至保定军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

　　○塘水：

　　一、塘水东起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以破船淀、满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约五尺。

　　一、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以鹅巢、陈八、燕丹、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余至六尺。

　　一、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纹、得胜、下光、小蔺、李子、大蔺六淀合成一水）。其水迂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一、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寨（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二十七里，南北八里，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沿塘岸行，其水最为浅狭。至咸平、景德，频年南牧，霸州、信安军并胡马归路。

　　一、东南起保定军，西北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莲花三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一、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以大莲花、洛阳、牛横、史军、康淀、池畴、白羊七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至六七尺。

　　一、东起顺安军，西边具淀至保州（益以齐女、宜子、定胜、劳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三十馀里，南北百五十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一、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为塘泊。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馀里，深五尺至三尺，号沉沔泊，至西山口约三十里。

　　一、自保州西鸡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号四塘泊。

　　右塘水之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谨障塞也。初，淳化中，雄州何承矩制置缘边屯田，以大理丞黄懋充判官。懋於河北大兴作水田，缘山导泉，倍省工力。以陂塘甚多，引水溉田，公私获利，因诏承矩领护之，发戍兵万八千人给其役。承矩于顺安军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馀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骑侵轶。时多为将帅所沮云：甲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地利者，兵之助也。又顺安至西山，地跨数军，不遥百里，维有兵陵冈阜，而多泉渎，因而广之，审地势而制塘埭，令沧州乾宁军常督壕寨吏专视斗门水口，旦夕俟海潮至，放水入御河，东置堰以益塘水，由是顺安军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莞蒲半蛤，民赖其利。宋太宗以为渠田之设，制胡马之长技，又以安抚司专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具为条式画图，以付边郡屯田司，东自泥姑海口，凡一百六十里；西尽边吴泊，凡历七州军。后复据枢密使夏竦上言：沿边塘泊，自海而西，至边吴淀及安肃军、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阔壹百馀里，其间有鲍河、曹河、徐河、叫喉泉、尚泉、方顺河、安阳河、唐河，尽可堰截，引水灌注以为塘淀。遂诏修保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五州军堤道，作汇水之备。惟跳山以西，有壅水不可到处，第密种所宜树木。祥符中，缘边官地所种榆柳三百万。真宗出图以示辅臣曰：可以代鹿角及开陷马坑。委州县守宰主役。此并中国战守之助也。先是太宗时，患北戎侵轶，亦尝置开方田，使以陷胡骑。咸平中，上封人孙士龙及静戎军王能，并言方田之利，请置于北边。能请於军城东新河之北开之，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俗谓之解镫），东西至顺安、威虏军境。仍以地图来上。是日诏令：静戎、顺安、威虏军界皆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今保州、广信、安肃军境皆可设置，与竦前言陷马坑类，极边赖之，与塘水共为利也。

　　论曰：今北边控扼之方，中国形势之地，西自黑芦口，东距沧海，其间叁百馀里，中国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自顺安军东至莫州二十里，皆是川堑沟渎，葭苇蒙蔽，泉水纵横，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则不能驰骋。又东北至雄州三十里，又东至霸州七十里，又东至海水口，皆是营田堤岸，隰水渐洳，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则不能骑射。又自顺安军西至安肃军约五十里，夹两河之间，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罗之地也，彼则不能骑战。又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夹二军之间，地多硗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则不能奔冲。此中国得地形之多也。夫引弓之民，恃其劲骑，利在平地；中国多步兵，利於险阻，赵魏之比，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今北边要害，塘水之外，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馀，八角口尤阔，几二千步，其馀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阳口趋北山路，岳岭北寨趋蔚州界石臼、银坊治山路，并入寇之所，此守边之将所宜经略也。若胡马南牧，王师分入虏境，牵制其势，则保州沿边都巡检缘西山路入幽蓟（咸平中出师大有擒获），北平军路部署出飞狐口路入蔚州界，东莫州路部自白沟河入涿州界，河东麟府路军司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黄寨。景德中，自火山军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陉等山谷间入云朔界（景德元年，出军甚有俘获），岢岚军兵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捣虚之义也。北狄入寇，诏分兵三路，以六千骑屯广信军，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保州，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军，将佐三员领之，以抗贼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披城诱战。若其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广信之师与保州兵会，使腹背受敌，而乘便掩击。若其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军兵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州、信安军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将佐三员，领兵八千，屯永定军；又将佐三员，领军五千，屯邢州，拒东西路。戎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合击之。又令将佐三员，统兵一万，於莫州俟戎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水巳合，贼由东路，则将佐三员，领兵五千，会莫州路军，掎角攻之。仍命上将一员，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登州附见

　　登州，古东牟郡，汉黄县也，唐建州於蓬莱镇，即今治所也。东西北三面距大海各五里，一路至女真界，扬帆一日一夜至马石山。按《皇华四达记》：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旧女真国，今契丹界。开宝年以前，女真内附，产良马，通中国贸易。诏登州大谢岛等人户，特免地租，令许置舟船，渡女真马往来。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寨，置兵三千，女真朝贡遂绝。一路往三韩，海行，东北历大谢鼍、鸟湖等岛，约三百里。又傍海岸历青泥铺、桃花浦、杏花浦、骆驮湾约八百里，自具江口，即新罗界。东控高丽诸国，唐置东牟、东莱二郡守，悉兼守捉使。宋隶京东路，领水军ザ鱼船、入海战舰数百，教习水战。知州兼海内战棹都巡检使。

　　●前集卷十七

　　◎河东路

　　《禹贡》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为多，天文觜参之分，春秋晋地，秦之太原、河东、上党、雁门四郡，皆其境。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扼云朔。人生劲悍，便於弓马，逼近羌胡，风俗使然。今沿雍熙旧制，乡兵训以战射，又招募羌浑泊边杂之师，分据要害，皆守方绥远之略也。

　　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

　　并州，古太原也，唐置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北狄。统天成、大同、横野、岢岚等军。五代为刘氏窃据，宋降刘继元，始平河东，移州治三交。东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叁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地近胡戎，其俗尚武，为天下雄镇。今置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其所统十五州军，并、忻、代三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云朔州界云中、定襄、句注、四卢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数城；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缘黄河捍夏国绥州界。本路置州兵及禁兵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一十六指挥，总七万二千九百人。即今之山西太原府。

　　关寨四：赤塘关，关城控西北金山岭一带，入定襄雁门路，当川谷之口，号为险固。宋庆历中，再加板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天门关，关城控西北岚石谷，天设险阻。宋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百井寨，北控石岭关路，二寨相应援。

　　阳兴谷寨，西北控五台山岭，连北界路。

　　代州雁门郡，宋治广武城，三面临边，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号要害之郡。与忻州相应援，置十三寨守之，仍为沿边安抚司治所。东北至契丹应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馆，百五十里至妫州。今之太原府代州是也。

　　○县二：

　　繁峙县，在州东六十里，敌楼战具全。代州地形，号午角川。繁峙、崞县二县，各屯戍兵，以相掎角。有谷路三抵北界。

　　崞县，在州西五十里，敌楼战具全。县西旧有九河，壹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马墟，四曰郜村，五曰龙泉，六曰白水，七曰王里，八曰军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尝浚之，以捍狄人南牧。西至朔州界陆蕃岭四十里，南至忻州所口寨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岭三十里。

　　○寨十三：

　　凡沿边十三寨，起代州，至忻州东北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

　　瓶形寨，距河叁里，北至梅回寨十五里，东北至契丹灵丘县界，有谷路三至北界，二通车骑，一通人行。东南至契丹飞狐县界。

　　梅回寨，距河叁里，北至麻谷寨八里，东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过车骑。东至契丹灵丘县界。

　　麻谷寨，有井泉，南北至羡兴治寨六十里，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叁，通车骑。

　　羡兴寨，西北大石寨叁十里，东西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车骑。

　　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骑，一通行人。

　　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

　　胡谷寨，距河三里，西至雁门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

　　雁门寨，距河二里，西至西陉寨，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一阔五十步，一才通车骑。

　　西陉寨，有井泉河水，西至土灯寨七十里，按《河东记》“契丹寰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陉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镇，谷路十二，十通车骑，二通行人。

　　土灯寨，距河五里，西至石跌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叁，皆通行人。

　　石跌寨，西至阳武寨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可阔十步。

　　阳武寨，有井泉河水，西至楼板寨三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

　　楼板寨，有井泉河水，西至云内寨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州定襄郡，治秀容县。后汉匈奴扰边，遂空定襄、云中、雁门地。建安中，曹公招辑流散置郡，因旧名。唐为忻州。东至五台县百五十里，西至岚州二百四十里，南至并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今之太原府忻州是也。

　　○关一：

　　石岭关，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面沟涧四百馀步，开置方田。

　　○寨叁：

　　云内寨，有井泉河水，太平兴国中筑云内谷口，西至徒合寨，东至兴州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徒合寨，取河水三里，东至忻州七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口寨，有泉水，太平兴国中筑城。北唐林县，居西山之口，最为险要。南至忻州五十里，寨西即金山岭四卢川，东西至宽平十七里，胡骑入寇之路。

　　入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州西界，又三十里至朔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单于都护府，号振武军，又西百二十里至东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护府，至中受降城（在黄河北拂云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军，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西三百里至鹈泉。

　　宁化军，本岚州地，伪汉刘崇置军，控西北，至契丹界。宋太平兴国中，改今名。管安庆历蕃兵二百人，马二百疋。东至徒合寨九十里，西至契丹朔州雪山分界五十里，南至宪州界六十里，北至契丹朔州横岭界六十里，西北至朔州一百里，东北至代州阳武寨一百里，西南至岢岚军界锹贴岭四十里。

　　○寨二：

　　窟谷寨城，居大川之口，在军城东南，西至大山军。

　　细腰寨，在军城西，北至故长城下。

　　石州昌化郡，汉西河郡地，后周为石州，今因河为塞岚、石、隰三州。西北至黄河，缘河置城戍关，渡河外入麟州路，捍夏国界。景德中，置石、隰路兵马部署，令合三州为一路，置都巡检使以下兵官，以石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领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东至汾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绥州一百九十里，又九十里至定胡县，至孟门关渡黄河二十五里，即绥州延福驿。又八十里至绥州界分，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岚州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并州三百九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永宁州是也。

　　○县一：

　　平夷县，县地形险固，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寨一：

　　克胡寨，寨城西济河即绥州界，南至保德军天浑津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北至保德军乳浪寨四十八里，置铺二十三。

　　隰州大宁郡，汉河东郡地，唐建州。北控大河，东至汾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延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慈川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绥州三百五十里。即今之平阳府隰州是也。

　　○关一：

　　永和关，汉狐讠聂县，后周临河郡也。控索陀谷口，关之西七里济河即绥州界定仙岭路，上津十五里置二铺，下津十五里置三铺。

　　铁茄岭路，自伏落津济河，西入铁茄平，过古绥州，沿无定河川行，入银州。北入夏州，西入盐州。济黄河，即银州界。西北入夏州、盐州，地形平坦。淳化中，李继隆进军入夏州，至道中五路出师，王超领兵过河，至乌白池，即此路。

　　岚州楼烦郡，汉汾阳郡地，后魏置岚州，以境内岢岚山为名。东至宪州四十里，西至合河津二百三十里，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岢岚界四十里，至契丹朔州共三百里，东北至宁化军界四十里，至代州共三百里，西南至石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岢岚界五十里，以鹿鸣峡为界，至契丹胜州共一百八十里。兼领三部族千人，马叁百疋。今为太原府岚县。

　　○津一：

　　合河津，以蔚汾水西与黄河合，因以为名，寨城当一川之口，北渡河至麟州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合河津关至麟州，以黄河分界，即唐时张说出师之路。一说过河三十五里至瓦浪，又三十里至栏竿，又五十里入麟州。路甚平易。

　　岢岚军，治岚谷县，在岚州北百里。隋大业中置岢岚镇，捍草城川贼路。唐长寿中，李迥秀奏置军，寻废。宋太平兴国中再建军，仍别屯禁军，援河外麟府一路。西南至岚州一百七十里，东北至契丹朔州百六十里，至韩光岭界五十里，又东至契丹朔州雪山界六十里，自分界至朔州各百里，西至岚州合河县百七十里。今为太原府岢岚州。

　　○川谷城堡五：

　　草城川，川口阔一里馀，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

　　峨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

　　洪谷，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东，战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处。谷在军东一十馀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雪山，容军骑之地。

　　飞鸢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峨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伪汉刘崇尝建军。宋庆历中，修垒重复险固，以兵戍守。

　　火山军，本岚州地，东控契丹界，西接藏才三族，最为极边。伪汉刘崇置雄勇镇，居河上。宋平晋阳，始建军於镇西叁十里，改今名，仍临河置护水寨。旧制别屯禁兵，应援忻代一路缘边城寨。西至黄河七里，东至契丹界七十里，军境河势西流，至保德军七十里。南至保德军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一百二十三里，西北至雄勇津二十里，西南至府州五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河曲县是也。

　　○津寨六：

　　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榷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渎堡。

　　雄勇津，南至军城，东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台神寨。

　　偏头寨，在军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控韩光岭。伪汉天会中筑。

　　桔槔寨，在军城东南五十里，伪汉置。西北济河至府州四十里。

　　横谷寨，在军城东十五里，雍熙中筑。

　　董家寨，在军城北八十里，雍熙中筑。

　　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中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今为太原府保德州。

　　○津寨关六：

　　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置铺七。

　　天浑津，控一川之口，西济河即绥州界。至定胡县界三十一里，置铺十八。北至克胡寨叁十五里，置铺十三。

　　定胡县寨，后周置定胡郡，即今孟关县城。西济河至绥州延福县，其地险阻。南至伏落津五十里，置铺二十四。北至天浑津四十四里，置铺二十三。

　　伏落津，西济河，入故绥州界铁茄平路，至上平关土荆河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

　　乳浪寨，在一川之口，南至石州克胡县寨，北渡黄河至麟州神树堡、银城寨、牛栏川。

　　上平关，关城隶石楼县，建隆中置，以土荆河为界。山谷阻深，管叁铺。

　　通河北路，自土门路，即古之井陉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黄泽关路辽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吴儿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洛、磁州路。

　　◎麟府路

　　府州，党项羌故地，河西蕃中一镇也，在大河之外，折嗣伦代为镇将。后唐庄宗有河朔，以代北诸部屡为边患，天佑中诏建为州，改今名，以扼蕃寇，居下城。寻以契丹侵扰，移州於留人堡（即今地）。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援之而立，赂以云中、河西，契丹欲徙其民以实辽东，折氏保验拒之。汉升为永安军，延胜、振武（振武，朔州）、忻州缘河五镇隶焉。东至火山军四十里，西至麟州百四十里，南至岢岚军百四十里，北至丰州百二十里。东南济河至火山军桔槔寨四十里，东北至唐龙镇百五十里。今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并代路钤辖领之，自戍兵置州兵外，又领大路蕃汉义勇军三千九百人。即今之延安府府谷县是也。

　　○寨堡十一：

　　清寨堡，东南至府州二十里，西北至百胜寨二十里，南自石梯子路赤土谷，至黄河北横阳河叁十里。

　　百胜寨，地名深泊焉城，北控西界横阳河贼路，南至府州四十里，北至青冈峡横阳河，东至宣威寨二十里，西至石马川。

　　宣威寨，城控步陀沟路，东南至黄河天桥子入火山军路，南至府州六十里，东北至安丰寨龙门川，西至后河川。

　　怀来堡，东至永宁堡，西至三茭川，南至清寨堡，北至宁府寨。

　　○安丰寨

　　旧号石台神寨，康定中陷丰州，特筑城，以安丰为名。地接故丰州，安辑蕃汉户口，兼控龙门川入府州路。南至府州七十里，东至河滨堡十里，即雄勇津路。西南至永宁寨十五里，南至宣威寨四十九里，北至故丰州五十二里，入受降城路。西北至镇戎军故寨五十里，地名宜罗娥泊，旧汉地。

　　河滨堡，城东控雄勇津一路，东至黄河三里，济河即雄勇津。西至安丰寨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津入唐龙镇。

　　永宁堡，城控西北故丰州路，东北至安丰寨十五里，西北至宁府寨一十八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北至桔槔峰黑榆林贼路。

　　宁府堡，东至永宁堡二十九里，西至三茭河，南至府州七十二里，北至故宁远寨三十里，西北至横阳河川百里。

　　西安堡，控三茭川一带贼路，东至宁府寨二十里，西至靖化堡十四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至故来远寨暖泉峰贼路。

　　靖化堡，东至西安堡十四里，西至建宁寨叁十七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西北至兔毛州。

　　金城堡，北控后河川乾谷，南至黄河沙谷津，东至府州五里，西北至乾谷川路，南至黄河，北至兔毛川。

　　麟州，治新秦，古白翟地，汉武帝徙贫民实之，谓之新秦。后赫连勃勃有之。唐党项叛，并州都督张说掩击大破之，招集流散，奏置麟州。乾德元年，迁於吴儿堡，即今城也。地形依险，三面孤绝，城中少水。今为镇西军节度。东至府州百四十里，西南至夏州五百里，南至银州三百里，北至丰州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合河津百二十里，西北至夏州谷篱镇百二十里。即今之延安府神木县是也。

　　○寨堡十二：

　　横阳堡，天中置。北控横阳河一带贼路，东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支谷，南至故连谷县城，北至横阳河。

　　临塞堡，东至镇川堡二十里，西自故连谷县路至西界大横水谷约六十里，南至州十二里，北至横阳堡八里。

　　静羌堡，控兔毛川一带贼路。东南至建宁寨十七里，西至镇川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黄河浸遮川百里，北至西界。

　　镇川堡，居兔毛川西岭上。景德已前，岁运麟州刍粮下营寨防援，即此地。今设城堡，扼塞岭三松木一带胡骑侵寇。东至静羌堡十三里，西至建宁堡十三里，南至横戎堡二十五里，北至横阳河。

　　建宁寨，控张师岭一带戎马来路。康定中，贼陷宁远寨，特筑城，赐今名。东至府州中侯寨，十二里，西至麟州五十里，东北至府州静化堡，北至静羌堡十七里。

　　神堂寨，即麟州旧城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大堡津一百里，西至故麟州南北银城寨四十里，北至建宁寨五十里。

　　横戎寨，废寨也。地控横阳州贼路，庆历中重修。东至神堂寨十五里，西控窟野河西界染版谷，南至神堂寨十五里，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贼路。

　　通津堡，筑城控合河津路，东至石马川路，南至黄河一百步，西至神树堡四十五里，北至府州一百一十里。

　　神树堡，麟州旧寨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通津堡，西至西界，南至黄河十里，即合河津路。

　　肃定堡，地名清水谷。南至神树寨二十里，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

　　银城寨，即麟州废县，庆历中始筑为寨，西扼贼路。西接西界榆平岭三十五里，南至通津堡五十五里，北至惠宁堡三十五里。

　　惠宁堡，西控泥多谷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北至神树寨二十里。

　　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入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至道中五路出师，一将出窟野河路。

　　◎废垒

　　丰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胜州界，有藏才三族，并在河北。东邻契丹，北接达靼，南即麟府东火山军界。开宝初，契丹伪立藏才酋长，王承美归顺，因建州，就治郡事。累升为防御州，今陷于贼。其地控子河汊一带蕃部，东至火山军，西至横阳川，南至故宁远寨，北至隔河藏才族，东南至府州。

　　○寨镇二：

　　浊轮寨，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浊轮寨，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今陷于贼。

　　唐龙镇，旧遥隶并州。景以前，南北蕃部互市良马之所。酋帅来氏世其职，亦受契丹及夏国封爵。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北至故胜州，西北至柳发川，东北至子河汊混波川。今陷于贼。

　　●前集卷十八

　　◎陕西路

　　陕西路，《禹贡》雍梁冀豫四州之地，而雍州全得焉。天文东井与鬼宿之分。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历代未尝去战备，武都之地则氐羌杂处，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乘塞，严兵置戎，并列雄镇，以讲武经为中朝之西屏。

　　◎延丹坊堡安军路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升为总管府。徙吐谷浑部落，立浑州、宽州、浩（音诰）（音门）府，寄治州界（凉州有浩河六谷，吐浑所居，唐初迁部族在州界，乔立浑州、宽州，即浑州、宽州川也），迄今蕃汉杂处。唐置延节度。宋为彰信军节度。其地东至隰州三百七十里，西至庆州三百三十里，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保安军一百五十里，又至大理河二百七十里，东北至绥州，西北至宥州，皆三百馀里。自绥、宥、灵、夏以北，皆党项所据，官军戍守设寨十七。置延丹坊保安军路马部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控绥、银、夏、卢子关一路。本路置州兵及禁军更戍外，又领熟户蕃户蕃兵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疋，弓箭手一千五百二十一人，马一百五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延安府是也。

　　○保寨十七：

　　○顺安寨

　　即唐初南平州安固县地。宋建南安寨，康定中弃之，庆历初重修，赐今名。自寨西北至怀宁绥平二寨，俱一川守御之要。东至白草寨四十里，西南至石胡寨四十里，北至绥州四十里，西至怀宁寨四十里，南至清涧城五十里。

　　怀宁寨，故长宁寨也，庆历中重修，赐今名。东南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自宽州，至清涧城四十五里；西至绥平寨四十里；北至大理河八十里，至横山一带。

　　绥平寨，绥州城平县也。隋时置城平川；宋天圣中重筑，改名永平，寻弃之；庆历中又修复，改今名。东至顺安寨，西至金明县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永平川，北边壕，接绥州，西南至州百里。东北无定河至铁茄平五里。

　　黑水堡，庆历中筑。东控城平川，西控黑水川路，入卢子关北外大理河至横山，最为要害之地。东至绥平寨四十里，西至土门堡二十里，南至安定堡六十里，北至大理河六十里。

　　白草寨，东控黄河伏落关路，北绥州界铁茄平定仙岭满堂川路，最为要害之地。东至黄河二十里，西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至隰州上平关三十里。

　　清涧城，即故绥德县地，名清涧川。东控黄河一带贼路，庆历中修。东至石胡镇四十里，西至水平寨八十里，西南至延州二百里，南至延州寨四十里，北至怀宁寨四十五里。

　　石胡寨，庆历中筑。西南至清涧城四十里，北至顺安寨四十里。

　　丹头寨，旧号丹头堡，东宽州川路。庆历中修。东至清涧城四十里，西至安定堡四十里，南至水平寨四十里，北至绥平寨四十里。

　　安定堡，地名为蹄川，控清涧川一带，东西控安远废寨。庆历中筑。东至丹头寨七十里，西南至安远废寨，南至大粮寨七十里，北至黑水堡五十里。

　　青化寨，太平兴国中筑，号青化堡，加兵戍守，西控青化州口，庆历中增修建寨。东至永平寨七十里，西至延州五十里。

　　永平寨，东控永平川路，东南至清涧城八十里，西南至青化寨七十里，北至丹头寨四十里。

　　招安寨，北接杏子河，至横山一路，庆历中筑。东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静边镇八十里，北至保安军八十里。

　　新寨，控延州东北疆远川一带，太平兴国中重修。东至青化寨二十里，西至金明寨四十里。

　　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汉高奴县地，董翳所居，后魏为广县，隋改金明，唐置北武川，

　　宋以县为寨。东至青化寨八十里，西至招安寨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龙口平二十里。

　　龙安寨，在废栲栳寨之西，地名龙口平，控塞门川废寨一带戎马来路。东至新寨七十里，南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万安寨七十里，北至塞门故寨八十里。

　　万安寨，东控五龙川入延州路。东至延州八十里，西浑州川路至招安寨，北至保安军八十里，南至敷政县。

　　围林寨，西控土门一带贼路，入浑州川至瓦堂川。庆历中置堡戍守。东至龙安寨九十里，西至北安军五十里，南至招安寨八十里，北至瓦堂川界。

　　盐夏路，自州北过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乌延、马岭入平夏，至盐州，约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夏州平地。宋初，塞门至乌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师，范廷召从此路进军，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今废卢子关、石堡、安远、塞门四城。北路山谷险峻，比诸路最甚。

　　保安军，旧延州栲栳城。唐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宋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延州百五十里，经敷政、敷施二县界，山谷不通车轨。西至庆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长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今为保安县，属陕之延安府。

　　○寨三：

　　德靖寨，北控洛河川，入西界金汤镇大路，旧号建子城，天圣中改今名。东至军六十里，西至金汤镇六十里，南至保胜寨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至金汤六十里。

　　顺宁寨，东控大虫谷口，北五里即生户归娘族，至大理河，庆历中筑。东至塞门弃寨百六十里。西北至西界，南至军四十里，北至归娘岭三十里。

　　保胜寨，东北控扼莫河路一带蕃部，庆历中筑。东至万安寨八十里，西至义征川，南至静边镇五十里，北至保安军四十里。

　　长城岭路，自军北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秦王井驿，入平夏，经柳泊岭、并铁市、白池、人头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驿，至故灵州怀远镇七百里（后为建兴州）。北路自军至秦王井，在山谷中行，险狭。自秦王井，地势渐宽平，经沙碛，少水泉，可掘沙为井。夏国宥州界并沙碛地，卑险，掘丈馀，则有水。若因大风，寻复湮塞。保安军至贼界三十里，此路可行师。

　　鹿阝州洛郊郡，古白翟国，唐武德中置州，以鹿阝为名，又建为都督府。宋为保大军节度。东至丹州百二十里，西至庆州界百八十里，南至坊州界七十里，北至延州百六十里。今仍为鹿阝州，属延安府。

　　康定军，康定元年以鹿阝城县置，即今之鹿阝州是也。

　　○寨一：

　　直罗县寨，唐武德中，分三川、洛交置县，以城枕罗水，其川平故也。今分兵戍守，控华池一带蕃部。至庆州华池镇四十里。

　　◎宁环庆路

　　庆州安化郡，古义渠戎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马两川口。唐为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项、野利种落皆寄治州界，为鹿阝宁节度。其地南至宁州百二十里，北至环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宁州七十里，东北至宥州。宋置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二百四十七族，总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疋，弓箭手二十一指挥，马一百九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庆阳府是也。

　　○城寨镇堡十二：

　　淮安镇，古淮安县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宽平，最为要害之地。咸平中筑，去环州木波镇八十里，二镇兵马为诸路之援。按唐史，开元中检校逃户置，因为怀安，字讹谓之淮安。东至五交镇三十里，西北至柔远寨五十里，南至州七十里，东北至东谷寨三十里，北至西谷寨四十里，西至西界五十里。

　　淮安东谷寨，北控入西界通塞川大路，西南至州百七十里，南至淮安镇三十里，北至西界五里。

　　淮安西谷寨，淮安西边谷口，入环州路。西南至州百八十里，南至淮安镇四十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美利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东谷寨十五里，淮安镇十五里。

　　雪泥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淮安镇十五里，西谷二十五里。

　　华池镇，后魏蔚州故城，控胡卢河川路，入鹿阝州直罗县界，隋为县，有子午山。宋置巡检兵官，总华池、平戎、凤川、柔远、淮安。自子午山狗道岭，至义州达磨洛河川保安宁小胡族。东南至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凤川镇二十里，东至平戎镇四十里，州直罗县四十五里。

　　业乐镇，大中祥符中筑。因蕃族内附，时筑业乐、凤川、柔远三城。西南至州七十里，淮安镇七十里，柔远寨五十里。

　　五交镇，西至淮安镇三十里，西南至州百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凤川镇，西北控子午岭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筑。东至川百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镇五十里，东南至华池镇二十里，西至界四十里。

　　合水镇，即唐之合川县。宋祥符中，修理废县为镇。西至凤川六十里，东至华池七十里，西至州五十里，至西界百里。

　　平戎镇，控洛河一带入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华池镇四十里，西界六十里。

　　柔远寨，东有路入西界白豹、后桥二镇，大中祥符中筑。东南至州百二十里，东至业乐镇五十里，东北入西界后桥、白豹谷三十里。

　　大顺城，新城，北据两川之口，东自乌川路至故凤川城，西自后桥堡川路至十二盘堡，北自木岭，与夏国以古道分界。东至花池县界，西至柔远寨界。其木岭即突厥川也，东至乌川，西至十二盘堡，南至州，北至蕃界十五里。

　　车箱峡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经大胡泊、静边镇、香柏寨，取车箱峡路，过庆州旧蕃戎地（今为建安州），北入盐州，约五百里。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艰险。国初，淮安至盐州蕃部并内附。至道中五路出师，丁空从此路进军，至盐州金静边白豹、金汤、后桥等镇，并为贼境，各置堡寨。

　　环州，治通远县，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居人部落相杂。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其地三面控蕃戎，最为檄塞之剧。东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庆州百四十里（木波镇路），北至洪德寨八十里，寨北即蕃界。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寨、灵州共七程，沙碛远无邮传，冬夏少水。按《皇华四达记》：至灵州五百四十里。

　　○镇寨十三：

　　洪德寨，西北路即旧口，入灵武大路，号青冈峡。东至盐州路，号归德川。东永和寨，南至州十里，西肃远寨，东北边墩二十里接界。

　　乌仑寨，控乌仑川一带贼马来路，咸平中重修。东接蕃界，西即永和寨，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肃远寨十三里。

　　肃远寨，北控大落乾川，即骆驼平地入西界旧路。咸平中，增筑新城，赐今名。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德寨十三里。

　　定边寨，在三店沟戎马来路，北控西界三条路。天圣中置。东至平远寨二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熟户，北至边壕十五里。

　　平远寨，东控大岘山入灵武路，天禧中筑。东至州七十里，西至定边寨二十里，南熟户二十里。

　　大枚寨，入庆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东至熟户郭家族十五里，西至石昌镇五十里，南至马岭四十五里，北至木波镇三十里。

　　永和寨，西控大岘山北至蕃界，天德中始筑。东至洪德寨，西至熟户，南至金汤族，北至蕃界。

　　安塞寨，北控西界九星原路，天禧中筑。东至边壕界三十里，西至州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

　　团堡寨，天禧中筑。东至熟户，西至熟户，南至熟户，北至石昌镇四十里，又至州一百五十里。

　　马岭镇，旧属灵州，周广顺初割属环州，即古之马岭县，汉为牧地。川形似马岭，因为县名。今控马岭川大路。东至熟户，东南至庆州六十五里，南至府城镇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

　　木波镇，旧属灵州，北路通庆州，咸平中重修。东至北界，西至合道镇四十里，南至大拔寨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

　　石昌镇，控西北马岭大川口入故威州路，北与合道镇相应援，咸平中重修。东北至大拔寨五十里，西至州百五十五里，南至团堡寨四十里，西北至西界。

　　合道镇，东至木波镇四十里，西至西界，南至熟户，北至州百一十里。

　　灵盐路，自洪德寨西北入青冈峡上，至美利寨入清远军，军城则宋初转运使郑文宝建议筑之，在灵州南界积石岭上瀚海中，至灵环州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水泉。浦洛河、耀德、盐井、清边镇入灵州，约五百里，本灵环州大路，咸平中陷清远军，明年陷灵州，弃美利寨。此路经瀚海中，无水泉。一路至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西界虾蟆寨、骆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约三百馀里。洪德寨至骆驼会，系归德川奖水谷，甚为险狭，多泥泞。自骆驼会至盐州路，路平，人马易行。建隆以来，蕃族并为熟户。至道中，五路出师，李继隆由此路进军，日行数十里，凡十日到盐州。后并为贼境。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渭州，旧治襄武县。秦伐义渠戎，置郡。唐为渭州。至德后，陷於吐蕃。元和中置州。於平凉一境，坦平无险，利于驰突。其东至泾州一百三十里，西镇戎军一百四十里，南仪州，北原州，并七十里。宋咸平中，曹玮守边，自州界循陇山而东刳边壕数百里，颇得守御之要。后置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初屯泾州，后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五千五十三疋，弓箭手一百四十七指挥，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马六千五百六十八疋。即今之陕西巩昌府是也。

　　○县寨镇七：

　　六盘关寨，古六盘关也，在瓦亭西南陇山上。唐天宝后陷于吐蕃，宣宗收复。宋置寨戍守。东至木波寨二十里，西至神林寨四十里，南至杜家堡三十里，北至瓦亭寨二十里。

　　瓦亭寨，控龙山一带，即汉朝那县北古箫关也。后汉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山，即此地，弹筝峡在焉。东自安国镇路至州七十里，西至安边堡二十里，南至定川堡一十里，北东山寨五十里。

　　安国镇，唐中和中置静塞寨，后改今名。东至州三十里，西自山河寨入瓦亭寨四十里，南至定川寨十里，西北二里至弹筝峡。

　　新寨，地名小卢关，开宝中筑，赐今名。东北至耀武镇十五里，西蒿店沟戎马来路，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镇戎军彭阳城三十里。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至赵林寨二十里，西南至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东山寨三十里。

　　潘原寨，古邑也。唐至德后，河陇尽陷，国之西境极于潘原。宣宗恢复，建为武州，今仍旧为县。东至泾州界五十里，西至平凉县界十三里，南至仪州华亭县界五十里，北至原州临泾县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平凉县界五十里。

　　耀武镇，东至原州铁原寨十五里，西至安国镇三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原州平安寨二十五里。

　　原州，治临泾县，取“高平曰原”为名。唐天宝末，河湟陇右尽陷。元和中，始修临泾城为原州，自是西戎无犯边者。四封之地，羌戎维居，北捍蕃境，置十一镇寨守之。东北宁州七十里，西镇戎军界百三十里，南渭州界百三十里，北庆州百三十里。即今之陕西平凉府是也。

　　○镇寨十一：

　　柳泉镇，旧名鹁鸽泉，今名柳泉镇。西即熟户明珠灭藏康奴等族帐，北绥宁寨，西至故城五里，东至宁州界七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环州界十里。

　　新城镇，控大卢川路，东至州六十里，西铁原寨二十五里，南渭州潘原县二十五里，北开远寨三十里。

　　铁原寨，东至新城镇二十五里，西至渭州界十里，南至耀武镇十里，北至平安寨三十里。

　　开远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至平安寨三十里，南至新城镇三十里，北至新门寨十里。

　　平安寨，东至开远寨三十里，西至彭阳城二十里，南至铁原寨二十里，北至绥宁寨八十里。

　　新门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边壕，南开远寨，北西壕寨十里。

　　西壕寨，东至彭阳城七十里，西至新门寨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柳泉镇三十里。

　　绥宁寨，在州西北。按地图，细腰古城北有一路入蕃界故威州，庆历中修筑，赐今名。与靖安寨相应援，得守御之要，舆柳泉等八寨为次边。东南至州百一十里，东柳泉镇，西北戎马来路，东南环州定边寨，西至胡卢泉三十里。

　　靖边寨，地名胡卢泉，此有二路，一入蕃界故威州，一至新门寨。庆历中修筑，赐今名。得守御之要。东南至州百三十里，东北至绥宁寨三十里，西镇戎军乾兴寨、北羊屈族帐戎马来路。

　　佛空平堡，古城也，庆历中修，捍北边胡马来路。东环州定边寨，西耳朵城，南至州北边界。

　　耳朵城，古城也，庆历中重修，舆绥宁、靖安二寨相应援。东佛空平川，西绥宁寨，南至州北边界。

　　镇戎军，故原州城也，萧关都卢山朝那湫及泾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于吐蕃，自是三辅西无襟带之固。时宰臣元载上议曰：今西境极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间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长壕大堑，重复深固，乘间筑之，可移大军居泾州，以为本根，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北抵於河，皆连山峻极、不可越。置鸣沙县，为丰安军之羽翼，灵武五城为形势，然后居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匈奴之胫。图其地以献，量井泉，计徒庸畚锸，皆具而不果城。宋咸平初，诏曹玮修筑建军，自陇山而东，缘古长城开浚壕堑。初李继隆请城镇戎，朝廷询其事，弟继和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乃城之。故迄今为便。其东至泾州百八十里，西南至临洮军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灵州五百里，即今之平凉府镇原县是也。

　　○城寨堡九：

　　朝延以军境平易，无扼束，利於驰突，令旁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刳大壕以隔胡骑。寨城并在壕内。

　　三川寨，在捺龙川、天麻川、武延三川之间，因名三川。西控妙娥山一带西北入天都山路，可至灵武，地宽平美水草。西至天麻川，北至定川寨，去好水川百里。

　　定川寨，北控胡卢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贼路。东至渭州四十里，西至兰州约五百里，南至制胜关三十里，北至故会州约三百里。

　　高平寨，北至西界野鸡峰戎马来路。东天胜寨，西定川寨，南至军三十里，东北萧远寨，北至野鸡峰，北至菜园等川戎马来路。

　　天圣寨，天圣中筑，因赐名。东乾兴寨，西高平寨，北安远堡，控兰萧川菜园川贼路。

　　乾兴寨，天禧中筑，明年赐名乾兴。东至原州界黑寨沟二十里，西南至军七十里，西天圣寨，北至边壕七十里，南彭阳城北三川堡戎马来路。

　　彭阳城，东至平安寨二十里，西东山寨路，至军七十里。南至渭州新寨四十里，北至乾兴寨五十里。

　　东山寨，东至彭阳城三十里，西开远堡，接陇山。西至军五十里，西南安边堡三十里，北天圣寨六十里。

　　开远堡，祥符中筑。东至东山寨三十五里，西摧沙堡六盘山一带，南至安远堡三十里，北至军三十里。

　　刘堡，缘胡卢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至故萧关。

　　萧关路，自军北刘堡，缘胡卢河川，过古城，入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馀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继隆护送刍粮入灵武，由此路。

　　德顺军，旧陇竿城也，在六盘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玮言：今陇山外有弃地，陇竿川坦，为兵冲，曾无捍蔽。熟户以田输官，因相地形筑城，尽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寨，置弓弩手居之。庆历初，经略使韩琦言：笼竿城为山外四寨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因赐名德顺。自六盘山寨二十里，至瓦亭四十里，又七十里至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至石门蕃界七十里。东南至仪州百二十里，东北至镇戎军一十里，南好水川界。即今之平凉府静宁州是也。

　　○城寨堡七：

　　隆德寨，天禧中筑，寨属渭州。地名邪没笼川，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庆历初改今名，隶德顺军，在陇山外，隆德、静边二寨居边壕外。东至笼竿城六十里，西至边壕四十里，南至静边四十里，北至东胜寨三十五里，南石门路。宣宗朝收复六关，即石门关也。

　　静边寨，在边壕外，祥符中蕃部献南市城地。天禧初筑，赐今名。西控捺陇谷、天麻川戎马来路，南自三角城路，入秦州弓门寨。旧属渭州，庆历中移属。东至神林堡四十里，西至边壕二十里，南至熟户蕃族四十里，北至羊牧隆城四十里。

　　德胜寨，旧属渭州，天圣中筑，与隆德、静边寨抵秦州界。东南至军八十里，东至李武堡一十里，西至边壕一十里，南至笼竿城七十里，北至怀远城二十里，又西至界瓦川会百五十里，即西蕃笼谷也。此武延川戎马来路，有摘星、开边二堡。

　　中安堡，东至军三十里，西隆德寨，南章川堡，北熟户地。

　　章川堡，西北控扼西峡口戎马来路。地名樟川，顷因生户求内附，筑城，赐今名。东南结公城，西静边寨、捺龙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神林堡熟户地。

　　水洛城，庆历中，蕃部铎厮舟阝等献水洛、结公二城池，因命版筑。又献良肥地数千顷，募弓箭手居之，以为捍御开秦亭之路。苏温罗等族献山林，连延数百里，去水洛城三十里，仪州、制胜关、德胜、静边、章川寨遂为内地。又於陇城川修一城，南至床穰寨、龙城寨，今属秦州。东制胜关百里，西熟户王家族，西南至床穰寨五十里，东南至弓门寨七十里，又四十里至秦州，东北至德顺军百一十里，北至静边寨九十五里。

　　结公城，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东至制胜关百里，西至静边寨六十里，西南至秦州百里。

　　泾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於潘原，遂屯重兵，升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县为行原州，外张蕃翼之卫。宋建镇戎军，以通陇右；置德顺军，以制山外，渐复襟带之固。今为章化军节度。东至州界六十里，西至渭州界三十里，南至凤翔府界百里，西至原州界二十五里。今仍为泾州，属平凉府。

　　○寨一：

　　长武寨，筑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险固皆阻，天涧陡绝，惟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讨薛仁杲，顿兵于此。与折摭城相对，皆大险也。后置神策军地，高崇文尝为长武城使。西北至州四十里，南至灵台川。

　　仪州华亭县，旧陇州属邑，后魏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地。后唐同光中，置义州。宋改今名。东至泾州百里，西至西蕃界一百里，南至陇州九十里，北至渭州瓦亭寨一百二十里。今为平凉府华亭县。

　　○关一：

　　制胜关，控陇西一带，旧号大震关，改赐今名。管缘山小寨二十五里。

　　◎秦陇凤翔阶成路

　　秦州天水郡，本秦初封之地，在渭之间，诸羌杂处。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后，陷於吐蕃。至宣宗时，复为内地。土壤辽旷，尤宜畜牧。其东入陇州界故关山路，西至蕃界一百九十里，南凤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陇州界一百四十里。本朝建为雄武军节度，扼巴蜀之境，限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置寨二十三以守御之。知州旧兼缘边都巡检使，今置秦陇凤翔阶成六州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四族，总三万五千六百六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疋；弓箭手十六指挥，五千九百人，马二千六百四十二疋。

　　○寨二十三：

　　州境旷远，曹玮在边增筑弓门、治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

　　永宁寨，建隆中筑。西北控龛谷路，至兰州五百五十里。旧号向书寨，至道中赐今名，置稻田以为险固。东至休羌寨三十里，西至来远寨二十里，南至小落门三十里，北宗哥城九百里。

　　伏羌寨，本唐初伏州，后改为县，天宝后陷於吐蕃。本朝建隆中，酋长尚波於献地，特置寨戍守。东至定西寨四十里，南至永宁寨三十里，南至夕阳镇三十里。

　　大落门寨，在伏羌寨西，有落门谷，良木所产，先为羌戎所据。雍熙中，知州温仲舒发兵侵取，颇致骚动。诏中使视之，言得地甚利，遂置寨，迄今为内地。祥符中再修置。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威远寨八里，北来远寨二十里。

　　弓门寨，太平兴国中筑，在赤城川东波上，管小寨五。东至陇州故关七十里，西至治坊寨四十里，南至床穰寨六十里，北至边壕，西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边寨，至本州一百八十里，东至陇州定戎镇四十里，西南至清水县八十里，西至弓门寨三十里。

　　治坊寨，太平兴国中筑，在卧牛山东，管小寨四。东至弓门寨四十里，西至壕门外蕃界五里，南至床穰寨四十五里，北至熟户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床穰寨，开宝中筑，控床川一带，管小堡十一。东至治坊寨四十里，西至静戎寨四十里，东至州百五十里，东南至清水县十里，北至蕃界二里。

　　静戎寨，太平兴国中筑，在长山岭下，管小堡五。东至床穰寨四十里，西至三阳寨四十里，南至陇城界五里，北至蕃界五里。开宝中重修。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定西寨，太平兴国中筑，管小寨四。东至三阳寨十五里，西至伏羌寨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

　　威远寨，祥符中筑，旧名枭篦，后改今名。东至小落门寨五里，西至壕门外蕃部三里，南至马鬓寨十二里，北至来远寨八里。

　　安远寨，天禧中筑。东伏羌寨三十里，西来远寨一十里，南小落门寨三十里，北至生户五十六里。

　　临江寨，雍熙初筑，在渭水之南，与汉阳水合流，俗谓之西江。东至良恭故县四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西北将鸡寨四十里，北至蕃界五十里。

　　滔山寨，太平兴国中筑。东至骨谷镇七十里，西至良恭镇九十里，东北至长县界九十里。

　　来远寨，至州一百一十九里，东至永宁寨二十里，西至宁远寨郢南谷一十一里，南至威远寨堀埚一十里，北至渭河穷边。

　　小落门寨，至州一百四十里，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南至威远寨八里，北至来远寨二十里。

　　宁远寨，至州一百三十里，东至来远寨、定边堡一十里，西至熟户，南至马家族二十里，北至丁家部族二十里。

　　榆柳寨，至州三百四十五里，东至良恭镇五十里，西至临江寨四十里，南至蕃界二十里，北至管下将鸡寨一十里。

　　将鸡寨，天禧中筑。东南至古良恭城四十里，西至临江寨五十里，南至驼项寨十五里，北至蕃界约一百里。

　　马骏寨，在州西马骏岭下。东至故城镇五十里，至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壕外蕃界五里，南至长道县三十里，北至威远寨界八里。

　　静边镇，祥符中，诏筑於南市城。西南至州百五十里，东北至德顺军八十里。渭相接，控扼西戎之要。

　　陇城寨，唐县也，至德后陷於吐蕃。宋庆历中建寨，与德顺军水洛城、结公城二城相援。东弓门寨六十里，南白石堡四十里，北瓦龙谷堡四十里，东南治场寨四十五里，东北水洛城五十里，西床穰寨六十里。

　　达龙谷堡，庆历中筑。东龙川约四十里，西至西界生户约百里，东南安远寨六十里。

　　河湟甘肃瓜沙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又百八十里至临州，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北渡湟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里至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入洮叠州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叠州。

　　阶州武都郡，本白马氐之地，西魏置武州，唐大历中陷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复，立武州，寻改今名。东至兴州三百里，西至石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文州百五十里，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今仍为阶州，属巩昌府。

　　○寨二：

　　峰贴峡寨，捍吐蕃，并控宕州路，南至宕州七十七里，北至州二百里。

　　武平寨，地居险要，多生户，蕃部往年频有聚劫。庆历中，改就苦李平筑城，赐今名。与沙滩、峰贴峡二寨防托应援，管青冈峡、围城谷、斫鞍、三堡子、东磨鼻山、石妇口、西青岗峡、沙滩川。

　　成州同谷郡，古白马氐所居国，其地险固。唐至德后，吐蕃侵扰，百姓流散，因废为镇。咸通中，人户渐复，再置州。其东至凤州界五十五里，西秦州界一百五十里，南兴州界五十里，北秦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宕州三百五十里。今之巩昌府平县是也。

　　论曰：羌戎即叙，种落实繁，古之申远略制犷俗者，重降附之爵，用羁縻之策，罔不纳质向化，叩关请吏。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陇原渭环庆鹿阝延四路，河东则隰石麟府二路，其酋长则命之戎秩，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听世相承袭。凡大首领得为都军主，自百帐以上得为军主，又其次者皆等级补指挥使以下职名；其立功者，别建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至借职殿侍，充本族巡检，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糇粮无烦于公上（蕃部巡检，有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准正员官，添支亦如之。诸刺史、诸卫将军者，授俸准蕃部官首领。补都军主、副军主、副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者，其月给自三千至三百为差，每岁冬又给袍服，红锦者七种，紫绫者二种，以官为差。次十将以下，皆给土田。景德中，镇戎军曹玮言：蕃部兵最为精锐，其列校皆朝廷补授，多已衰老，愿省者择本军人充。从之）。凡四路，总六百七族，十五万五千六百人，三万四千三百疋马。其隶鹿阝延路者，皆居延州保安军界。隶宁路者，居环庆州界。隶泾原路者，居源渭州镇戎军界。隶秦凤路者，居秦凤州界。所以离戎丑之势，张蕃翼之卫也。又若戍兵防边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为费甚大，故晁错建策，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屋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减赡边之用，得慑俗之便。中朝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为弓箭手，给田二顷，出一甲士；至三顷，乃出战马一疋，税租徭役悉为蠲复，器械粮饷俾其自给。分筑堡垒使相聚居，设营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挥使以下戎秩以统率之，有战功者亦补军都指挥使，乃置弓箭手巡检以护领之，每战则常为诸军前锋。凡四路，总一百九十二指挥，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人，马九千五百九十疋。此备塞御戎之至要也。

　　●前集卷十九

　　◎西蕃地里

　　夏州，汉朔方郡，后魏置夏州，深在沙汉之地。唐开元中，为朔方军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钺，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中，李继捧来朝，愿纳土疆，得州四，酋豪二百七十人，部族五万帐，复为王土。其弟继迁时十七岁，不乐内徙，啸聚亡命，侵扰边界，淳化中诏废毁旧城，其州兵徙相州置营，仍曰夏州；迁居民于绥银州，分官地给之。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内附，得假本道节制。德明死，子元景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王绥怀之，尽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东银州三百馀里，西盐州三百里，南盐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东南绥州四百里，西南庆州五百九十里，西北丰州九百里，东北胜州九百里。

　　○镇寨六：

　　洪门镇，本夏州地，唐宁节度张献甫筑洪门镇城，置兵以防蕃寇。宋雍熙中废夏州，其地后伪号为洪州。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

　　贺兰山，东至怀远镇六十里，《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邑西九十三里。

　　天都山，按关右、陇西图记并无此山，今虏中曰为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百五十里，土地宽平，西南有路入渭州，山外德顺军四寨界。

　　瓦川会，东至镇戎军易藏山界，西入兰州界，皆山路。南至明堂川，北至会州界，皆川谷路。

　　天麻川，东北至捺龙谷路，入静边寨。西至马衔山，南至龛谷路，北至瓦川会，皆川路。

　　银州银川郡，汉属西河郡，为┯阴县地，以其在┯水之阴也。五代以来，为夏州属郡。夏州废毁，迁居民延石州，今陷于虏。东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绥州界百陆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绥州上郡，秦所置，西魏为绥川。西汉六郡良家子，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绥州。唐属朔方节度，城在延州东北无定河川。宋李继迁叛，河右ㄈ扰，以高文丕知州事，继迁攻击不已，因徙，文丕洎居民于石州，废毁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请城绥州，屯兵积谷以遏党项。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钱若水驰往规度，既而若水上言：绥州顷为内地，民赋登集，尚须旁郡转饷。自赐赵保忠以来，人户凋残。今若城之，须广屯戍兵倍于往日，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地隔黄河小大铁碣二山，城下有无定河，缓急用兵，输运艰阻。即罢其役。德明既款附，上言乞割绥州土界隶当道，诏以誓表令边臣详定附之。其地东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说自石州孟门渡河一百五里，至绥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银州一百六十里。

　　○河二：

　　浦洛河，东南五十里至清远军。

　　○无定河

　　宥州宁朔郡，即汉三封县之地。自河曲灵夏有蕃戎部落，后周武帝乃立胡州以统之。唐天宝中，改宁朔郡，后寄理於经略军。以地形居中，可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为夏州之援，元和十九年复置宥州於长泽县，隶夏绥银节度，刺史兼管策军。宋李继捧纳国，复为王土。自夏州废毁，因陷于贼。东夏州界六十里，西盐州界二百里，南保安军界约百里，北夏州界约百五十里。

　　灵州灵武郡，即唐之回乐峰也，自后魏置灵州，初在河北，大统六年筑城，即今城是也。唐开元中，边境置节度，以饣登四夷，以州为四方节度理所，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捍御北狄，统经略安丰、定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内经略军治在城内。肃宗即位，升都督府。宋初，杨琼为部署，导黄河，溉民田数千顷，户口四千馀，课利四十五万贯。咸平中陷于贼。河外旧有五镇，今夏国伪升为州。按唐史元载献议以灵武五城为之形势；开元中，朔方节度张说往巡五城处置兵马，即此地。东盐州三百里，西凉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东北丰州九百里。

　　○镇寨九：

　　保静镇，本河外镇，咸平中陷，今为伪静州，本镇旧管番部六族。

　　临河镇，镇城，旧管蕃部二族，置巡检使，以酋长为之。

　　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首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定远镇，唐制：朔方节度下定远一军七千人，在此城南，至怀远镇一百里，西贺兰山六十里，西南至州二百里。宋至道中建为威远军，咸平中陷，今为伪定州。其城则唐光天中，朔方总管郭元振以西域援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郭烽堠，故置此城，募官健五千五百人镇守，为行军计集之所。后信安郡王玮又筑羊马城，幅员四十里，管蕃部四族，以酋长为巡检使。

　　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东至保静镇四十里，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北至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以上五镇，自咸平以前，以灵州都监兼五原镇都巡检使主之。

　　丰安军，唐屯田二十万以上，并河外六镇也。天宝末，魏少游为六城水运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度支使副，率兵白草镇，迎谒肃宗，言：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地。上仓储库物之数。

　　艾山旧渠，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南北二十六里，州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自禹旧迹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步，以河水溉公私田四万顷。人获其利。

　　回乐烽，置县在州城，开元初置东皋兰州，皆九姓突厥部落。

　　温池，唐神龙年置县，县侧有盐池。唐洎五代，节度使兼领温池榷盐事。开元初，置燕然、烛龙二州，寄治温池界，并九姓突厥部落。

　　盐州五原郡，唐都督府，正元中城为部蕃所毁，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复加版筑。既城之后，边患息焉，迄德宗朝，虏不敢犯塞。今陷。东绥州六百里，西会州八百里，南庆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东南延州五百三十里，东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灵州三百里。其地有白池，南北九十里，旧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盐池，置城以护之。唐曰白池县，又名井城葭芦泽。正元中，度支使兼灵盐等州池井榷盐使。宋景德中，赵德明乞入青盐交易，不允。

　　清远军，东南七十里至环州美泥寨，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圣泉，七十里至定边镇，又六十里至灵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镇。四十里。本席鸡城地，宋太宗以灵武道路艰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挽，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此城，以清远军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无井泉，陕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盐段义逾城叛，寻陷于贼。

　　胜州榆林郡，战国为云中地，隋置州，为下都督府。炀帝发丁男百万筑长块，东至紫河，西距榆林，车驾因幸榆林，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即此地。唐正观中，平梁师都时，柴绍以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以决胜为名。今废。东北东受降城二百里，东朔州四百二十里，南麟州四百里。

　　○河镇二：

　　紫河，隋筑长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为之紫河汊，地产良马。

　　唐龙镇，在胜州之境，地居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之东曰东躔，河之西曰西躔，骑兵所不能及。蕃族来义者尝持两端，事契丹及夏国。宋真宗朝，与叔不协，趋契丹破之，来依府州。义非大族，乃悯其穷而款塞优容之，赐锦袍银带，子孙官。景佑中为夏国所并。

　　凉州武威郡，唐为河西节度使，以断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王门、墨离、豆卢、新全等八军，内四军凉州界。地势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西晋末，张丸据之，为一会府，号前凉。后吕光有其地，号后凉。唐建方镇，开元末，宰相兼领节钺以镇之；天宝末陷于西戎。宣宗恢复河湟，命土豪领之，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五代汉高祖命申师厚为之帅。迄今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馀皆吐蕃。宋开宝中复来请帅，以殿直丁惟清领州事（时惟清市马于凉州，而西境大丰稔，因为所留，就而命也）。咸平初。潘罗支来贡，命为六国大首领。李继迁来寇凉州，战于城下，退至三十井死。罗支封武威郡王，天圣初土贡不绝。东会州六百里，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删丹，又二百里至州南浩河，二百六十里东南兰州，五百四十里东北会州鸟兰县界。

　　赤水军，唐武德中置，在凉州城内，军之最大者，幅员五千里，赤坞有赤泉，因以名焉。

　　大斗军，在州西二百里，又百八十里即张掖郡古安西城也。唐开元中，以赤水军守捉使改大斗军，以西接张掖，东连武威州，故曰大斗。其镇曰雪山，雪山在军南五十里。

　　建康军，在州西西二百里，即甘肃二州中路，在祈连山下。唐证坚中，王孝杰开四镇置军，张守常为军使。

　　宁寇军，后周保定中置，号同城戍，在州东北千馀里。唐旧号同城守捉，天宝中置军，隶张掖守捉使。

　　○山一：

　　焉支山，汉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狐境水，过焉支山千馀里，执浑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即此地也。山在河西郡界，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古木。其水甘草美，宜蓄牧。一说焉支山在删丹故县，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

　　甘州张掖郡，地里风俗记曰：汉结乌孙，绝隔诸羌，裂寇贼右臂，自张其掖。后魏为甘州，以地有甘峻山为名，号外国古地。《禹贡》曰：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即此地。今黎水并在郡界，居延海、祈连山、遮贼障在焉。遮虏障，路博德所筑。隋大业，车驾巡河右，置桥梁於浩河，以幸张掖。唐天宝之乱，遂陷回鹘。后尚公主，迄宋景以来，犹陈甥舅礼，酋长称可汗，王妻称公主，朝廷岁颁正朔。东凉州五百里，西肃州四百二十里，南雪山，北张掖河三百里。

　　○山一：

　　祈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馀里，南北百馀里。山中冬温夏凉，美水草畜牧。古寇贼尝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隋自西平鄯州，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皆为隋土，置郡县镇戎，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山下有霍将军神祠。

　　肃州酒泉郡，汉元狩中昆邪王以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而酒泉郡以隔绝故，与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外国西方之援。后为凉武昭所据。隋置肃州，玉门在其西，去长安二千八百里，东至甘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南蕃界，北回鹘界。

　　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唐开元中置，隶河西节度，在州西二百里。

　　瓜州军晋昌县，古西戎地，汉武帝开之为墩煌郡，隋置瓜州。前秦符坚徙江汉之人于墩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千户。凉武昭王以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西方之俗高尚武力，唐之骁将郭知运、王君，俱郡人也。今城即开元中刺史张守所筑。东至肃州五百二十里，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南至新昌镇，北豹门守捉，西北至伊州界五百里。

　　墨离军，本月支国旧地，唐武德初置瓜州，因置军焉，隶河西节度。城在瓜州西北千里，张守尝为军使，修筑此城。河西陇右节度王忠嗣伐吐浑於墨离川，虏其全军而归，即此地。

　　沙州，汉墩煌郡地，居流沙东北，以其沙风吹流行，谓之流沙，在郡西八十里。唐天宝后，陷於西戎。大中后，刺史张义潮以州归顺，特建归义军节度，以义潮为帅。宋太平兴国中，义潮孙延禄承袭，累封谯国王，后每修贡。东至瓜州二百八十里，西南口烽，北至咸泉戍三百二十里，东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里，即大碛之外地。

　　○关山四：

　　阳关，汉龙勒县地，县有阳关、玉门关。

　　玉门关，汉列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障塞，出长城外数千里是也。东至沙州百二十里，东南至沙州二百五十里，去长安三千六百里。自关度流沙西一千里至鄯善，又自关度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车师。隋炀帝巡狩河西，至玉门关，置伊吾、且末等郡。唐为玉门县。

　　鸟鼠同穴山，渭水出於山中，有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同穴。

　　白龙堆，在沙州玉门关，东倚三危，北望蒲昌，是为西极外国要路。

　　伊州伊吾郡，汉乌垒城地，在沙州北大碛之外，去玉门关八百里。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道，逐贼于清海，即此路。地多沙碛，一名鬼碛。一说鸟垒城去阳关一千七百里。唐郭知运、王孝杰相继为刺史。东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南至沙州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伊吾军三百里。

　　屯山二：伊吾屯，汉置伊吾屯田，后汉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号膏腴之地。后魏置邑，唐贞观中分置纳职县。

　　天山，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广六十里，冬夏积雪，一名雪山，匈奴过之皆下马拜。汉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虏万级而还，即此地也。一说且弥国治天山东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伊吾军，本昆吾国地，西扼大碛。唐景龙中置军，隶北廷节度，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西州交河县，本车师国之高昌壁也。汉和帝时，班超定西域，置戊巳校尉，领兵五百人戍之，以地势高峻，人物昌盛，故立高昌垒，垒有八城。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营大总管，平高昌，置两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其水流出邑地），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仪凤中，吐蕃叛，洮河道总管裴行俭帅师至西州破之，立碑於碎叶城，以纪功，皆此地。东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轮台县五百里，南吐蕃界，北至北庭都护府四十五里。

　　○河一：

　　交河，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东京九千三百里。城北三源，一源出东北五里，一源正北六里，一源出西北五里，去城百步，三河合流，又分流城之四合，故曰交河。汉戊己校尉所理。

　　天山军，汉戊己校尉所理。唐正观中置，隶安西节度。在西北三百里，东西三百里。其山春夏有积雪。

　　○庭一：

　　北庭，治金蒲县，在流沙西北，汉乌孙县旧地也。去阳关二千七百里，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历代为胡虏所居。唐贞观中，置庭。文明中，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后为北庭都护府，又置节度，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西碎叶岭，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北回县。

　　瀚海军，在西安都护府，唐长安中置，隶北庭节度。居金山之北，赤野之南，地方五千里，汉乌孙王之境。

　　○海县二：

　　蒲类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减。一名婆惜海。汉班超将兵击伊吾於蒲类海是也。《水经》曰：河水一源出于阗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隋开皇中，西羌内附，诏宇文攸持节安辑，置蒲昌、盐泽二郡，以安降附。

　　轮台县，汉桑弘羊上希主意，遣士卒绕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是此地。后弃之。唐时因城置县。

　　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开西域，初置府。高宗开四镇，西境开柘数千里，得于阗、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明庆中移都护於龟兹，东接焉耆，西连疏勒，至葱岭七百里。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如意初，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郭元振、郭知运辈并相次为都护。后为安西节度，抚宁西城，统领四国。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里，汉时旧国。东至安西一百里，北至碎叶二千里，唐亦置都督府。去东京一万五百里。

　　于阗，统十三州国，周四千里，都葱岭之北二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北至龟兹一千四百里，东去鄯善一千五百里，去长安九千六百里。宜五谷，气序和畅，知礼义。

　　焉耆国，都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贞观中，驸马府都尉阿史那社尔平之，置都督府，北至墩煌，南至且末，并古界。

　　○山一：

　　葱岭山，西域三十六国，而限以葱岭。其河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在南山下，与葱岭河合。按《水经》：葱岭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顶。一说葱岭在墩煌西，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说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又一说自沙车西行百里至葱岭。

　　鄯州西平郡，治湟水县，本西羌乌弋奚剑所居，谓之湟中，亦月支之别种也。赵充国伐先零，计度临羌至浩，为屯田，可垦者二千顷。霍去病逐诸羌，及渡河湟，筑龙居塞。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后汉为西平郡），陈兵讲武，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举，置鄯州，为陇右节度使治所，管临洮、河源、安仁、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共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东至兰州广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百二十里至河源军，又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八十里至定戎军，又七十里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廓州，北七十里至清海凉州，二十里至昌松县界。

　　○水一：

　　湟水，《水经》曰：金城东允吾县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亦谓湟水所出处。

　　积石军，在廓州远化县西界，本吐谷浑地。唐贞观中，吐谷浑叛。初置为静边镇，仪凤中升军额。

　　○城一：

　　石堡城。天威军，唐开元中信安王攻下之，置振武军，后为吐蕃所陷。天宝中，哥舒翰又攻下，置军。

　　临洮军，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西不过临洮，是也。唐开元中，移洮州狄道县置军。自军西六十里，即河州大夏县，又一百一十里至河州，东南至故渭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兰州二百里。

　　河源军，置在湟川东北，今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一云汉赵充国亭堠地也。

　　白水军，唐开元中郭知运、张怀亮置。

　　安仁军，在鄯州西北星宿州，唐开元中置。

　　振武军，在鄯州鄯城县西界，东距州二百里，本吐蕃铁仞城。

　　威戎军，唐开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故渭州陇西郡，汉阳有坂，名曰陇坻，今州城处其西，故曰陇西。领狄道等十一县，风俗尚武力，习战射，西汉六郡良家，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出陇西。唐置州，升为都督府。广德中，西戎犯边。洮兰秦渭尽为虏境，废城在秦州永宁寨北七十里、熟户张香儿族帐之所。东秦州三百里，西岷州三百里，南成州四百里，北兰州四百里。

　　兰州金城郡，汉昭帝置，以其地并狄种，故曰狄道；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赵充国曰：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即此地。范晔《后汉书》曰：西戎在汉金城郡之西南，即古之西戎地也。东北会州二百里，西鄯州四百九十里，南故渭州四百里，北凉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渡金城关二十驿至凉州。

　　○水一：

　　浩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兰州有浩故城。

　　会州会宁郡，古西羌地，秦并天下，属金城郡。汉昭帝分天水、陇西、张掖各三县，为金城、安定二郡，此为栎阳县地，属金城。后魏置会宁县，西魏因立会州，寻废。唐复建州。东故原州四百里，西凉州六百里，南兰州四百二十里，北灵州六百里。

　　○关二：

　　乌兰关，会宁关西四十里。

　　会宁关，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河州抱罕县，《禹贡》导河自积石，今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之所经。汉始元中，分陇西、天水、张掖三郡，立金城郡，今州即金城之抱罕县。唐平李轨，置河州。后陷於虏。东兰州三百里，两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过凤州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军。

　　○山二：

　　积石山，《书》曰：导河自积石。唐贞观中，吐谷浑叛，诏李靖、侯君集为西海路大总管，师出鄯州，行空虚之地二千里，过星宿川，望积石原，观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师。

　　皋兰山，在积石山下，有石门，有河水西南流，《禹贡》所谓导河积石也。汉元狩中，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山。

　　洮州临洮县，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西临洮，即其地。洮水出西戎中，北至抱罕，东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隶陇右道。天宝初，哥舒翰破吐蕃於临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为神策军。后唐长兴中，建为保顺军，节度塞外十镇，洮州则其一也。今邈川大首领角厮罗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羁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门军，在洮州，唐仪凤中置。

　　○山海三：

　　洮水，《汉书》：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东入于河。

　　青海，在吐谷浑国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回千馀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於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逐贼于青海。唐天宝中，筑神武军於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筑城于青海之中龙驹岛，吐蕃遂不敢近青海。

　　金山，会州之西，青海之东，甘州之南，邈州之北。蠕蠕虏世居金山之阳，山之西南薛延陀旧地。

　　岷州和政郡，秦三十六郡，陇西之临洮县地。蒙恬击胡出塞，筑长城起於此，通道九原，至云阳。后魏大统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初改名和正郡，至德后陷于虏。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怀安二百五十里，北至兰州狄道县五百二十里。

　　廓州宁塞郡，古西域之地，城本吐谷浑所筑。汉宣帝时诸羌皆叛，后将军赵充国屯陇西，縻诸羌不敢动，即此地。

　　叠州合川郡，其地山多重叠，秦汉晋魏为诸羌所据，后周西逐诸羌，始统有其地，因置州焉。唐李出为都督，尽西域之地，皆设屯田，以为战守之备。宰相娄师德常为河源积石怀远军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使，而河西陇右凡三百六十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河西岁入二十六万石，陇右四十四万石，今皆在蕃地。

《武经总要》 （中） （宋）曾公亮等 撰

　　●前集卷二十

　　东西川峡路，《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地为多，天文与秦同分。春秋楚、巴、庸、夔、诸国之地，后皆属楚，秦之汉中、蜀郡、黔中、南郡、巴郡皆其境也。东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羌戎，而巴蜀、广汉本南夷地，沉黎、维川制生獠、吐蕃，云安、清江控、夜郎，江油、阴平氐羌之地，南溪、卢川抚南诏之国。其涪渝数州，亦有夷人，不为边患，故不录。而施州、黔中置义军土丁，防守边徼。此中国控制之要也。

　　◎益利路

　　益州，秦汉蜀郡地，晋武帝改为成都国，南朝皆为益州。唐领西川剑南节度，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中，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治成都。宋沿唐制，节度使兼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其地东至简州阳安县界六十六里，西至永康军导江县界八十七里，南至陵州籍阳县界九十二里，北至汉州雒县界六十七里，一路十五州军，邛威茂黎雅五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暨云南诸国；利州军、文龙二州，捍吐蕃。后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以益州、利州为治所。今之四川成都府。

　　邛州临邛县，汉蜀郡故地。梁於蒲水口立垒栅为城，以控生獠，改曰邛州，以南邛来山为名。今置一寨守之。东至夷界百三十里，西北至羌戎界百二十里，西南至羌戎界百三十里，以山为界，西无郡县。今仍为邛州，直隶四川布政司。

　　○寨一：

　　平乐寨，在火井县界，北至县三十里。

　　黎州洪源郡，古邛都国，汉置沉黎郡，后周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唐长安中，割洪源、越州之阳山置州，取沉黎为名。旧领羁縻五十四州（后并荒梗不通），西控吐蕃，南捍蛮界，东南至邛部川蛮十一日程（西南夷之种也，居汉蛮越郡地，其酋长自称百都鬼王），西至戎州。州西南百二十里，渡大渡河，出瘴川口清溪关，二百三十里至州界，又四百九十里至州（州，即西南夷也，控滇之要，扼蕃蛮之口，共八日程。州今废，又三百六十里与南诏分界，即云南国。今之四川黎州安抚司是也。

　　○羁縻州五十四：

　　罗岩州 索古州 秦上州 合钦州 剧川州 辄萦州 蓬州 柏坡州 博卢州 明川州施皮州 蓬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大属州

河东州 诺州甫岚州 昌明州 归化州象川州 丛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树州 东川州 上贵州 滑川州 北川州

古川州甫{艹}州 比地州 苍荣州 野川州邛陈州 贵林州 护川州 牒综州 浪弥州 郎郭州 上钦州 时蓬州 俨马州

橛查州邛川州 护邛州 脚川州 开望州 上蓬州 北蓬州 剥重州 久护州 瑶剑州明昌州

　　雅州卢山郡，严道故地，后魏因招携离散侨立卢山郡，唐初立雅州，下都护府。今管羁縻四十六州，吐蕃生獠置五寨守之。东至邛州界八十里，西南至黎州百里，州西陆行三百六十里蛮界严罗州（卢山县西北六十里章卢山下，有石狭口，阔三丈，长二百步，俗谓之卢关，关外即生獠也），西北陆行五百七十里吐蕃栖鸡城，东陆行二百三十里涂州，西陆行二百三十里悉州，南陆行二百六十里至雪岭，北陆行九十三里翼州界，东南陆行一百六十里吐蕃旧界。今仍为雅州，直隶四州布政司。

　　○寨戍五：

　　碉门寨，在严道县界，东南至县八十里。

　　灵关镇寨，在卢山县界，南至县八十里。四面险峻，控带蕃界。今有土兵镇守。

　　荣经县寨，在本县城内，有兵马监押守戍。

　　鱼泉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西四十里接邛州大井县。

　　琉璃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二十里。

　　○羁縻州四十六：

　　罗岩州，至州四百八十里。

　　当马州，至罗岩州二百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三井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来锋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名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钅井苯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斜恭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昼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八十八里。

　　罗林州，至罗岩州三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笼羊州，至罗岩州一里，至州四百七十九里。

　　林波州，至罗岩州六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林烧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龙蓬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索古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敢川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惊川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祸眉州，至罗岩州七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木烛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百坡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当品州，至百坡州五十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严城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二百六十里。

　　中川州，至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钳矢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昌磊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三百六十里。

　　钳并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林波州，至百坡州三里，至州三百七十七里。

　　会野州，至百坡州六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当仁州，至会野州三百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推梅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作重州，至会野州二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祸林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金林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诺祚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三恭州，至会野州五十里，至州五百八十里。

　　布岚州，至会野州六十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欠马州，至三恭州五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罗蓬州，至欠马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已上三十七州，并管罗岩州、会野州路。

　　谕川州，至州五百八十里。

　　让川州，至谕川州五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远南州，至让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卑庐州，至夔龙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夔龙州，至卑庐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耀川州，至金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金川州，至耀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东嘉梁州，至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西嘉梁州，至东嘉梁州十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已上九州，并管夏阳路。

　　茂州汶山郡，汉武置汶山郡，梁置绳川，取桃关之路，以绳为桥，因作州。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羁縻十七州，东至绵州四百里，西至威州二百二十里；州北陆行百五十里至翼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芳州；西南陆行三百七十里至涂川州；西北陆行至吐蕃栖鸡城。即今仍为茂州，属四川成都府。

　　○羁縻州十七：

　　静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七十五里。

　　恭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里。

　　当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六十五里。

　　直州，管部落二百二十户，去州三十里。

　　时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六十里。

　　宕州，管部落二百七十五户，去州二十里。

　　涂州，管部落六十户，去州五里。

　　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百五十里。

　　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飞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柘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乾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三百里。

　　悉州，管部落三百一十五户，去州二百里。

　　可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百里。

　　翼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向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居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威州维川郡，古徼外羌冉龙之地，蜀姜维、马忠讨汶山叛羌，即此地也。唐武德中，白狗羌内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阳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井底，一面临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唐时吐蕃得之，号无忧城，宣宗收复。宋以羁縻保、羁二州隶焉，景佑初改今名。东至涂州二百三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三十里，南至雪岭一百八十里，北至蕃界。今仍为威州，属四川成都府。

　　○羁縻州二：

　　保州雪山郡，本维州定廉县，南至吐蕃，为夷落之极塞。唐开元以来，董氏世袭刺史。

　　羁州静戎郡，唐天宝中，招慰生羌置郡，亦许世袭。

　　利州，治绵谷县，本汉中地，昔蜀王封弟苴侯，命邑曰葭萌，秦命司马错伐蜀，出剑阁，即此地。亦谓石牛道。东至阆州岐平县、集州鸡江县界三百四里，西至文州曲水县、龙州江油县、剑州剑门县界二百八十里，南至剑州剑门县、阆州苍溪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三泉县、文州曲水县界三百二十五里，西南控巴蜀，东北接梁洋，号为要害。唐为都督府，宋为昭武军节度，置益州路兵马钤辖，治於益州。

　　文州阴平郡，古氐羌之地，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属武都郡。西魏置文州。西至龙州四百里，南至阆州二百四十里，东至扶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阶州六十三里，西南陆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二百里至松州，西北吐蕃界大恭岭一百二十里。今之陕西阶州文县是也。

　　龙州江油郡，汉魏以前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平道景谷行七百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险难。艾以毡自裹缚而下，将士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即此地。西魏建州。东至利州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松州界二百四十里，接蕃部，山谷深险，不通人行。南至绵州界八十五里，北至文州一百一十五里，西三百里至松州，西北五百里至扶州。今之四川龙安府是也。

　　◎梓夔路

　　梓州梓ㄅ郡，汉属广汉、巴西二郡地，隋置梓州，左带潼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要。东至果州西充县界二百里，西至汉州德阳县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普州乐至县界二百三十八里，北至剑州普安县界一百六十二里。凡统五十州军，戎泸二州处边防，夔州路九州军、施黔二州、云安军居蛮徼，西尽巴，控带夷獠。唐置东川节度，夔州置团结兵戍守，与西川节度相掎角。宋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遂州夔州为治所，兼领施黔思三州，缘边诸寨将士丁义军四千三百二十七人，并隶都巡检司。庆历中，诏著迁职例，自押蕃至军头，凡七年一转资；副都头至指挥使，十年一转资；缘功者不循此例，功微者但给盐菜。义军之守边，最为健伉，习知山川道路，每蛮寇至，不计远近掩杀，官军守险策应而已。即今之四川潼川是也。

　　戎州南溪郡（政和四年改为叙州），古侯国也，秦惠王破滇池，通五尺道。汉武得唐蒙理道于此，而破、夜郎，因置道。梁置州，以镇戎夷。隋移于南溪。唐置中都督府，管羁縻州三十，东至泸州三百八十里，西至羁縻武昌德州一千五百七里，南至马湖江、羁縻武昌德州界二千三百一十七里，北至荣州公井县界二百四十五里，西南至马湖江千里，又至石门镇三百里，协州四百里，至南诏国所居阳苴咩城二千三百里，置一寨控其要，即今之四川叙州府是也。

　　○县寨一：

　　南溪县寨，汉南广县地，控生獠。后周置南武戍，隋改今名。东至泸州江安县，南至氵育井监界三十五里，西至青衣江西岸界，并夷獠所居，南至泸州江安县界十五里，北至泸州江安县界二十五里。

　　泸州泸川郡，梁置州，取泸水为名。唐开山洞，置羁縻州十三，并属泸州都督，后又益五州，管彝人丁口十万。今东至渝州江津县界三百三里，西至戎州南溪县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纳州五百二十七里，北至昌川永州县界八十五里（我州西二十里渡江，即至纳溪口水路，自生户美人界入乌蛮路）。置寨四，控其要。真宗朝，外国叛，诏曰：泸州三月节苦瘴毒，蛮人旅拒，可量差戎兵守其要害之地，以防之。

　　○监县寨四：

　　氵育井监，西控悦江口，隋富世县地，有盐井，人获厚利，号玉女泉，故云富世。今升为监，控彝地之要冲也，水路至州九百程。监城旧无濠堑，祥符中，巡检王怀信发兵浚濠筑城，捍近界边人。东戎州百里，西悦江口，至蛮界悦州，西乌蛮界，南晏州界。

　　江安县，汉江阳县地，隋改今名，天禧中为戎泸资荣都巡检所，贼人惊扰，便于应援。县东南自纳州汉水至乌蛮界。

　　合江县，汉江符县地，晋置安乐县，周改今名。当绵水大江之口，在泾水之南。

　　三江寨，西北至州，陆路三日程，水路五日程。自江路入黔南，至氵育井监三十里。

　　乌蛮姚州，戎泸州界，唐武德后开拓山洞，置四十八州，安辑夷獠，迄今许世袭。通时贡，或巨或否，羁縻而巳。隶戎州者三十，隶泸州者十八。本朝庆历中，乌蛮王得盖自言：十年弹压，人不入汉界为过，因乞州名符印。诏名姚州。即云南国之地也。

　　戎州羁縻州三十：

　　连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二十七里，从筠州析出。

　　南州，在戎州西五百四十五里，从盈州析出。

　　德州，在戎州南五百六十四里，从志州析出。

　　为州，在戎州南四百九十里，从扶德州析出。

　　洛州，在戎州南四百二十里，从照州析出。

　　移州，在戎州西南五百八十七里。

　　照州，在戎州南三百九十六里。

　　筠州，在戎州南四百一十七里。

　　志州，在戎州西四百五十六里。

　　盈州，在戎州西五百五十七里。

　　献州，在戎州南六百六里。

　　武昌州，在戎州南二千二百一十七里。

　　扶德州，在戎州东南四百五十七里。

　　播郎州，在戎州南二百八十七里，从泸州析出。

　　商州，在戎州西七百九十三里。

　　驯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九十三里。

　　浪州，在戎州西一千三百四十里。

　　骋州，在戎州西一千三十二里。

　　协州，在戎州西南八百里。

　　靖州，在戎州西南五百一十里。

　　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

　　播陵州，在戎州南五百七十七里。

　　钳州，在戎州西南四百五十七里。

　　哥灵州，在戎州西南一千四百里。

　　切骑州，在戎州西南一千一百里。

　　品州，在戎州西北二千三百九十五里。

　　从州，在戎州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二里。

　　可连州，在戎州南九百里。

　　碾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九十七里。

　　氵高州，在戎州南九百一十二里。

　　泸州羁縻州十八：

　　纳州，北自纳溪口，至泸州三百五十里，以施池水为界。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中，改都宁郡。乾元中，复为纳州。

　　薛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北氵育井监。唐仪凤中，招生獠置。天宝中改为黄池郡，乾元中复为薛州。管山口夷人丁口五万。

　　晏州，在泸州东南五百三十里，北氵育井监。唐与薛州同置，天宝初为罗阳郡，乾元初为晏州，系山前，管六县夷人丁口三万。

　　巩州，在泸州西南六百里，西北氵育井监。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初改为因忠郡，乾元初为巩州，管山后夷人丁口一万。

　　奉州，在泸州西南七百里，北氵育井监。唐仪凤中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三千。

　　悦州，州之东有三路，一入氵育井监，甚平易；一自峡石路至氵育井监，险隘；一自悦江口水路入泸州。管山前夷人丁口万人。

　　思义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东至氵育井监，西南至戎州，南溪县界。唐天授中置，管山前夷人丁口八千。

　　长宁州，在泸州西南五百三十里。

　　能州，唐太定中置。

　　氵育州，在泸州西南四百五十里，唐贞观中置定氵育川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浙州，唐仪凤中置，理浙原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定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本氵育州新定县地分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五千。

　　宋州，在泸州东南三百三十里。

　　顺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唐载初中置，理曲中县，管夷人丁口万人。

　　蓝州，在泸州东南六百里。

　　溱州，唐贞观中置。

　　高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八十里。

　　姚州，至氵育井监三十日程。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部永昌郡云南，即蜀邑也。蜀诸葛亮南伐，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此地。遂置云南郡，居弄扌东川。天宝中，蛮王阁罗凤弗恭，以鲜于仲通将兵十万讨之，大为所败。韦皋镇蜀，兼云南招抚大使，册为南诏是也。厥后或臣或否，西南夷中最大者。今侨立姚州，令得尽领之。

　　夔州云安郡，古巴郡地也。晋置三巴都尉，绥靖蛮寇。隋立夔州总管府，州城临大江之，据三峡上游，东至归州三百四十里，西至云安军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施州界五百里，北至大宁监界六十二里。为宁江军节度，置梓州夔路兵马钤辖，以梓州为治所。置五寨，守其要。即今之四川夔州府是也。

　　○寨三：

　　茆田寨 黄连寨 土场寨 石门隘寨 支垅坪石磊寨

　　已上并在蜀江南岸。

　　施州清江郡，古巴郡之境。唐置施州，地杂夷落，土俗轻悍。今管羁縻五州，时通朝贡。置十二寨守之，管义军土丁寨将一千二百馀人。东至峡州界三百一十里，西至万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高州界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夔州界一百一里，西北至夔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黔州界一百三十六里，东南至澧州界二百四十七里。又自维子岩小路至澧州慈利县界，东北陆行五百五十里至叙州，南三百四十里至高州界。

　　○寨十二：

　　宁边寨，旧名暗利，天圣中赐今名。北至州三百里，西至五路溪口，入蛮界约五十里。南至安化州蛮界。

　　连天寨，西至州四百五十里；东南罗大寨、松木隘、曲木隘，入溪峒懿州路；南至蛮界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顺州。

　　尖木寨，东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寨城咸平中置，初高州蛮人钞略汉界，乃置寨守之，溪峒帖息。

　　永宁寨，西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静边寨，东北至州二百五十五里，七日程。南顺州，西尖木寨十五里。

　　施度寨，北至州二百二十五里，西南歌罗寨。

　　永兴寨，南控五路溪口，入天赐州界，控蛮界五路溪口。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歌罗寨，东至施度寨十五里，西南至永兴寨，西北至州二百四十五里。

　　细砂寨，北至州二百八十五里。

　　太平寨，北至州一百三十二里。

　　罗大寨，在建始县界，北至县四百七十三里。

　　支士寨，在建始县界，北至界二百七里。

　　○羁縻州五

　　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诫谕，并令歃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蛮酋三十人，悉补寨将。

　　西高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汉都尉居之。唐蒙自俯道抵江，即此地。旧名珍州，蛮酋田氏世袭，乾德中改今名。北至尖木寨五日程。祥符初，五团蛮啸聚攻高州，欲令暗利寨出兵援之，真宗以蛮夷相攻，不许。

　　富州，蛮酋向氏世袭刺史，天禧初，向通汉来朝，官至五溪十洞都防御使。

　　顺州 奉化州 天赐州

　　黔州，治彭水县，古蛮夷地，春秋庸人率庸蛮叛，即其地。秦置黔中郡，五溪蛮之西界也。五溪，谓酉辰巫武沅也。永嘉后，没入蛮夷二百五十年。伪蜀移黔南，寄治涪州。宋理黔州，管黔内思南费溱夷播六州（东与施溪锦蒋五州隔一高岭，其西南溱高州，与泸州接境），又有羁縻州数十。其十州有名，得通朝贡，并夷獠部落，置寨三十二守之，管土军三千四百人。东至南州四百里，西至涪州界四百四十里，南至夷州界五百九十一里，北至中州二百四十三里，西北至部州界四十二里，东南至思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南行二十九日，至南宁州，接云南昆明部落。即今之重庆府彭水县是也。

　　黔江县管寨二十九：

　　白石寨，在县东一程，并兴洛、长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马栏寨，在县东一程半。

　　白水寨，在县北四程。

　　佐水寨，在县东二程，并合蓬、重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永安寨，在县东三程，明道中重修。

　　安乐寨，在县东三程。

　　双洪寨，在县东四程。

　　小村寨，在县东二程。

　　鹿角寨，在县东七程。

　　社营寨，在县东四程。

　　茆田寨，在县东四程。

　　古水寨，在县东五程。

　　蛮冢寨，在县东五程。

　　木栏寨，在县东一程。

　　洛水寨，在县东六程。

　　潜千寨，在县东七程。

　　虎眼寨，在县东三程。

　　木孔寨，在县东一程。

　　六保寨，在县东北三程。

　　相阳寨，在县东三程，祥符中重立，有寨主，以官军兼土丁守把。

　　土溪寨，在县东北一程。

　　东流寨，在县东北两程。

　　李昌寨，在县东北两程。

　　石柱寨，在县东南一程。

　　高望寨，在县东南一程。

　　石门寨，在县东南一程。

　　万就寨，在县东南一程。

　　小溪寨，在县南五程。

　　仆射寨，在县南二程。

　　○彭水县管寨三：

　　杂溪寨，在县东三程。

　　小洞野漆桥隘寨，在县东三程。

　　界山寨，在县东四程。

　　羁縻州，西南汉郡地，唐置费今庄琰播郎夷等诸州。今谓之黔内者六，羁縻者十，皆以黔州控扼之。其领郡者，或以土豪，或补以牙职，而一方恬然，此中朝规制之得也。

　　○黔内州六：

　　思、南、费、秦，以黔州牙职典州事，有租税贡奉。夷、播二州，土人世袭。

　　思州，隋巴东之务川县也，唐置务州，改为思州。当要路，以招慰生獠。西北至州三百五十里，管义军一千四百二十二人。

　　南州南川郡，本溪生獠，唐招谕以置郡，尤为高险。东至渝州，西至黔州四百里，南至秦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自龙合川路至州千里。

　　费州涪川郡，因费水为名。隋志曰：九丘之外有费州，是也。唐贞观中，分黔州、涪川县置州，招慰生獠。州之南即广南溪洞界。西入西南蕃路，北至州七百五十里。

　　溱州溱溪郡，唐初开拓南蛮，因置州，即夜郎地。东北至州五百五十里，东至州水路千一百里，西至泸州七百六十里，西南兴元府城固县界。

　　夷州绥阳郡，本地。荆州之外，历代不臣附，隋置夜州，唐置夷州于宁夷县，领夜郎等县，古徼外蛮夷也。

　　播州播川郡，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之地。贞观中置郡于播川，东北至州八百一十里。

　　○羁縻州十：

　　充州，夜郎侯邑也。又云：八郡在夜郎之西，司马相如开之，至州百五十里。

　　州郡，五代志曰：之地，宜州之西，陆行四十五日程。东辰州二千四百里，南交州一千五百里，西昆明九百里，无城廓，散居村落，稻皆再熟，征战时聚。

　　庄州，楚威王时，庄乔将甲兵入地讨平，后置州，以庄为名。

　　蒋州龙溪郡，至州百里，又五十里至犍州。

　　犍州，东北至州百里，西南至庄州五十里，又百里至桂蒲关。

　　南宁州，本清溪镇，东北至黔州二十九日程；西南八日程，至罗殿王部落，接云南界地。出名马，产宝货。隋尝令史万岁讨平之。

　　琬州 清州 矩州 蛮州

　　云安军军城，汉朐忍县地，今县西万户故城是也。有盐井之利，蛮夷杂居。

　　本朝始建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夔州百三十里，西至万州百四十二里，南至施州二百七十里，北至大宁监四百二十六里。蜀江水路东至夔州界一十八里，西入万州界六十里。

　　○寨三：

　　思问寨，在县南二百里。

　　南平寨，在县南二百里。

　　捍文寨，在县南一百里。已上并本朝咸平中置。

　　●前集卷二十一

　　荆湖两路，皆天文张翼轸之分，春秋楚地，秦之长沙、黔中、南郡悉其境。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汉沔。其人多劲悍忿决，勇於私斗。自南郡、凌夷、卢溪、辰阳诸郡兼杂蛮夷，散处山谷，其外又有羁縻州县，岁时修贡，间侵边境，朝廷据要害戍守。凡典城领兵者，并择武干以充其任。其澧鼎辰峡潭全邵永州，仍募土丁，置寨将，与官军杂戍界上。

　　◎荆湖北路

　　江陵府南郡，《禹贡》之荆州，汉初领南蛮校尉，晋为南平郡。居江左上流，外控蛮，土地辽，至南朝，皆择重臣守之。唐初为都总管府，上元中加荆南节度，领澧鼎峡夔忠万等州；宋江陵府。其地东至复州二百二十里，东北至荆门军百九十里，西至峡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澧州二百七十里。置荆湖北路兵马都钤辖巳下兵官，领鄂岳辰鼎等十三州军，以府为治所。其捍边寇者，澧鼎而下五州焉。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义军土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今之荆州府江陵县是也。

　　澧州天门郡，汉属荆州；吴分武陵西界立郡，曰天门；隋改为澧州。在澧水之北，与辰鼎二州并为极边，分控羁縻州数十。州境置十寨。东至岳州水路七百里，西至蛮界溪州水陆一千里，南至鼎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辰州六百七十里，北至江陵府三百里。今之澧州，属荆州府。

　　寨十：伏求寨，旧寨也，东至州九十里，咸平中置。

　　石门县寨，汉属武陵郡，吴为天门郡，隋平陈，为石门县，咸平中置寨。东至州百里，西南慈利寨。

　　慈利县寨，汉陵阳县，隋改今名，天禧中置寨。东至州水行二百四十六里，西至武口寨接黔州界十馀里，南至辰州辰阳县界二百三十里，东北灵溪寨。

　　灵溪寨，捍高州蛮界，咸平中置。西北慈利寨，北石门寨。

　　台宜寨，旧寨也，天圣中移置。东至州水路四百里，七日程。

　　索口寨，天禧中置，在慈利县境。东至州六日程，东北台宜寨，西南西牛寨，南澧川寨，西北安福寨。

　　澧川寨，祥符中置，在慈利界，正控溪洞之口，东至州九日程。

　　西牛寨，天禧中置，东至州十日程。

　　武口寨，在慈利县界，正控溪洞，与澧川寨同置。东至州十日程，西南下溪州二百三十里，西接高州茨洞界。寨城三面控武溪口。

　　安福寨，天禧中置，深在蛮境，控没底溪、恶石溪二水。东至州十四日程，东南索口寨，东北施州罗大寨。

　　鼎州武陵郡（隆兴二年升为常德府），秦使白起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后司马错立城，据此以扼五溪之要，有壶头山、天门山。后汉武陵蛮叛，伏波将军讨破於临沅，即此地。隋置朗州，宋改鼎州，属武陵郡。东至岳州华容县界三百五里，西至辰州辰阳州界二百四十六里，南至潭州益阳县界一百六十五里，北至澧州澧阳县界九十里，管寨四。今之常德府是也。

　　○寨四：

　　黄石寨，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白砖寨，东南至州一百七十里。

　　汤口寨，东南至州二百二十里。

　　桃源寨，寨城本武陵县地，乾道中析其西境置寨，以兵戍之。东至州六十里。

　　溪洞州，在辰鼎澧三州之界，外皆盘瓠遗种，世为边寇，讨之则负固自守，事久则劳人烦费，故前代皆为兽畜之，款附则受而不逆，反叛则弃而不追。唐季承乱，遂自立州县，建为刺史。晋天福中，马希范守湖南，溪州酋彭士愁等以溪锦蒋三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宋因而抚之，太宗时溪锦叙富四州蛮相率诣辰州，愿北内郡民，输租税，诏本道按山川地形以图来献，卒不许，此圣王深惟远览之至也；惟设溪洞诸州，赐以印绶，羁縻不绝，故屯戍之兵差减前世。今管溪洞南北两江五十六州。即今之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之地。

　　○北江州三十六：

　　上溪州，古灵溪郡，分辰州大乡县置。州东至辰州三百六十里，西至黔南五百里，南至锦州五百六十里。

　　下溪州，自澧州武口寨过生羊峡，设木梯，到马县岭，渡江至州。天禧中，知辰州钱绛领兵至城下，焚其寨栅。

　　忠彭州 来化州 南州 谓州 永顺州 溪宁州 感化州 溶州 彳夷州（庆历中改为宠赐州） 溪监州 新府州（有城郭） 永州

顺州 保静州 吉州 万州 远州 费州（庆历中改为天赐州，东至蒋州六百里） 奉州 襄州许赐州 越州 宁化州 向化州 归明州

新定州 归信州 保安州 顺现州保富州 永安州 新化州 远富州 新赐州

　　○南江州二十：

　　富州刺史，并兼都巡检使，初因本州向通汉，上言：五溪十洞，控西南夷之地，为辰州墙壁。故加是名。天禧中，求纳土疆，不许。

　　懿州，湖南马希范建，以叙州潭阳县为州。古州。

　　叙州，秦为黔中，汉武阳地，在武水之阳。唐贞观中，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东至辰州五百三十里，南至融州一千五百里，西至古州二千一百里，北至辰州五百里。

　　元州 鹤州（今为西高州） 云州 硖州 黔州 冲州 绣州 波州 显州晃州

　　奖州卢阳郡，唐垂拱中，分麻阳县并开山洞置州。西至费州六百里，龙溪郡北锦州一百五十里。

　　锦州，东至辰州三百五十里，南至奖州一百五十里。唐垂拱中，分辰州，开山洞於麻阳县界，置州。北至溪州五百六十里。

　　保胜州 允州 冷州 绵州。

　　辰州，治沅陵县，古蛮夷地，秦置黔中郡，汉曰辰阳，在辰水之阳，县西故城是也。马援征蛮壶头山，渡至临沅，即此处。唐初为辰州，寻升都督府，又为卢溪郡。在东，界置十九寨控之，守郡者兼溪洞巡检使。东至鼎州四百六十里，南至邵州界五百二十里，西南至溪州三百八十里（自石门洞缘西水行），西南至叙州三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二百四十里即叙州界，又一百二十里至蒋州，又二百八十里至允州，又百里至州，五十里至捷州，又五十里至庄州），北至澧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溪州百八十八里。今之辰州府是也。

　　○寨十九：

　　卢溪寨，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招谕县北卢溪口，因县城置寨。县西有武溪水，水路入蛮界。祥符中，转运司言：卢溪慢水等寨最为冲要，只以木为寨城。因请版筑。从之。旧有石洞寨，深在蛮界，不当要路，无所控扼，遂毁。有事许驰报卢南溪寨。

　　慢水寨，在州东二百里。

　　叙浦寨，汉武阳县也，因县城置寨，控叙浦江口。北至州，西南至富州界。

　　新兴寨，在州北百里，西北至下溪州，自深溪源水路入。

　　招谕寨，因县城为寨，下枕辰溪，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西麻阳县寨，东厢阳寨，南龙门寨，北犭吉獠洞。

　　酉溪寨，在州西七十里，西北犭吉獠洞，北卢溪界犭吉獠团至盘瓠崖。

　　落鹤寨，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卢溪界，入径团，又西至犭吉獠洞。

　　东亭寨，在州东三百里，控东亭溪口。

　　江口寨，西南招谕寨，南龙苇洞寨。城三面控卢溪水口，以卢溪寨主领之。

　　乌速寨，在州西北五十里，南乌速洞口，北落鹤寨。城在酉溪上。

　　黔阳寨，在州西六十里，西南酉溪堡蛮，寨城控黔溪、酉溪二口。

　　铜安寨，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东富州桃溪路，西富、峡二州界。

　　麻阳寨，东招谕县，西北锦州。以县城为之，控马爷溪一路蛮洞。

　　龙门寨，在州西南二百八十四里，东大苗洞，西富州界。

　　骡子寨，在州西六十里，北溪州界。寨城居酉溪上。

　　○诗水寨

　　招人寨，在州东北二百五十里。

　　黄头寨，在州东北四十里。

　　金溪寨，在州西北五十里。

　　峡州，治夷陵县，汉属南郡，有夷陵山在西北，因以为名。控川峡水路，颇为险要，孙权时尤重，号为西门。唐武德中置州，治陆抗故垒，其地兼扼蛮獠，置八寨守之。东至江陵三百五十里，西至归州二百里，南至江陵府水路三百三十里，北至襄州五百七十里，西南至施州七百里。今之荆州府夷陵州是也。

　　○寨八：

　　新安寨，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长阳寨，在州西九十五里。

　　麻溪寨，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

　　汉流寨，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巴山寨，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长乐寨，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鱼羊寨，在州西南三百一十七里。

　　梅字亚寨，在州西南三百四十里。

　　◎荆湖南路

　　潭州长沙郡，古三苗国，秦置长沙郡，以统湘川，南通岭峤，控带溪洞，历代号为重镇。隋建州；唐初为都督府，寻置观察团练使，督湘中七郡；宋领武安节度。其地东至袁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岳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邵州四百七十里，西至鼎州三百七十里，南至衡州五百里。今置荆湖南路兵马钤辖以下兵官，州为治所，领八州监，其捍溪洞者，潭及全邵衡永道桂阳而巳。凡州兵及遣兵更戍外，更领土军、弩手、义军土丁五千一百五十八人。今之长沙府是也。

　　○寨一：

　　宁乡县七星寨，在宁乡县地，控梅山洞口，太平兴国中置，以制蛮獠。

　　全州，治清湘县，南扼邕桂之路，晋天福中，马希范奏置州。西襟带溪洞，设峡口七寨御之，管土丁弩手四百人。咸平中，知州钱洛请招诱溪洞酋豪，真宗曰：西南蛮，惟全州一境久已安静，不必以虚名生事。不许。东至永州一百三十里，西至桂州二百五十里，西南溪洞至叙州水陆六千八百里，北至邵州三百三十里。今之全州，属桂林府。

　　○寨七：

　　全西溪洞，有栗氏率，常杀掠吏民。雍熙中置五寨御之，不能止。知州柳开遗以衣帽等物招谕，栗氏五酋长俱出听命，皆补全州上佐。作时鉴一篇，刻石诫之，至今服从。

　　峡口寨，在羊状洞口，东至州三十里。

　　香烟寨，南至禄塘寨三十五里，北至石家源五里。

　　羊状寨，东至峡口寨二十里，西南至小洞二十里。

　　磨石寨，南至桂府大通虚十五里，北至获源寨四十里。

　　获源寨，南至磨石寨四十里，北至峡口寨四十里。

　　长乌寨，南至峡口寨四十里，北至香烟寨四十五里。

　　禄塘寨，南至长乌寨十里，北至香烟寨三十五里。

　　七寨之外，又有洞源路口十六，皆夷獠出入路，尽以诸寨兵游徼，遣土丁弓弩手防扼之：

　　大贼源口，南至香烟寨五里，北过山岭通永州坦源寨。

　　石家源口，西入洞路，通邵州武岗县，南至香烟寨五里。

　　横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五里。

　　紫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十里。

　　古桃洞口，南至禄塘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二十里。

　　可洞口，南至长乌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三十里。

　　雄江源口，东至长乌寨五里，北至禄塘寨十五里。

　　栗村源口，南至峡口寨二十里，北至长乌寨二十里。

　　驿马源口，南至郭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郭源口，南至羊状寨三里，北至驿马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包源口，东北至羊状寨二十里。

　　高良源口，南至获源寨二十里，北至峡口寨二十里。

　　获源洞口，东至获源寨五里，南至耿陂源十里。

　　耿陂源口，南至磨石寨三里，北至获源寨十里。

　　西延洞口，入洞，西北至阳田黄沙镇约八十里，又大木寨约三十五里，又至官祠约二十里，并山溪路。

　　孤留洞口，南至桂州界十五里，北至磨石寨五里。

　　邵州，治邵阳县，吴分陵零郡北部立邵陵，兼置郡以理之。湘南有梅山洞，连数州界。开宝中，江左用兵，乘间寇武岗；暨宋初，抄盗不止，命将平讨，置十五寨守之，管土丁弩手一千三百二十四人。东至潭州五百三十五里，西至蛮界城州一千一十里，南至永州二百六十里，北至辰州六百五十里。即今之宝庆府是也。

　　○寨十五：

　　武岗县寨，即旧城置寨，控梅山洞口。开宝、太平兴国中，梅山洞左甲首、右甲首寇寨城，发潭州兵平之。

　　真田寨，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

　　白沙寨，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

　　水竹寨，在州北一百一十五里。

　　界岗寨，在州东北八十里。

　　王堂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九十里。

　　罗尾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一百一十五里。

　　盆溪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里。

　　塘儿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一里。

　　古限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五里。

　　查木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五里。

　　新兴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五十五里。

　　安定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七十里。

　　三门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百四十里。

　　峡口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九十里。

　　永州零陵郡，战国时楚之南境。《后汉书》云：地多下湿。筑土城多坏，编木以为城。唐初置州，去湘水八里，控溪洞之要，置三寨守之，管土丁二千六百二十人。东至桂阳监百二十里，至邵州百六十里，南至道州百五十里，北至衡州百三十里。今之永州府是也。

　　○寨三：

　　东安寨，在东安县界，去县界三十里，五代马氏置东安，宋升为县，天圣中置寨。

　　零陵县寨，即零陵县也，去州一百里，天圣中置。

　　乐山寨，在祁阳县地，名乐山镇，控扼方山亻贼径路。

　　衡州衡阳郡，隋置，以衡山为名。东至吉州永新县界三百里，西至邵州邵阳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桂阳监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潭州湘乡县界九十二里。蛮亻错居山谷间，庆历中置二寨控之。今之衡州府是也。

　　○寨贰：

　　怀远寨，在常宁山中，夹控奖中白水洞蛮亻啸聚之所，接衡道永三州、桂阳监界。庆历中度地形便利，山为城，又控太平浮竹等九洞，诏以怀远为名。至衡州常宁县一日程。

　　泉石寨，在常宁县地，庆历中筑，地名泉水岭。山林延袤数百里，接衡、永、道、桂阳监、九疑山、衡山界。旧皆山亻耕凿自给，近与亡命啸聚，因讨平建寨，与冷石源、大泉观村、乐山寨分控山谷之口。

　　道州江华郡，春秋楚地，秦汉以下或隶长沙，或入荆州，唐为道州地。与溪洞相接，东至桂阳监一百四十里，西至昭州三百一十里，南至贺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永州一百五十里。

　　今之永州府道州是也。

　　○寨

　　冷石源寨，在区分容冷石源。

　　桂阳监，汉桂阳郡（今为桂阳军），在桂阳洞之南，唐曰桂阳监，地与洞相接。东至彬州六十五里，南至连州二百三十里，西至道州一百七十里，北至衡州二百里。今之衡州府桂阳州是也。

　　○寨一：

　　水泉观寨，在平阳县地，名大泉观，扼控安乐、佛节、大泉、罗塘四山口。

　　○广南路

　　广南东西路，本荆、杨二州之域，天文牵牛婺女之分。春秋百粤地，后属楚。秦取百粤，增置南海、桂林、象郡。自汉武破灭南粤，入海得大州，分置诸郡，皆其地也。东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人性轻捍，好相剽杀，多结雠怨。汉世，朱崖数反叛，朝议弃之。唐置五管屯兵，命使领之，故岭南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一军、桂容邕安南四经略使，以重其备御。唐末，曲承美据交趾，刘隐据南海，至宋荡平之，始复被声教，迄今并建四镇以维御之。诸州自内遣戍兵外，又置澄海战兵。而儋崖万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管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山海深险，尤多瘴毒，故但羁縻不绝而已。

　　◎广南东路

　　广州南海郡，古百粤也，皆蛮所居，自汉以后，入为郡县。唐为清海军节度，宋平刘钅长，复建方镇，为一都会，提举十六州兵甲盗贼，控外海诸国，有市舶之利，蕃汉杂处。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山二百里，治ザ鱼入海战舰。其地东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太平兴国中，遣三将兵伐交州，由此州水路进师。置广南东路兵马钤辖，以州为治所。今之广州府是也。

　　◎广南西路

　　桂州始安郡（绍兴三年升为静江府），秦桂林郡，唐置总管府，寻为都督府，又领桂管经略军使，乾元中为桂州。东至邵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柳州四百七十里，南至蒙州三百四十六里，北至全州二百五十二里。宋为静江军节度，本路置兵马钤辖，州为治所，领二十九州。其宜融二州，西捍蛮徼；邕钦廉三州，南控交趾；雷容二州，控海路；琼州临制海外焉。今之桂林府是也。

　　宜州龙水郡，唐乾封中以桂管溪洞地置宜州，控、昆明等十五部，为岭南要害地。今置五寨，控守管羁縻十八州。知军州者，兼领溪洞巡检使。淳化中，以琳州为怀远军，环州、镇宁州、金城州、智州并立城寨，加兵戍守，或置以牙职焉。其地东至柳州三百里，西北至大山，无径路，西南至丹州三百里，南至芝忻州百里，北至融州罗城县界六十五里。今之庆远府是也。

　　○寨五：

　　天河寨，南至州百里，北融州安箱寨，西德谨寨，西北控安化州蛮界。

　　思立寨，东至州七十五里，西至环州七十五里，南怀安军，北安化州化遐镇。

　　普义寨，东至州一百八十五里，西富人监，北安化州。

　　带溪寨，东至州一百七十里，西北镇宁州，北安化州，南环州。

　　德谨寨，南至州百五十里，西南思立寨，西安化州。

　　○羁縻州十八：

　　州境悉蛮夷故地，西南昆明罗殿王国，北部落，其馀溪洞绵亘千馀里，风壤温湿，加之瘴疠，即其土人建立郡县，有时贡，无地租，领州者多许夷人世袭。

　　芝忻州，唐忻城郡地，水土最远恶，在州南一百四十二里，东至述昆州界二十里，西至纡州界二十五里，南至滨州十五里，北至龙水界五十里。

　　纡州，在州南二百一里，东至象州三十里，西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南至归恩州七十里，北至象州界六十五里。

　　归恩州，在州南二百五十里，东至柳州界十五里，西至纡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象州界二十五里，北至柳州界二十五里。

　　蕃州，在州西南四十五里，东至龙水县界一十里，西至龙水县界二十里，南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北至龙水县界十里。

　　述昆州，在州西南一百二十二里，东至龙水县三十八里，西至智州界二百里，南至富安监界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一百一十里。

　　环州，唐贞观中，李洪节开拓生獠置州，以环国为名。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东至怀远军界五十二里，西至金城州界三十里，南至怀远军界六十里，北至安化军界一百馀里。

　　镇宁州，在州西二百二十一里，东至怀州界六十里，西至山，无路，南亦无路，西南蕃界一百里。

　　金城州，在州西一百六十三里，东至怀远军界二十七里，西至智州界十三里，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北至环州界五十里。

　　智州，在州西二百一十五里，东至金城州界四十二里，西至富仁监界七十五里，南至述昆州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八里。

　　文州，在州西七百三十里。

　　兰州，在州西六百五十里。

　　安化州，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本抚水州，唐隶黔南，在宜州南。有四县，曰抚水、京水、多逢、古劳，保聚山险。祥符中，屡为寇钞。宋以蛮夷异类，攻剽不足以剿绝，又意其道隘险难进师，第令因而抚之。宜州言其兵过恶岭，入黄泥岭，贼依篁竹间，时出战斗，遂破之，焚其庐舍，皆面缚诣军，愿迁汉地者七百馀口，分置广西荆湖间。改为安化州，抚其馀种，令蛮人分为上中下三州。

　　南丹州，溪洞之别种也，与管下金州接界。宋太宗以蛮夷之俗，羁縻而巳，许世袭知州莫淮<辶山>者。祥符中，因抚水蛮反，诏淮<辶山>约勒溪洞，不从诱胁。明年，平抚水州，并以劳进秩。

　　泉州温泉郡，秦留郡地，今以牙职领之。西北至州百里。

　　思顺州，西北至州九十里，尝以蛮酋主之。

　　怀远州，在州西三十二里，本溪洞琳州，控龙江水口，天圣中移置。西至金城州一百三十里，南济江至述昆州六十里，东至州三十二里。

　　富安监，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七里，本溪洞。东至述昆州十五里，西至述昆州界十五里，南至述昆州界一十里，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

　　富仁监，在州西二百九十五里，东至三宝山一里，西至文州界清水镇五里，南至智州富刀县界五里，北至南丹州白坑二里。

　　融州融水郡，在东南，隋始安郡之义熙县也。唐初，平萧铣，置州，控溪洞，置三寨，以兵戍之。东至柳州落容县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宜州东零县界二百里，南至柳州柳城县界一百七十九里，西北至古州水路八百里，西南至宜州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叙州一千六百里。今之柳州府融县是也。

　　○寨三：

　　安厢寨，东至州百二十里，南陆路至宜州天河寨，北陆路至安化州界。本武阳郡地，淳化中析为安厢寨，景德中置，接安化一带蛮界，东北武阳县寨。

　　乐善寨，即古临羊县地，东至州，西南安化州，西北控一带蛮界。

　　○武阳寨

　　邕州永宁郡，古骆越地，州北有郁江，出唐初为邕州都督府，长庆后，刺史充邕管经略使，咸通中分置岭南西道节度。本朝为建武军节度。东至横州永定县二百九十二里，水路至溪洞蛮州二百四十里，西至田州六百四十里，南至州二百八十里，北至登州二百七十里，南至交州界七百里。旧至交趾水路隘狭，巨石梗途，高骈在安南开凿，迄今舟楫无滞。东南至钦州界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恩州二百七十里。岭峤之外，土地辽广，管左右两江羁縻州县洞总三十六，南控交趾，治甲洞夷人；西至马援铜柱；南蛮界，尽西南要害之地，置四寨守之。令知州兼溪洞都巡检提举七州兵甲贼盗。

　　○寨四：

　　太平寨，在左江南岸，南控思蓝蛮洞右江地分。东至州十日程，西广源州二日程，西南门州水口，南蹲洞一日程，西北西平州，北寨西州界。

　　迁龙寨，控武盈洞一带蛮界，东至州四日程，西思明州，北江州，南至思州，接钦州，抵棹铺，入交趾苏州界一日程。

　　永平寨，东至州西南交趾甲洞丹波界、门州界，并一日程。

　　南平废寨，东至州西南交趾十二程，南至平州西南徼外洞蛮夷界。

　　○羁縻州三十：

　　州境跨邕州三面，分左右江，皆蛮夷所居。太平兴国中，在江十溪洞首领献款内附，因隶入邕州。其地乌许蛮之旧，最难属。朝廷得控御之策，惟城要害置屯戍，来则通之，去则备之，羁縻而已，故不为边患焉。

　　鹣州，南至州九日程，本溪洞监州。本朝太平兴国中，改为鹣州，今废。

　　思诚州，南至州八日程。

　　禄州，东北至州十一日程，东南至交趾苏茂州，南丹波蛮界，西甲洞蛮界，正西微南至铜柱界。端拱中，交州所管苏茂州，以乡兵五千寇禄州，击退。

　　武龙州，东南至州十日程。

　　田州，东南至州五百五十里，十一日程。东至横山寨，东南古甑洞，西北徼外罗鹅洞蛮界。

　　思恩州，东南至州六百里。

　　思陵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万承州，东南至州六日程。

　　左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冻州，北徼外拥鹅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

　　笼州，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节招慰生蛮置州。南古甑洞，东南至州十日程，北门甑洞、都控洞，西罗徘洞。

　　波州，东南至州六日程，北寨洞、龙英洞、宁毕洞。

　　西平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东南至平故寨，西北门州水口，北至七源州，南至甲洞蛮夷界。

　　上冻州，南下冻州，北至武德洞，接外界广源州及铜桂界，东南至州十三日程。

　　武莪州，今邕州武缘县也，天宝年改为武莪州。

　　中州，东至州三日程。

　　石西州，东至州八日程。

　　广源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上恩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昆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恩州

　　思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乐州

　　○蕃州

　　○万德州

　　富劳州，旧田州管下。

　　婪凤州，旧田州管下。

　　功饶州，旧田州管下。

　　七源州，东至州十二日程，太平兴国中，率十洞首领内附，输税租，授官爵。

　　苏茂州，东北至州十三日。南至海，北古万洞，西北禄州，西丹波，东伏侣洞。州之间又有十七洞，一曰龙英，二曰宁毕，三曰都控，四曰门增，五曰耸洞，六曰武德，七曰罗绯，八曰武盈，九曰田古甑，十曰樽洞，十一曰凭详，十二曰万古，十三曰思蓝，十四曰伏侣，十五曰卓洞，十六曰古增，十七曰拥鹅。

　　交趾路，自州西南陆行，取马援路，至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前，陆行凡二十驿。一说：南渡郁江西南行，经羁縻五州至交州，约六百里安南城。西至爱州界小黄江口四百十六里，南至长州界靖江镇百五十里，西北至峰州界论江口水路百五十里，东至朱鸢界小黄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太平兴国中，伐交州，金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帅三将兵由邕州路进师。

　　钦州宁越郡，汉合浦县，梁置州，唐初置总管府，宋移治南宾县。州临涨海，又有奴洪、咄步、如昔三镇，皆濒海，与交州密迩，置兵戍守。东至严州四百里，西至州五百八十里，南大海，杨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阳镇，西南至陆州七百四十里。今之廉州府钦州是也。

　　○寨铺四：

　　咄步寨，南至州四十五里，南即咄步大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阳镇。兼陆路行，拒交趾管下苏茂州玉山寨，如昔浪等洞，今已废。

　　抵掉军铺，南即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陆路掉交州管下苏茂州、永安州、玉山寨，如昔帖浪等四洞，东至如洪水口，西邕州界伏侣洞，接交州界。

　　如洪镇，镇城旧为寨，有戍兵，天禧中废。近交趾苏茂州界，接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镇水路。端拱中，交趾战舰一百馀艘至镇，略居民功廪食而去。

　　如昔军铺，本如昔洞地，在安远县界。东北至县一百三十里，东至州，西邕州界，接交趾苏茂州。

　　廉州合浦郡，汉所置，吴改珠官。宋兼置临瘴郡及越州，领郡三，并治于此。时西江督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穿土为城，威服徭獠。唐置廉州。地控海口，有瘴江，置二寨守之。东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钦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至钦州界百四十里，东南西南皆大海，东北白州二百六十里。今为廉州府合浦县。

　　○寨二：

　　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

　　叁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

　　海路州，西南边海，有谭家水口、黄标水口、藏涌水口、西阳水口、大湾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

　　雷州海康军，汉属合浦县，梁置合州，后以合淝为合州，因加南字。唐为雷州，控入海水路。东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陆拾里。

　　今为雷州府海康县地。

　　海路，从海州东北陆行二十五里抵谭源，泛海至罗场，接吴州县通江水，从吴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从州东至海三十里，渡小海抵化州界，地名冈州，入思广州，通江浙福建等路。从州东南陆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诸蕃国。从州南陆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递角场，抵南海，即琼州对岸，泛海一程可至琼州。从州西陆行一百五十里，泛海水路至安南诸蕃国。从州西北陆行至成月驿两程，至化州吴川县界。旧从康渌场陆行，至旧廉州六里，有海涌，共六处水口。

　　容州普宁郡，古越地，宋南流郡。唐平萧铣，置铜州，寻改容州，置经路军使，兵千人。鬼门关距州南五十里，往交趾海路由此。宋为宁远军节度，管一路九州兵甲贼盗。东至藤州一百二十里，西至郁林州七十七里，北至龚州九十九里，南至南仪州五十八里。今之梧州府容县是也。

　　琼州琼山郡，海中之洲也，其地方千里，编户泊黎人所居。汉武帝置朱崖、儋耳二郡，尽其境。元帝纳贾捐之议，弃之。唐宪宗朝，琼管六州六十二洞归顺，复置刺史治之。今知州兼琼管一路转运使及兵甲盗贼事。东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儋川一百八十里，南至万安州界七日程，北至海一十里。今为琼州府琼山县地。

　　黎洞，杂琼管旧地，在大海南，北对雷州岸，泛海一月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今澹崖万安皆以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行径者为生黎，亦时与郡人互市焉。

　　论曰：蛮夷诸种，惟其内属之国，则皆列为郡县，有酋长颇同齐人，其馀类无君长，随溪谷群处，有采捕而无赋役，则曰莫徭；错居山谷间者，则曰夷人、獠人、黎人；濒海而居者，则曰户，其名不可胜纪，皆依帖岩险，居篁竹之间，凿山火种，杂射猎为食。然天性喜寇盗，稍穷则相攻夺，甚则至侵犯边民。祥符中，万安州言黎洞人互相杀仇，巡检使臣深入诛捕，王卒有战伤者。

　　真宗曰：朕累有宣谕，蛮夷相攻，止令和断，不得擅发兵甲，致其不宁，常令禁止之。盖圣王之爱民也，不以不居之地、不教之俗，反劳弊中国之众也。是以前代遇四夷，率羁縻而不属，其反覆者备之而已，不讨其罪；其侵轶者驱之而已，不报其怨。先帝戒吏，正谓此焉，苟谨守勿生事，则边患亦鲜矣。凡湖湘夔峡三路边州，义军土丁三万九百八十人以守诸寨，命土人总领，以代王师之戍者，不给赋役，不资馈饷，习其风土，故罕婴瘴毒；知其溪谷，故可制狡狯，仍置都挥使、寨将指挥使、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副都头、以下戎级，以部勒之，有分番代更之制，有叙功迁补之例，施之裔夷，正得御策。其广南及戎泸雅三路，不置，故不书。

　　●前集卷二十二

　　◎北蕃地理

　　契丹，其先与奚异种同类，俱为慕容氏所破，窜于松漠之地，后居黄龙之北辽泽间。辽泽去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东际辽河，西包泠陉，北界松陉，山川东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光启中，中原多故，北边无备，其王钦德稍蚕食，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寝盛。天末，遂<冗辱>号。钦德政衰，别部酋长阿保机强大，乃攻渤海扶馀城下之，徙其人而尽有其他，又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周世宗复收瀛、莫，宋陷易州，后契丹尽有奚、达靼、室韦、渤海扶馀及中国十八州之地。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其国东南界新罗熟女真，东际生女真，东北控黑水，西抵夏国，西南距河东岢岚、火山、宁化军、代忻并州，南滨真定州西山界，泊保雄氵食州东南泛海至京东登、莱州。

　　◎燕京州军十二

　　中原旧地，幽州，古冀北之地，舜置幽州，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州。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理幽州。自石晋割赂戎主，建为南京，又改燕京，东至符家口三百九十里，正东微北至松亭关四百五十里，西至牛山口百里，正西微北至居庸关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中京，出北门，过古长城，至望京，四十里。又过温馀河大夏坡五十里至顺州。东北过白屿河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淀。入山诘曲，无复里堠。过朝鲜河九十里，至古北河口，两旁峻崖，有路，仅容车轨。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又七十里至柳馆，过松亭岭七十里至丁造部落。又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又九十里至铁浆馆。自北堑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又八十里至通天馆，又二十里至中京。南至雄州，出南门渡卢孤河六十里至良乡县，又过刘李河、范水、涿水至涿州六十里，又七十里至新城县，又四十里至白沟河，渡河至雄州。

　　◎关口

　　幽川，四面平川，无险阻可恃，惟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可设兵屯置堡寨。唐范阳节度之地，古北口、松亭关、野孤门等路并立保障，至今古垒基堞尚存。有入番之路十数。

　　大林口，幽州正南，东至盐泊，北至滦州石城县，西北至苻家口山路。

　　待家口，幽州正东三百四十里，正东至滦河，即滦州，北至平州山。口之西属幽州，东属平州。

　　松亭关，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自幽州东趋营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边，多由此路。幽州东北四百八十里，北趋泽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西至平川蓟州，有柜安、燕氐二山口，通车马。

　　古北口，幽州正东二百七十里，在今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两旁陡峻，中路仅容一车，下有涧，巨石磊鬼，凡四十五里。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

　　得胜口，山口在幽州正北，山口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南至檀州，北至北安州。

　　宋王口，幽州北一百二十里，居宋王山，口之地属山后。

　　曹王口，幽州微北一百二十里，居曹王山之北，属山后。

　　居庸关，幽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顺天府北，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要险，一路西至妫州，一路北至儒州。

　　牛山口，在幽州西。

　　紫荆岭口，幽州西南二百里，岭口之南属易州，北即山后蔚州界。

　　◎幽州四面州军

　　涿州，古涿鹿之野，轩辕皇帝战蚩尤之地。汉高祖置涿郡，隋炀帝伐辽，开永济渠二千里，泛龙舟，通涿郡，是也。新城即古督尤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刘李河入幽州界，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东北至水一百二十里。

　　○关一：

　　祁沟关，东北至涿州四十里，西北至易州六十里。

　　蓟州渔阳郡，隋置总管府，唐开元中分渔阳玉田县置州。东至平州三百里，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南至海口百八十里，北至废长城塞二百二十里，东南至平州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卢龙戍一百里，西北至檀州二百七十里。

　　檀州，治密云县，汉李广弭节白檀是也。隋置州，为燕之边陲障塞。唐置威武军。东至蓟州二百一十里，西至幽州界，北长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东北至长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妫州二百五十里。

　　顺州，治怀柔县，唐开元中置。东至蓟州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十里，东北至檀州八十里。

　　平塞军，在涿州西南，北至易州四十里，南至广信军四十里。

　　易州，汉涿郡固安县地，隋为上谷郡，唐武德中平窦建德，改为易州。石晋割赂北虏，寻为定武军节度孙行友袭取之，雍熙中再陷。有驳牛山、五回岭、易水、徐水，东牛栏二寨，南至莫州百八十里，广信军七十里；东北至幽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紫荆岭一百里，趋飞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定州百四十七里。

　　滦州，治义丰县。唐末，刘守光据州叛。暴虐尤甚，营平之地於中国南为海隔，其民不得已归於北虏。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师三都，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县邑犹不改望都、安喜之名，东北滦河（按贾耽所说，自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盐城守地，又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西至石城九十里，南至海二百一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

　　辽州，古辽西北之地，临渝关在州东北五里。先是平渤海，迁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迁民。东至来州七十里，西至闰州四十里，南至海州三十里，北至利州四百五十里。

　　润州，卢龙塞，东北接辽东泽，唐光启中，契丹有营平之地，因渤海之叛，既讨平，迁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润水为名。东至辽州四十里，西至渝关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

　　平川卢龙郡，汉属辽西郡，《三国志》曹公北伐乌丸，田畴从卢龙道引军，堑山堙谷五百里，登白狼山，即此路。隋置北平郡，有长城、临渝宫、碣石，有玄水、卢水、沮水、润水、龙鲜水、滦河，又有黄洛水，今有羊洛城。西至冀州三百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上谷口八十里，东北至渝关守捉百九十里，西北至卢龙塞二百里。

　　北安州，后魏置安州，筑城在幽州之北，正当松漠之地。契丹建为北安州，墨斗岭、牛山、会仙石、栾河、柳河皆在其境。东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里。

　　招延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东至小凌河，西南至幽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润州界，北至泽州。

　　以上并幽州四面州军。

　　◎西京州军十一

　　云州云中郡，平城、白登山、单于台并在其境。唐置大同军，雍熙中，王师北伐，潘美、杨业并出云应路，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班师，遂不克守，迁四州民于内地。今契丹伪号西京。东取妫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单于都护府三百里，西南至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并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东北至阳河曲蕃一百四十里。

　　◎云州四面诸州

　　妫州妫州郡，唐初置北燕州，贞观中改妫州，取城中妫水为名，涿鹿山、磨笄山、版泉在焉。石晋割赂契丹，周世宗时，戎主避归周之名，改为可汗州。东北至儒州二百里，西南至蔚州二百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里，西南至代州四百二十里，东北至美女关百里。北至张说筑长城九十里。

　　御夷镇，后魏筑长城，今契丹改为望云县。按《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北七十里至镇城。陉山在镇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处，今曰炭山。

　　蔚州安边郡，有胡卢河，即《周礼》并州沤夷川也。汉塞飞孤之口，言其隘也。有松子口，即古之松陉岭也。宋田重进将兵北征，牙将李存璋与契丹酋帅率夷民空壁来降，重进无一兵一矢之损，会幽陵不守，弃之。东至易州三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西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贾耽曰：西行二百九十里至灵丘县，又二百里至代州），南至真定府五百里，北至天城军百八十里，东南至幽州五百里，西南至乱柳关九十里。

　　朔州，汉马邑城，唐初置州。西北四百二十里即单于台，东北四十里至白登山，桑乾河、参合陂并在其境。宋雍熙中，王师北伐围城，节度副使赵希贤以城降，会曹彬班师，寻弃之。东至蔚州四百里，西至黄河，南至南界草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岚军三十里，北至应州二百里，东南至火山军界六十里，西南至神武县，自县至南界宁化军二十五里，西北至雪山百六十里，与岢岚军分界。

　　新州，治永兴县，后唐同光中升为威塞军节度，以妫儒武三州隶之，契丹改为奉圣州。东即桑乾河源所出，东至妫川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三百里，西南至蔚州百里，南至云州四百里。

　　儒州，治缙山县，唐隶河北道，不知创州之由。东至望云县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新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云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

　　武州，治文德县，旧曰毅州，长兴中改为武州，地有武川。石晋割赂胡中，改为归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应州，泊金城县，后唐天成中建为彰国军节度，以寰州隶焉。宋雍熙中，潘美乘云朔之捷，兵至城下，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东至云州二百里，西至黄河，南至朔州二百里，北至混源县八十里。

　　寰州，治寰清县。宋雍熙中，大将潘美北伐，出雁门西陉路，与虏遇，力战至城下，州将赵彦辛以城降，会幽陵不守，弃之。

　　振武军单于府，阴山之阳，黄河之北，汉遣因捍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唐为振武节度，治东受降城，善阳岭、燕然山、李陵台、窦宪铭在焉。东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南至朔州三百五十里，北至黑沙碛石口七百里。

　　安北都护府，唐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先诣祠祭酹，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张仁愿乘虚取之，河北筑城三所，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城相应，皆据津济。开元中，丰胜二州界置都护府。东南至东受降城二百里，西南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阴山八千里，西北至碛石口三百里。

　　故丰州九原郡，隋开皇中置丰州。又云：唐贞观中，平突厥置州。天宝中，於木刺山置横塞军，寻改为天德军，郭子仪为之使，仍兼九原太守，以归附之众置都护府，惟领蕃兵。西受降城在州北河外九十里。

　　◎戎狄旧地

　　中京，旧鲜卑之地，在饶乐府西南，本奚王国牙帐之地。奚部落南距古北口，北距汉水，东即营州千馀里，皆其境土，后为契丹所并。景德中，虏王筑宫室城垣，建为中京，伪号大定府。东至营州界青山岭一百七十里，西即山后儒州界，东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关，一路古北口），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宫室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又七十里至崇信馆，又九十里至广宁馆，又五十里至姚寨馆，又五十里至咸宁馆，又三十里渡汉石桥，旁有饶乐州，盖唐常於契丹置饶乐府，又五十里至保和馆，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馆，又五十里至长秦馆，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东微北至木叶山五百一十里。

　　◎中京四面诸州

　　泽州，松亭关北，辽泽之地。东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松亭关二百里。

　　渝州，隋临渝宫之地，北控营平，历代置关戍守，今陷胡中置州，东至北海州，西北至中京百七十里，西至招延州四十里。

　　黔州，虏王耶律德光初置，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东至显州五十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

　　来州，号归德军，女真国五部落相率来降，胡中因建州以居之。东至隰州七十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大海四十里，北至建州三百五十里。

　　利州，虏承天后所建，东至建州百二十里，东北至建州百一十里，西南至兰州六十里，南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西北至中京百五十里。

　　建州，胡中地，今号保静军节度，本辽西之地，德光立为州。嗣王即位（契丹号穆宗）三关之地复为周世宗所取，时江南诸国欲牵制中原，遣使赍金币泛海至契丹国，乞出师南牧，卒不能用其谋，入蕃人使舟楫水师悉留之，建州、双州、霸州并置营居之，号通吴军。东南至器仗山三十里，东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兴中府，营州地，汉末乌桓鲜卑所居，唐平卢军节度使泊所，今号兴中府。东至辽河三百里，西至中京三百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北至湟水四百里（旧契丹界），西北至松陉岭百里，东南至安东都护府二百七十里，号平壤城，东北至白川州七十里。

　　新州，本契丹国之地，东至微州二百里，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西至惠州百三十里，南至霸州三百里。

　　白川州，筑城在辽泽之中，东距医巫闾山，西至营州地。宜桑柘，民知织之利，岁奉中国币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东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东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宜州，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北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

　　东京，即安东都护治所，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辽之西地，汉魏间乌桓鲜卑所据，在营州之东，契丹置崇仪军节度。旧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置营居之。东至医巫闾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锦州九十里。

　　北白川州，辽州辽隧县故地，宋天禧中契丹建为州，仍曰始平军。东至乾州百二十里，西北至宜州四十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北至医巫闾山八十里。

　　海北州，古城也，在辽河之西，沧海之北，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八十里，南至海百二十里，西北至中京五百三十里。

　　晖州，胡中呼为晖州、禄州、穆州，并曰于越王城。耶律逊宁者，虏中大将也，蕃语谓之越王，不知创立之因。东至宗州，西至紫蒙川，南至酒糟河，北至潢水。

　　禄州，东至曼头山，西南至晖州，北至梦送河。

　　穆州，东至医巫闾山，西至中京四百里，南至医巫闾山寨，北至酒糟河。

　　恩州，德光所建，本乌桓旧地。南至中京六十里，西至马孟山六十里，西北至曼头山三十里，山北至宜坤州五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北至高州百二十里。

　　惠州，阿保机所建，在鲜卑之地。宋景德中，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於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东至新州百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至汉水石桥，至高州百五十里。

　　高州，契丹收新罗诸国俘虏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县，以三韩为名。南至中京百四十里，东南至恩州五十里，西北至饶州六十里。

　　东京，辽东安市城也。城之东即大辽河，城之西即小辽河。秦属辽东郡，汉属幽州，唐太宗平高丽，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山在东北。后为渤海国，契丹建为辽州，得其地为东京。岩州在其东，即李所平白岩州也。《皇华四达记》曰：自安东府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约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约三百里，正南微东至鸭绿江北泊约七百里。今以契丹地形图参校，惟达安城不知处所，其他地形远近率同也。东至熟女真界约五百里，西至辽河百五十里，又八百八十里至中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至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杨家寨馆，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南至平州五十里，自平州至幽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沈州百二十里；东南至鸭绿水九百里；西南至锦州四百里；东北至黄龙府七百里；西北至显州三百里。

　　◎东京四面诸州

　　沈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军，契丹旧地也。东至大辽水，水东即女真界，西南至东京百三十里，北至双州八十里。

　　韩州，在三韩之地，本州海西北边之邑，旧有三州，契丹并为韩州。东北至生女真界，西北至惠州九十里，西至辽河六十里，南至通八十里。

　　同州，阿保机所建，仍曰镇安军，契丹旧地。东至生女真界，西南至东京二百里，西北至双州七十里，东北至集州七十里。

　　耀州，地控新罗界，胡中要害之地。东至鸭绿江女真界，西至大辽，南至石城，北至东京百五十里。

　　信州，唐天后时置州，以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明年迁于青山州安置。今契丹建为彰胜军。东南北三面至生女真界各三十里，西至逆流河七十里，东南至长春州百二十里，北至黑水河三十里，地有黄龙县（古渤海国之地，今虏中号黄龙府，自云高祖射黄龙之所，夸词也）。

　　银州，阿保机所建，女真国旧地。东至逆流河五里，入生女真界，西至双州七十里，南至东京三百里，北至渤海州六十里。

　　双州，契丹号保安军，有通吴军营垒。东至逆流河二里，入生女真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沈州七十里，北至渝州百二十里。

　　贵州，古城，方二十里，曹魏时公孙康所据城也，汉乐浪等地。东南北皆生女真界，西至沈州八十里。

　　显州，本渤海国，按《皇华四达记》：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显州，后为契丹所并。又有集康二州，并拨属本州。东至辽州九十里，又三百九十里至东京，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医巫闾山。

　　乾州，在医巫闾山之南，古辽泽之地，虏主景宗陵寝在焉，今置广德军节度兼山陵都部署。东至显州八里，西南至银治寨二十五里，西至辽州六十里，北至兔儿桥四十里。

　　宗州，在石熊山之阳，管熊山一县，古辽东之地。东至辽水，南至显州一百里，北至潢水。

　　岩州，本高丽所据之地，唐太宗伐辽，师次白岩城下，因建为岩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东至女真界百九十里，东南至东京五十里，南至集州，北至云山县。

　　开州，渤海古城也，虏主东讨新罗国，都其城要害，建为州，仍曰开远军。西至来远城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东南至石城六十里。

　　来远城，虏中庚戌年讨新罗国，得要害地，筑城以守之，即中国大中祥符三年也。东至新罗兴化镇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

　　保州，渤海古城，东控鸭绿江新罗国界，仍置榷场，通互市之利。东南至宣化军四十里，南至海五十里，北至大陵河二十里。

　　吉州，三韩古城也，契丹置兵防控新罗诸国。东至石城，西南至鸭绿江，东至大监州百里，西至海。

　　盐州，三韩之地，旧有城邑，置兵防制新罗诸国；又有小盐州，相去八十里。东至保州，西至海，南即海，北至小盐州。

　　锦州，辽西之地，南至大海，北距柳城，阿保机建为州，今号临海军。东至显州二百里，西南至严州百七十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北至宜州百二十里。

　　严州，柳城之南，古辽西之地，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百七十里，南至海四十里，北至霸州二十里。

　　隰州，虏主隆绪建为州。东至海二百里，西至来州八十里，南至海五里，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

　　上京，潢水之北，东际辽河，西包冷陉，南与奚人部落相接，距幽州一千七百里。本鲜卑之地，君长姓大贺氏，有八部，唐贞观中，诸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府以居之，赐姓李氏，兼松漠都督。至阿保机，始私立年号，称大辽国，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巳。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门皆东向，如军帐之法。至德光，建为上京，置临潢府。东至潢水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饶州三百里，西至盐泊八百里。

　　◎上京四面诸州

　　长春州，契丹国旧地，仍曰韶阳军，亦为罪谴者配隶之所。北至黄龙府百里，东北至龙化州四百里，南至微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

　　永州，在木叶山之阳，潢水之北，契丹国旧地也。一路西北至韩浞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

　　乌州，本契丹国旧地，为乌素部畜牧之所，今建为州。惠南至群鹿二十里，东北至遂州七十里，北至鸭子河三十里。

　　龙化州，州在木叶山东千里，阿保机始置四楼，此即东楼也。会病卒，葬于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龙化，即此州也。东至泉州二十里，西至降圣州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梦送河五十里。

　　降圣州，契丹国旧地，东至辽河，西至野狐山，东南至晖州三十里，南至平顶山，北至龙化州五十里。

　　宜坤州，契丹为启圣军节度，即应天太后所主地也。东至长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蹈弩河二千里，河北至大水泊五十里。

　　祖州，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在唐置饶乐府西北祖山之阳，因为州名，阿保机葬所也，今号天成军。南至饶州百八十里，北至上京四十里。

　　怀州，契丹号奉陵军，州将兼少陵都部署，即虏主德光葬所也。东南至中京三百五十里，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西北至达靼国三百里。

　　庆州，契丹旧号黑河州，置州在黑山之阳，北至黑山三十里，即虏主隆绪所生也，近年改为庆州。东自金河馆至曼头山，西鞑靼国界，南至潢水二十里，北至室韦国七百里，东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

　　饶州，唐建饶乐府都督，以处奚人部落。契丹建为饶州，在潢水之北石桥旁，以渤海人居之。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南至中京五百里，北至它河十里，东北至上京三十里，西北至祖州七十里。

　　通州，夫馀国，在高勾丽北，本貊之地，其国长城之北，西与鲜卑接，地方二千里，后为渤海国。阿保机平之，为东丹王国，今改为通州，仍名曰夫馀府。

　　◎蕃界有名山川

　　阴北，东南至云州六百里。秦始皇平天下，北却贼兵，筑长城，渡涿河，以阴山为塞是也。前汉侯应曰：北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理作弓矢，常出幽州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斥夺此地，然后边境少安。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周隋间，突厥复治焉。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处，地多丰草，掘丈馀即有坚冰。贾耽所说：妫州西北八百里至陉山，即奚契丹避暑之处。唐史载契丹之地，西至冷陉是也。今胡中目为炭山，近更名{霍又}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馆，即居宝关雕巢馆，赤城口始有居人，望云县、受赐川凡十日程至炭山。

　　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所。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将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历荆榛枯草，复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长白山，在女真故会宁府南六十里，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乌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

　　曼头山，羌戎之地有曼头山，在甘肃州界；今北土亦有曼头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虏主避暑之处，今更名大安山。渡蹈弩河，北至大水泊，南至小东京，东至宜神州，西至木叶山。

　　鲜卑山，柳城县，秦汉时鲜卑所保。

　　医巫闾山，《周礼》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其川曰奚养，即辽东山也。唐筑巫闾守捉城，契丹改为闾州，又置乾州、显州，在山之南，二州相去七里。

　　首阳山，古孤竹国之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饿死首阳山之下，即此山也。

　　碣石山，地里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汉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桥柱。

　　十三山，北医巫闾山，南距大海，东至东京，西小辽水。

　　狠山，北黑山，东祖州。

　　驻跸山，在东京之东，唐太宗驻跸之所。

　　墨叫岭，亦名庆云岭，在得胜岭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军，使御捍奚界。

　　鸭绿水，高丽国西，源出白山，水色似鸭头，去辽东五百里。高丽之中也，此水最大，波澜清澈，恃之以为天堑，水阔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水东南二十里分界，至新罗国兴化镇；自黄土岩二十里西北至东京八百五十里，南至海六十里。

　　辽水，在汉乐浪玄荒之地，东西四百八十里。《水经》云：大辽水源出国西南山，南流会白枪水，至安市城。今号东京小辽水，源出辽山西南。流与天梁水会，在国西也。

　　潢水，出西北塞外，不知发源之所，水北即紫蒙川，有石桥，本契丹国旧地。

　　蹈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在曼头山北。

　　易水，源出涿郡故安县，东流过武遂、西山、范阳、容城。

　　桑乾河，湿水源出雁门，东流与桑乾水会。马邑川水，出马邑西，东流至易州、幽州东南隅，东入于海。

　　巨马河，出代州郡广昌县漆山，即漆水也，有二源，俱出深山，过容城北，东入于海。

　　白马淀，秦起塞，西自临洮，北临沙漠，即此也。

　　金河泊，唐开元中胜州置阳寿县，后改名金河，今属振武。隋大业中，炀帝亲巡，溯金河而东，北幸突厥启民帐是也。泊东西二十里，周围十里，上承紫河汊蒙水西流入河。

　　长泊，周围二百里，泊多野鹅鸭，戎主射猎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经榆林馆、饥鸟馆、香山子馆，南北即长泊。北至上京八百里。西至宜坤州十五里。

　　九十九泉，《水经》曰：阻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海之上源也。后魏多住九十九泉，虏主每南牧，多聚谋，即此。南至云州，北至炭山。

　　鸳鸯泊，在狗泊西、盐泊东北，西南至幽州千三百里，南儒州佛峪岭，至泊八百里。东南妫州枪竿岭，至泊千里。

　　清泉淀，幽州西北清河馆，至清泉淀三日程。

　　尼姑河，《水经》曰：姑河从塞外来，一曰姑水。出御夷镇北九十里，过鱼阳，南与温馀水合为姑河。今号尼姑海口。

　　大盐泊，周围三百里，东至上京一千五百里，契丹中更名广济湖，虏中呼为縻到斯袅。滦州东南亦有大盐泊、小盐泊，南接汉界。

　　小盐泊，周围百里，东至上京二千里，契丹更名惠民湖。落黎泊，东至炭山，西至盐泊，南至退军部落，北至狗泊。

　　大水泊，周围三百里，至上京五百里，南至幽州千三百里，虏中呼为撒得袅。一在曼头山北，西至水叶山，东至鸭子河。

　　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黄龙府之西，是雁鸣生育之处。放马泊，番子中呼为招讨放马泊，在天德之北。

　　轩车泊，周围三十馀里，南中京，北上京。

　　驴驹儿河，源出塞外，在契丹国西北，契丹命齐王妃与楗览捍达靼，即此也。

　　狗泊，西鸳鸯泊，北达靼国界，东南炭山。

　　平地松林，东至怀州四十里，西南至幽州十七百里。

　　紫蒙川，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即紫蒙北白马淀是也。伪燕慕容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元康中定都大棘城，在大漠之南。唐营州节度张守破契丹，出师次于紫川，大阅军实。

　　◎奚、渤海、女真（始末附见）

　　奚，本匈奴别种，牙帐在东湖之地，酋长号王，唐制兼饶乐府都督，居阴凉州。东至营州五百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古北口之北。天初，契丹渐盛，遂受制焉。或徙居于妫州，依山而居之，有东西奚之号。今契丹尽取奚之故地。

　　渤海，夫馀之别种，本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丽，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统之。万岁道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中宗封为渤海郡王，兼汴州都督。天成初，契丹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有吞并之志，攻其国夫馀城下之，立长子突欲为东丹王，领兵守之。

　　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契丹谓之虏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后有首领三十，分领其种。地多良马。宋初，来贡方物。建隆中，诏登州沙门岛人户，置舟楫济度女真马来往。淳化中，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置三城，以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今附契丹者，为熟女真。置一十八州：耀州、宾州、海州、铜州、教州、崇州、兴州、荆州、荷州、朝州、卢州、宾州、邮州、铁州、定理州、怀北州、麓州、广州。居于东京三面，皆侨立州立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馀依山林。不服从者，谓之生女真。

　　●后集卷一

　　◎上兵伐谋

　　前汉韩信击败楚将龙且，遂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日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召其兵使击楚。

　　高帝时，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儒子耳。”高帝默然。以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王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恃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王曰：“莫及也。”平曰：“窃为陛下危之。”王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预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

　　唐冯行袭，武当人。僖宗在蜀，有贼首孙喜者，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刺史吕烨煌骇，无营。行袭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迎喜，谓喜曰：“郡人今得良牧，众心归矣，但缘兵多，民惧虏掠，若驻军江北，领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导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甲奋起，行袭击喜仆地，拔剑斩之，其党尽殪。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

　　本朝夏帅赵保忠叛逆，命李继隆率师问罪，秦翰监护其军。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绥其阴计。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战屈人之师

　　前汉七国反，周亚夫为太尉击之，因谓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楚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不出，使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饥，方引而去。

　　后汉王霸讨周建、苏茂，既战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曰：“茂已破，今易击。”霸曰：“不然，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挑战以缴一时之势。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茂不得战，乃引还。

　　魏杨州剌史毋丘俭反，文钦在外为游兵，司马宣王自将兵五六万渡淮进讨之，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凤津拟寿春，胡遵督青、徐军出谯、宋，绝其归路，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皆坚壁勿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蜀将姜维依麴山筑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诸城，魏雍州剌史陈泰与郭淮谋所以御之。泰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围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虽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淮进兵讨之，维果来救，自牛头山。泰曰：“兵法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今绝牛头，维无返路，我之禽也。”欲坚垒不战，绝维归路，维遁去。

　　◎用间

　　春秋时，楚师伐宋，九月不服。将去宋，楚大夫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从之（筑室于宋，分兵归田，示无去志。王听其言）。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自通矣）。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宁以国毙，不从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若不因间谍，无由得入楚军）。

　　春秋时，楚子反命军吏察夷伤（夷，亦伤也），补卒乘（补，善也），缮甲兵（缮，治也），展军驾（展，陈也），鸡鸣而食，惟命是听（复欲战）。晋人患之，苗贲皇犭旬曰：“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申，重也），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醉而不能见（谷阳子反，内臣）。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战国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期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不备。袭胡，取之。

　　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氵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田单东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为将军，以即墨拒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与乐毅有隙。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因归赵。单又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辱先人。”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望见，皆涕泣。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凿城，夜纵火牛，壮士鼓噪出击，燕军大骇败走，所亡七十馀城皆复。

　　赵奢为赵将，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将兵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侯有一人言必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将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范雎为秦昭王相，使右庶长王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因攻赵。赵使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以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王翦为秦将，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亘骑。翦恶之，乃多遣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前汉陈平初为汉王护军中尉，项羽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求和，项王弗听。平曰：“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去肴肉，更以恶草之具）。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欲急击下荥阳，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疽发背而死。卒用陈平计灭楚。

　　后汉坚镡为杨化将军，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鲔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间，私约镡晨开上东门，镡与建义大将军朱乘朝而入，与鲔大战武库下（建始殿东有太仓，太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也），杀伤甚众，至旦食乃罢，朱鲔遂降。

　　魏贾诩为执金吾，参太祖司空军事。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诩以为可伪许之，太祖乃用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乃大败。

　　蒋济为丹阳太守，为魏太祖丞相主簿。初，蜀将关羽既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及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楚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据江陵，羽遂见擒。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马宣王以达言行倾巧，乃以达为新城太守。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吴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谟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乃欲举兵。

　　吴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镇荆州。时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惶，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相亲附，遂以免罢。

　　周鲂为鄱阳太守，加昭义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诡挑魏大司马杨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且曰：“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淮杨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彼兵，使得不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于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所获万计。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奉诏诰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军旋，帝大会诸将欢饮，酒酣，谓鲂曰：“郡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贼帅董嗣负阻劫抄，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吴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周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后忧惕。

　　晋卫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护乌桓校尉。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离间二虏，遂至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加其功，赐爵子亭侯。

　　杜预为镇南大将军，督荆州。至镇，缮兵甲，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败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刘琨为并州刺史，领外域中郎将。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里许。琨密遣离间其所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为冠将军，领河东平阳太守。刘聪遣从弟畅讨矩，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镇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

　　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让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内间之势）。

　　后凉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破之。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雅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延不从，相遇，战败，死之。

　　后周杨剽为太祖太行台左丞，仍率夷徒，更为经略，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分、绛、建二州、大宁等诸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剽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韦孝宽为南兖州刺史，东魏时段琛尧杰据宜阳，遣其杨州刺史牛道常扇诱边民。孝宽深患之，遣谍人访获道常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常。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日出奇兵掩袭，擒道常及琛等，崤渑遂清。后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人情如此。

　　韦孝宽为后周将军，北齐将斛律光在汾北，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胜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槲木不扶自立。”齐臣祖、穆提婆与光有隙，因续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后主乳母陆命萱，以饶舌斥己，盲老翁谓祖也，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后主谋诛。光武帝闻之，始有灭齐之意，竟平其国。

　　达奚武为东魏秦州刺史，时齐神武趋沙宛，太祖遣武觇之。武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达为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州诸军事，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阴寿为幽州总管，宝宁举兵反，寿讨之。宝宁奔于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遣其子僧迦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日乃退。寿患之，于是重求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谟、王威等。月余，世谟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

　　唐长孙晟为奉车都尉，以突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各以强兵，数姓尚和，难以力任，易可离间，因上书陈突厥强弱形势。高祖皆纳用。乃遣大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二。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虏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三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走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

　　裴矩为黄门侍郎，大业中，以始毕可汗强盛渐生怒隙，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兀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兵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太宗讨窦建德，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败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傅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贵金王，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耳，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建德中抢，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杨武威生获之。

　　刘世让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哼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以无可任者，乃使世让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知察，遂诛世让。

　　曹王皋大历中镇江西，先是牙将伊慎讨梁崇义，摧锋陷敌，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拔为大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乃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为德宗遣中使即军以诰之。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浙江来寇，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胜。奇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绐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帝凄然，立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诈以梁军悉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已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百骑以据其。岐人进不能驻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真由是丧胆，但闭垒而已。

　　◎用谍

　　春秋时，楚子元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车六百乘伐郑，入桔秩之门（桔秩，郑远郊三门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幕，帐也）。

　　唐朱Г反，将吏自贼中逃来者言Г众携离，可灭之状。会贼将姚令言、伪中丞崔宣咸使谍觇我军，为游骑所得，拘送于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宣，善为贼守，诸将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李朔讨淮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朔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朔，朔益知贼中虚实。

　　◎觇国

　　春秋时，子罕为宋司城（宋以武公讳，司马为司城），阳门之介夭死（阳门，宋国门名。介夭，卫甲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夭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善知其微）！《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救犹助也）。虽微晋而已，天下孰能当之（微，犹无也）？”

　　晋与秦战，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韩简，晋大夫），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谓奔梁求秦），入用其宠（为秦所纳），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狃，忧也。言辟秦则使忧来）！”遂使请战。秦伯获晋侯以归。

　　晋侯将伐郑，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句耳，郑大夫）。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公子任夫）。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思虑也），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可败。”

　　魏无忌安王时为信陵君，不以富贵骄人。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言：“王猎耳，非为寇也。”王大惊，问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后魏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司马楚芝以绝粮运。蠕蠕乃遣觇楚之军，截驴耳去。而有告失驴耳者，楚芝曰：“必觇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乃伐柳为城，灌水冷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后周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周文由是以果为虞侯都督，每从征行，常领侯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从大将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通勇し捷，号为著翅人。

　　◎用敌人以为谋主

　　春秋时，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杞梓，皆木名）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言楚有亡臣多在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在文十四年），晋人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殿，后军）。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声也），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咸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侵沈，获子。复侵楚，败申息，获申丽）。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畜阝（畜阝，晋邑），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乘（简择关）秣马蓐食，师陈楚次（次，舍也。楚舍，示必死）。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欲楚知之），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子灵，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使不得取复姬）。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邢，晋邑），以为谋主。捍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孤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BF入州来（驾、棘皆楚邑，樵国郑邑东北有棘亭）。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见成七军）。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若敖乱在宣四年。苗，晋邑），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军），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塞井夷灶以为陈），栾、范易行以诱之（栾书时将中军，范燮佐之。易行，谓简易兵备，欲令楚贪已不复顾二穆之兵，中行二必克二穆（骑时将上军，中行偃佐之；至佐新军。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于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夷，伤也。吴楚之间以火灭为），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言楚亦不以为意）。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以举才能比叔向也）。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爵禄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唐李讨吴元济，初贼将吴秀琳之降，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以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曰：“若欲破贼，须得李。某无能为也。”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棚，尝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召其将史用诚诫之曰：“令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傍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遂尔以轻骑搏获之。用诚等如其言，果擒而还。官军常苦，皆请杀之。”不听，解缚而客礼之，乘间常召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致之，军中多谏，益宠。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自教习之。乃拜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间。李光颜节制陈许，贼悉以精卒抗光颜。先是，乘其无略，夜以李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尽杀其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必不生还。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皆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计中。”不听，速令进军。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又分五百人，断郎山路。至悬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鹅鸭池，令惊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李忠义坎庸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发其关，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犹望董仲质来救，乃令访仲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仲质。仲质单骑而归，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绳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

　　◎纵生口

　　后汉光武初遣耿征张步，步闻之，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兵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开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闻祝阿已溃，空壁亡去。费邑遣弟守巨里，进军先胁巨里，使杨言多伐林木以填塞厄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欲攻巨里，谋来救之。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阴纵生口，令亡归。归者告邑，邑将精兵三万来救。曰：“吾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适其所求也。”大败之。

　　班超初在西域，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兵五万，令温宿王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散去。于阗从是而东，超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而发。”阴纵所得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王。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级。自是威震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义成军送擒获逆贼李师道下，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并从释放，仍却递送军前驱使。如缘父母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给放去。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之，潜相传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继有降者。

　　●后集卷二

　　◎明赏罚

　　晋文公既立，从亡贱臣壶叔曰：“君行赏不及臣，臣不欲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矣。”晋人闻之，皆悦。

　　郑人赂晋侯歌钟之乐，晋文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谐，亦和也）。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止君子，殿天子之邦。乐止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便蕃，数也。言达人相率来伏从，便蕃然在左右）。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规，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待遇楼约），不能济河（渡河南服郑）。”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孰执羁勺而从？如皆从，则熟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无乃不可乎？”不果班。

　　卫孙良夫帅师侵齐，师战于新筑，败绩。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筑大夫。新筑，卫之地）。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不止也（此滥赏以惰军志）。”

　　晋文公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祈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艹伐}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权代舟之侨也）。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召会计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颠颉、祈瞒、舟之侨）。《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以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汝，汝勉之！苟从是行也，长临晋国者，非汝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晋侯之弟杨干乱行干曲梁，魏绛戮其仆（仆，卿也）。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仆人，晋侯之御仆也），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读其书曰：“日君乏使，斯臣司马（斯，此也）。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杨子，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用钺，斩杨干之仆也）。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亲军。

　　司马穰苴，田完之苗裔，齐景公以为将军，捍晋燕之师。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权轻，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乃可。”景公乃使庄贾往。苴既辞，与贾约曰：“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授命之，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亡其亲；授桴鼓之急，则亡其身。今邻国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县于君，何为相送？”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到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三军，三军皆震。于是遂击燕，燕师遁，遂取所亡之地而归。

　　宋王师征蜀，刘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抚，尽出府库钱帛以给军士。初诸将入辞，太祖谓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用所取，惟土疆尔。”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军政不一必败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佐之；士会将上军，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剿，劳也）？”楚归而动，不后（勒兵伐郑）。随武子曰：“善（武子，士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臣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献子，韩厥）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已甚。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甚。不如进也（令郑属楚，故曰失属。彘子以偏师陷，故曰亡师）。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晋师济河。楚子欲还，伍参言于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皮逼反）。其三师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闵，忧也）。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淹，留也）。随季对曰：“昔平王东迁，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侯人（侯人，伺侯望敌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言误对也）。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迁，徙也），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晋终为楚人所败。

　　吴师伐楚州来，楚救之，吴人御诸钟离。楚将子瑕卒，楚师（音安，吴楚之间谓火灭为。军之重主丧亡，其军无复气势）。吴将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定），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越为师，贱而多宠，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人不一于越），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陈、蔡、许），师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从之，楚师大奔。

　　后汉末，曹公击马超，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酌适（音的），故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军无政令必败

　　后魏末，原州人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木儿等，据州城反。州人李贤乃召集豪杰谋曰：“贼起仓卒，便诛二将。其势虽盛，其志已骄，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残剥为业。夫以羁旅之贼，而御乌合之众，势自离畔。今若从中击之，贼必丧胆。如吾计者，指日取之。”众皆从焉。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为两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贼大惊，一战而败，遂追斩之。

　　◎将帅和必有功

　　春秋时，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骑佐之；韩厥将下军，荀佐之；赵旃将新军，至佐之。毅御式，栾针为右。孟献子曰：“晋师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晋之军师和，而蔡积怨于诸侯，是以克也）。

　　魏中山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杨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韦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自合肥轻趋阴陵大泽，过涧谷，造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缓缓行。曰：“钟离令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洲。初，帝敕景宗曰：“韦，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济矣。”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立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遂克之。

　　梁武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皆流血。韦以将师不和，将至祸患，酌酒自观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略于此役得无害焉。

　　◎将帅不和必败

　　唐初，刘黑闼引突厥寇河北，淮阳王道玄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师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儿辈，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锐越泥泞交战，大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

　　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三万余骑续至，苏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疋，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斗志。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坐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系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怛笃城，有降胡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材。”定方曰：“如此，则自作贼耳，何名伐叛？”文度不从。师还，竟无功，文度坐处死。

　　宋银夏李继迁逆命，至道初，命将部送粮草于灵武。时会州观察使田绍斌治裨将，皇甫继明、白守荣皆在阵中。至浦洛河，与虏角斗，大败之。绍斌语诸将军曰：“蕃戎轻挑，勿弃辎重，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忿曰：“我不受君节度。”乃率兵去辎重四五里。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欲邀奇功，遂与战。贼先伏兵，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等败走。

　　◎法贵必行

　　前汉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奏曰：“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有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为市，无以帅先士大夫。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三王戒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建又何疑？”建由是显名。

　　后汉祭遵从光武征河北，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陈嗣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吴将吕蒙为汉昌太守，围关羽，定南郡，尽得羽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物，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隋樊子盖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逼城，子盖遣河南赞务裴弘荣逆击之，反为所败，遂斩弘荣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子盖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

　　唐高崇文献宗初为右神策行营节度，统诸镇兵，讨四川刘辟。至兴元，中军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斩以徇。初，辟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之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律，斩之。

　　韦云起，契丹入寇营州，诏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纥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绵膝行股战，莫敢仰视。终立功焉。

　　王智兴，元和中王师追吴元济战，贼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

　　邓士美讨王丞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前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贼军大败。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

　　高仙芝每出征讨令封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诠以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诠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凡经数重门，德诠既过，命随后闭之。常清离席谓曰：“常清起自细微，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谢。于是军中股栗。

　　宋云州观察使郭进在石岭关，干敏有材，善听断，以钩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略，军政严肃。然天性喜杀，士卒少有违令，必置于法。每有讨伐，皆奋不顾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宋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为将严肃如此。

　　马知节徙知定远军时，部民入堡，卒有盗妇人首饰者，护军止笞而遣之。知节曰：“民避外虞而来，反为内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斩之。又虏众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有窃童儿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

　　◎兵道尚严

　　汉文帝时，贼兵入边，以周亚夫军细柳营。帝至军，吏被甲，锐金刃，控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帝使持节诏曰：“吾欲劳军。”亚夫传言开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按辔徐行，至营中，为动容，式车曰：“真将军也。”

　　魏平寇将军徐晃既破关羽，诸军皆集，太祖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而观，独晃营齐整，将士驻阵不动。太祖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也。”

　　宋龙骧将军蒯恩伐鲁余之，其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震天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屡衡之，不少动，乃退。

　　隋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讨突厥，驮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杜伏威聚众，自称总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闲视，有疮在背者便斩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赀财，皆以赏军士。及战死者，以其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将军所，士及开营纳使者。至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无以加焉。”

　　李晟与李怀光同讨朱Г，怀光军辄虏掠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侵犯，收复京城，告谕于众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后其子克复蔡州，市不改肆，复踵其美。

　　长武城使高崇文统神策军讨刘辟，崇文在长武练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兵仗军须，无不备具。

　　五代周韩令坤平杨州，吴人遣孟俊率众数万来逼城，世宗遽命宋太祖皇帝领兵二千援之。帝所领多天武禁兵，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帝必奋剑斫其皮笠，阳为趣战，其实识之。明日尽索皮笠，视有剑迹者，得数千人，立斩以徇。自是人皆死战。

　　◎临敌不顾亲

　　后汉邳肜从光武于河北，时王郎所置信都王捕击肜父弟及妻子，使为书呼肜曰：“降者封爵，不降灭族。”肜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肜亲属所以至今得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肜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肜家属得免。

　　梁羊侃为都官尚书，侯景叛，逼城。侃长子为景所获，执来城下视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犹复在耶？吾以身许国，誓死行之，终不以汝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弗之害。

　　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仆固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恩子汾领徒击贼，兵败而降，寻又自拔而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慑骇，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

　　◎仁爱

　　晋羊祜为平南将军，增修德信以怀。吴初附，每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ダ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景、尚子弟迎丧，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面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吴将陆抗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

　　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十余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刘π为宁朔将军，会预州刺史商琰反，诏π辅国将军讨之。及琰开门请降，π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秋毫无所失。百姓感曰来苏。百姓生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经略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闻妇女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悉放遣之。邺感其仁。

　　唐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勒兵镇守。初百姓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赈贷贫乏，存问孤老，条录户口，人怀其惠。

　　宋开宝中，江南李煜违诏，称疾不朝，治城垒，缮甲兵，渐失藩臣礼。诏曹彬、李汉琼、田钦橐率兵先赴荆南，发舟舰；又命潘美发骑士共十余万，水陆齐进。太祖语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归顺，不须急击。”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之归服。煜常为左右所惑，及凿城将陷，彬又使人入谕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生能归命，策之上也。”煜犹豫不决，翌日城陷。彬申严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尽以其礼归京师。彬殿数骑待于宫门外，煜既入，左右密启彬曰：“纵煜入宫，或致不测，为之奈何？”彬笑曰：“煜甚懦，素无断，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果如彬言。伪朝文武官吏赖彬保全，各得其所，亲属为军士所掠者即遣还之。因大搜军中，无得匿人妻女。仓廪府库委转运使按籍检视，彬一不问。

　　◎士卒同甘苦

　　齐田穰苴为将，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败走。

　　汉耿秉击贼寇，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侯，明要誓。有警，军阵立成。士卒皆乐为之死。

　　唐朱Г之乱，李晟于畿甸率聚征贼，吏民乐输守，御益固，由是军不乏食。神策军家族多陷于Г，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舆何在，而敢恤家乎？”Г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问。”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供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士卒无离叛者。

　　五代王晏球围贼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贼垒坚峻，但食三州租税，抚恤黎民，爱养军士，彼自当鱼溃。”帝然其言。晏球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宴饮。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

　　◎亲受矢石

　　春秋时，晋师伐Τ阳，荀偃、士モ帅师攻Τ阳，亲受矢石（躬在矢石间）。

　　唐崔义元为婺州刺史，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及其遣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义元将督兵拒战。时百姓讹言：“硕真当升天，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众皆忄匈惧。司功参军崔元籍言于义元曰：“起兵仗顺，犹且不成，此乃妖诳，岂能得久？”义元以为然，因命元籍为先锋，义元率兵继进。至下淮戍，擒其间谍二十余人。诘朝进击，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义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谁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斩首数百级，余悉许其归首。进兵至睦州界，归降万计。

　　宋游瑰以德宗出幸奉天，卫兵未集，与庆州刺史俞惟明合兵三千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Г。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瑰等军。才入壁，Г党果至，乃出斗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贼急夺门，游瑰与贼隔门血战。贼日攻城，游瑰等惟守，躬当矢石，不暇寝食。赴难之功，游瑰首焉。

　　宋初征河东，太宗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挥戎旅。左右有谏者，上曰：“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士卒闻之，人百其勇，皆冒白刃，争为先登。凡控弦之士数十万，列陈于乘舆首，蹲甲交射，矢集于贼城上如猬毛。每给诸军矢数百万，必顷刻而尽。捕得生口云：“继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钱易一支，凡得百余万，集聚而贮之。”太宗闻之，笑曰：“此箭为我畜也。”及城降，尽得之。时又以牛革为洞屋，猛士数百蒙以攻城，上欲亲至其中，慰劳士卒。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法请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诸军用命，战士贾勇，堞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欲亲临之？若不听臣言，臣愿先死！”上甚嘉之。

　　◎抚士

　　春秋时，楚师伐宋，围萧，萧溃。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楚子于是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其亡寒也）。

　　魏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果粮，与士分劳。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谓其母曰：“子，卒也，而将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于是击秦，拔其五城。

　　后汉段为破羌将军，以征西羌。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争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

　　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讨零吾等羌。会军中大疾，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使乞降。

　　唐太宗亲征高丽，驾次定州城北门，亲慰抚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州县厚加供给。凡在征人忻然，纵有病者，悦以忘疲。师次白岩城，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之吮血。由是，从行文武竞思奋励。及军回，行次柳城，招集战亡人骸骨，设大牢以祭之。太宗恸哭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者，归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儿之死，天子哭之，死无所恨！”

　　司空李每将兵在军，识某臧否，闻人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前后在军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以是人皆为用，所向皆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呕血者。

　　宋王超为将，善统部分，御下有恩，与高琼同典禁旅。常休假地，适遇营垒军校不时伺知者，琼即棰罚。超阻之，以为非公行，不当加罪。

　　◎得士心

　　齐田横为韩信袭击，走归彭越。汉灭项籍后，横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帝使使招横，赦罪而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发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至尸乡厩置，谓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一见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改，犹可知也。”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以王者礼葬之。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馀五百人在海岛间，闻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之兄弟能得士心也。

　　汉将军李广，得赏赐辄分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皆乐为用。及死之日，皆为垂涕。

　　魏将诸葛诞守寿春，以司马氏累代擅权，遂举兵，以辅魏室为辞。司马文王率师讨之，寿春城陷。诞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战，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欲降之，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以至于尽，无一人降。时人比之田横耳。戍将于铨叹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所不取。”乃免胄冒阵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曹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颁赐士卒，皆愿为用。

　　晋王为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仍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及伐吴，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戎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唐乌重胤为河阳节度，讨蔡州，贼将有李端者，过氵殷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木，脔肉至死，将绝，犹谓其夫曰：“善事乌重胤。”其得人心如此。

　　◎得士死力

　　西魏将王思政守颍川郡，东魏帅师十万攻之，备尽攻击之术，以颍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济，率左右谓曰：“义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穷，计无所出，惟当效死以谢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众共止之，不得引决。及城陷日，颍川士卒八千，存者才三千人，终无叛者。

　　◎贵先见

　　春秋时，秦师袭郑，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兵车，非大将，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而起乘示勇也），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晋人败秦师于ゾ。

　　魏师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吴遣朱异来救诞于安城。诏王基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当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许。寿春竟拔。司马文王与基书曰：将军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过也。”

　　后魏薛永宗叛，帝西巡，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崔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避。若等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水北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右。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臣愚请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渡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山林，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

　　◎知己知彼

　　前汉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问曰：“将军何以教寡人策？”信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曰：“弗如也。”信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喑鸣猝嗟，千人皆废（猝嗟，犹言出嗟也。言羽一出嗟，千人皆失气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而失职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听信计，举兵东出。

　　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然！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赏功爵邑重之（言爱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人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时，黥布反，帝召薛公，以问，对曰：“使布出于上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城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东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必出下计。布，故郦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果如薛公揣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时贾都丹徒），汉终破布。

　　后汉末，曹公征荆州，刘琮降，得其水军及步兵，遂遗书孙权云：“今将水军八十万，当于将军会猎于长洲之苑。”将士闻之，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咸曰：“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权将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遗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权拔刃斫前奏按曰：“诸将吏敢复言迎曹操者，此按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将诸葛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据武功五丈原。魏将司马宣王帅师拒之，与亮对于渭南。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屡使交书及致巾帼（音虢，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亦屡表请战，魏使卫尉辛毗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示武于众矣。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宣王乃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北齐将王琳拒守，又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克寿阳。

　　◎料敌主将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之，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蛮夷人楚者不结陈），陈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在陈而嚣，合而加嚣（陈合宜静，而楚有声）。各顾其后，莫有斗心（人恤其所底）。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车上为木鲁），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州犁，晋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将师右军右）。”“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祷请于鬼神）。”伯州黎以王卒告王（公晋侯）。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贲皇，楚斗椒子）。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晋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晋之情，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与苗贲皇意异）。”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终如其言，败楚师于鄢陵。

　　必阝之战，楚子北师次于延阝（北地），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饮马于河而归（子反，公子侧）。闻晋师既济，王欲还，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莫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帅者，专行不获（欲专其所行而不得）。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高阝之间，郑皇戌使如晋师，曰：“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栾武子曰（栾书）：“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军实，军器）。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以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君之亲兵），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十三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三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善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内官，近官，以次序也），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晋终为楚人所败。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邑）。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盈将下军，胥申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臾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上军）。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侧室，支子），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肆，暂往而退也）。”乃皆出战，交绥而退。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自豫章与楚夹汉，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不许。夫概王曰：“所为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击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吴入郢。

　　汉高祖如荥阳，谓郦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以韩信、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遂克之。

　　陈友，赵代地皆有。高祖闻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赂将，将多降。

　　后汉曹公征张绣于穰，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追必败。”绣不从，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必胜。”绣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禁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绣信之，遂收散卒追战，果以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验？”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大服。

　　魏张辽围昌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曰：“数月以来，每行诸围，辄属目视辽，又射矢更稀，此必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倘可诱也。”乃使谓曰：“公有命，使辽传之。”果下与辽语。辽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赏。”乃降，辽入家，拜妻子。欢喜，随诣太祖。

　　太祖征吕布至下邳，布败退固守，攻之不下。连战，士卒疲。太祖欲还，荀攸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遂生擒布。

　　◎料敌制胜

　　春秋时，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晋人乃背先蔑而立灵公（晋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将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董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夺敌人之战心也），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蓐食，早食于寝蓐也）。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楚地）。伯棼射王，汰舟，及鼓跗，著于丁宁（伯棼，越椒也。，车辕汰过也，箭过车辕上。丁宁，钲也）。又射，汰，以贯笠毂（兵车无盖，尊者则边人执笠，毂。此言箭过车辕及王之盖）。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魏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贼保襄平，宣王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惧，欲移营。宣王令：“军中有言徙者，斩！”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绥，愚窃惑焉。”宣王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雨水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但恐贼粮尽而围络未合。掠其牛马，采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安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拔之。

　　赵刘曜举军攻洛阳，石勒将亲救之，其长史程遐等以为不可，谏勒。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谓之曰：“刘曜敌，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川，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侯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县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风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乃卷甲衔枚，出于巩訾之间。曜陈其军十余万人于城之西，勒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太战于西阳门。勒躬擐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于阵擒曜，以徇军前。

　　秦姚苌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氐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城于杏城，雷恶地应之，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苌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苌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可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已南引褐飞，东结党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苌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氐胡赴之，首尾不绝。苌每一见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势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褐飞等以苌兵少，尽众来攻。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苌遣将王起等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恶地请降。

　　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地，西魏将杨忠从独孤信讨之。纂迎战，败退走。信与忠为前驱，驰至其城，令门者曰：“今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门者尽散。忠乘城而入，弯弓大呼，纂兵卫百余人莫之敢御，遂斩纂以徇，城中慑伏。

　　唐高祖率众攻屈突通于河东，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余人，高祖在东原望之不见，会雨暴至，鸣角止军，由是不克。或劝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习兵而无勇，若决战，非其所长；婴城，难以必胜。此自守虏耳，不足为虞。”遂收军。

　　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县。唐休琼以数千人往击之，临阵，登高望见贼衣甲鲜盛，谓麾下曰：“自饮陵死，赞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战事。吾为诸军取之。”乃被甲先登，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斩其副将二人，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而还。

　　辅公┙于丹阳反，诏赵郡王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以讨之。李、任怀、张镇州、黄君汉等七总管并受节度。师次舒州。公┙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知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等为掎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所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背腹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惮于野战，止为公┙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惟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拥兵东走。

　　武后时，徐敬业据杨州乱，以李孝逸讨之，诏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为敬业先锋雷仁智所败。敬业先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促之，乃进击。时敬业屯下阿溪，其弟敬猷率偏师逼淮阴，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贼劲兵尽在下阿，利在一决。若不捷，则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其势可克。既克敬猷，我军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军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从之，一战而破敬猷。乃进军，与敬业隔溪相拒，前军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退。元忠曰：“风顺获干，火攻之利。”固请决战。乃平敬业。

　　宋至道中，府州观察使柳御卿受本州节度使，而兵不满数千。太宗戒之曰：“北贼尝以西兵为小蕃，必轻敌而深入，或引众入境。尔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师诱之，伏精兵以击之，必在吾掌中矣。”至北，御卿虔遵圣略，果成克捷。

　　马知节为益汉九州都巡检使，会韩景帐下卒刘旰胁牙兵为乱，自怀安军连下数州，众逾三千。知节领兵三百，追至蜀州，与之力战，自未至亥。贼惧，奔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逾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出兵迎击，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镇，与贼遇，悉屠之。

　　景德中，知宣州刘永规在郡严酷，会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数不中程，即杖之。虽甚风雨，不停其役。众咸怨焉。故澄海军校陈进率所部害永规，泊监押国钧，拥判官卢成均为谋主，婴城拒命。诏东上ト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发兵讨之。初奏至，真宗谓王旦等曰：“司天屡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当速使翦除。”廷议择官，旦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张照尤熟用兵，张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厄，张继能勇敢可用。此贼不出三策，保其家属，据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赀，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为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趣广州，贼之上策。然其智识必不及此，犹虑为人诱教尔。”及闻贼分据柳州洛曹县，帝曰：“此不能离窟穴，枉自弃耳。”不久遂平。

　　◎料敌形势

　　晋刘裕征慕容超，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对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阻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帝移镇石城，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州，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卢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州，以待军溃。帝登石头，望见之，大悦。十二月，大军次大雷。贼方江而下，帝躬提潘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钩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

　　梁侯景作乱，遣宋子山袭陷郢州。景乘胜西上，号二千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之有也。武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栗曰：“若贼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顿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椒，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辨沉船卧鼓，若将已遁，景遂围城。元帝遣平北将军胡僧与居士陆法和大破之。

　　西魏边将于谨讨梁元帝于江陵，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揲，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东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城邑，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下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立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众悉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

　　晋王与梁军相持，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缓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回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晋王进兵趣大梁，至胡柳陂。诘旦，侯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贺{杀米}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师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余里。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势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

　　●后集卷三

　　◎方略

　　元徽中，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浔阳，朝廷惶骇，时与楮渊等集中书省议，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馀皆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卫，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至新亭。筑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等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斩休范首。馀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道成遣军主陈显达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乃遣众军击平贼党，道成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为北庭都护，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仗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校颉利发石阿失毕将与同俄偕领兵，以其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马燧镇太原，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二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

　　田悦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氵名，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氵名张亻不皆坚守不拔，昭义军告急。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氵名。燧军出崞口，未过险，乃遣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兹之。悦自攻临氵名，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氵名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中。其夜，东栅走归悦。明日，燧进军营明山，取其弃栅置辎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必已拔临氵名，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者，斩。”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余级，生虏八百余人。居五日，进军至临氵名，田悦悉军复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死战，悦兵大败。

　　曲环镇许州，刘昌裔为营田副使，有兵马使安国宁与留后上官氵兑不善，谋反，以城降蔡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人赏缣二疋。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

　　史思明之乱，王师败绩，乘胜而西。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邺下之胜，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锋锐，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兵加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之常势，非用骑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今尔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判官韦捐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蜀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宫徒，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烛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来犯。一夜，入河阳三城，排门守备。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宫阙。

　　李为隋唐邓节度使，以讨吴元济。当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绐告三军曰：“天子知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士卒伤夷者，亲自抚之。其贼既败高、袁二帅，且轻名位无所畏惮，颇懈备。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鹿阝坊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修葺器械，阴计戎事，谍知贼中虚实。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拒光颜。由是乘其无备，遂袭蔡州，取元济以献。

　　李抱真领昭义军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清贼重，人民益贫困，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试之，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之乡丁，得成卒二万，不仰衣食于官府，而仓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军冠诸军。乃遣门客贾林说王武俊合从击朱Г，武俊许之。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诣武俊营。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朱Г、李希烈<冗辱>窃大位，朱滔攻围具州，此辈尝欲凌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已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饭讫，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遂击破朱滔于泾城。

　　五代后唐李存进，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阳材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阳竹林，造浮梁以济军士。王师以舡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使曰：“河桥须竹笮大め，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木，窃虑难成。”存进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笮，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巨木于岸以系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余直，人皆伏其勤智。

　　符存审初为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梁太祖北伐，至枣强，存审以骑兵三千屯于赵州。初，梁军声言五十万，存审以兵少不敌，心颇忧之，谓裨将赵行实曰：“但得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不旬日，杨师厚攻枣强，贺德伦寇莜县，攻城甚急。存审谓赵行实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莜县危急，我等坐观其敝，何以自安？”老贼既不下莜城，必寇西淙。若不预为方略，则滋蔓难图。与公等轻骑而行，观其所向。乃选精骑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桥道。存审令史建瑭、李嗣肱分兵拒守。建瑭分麾下五百骑为五军，一军之衡水，一军之南宫，一军之信都，一军之阜城，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贼讨刍粮者，十日而会于下博桥。明日，诸军所至，遇梁军之樵刍者每数百人，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米公，晋王大军至矣。”时梁祖引师厚兵就德伦，共攻莜县，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嗣肱、建瑭各领百余骑，为贼旗帜服色，与刍粮者相杂而行。至暮，及贺德伦营门，杀其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其刍荛者，断手臂得归，皆言我兵大至。梁祖大骇，速命夜遁。

　　宋初，孚纵迁陷清远军，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秦翰为钤辖，领步骑六万拔灵州。上问以策略，超上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援，贼无以钞略其资。一遇贼即变而为阵形，以外即分列游兵，持劲弩，遇贼则易聚而可并力。上甚奖之。

　　五路讨李继迁，以李重贵为麟府州浊轮寨路都部署，得对便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大，或不来接战，且谋远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辈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累遣使抚劳，至则诸将果无大功。

　　◎权奇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鲁侯御之。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偃，鲁大夫）。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门，鲁南城门。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楚相持，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楚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斗宜申。子上，斗执）。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贰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见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众走），楚师驰之。原轸、却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率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阳虎欲西奔晋，知齐必反，故诈以东为愿也），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锲，刻也，欲绝追者）。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葱灵，辎车名）。

　　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刎。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华登帅吴师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难），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请君待复战决胜负）。”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徽者，识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见国人皆徽。睢阳门，正东门名），齐致死莫如去备（备，长兵也）。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晋师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饮毒水故）。

　　楚师伐吴，铁尹固与王同舟，王执燧象以奔吴师（烧火燧击象尾，使赴吴师，攻败之）。

　　战国燕师伐齐，已下七十余城，围即墨未下。齐将田单乃入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千穴，夜纵火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尽触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复收齐七十余城。

　　宋将宗悫征林邑，迳入象浦，有大渠南来注浦，宋阻渠置阵。林邑王倾国来逆，限渠不得渡，以具装被象。诸将惮之，请待前后军进然后击。悫曰：“不然。吾已屠其坚城，破其锐众，我气方属，彼已破胆。一与可定，何疑焉？”悫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悫率兵直渡渠奋击，其众奔散，遂克林邑。

　　宋檀越为广陵相，亡命司马国潘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过淮，因天阴暗，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听事。越惊起出门，交处分，贼射之伤。却入，抵密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掩我不备，但打五更，贼惧晓，必逸。”贼闻鼓鸣，将谓晓，于是奔散。追讨，尽获之。

　　武帝谋讨刘毅，王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领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使昼夜兼行，杨声刘兖州上，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舡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舡。镇恶径前袭城，津戍百姓皆言刘藩实上，宴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舡舰被烧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门、南门及东门，而袭破之。

　　吴将周瑜使甘宁据夷陵，魏将曹仁围宁，吕蒙往救之。乃分遣三百人，截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军到夷陵，即交战，所杀过半。贼夜遁去，截道，骑皆舍马步走，蒙兵追蹙击，获马三百疋，方舡载还。

　　东晋将刘裕北征广固，岭南贼将徐道覆说其帅卢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船，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将下都货之。”称力少不能得致，即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贫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舡板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匿者。乃并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卢陵、豫章诸郡，守将皆委任奔走。

　　晋刘裕为东晋相，率兵伐后秦姚泓。后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晋军进止。时晋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宋武乃遣白直队主丁昨，率七百人、车七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弓弩毕，使立一白毛（乃使反羽毛饰）。魏人初不解其意，并未动。宋武先命将朱超石戒严曰：“毛既举，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栅排于辕。魏人见营阵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之，魏军四面俱至，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者丛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槊，乃断槊长三四尺赍以锤之，一槊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遂奔溃。

　　韦云起讨契丹，以其于突厥相通，素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渡，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知之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工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军于岐下，晋军潜袭绛州，前军不利。晋军恃势而攻临汾，叔宗严备御，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阳县，牧马于道侧。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虏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蒲城。

　　葛从周围兖州，兖人不出。从周诈阳言并人郸人来救，即引军趋高吴。夜半，潜却归寨。朱谨果出兵攻外壕，我军士突出，掩杀千余人，生擒都将孙汉筠。

　　◎奇计

　　春秋时，吴伐楚，吴公子光丧其乘舟余皇，光请于其众而鼓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收之以救死（藉众力以取舟）。”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长鬣名髭须，与吴人异形状，诈为其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后周将贺若敦率骑六千渡江，取陈湘州，陈将侯讨之，江路遂断，粮援饥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钞掠，以充资费。恐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以米，因召侧近村人，佯有所访问，令于营外遥见，遂即遣之。等闻以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老之。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遂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乘畏船马以招军，诈称投附。便遣兵迎接，竟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又湘罗之人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伪使人装船伏甲士于中，兵见之，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填者，犹谓之设诈，逆遣击，并不敢受。相待岁余，不能制。

　　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诸将皆去大江阔远，兵不习水，以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当百。襄邑公贺若弼献十策，其一请多造船，须船既多，贼必防碍更甚。今南地无马，请付傍江诸州二十岁已上老马令饲，以平陈为名。贼心惧，求马拟战，密敕刺史令私卖博大舡。江南下湿，特不宜马，不逾周年，并当死尽，终不为彼用。陈叔宝果大造船，输船市马。输既多，方觉不便而止。高颍请所博得船运诸州米为贮寿阳，穿大池，以鱼莲游遨为名。造船放水战，仍以贺若弼为寿州总管。终以此平陈。

　　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卒有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知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诳，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去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返。

　　后魏方侯丑奴称乱关右，魏将贺拔岳讨之，军于渭之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将散营，农于岐山之北百里。纳川使大尉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棚，其千人以下为栅者，亦有数处，且田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诸路，然后诸军尽发，昧朝攻围元进栅，拔之。诸所俘执，皆放之。自余栅悉降。岳宣言径取泾州，其刺史侯长贵亦以城降，丑奴乃弃平亭而走。

　　齐王宪大举东讨，宪为前锋，守雀鼠谷，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王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自救之，齐人遽退。盛与桂国侯莫陈芮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救之，会被敕追还，卒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诡道

　　后汉初，冯异将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明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视弱）。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甚乏。兵猝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

　　后汉末，袁尚出军于平原，使其将审配守邺。太祖攻邺，时袁尚闻邺急，弃平原而来救，欲入城计事。至暮，李孚请行，尚曰：“何当所办？”孚曰：“今邺围甚坚，多人则不可。”孚乃自选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谋，各给骏马，令释戎器。孚自著平上愤，将三骑，投暮直邸邺下，自称曹公都督，巡历围垒，所过呵责，失侯者辄捶之。自东历西，径入曹公营。当城门，复怒守围者，缚之，因开围驰入城下，配以缒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太祖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复出。”孚计事讫，欲还，而外围益急。谓配曰：“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也，不如驱出之以省谷也。配从之。乃夜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烛，从三门而出请降。孚将所乘骑随降人而出。时守围吏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乃归尚。明日，曹公闻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魏曹公征马超于关中，军于渭南，为贼冲突，营不得立。地又纯沙，不胜版筑。其将娄伯子说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须臾成冰，坚如铁石。功不达晓，百堵斯立。虽金汤之固，未能过也。”公从之，比明而就。

　　仁宗朝，契丹入寇，诏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率兵八万御之。时诏赐阵图，分为八队，师浦城。虏骑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延进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期于克敌。今贼众若此，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傥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咸捷。

　　太平兴国一年，梅山洞蛮叛，命田绍斌、翟守素分路掩击。至邵州，闻蛮酋苞汉阳死，去其居十里为阵，大败之，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留五千余人，遣归晓谕诸洞，自是蛮人不扰。三年，梅山洞蛮恃险又叛，诏遣翟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将接战，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先是，数郡大吏富人多与贼帅苞汉阳交通，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守素并焚之，反侧以定。

　　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朝议有寇至，令坚壁清野，勿与战。一日，虏众寇蒲城，至唐河，护军表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之，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大历中，城泾州，段秀实当留后，马诏徙镇泾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难中原，居侨骤移，颇为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遂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侯严警鼓为约矣。”秀实乃召鼓人，阳怒失节，且戒曰：“每更筹尽，必来报。每更振，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晓。既差误，乱不能作。”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严警备，夜半火发，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之！”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

　　王为河中少尹，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至夜鼓噪斩关以逐。有告者，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远遁，遂诛正军，城又安。

　　王甫，代宗时武将也。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长安，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朱雀街太鼓之。吐蕃闻之，慑振，乘夜而道。初，吐蕃既立广武王承き，将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队伍还番，及是，闻鼓声，谓有变，遂俱奔溃。

　　宋初，王师平成都，虎捷都校吕翰与绵州都校全师雄谋叛，贼约以三鼓攻城。裨将曹翰谍知之，戒掌漏者但击二鼓，贼众不集。至明而遁，我师袭破之。

　　宋祖朝，剑外初平，冯瓒知梓州，视事才数日，蜀军校上官进啸聚士卒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人，夜攻州城。瓒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棰梃相挞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躬自率师众巡城，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悉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招诱余党，得千余人，并赦其罪，令复业。郡境以安。

　　◎临事制宜

　　春秋时，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氵氐（水名）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欲辟楚使渡，成阵而后战），迟速惟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矣。”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晋渡）。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东晋卢循寇冠福建邺，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将军檀道济、倒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镇之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邺。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道规乃会将士戒之曰：“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唐张守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众筑州城。板堞才立，贼暴至城下。军城中相顾失色，虽相率登埤，率无守御之意。守曰：“彼众我寡，创夷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贼徒疑城中有备，而退。因纵兵击败之。

　　王镇恶与武帝期克洛阳，既而镇恶至潼关，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沂渭而进，舰外不见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遂流去。镇恶抚慰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粮衣遂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惟死战可立大功。”士卒莫不争先，遂陷长安。

　　秦苻坚陷襄阳，晋将桓冲攻之。坚将慕容垂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以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木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永王拒命，肃宗使中官啖延琮招讨之，判官李铣、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州，广张旗识，耀乎江津。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其夕，铣等多烧火，人报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军人以火应之，惧以为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

　　朱滔帅幽州，建中初，成德军季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滔命偏师，守束鹿，进围深州。惟岳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

　　东昏侯遣辅国将军刘山阳就荆州萧颖胄兵袭萧衍，衍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三军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颖达，且设奇略以疑之。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及至江安，迟回十日余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三军席阐文、柳沈闭阁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迟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天下之事，县在于卿。今就卿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乃斩天虎，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军中斩之。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副之，军旅指一决于侃。景乘胜至阙下，城中忄匈惧。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少安。景纵火烧诸门，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氵炙火。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数，高十二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观之。”车动果倒。景又东西起土山以临城，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及于城内筑土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令火掷多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不能进。

　　葛荣率众将向洛阳，众号百万。魏将尔朱荣自太原讨之，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在所处杨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巳。乃分命壮士勇者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

　　东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帅诸军应之。至洛阳，围河桥南城。东魏兵十万至河北，泰纵火舡于上流，以烧河桥。东魏将斛律金使张亮以小艇不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魏将于谨尝帅轻骑出塞觇侯，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常乘骏马名紫（音爪），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余军击迫，骑贼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齐将鲁康祖、赵公政帅众万余，侵魏豫州太仓口，魏将傅永率三千人击之。时康祖等军于淮南，永舍于淮北十有余里，永量吴楚之兵好斫营，即夜分兵为二部，出于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麦瓜>盛火渡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亲领兵来斫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祖等奔趋淮水，火即竞起，不能记其本济处，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斩首千级，生擒公政，康祖人马堕淮，及晓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

　　后赵将石虎领兵救陈州，为祖逖所败。收兵掠豫州，留将桃豹守川故城，居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人真运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运米者弃走。贼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

　　后周末，杨坚为丞相，辅政，尉迟迥住河北，拒命。河南州县多从迥。丞相坚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城武，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将军至，可多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即尉迟迥），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遥见仲文军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劫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簿官军，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具发，曳柴鼓噪，尘埃张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投洙水而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江南悉平。

　　韩雄除徐州刺史，东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颇为边患。雄密图之，将十轻骑夜入其境，伏于道侧。遣都督韩士于略城东，服东魏人衣服，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略出驰之，雄自后射之，再发咸中，遂斩略首。

　　隋达奚长儒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陈援军至，轨令长儒拒之。长儒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毂相次以待之。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纵奇兵大破之，获吴明彻。

　　刘方授瞿州道行库总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崦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众而阵，方与战，伪奔北。梵志逐之，象多陷地颠蹶，转相惊骇，军遂乱。方又以弩射象，象中疮却走，蹂其阵，因以锐师继之，梵志大败，奔于栅，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渡六里，前后逢战，每战必捷。进至大绿江，贼据险，又击破之。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梵志弃城奔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

　　汉王谅据并州反，代州总管李景发兵拒谅，谅遣乔钟馗围景，炀帝诏杨义臣率兵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山谷间。晡后，复于钟馗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谷，尘埃涨天。钟馗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纵击大破之。

　　唐北狄铁勒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渡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汗李斯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拒战。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张俭、李等军率兵数道击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烧秋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顷有侦者来云：其马畜啮啖林木，皮革略尽。卿等掎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将奋激，制胜之举也。”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皆以步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兵拒击，而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李乃令去马步战，率长槊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大败。

　　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于黑山，至朔州，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待之。贼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方拟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贼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几尽。自是粮运无敢近者。

　　雍熙初，张齐贤知代州，寇骑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卫都部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都署卢汉斌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选厢军三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贼遂却走，循胡卢河南而西。先是，约都部署潘美以并师来会战。至河间，使为贼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之众为贼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师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诏，东路王师衄于君子馆，有诏并之全军不得出战，已还州矣。于时，寇骑塞川，齐贤曰：“寇知美之来，而未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万，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贼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器甲甚众。齐贤归功汉斌。捷奏至，太宗嘉之，优诏褒美。

　　●后集卷四

　　◎将贵轻财

　　汉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爱乐为用也。

　　窦婴为大将军，婴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得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裁量其用，金无入家者。

　　后汉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为刺奸将军，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

　　魏曹真累迁大司马，每征行，与将士同甘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

　　魏田豫为护乌丸鲜卑校尉，后为护贼寇中郎将、并州刺史。豫清约俭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

　　西魏将梁椿性果毅，善于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境，咸得其力。

　　唐李为行军总管，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

　　萧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贼万余人寇暴纵横。潜募敢勇之士，设奇而击之，当阵而降。其众所获财畜，咸赏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马燧讨田悦，先战，燧誓军中曰：“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

　　石雄为丰州刺史，雄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时有赐予，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馀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思奋发。

　　◎将贪必败

　　晋张燕为巴西太守，时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城固，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之。燕退，定遂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燕亦弃官而遁。

　　前秦苻坚遣王猛伐前燕慕容，师次潞州。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以时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度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于高山，因烧评辎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固山川，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北征，将士多离恐。元谟又营货利，一疋布责人入百钱，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

　　唐独孤怀恩武德中为工部尚书，率兵讨贼，素无筹略，贪冒货财，频为贼所败，高祖屡下诏责之。

　　王亻必为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Й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急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城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由亻必赎货，边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为安南都护，为土贼杨清所杀。象古贪纵，人心不附。安南数日城陷，古反被害。

　　李泳为河阳节度，泳本以市人发迹禁军，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初任镇武节度，转为河阳。所至，以贪残为务，恃所交结，不畏宪章。犒宴所陈果实，以木刻彩绘之。聚敛无已，人不堪命，遂至于乱，数月方止。文宗贬泳丰州长史。

　　◎临敌易将

　　战国燕昭王使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听齐间，以骑劫代毅，遂为齐将田单所败。

　　晋镇南将军杜元凯都督荆州诸军事，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闻于孙皓。元凯欲间吴边将，乃请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放晋军将，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竟殄灭焉。皓不悟，致败。

　　后周杨坚为相，尉迟迥据相州举兵。坚命上柱国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军于沁东。会沁水涨，未得渡。长史李询密启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等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忄蚤忄蚤，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谋代此三人。李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从，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安知其能尽复心耶？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奢之子所以致败。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以异志，必不敢动。”坚大悟，即令高颖驰驿往所为诸将节度，进成大功。

　　◎将骄必败

　　春秋，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庸人，楚之小国也）。楚使卢戢利侵庸，庸人逐之，囚于杨窗（窗，戢梨官属也）。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后进。”楚将潘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又与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鱼人实逐之（裨、、鱼，庸三邑也。轻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ㄞ，会师于临品（ㄞ，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楚将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伐庸，遂灭之。

　　秦末，项梁起兵吴中，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秦三川守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济。路逢高陵君，曰：“公将见项梁乎？”曰：“然。”义曰：“臣谕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其将。章邯夜衔枚击梁，大破之定陶，梁败而死。

　　后魏崔延伯既破秦贼，乃于萧宝寅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疋，军威甚盛。时万俟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里当原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尔奔北。延伯有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缓师。宝寅、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上马突阵，贼势摧挫，便尔逐北，迳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

　　后周末，丞相坚辅，故周大将尉迟迥在河北，举兵拒命，遣将略地，河南州县多下之。丞相坚遣将于仲文率兵讨之。仲文军至氵乍州之东倪坞（乌古反），与迥将刘子昂、刘德裕等相遇，进击破之。军次蓼堤，迥将擅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排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伯，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生获五千余人。

　　隋末，翟让、李密起兵于河南荥阳郡，通守张须陀以兵攻让，让数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骄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败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林木间，诈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让合击须陀，众大败，遂斩须陀。

　　◎矜伐致败

　　春秋时，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犯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盗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前秦苻坚议伐吴，石越曰：“吴人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二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遂兴师。苻融攻陷寿春，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角，禽贼帅必矣。”坚大悦，恐谢石等遁去，乃舍大军于顿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遂为谢玄所败。

　　◎不矜伐

　　后汉冯异为偏将军，从光武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军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晋朱伺为陶侃骑督将，时西阳夷贼抄掠江夏，守杨珉每请督将议拒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诸将军何以不言？”伺答曰：“诸人以口击贼，伺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耶？”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是以胜矣。”

　　◎将帅自表异致败

　　春秋时，狄人伐卫师荥泽，卫师败绩。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遂灭卫。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师讨之。玄败，溯流奔荆州，留其将何澹之、郭铨、郭杲之守湓口。刘裕将何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谓诸将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纵得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之则获。但纵兵攻之，可一鼓而败也。”遂进攻，获舫。因传呼曰：“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溃。然因乘胜势继进，无忌鼓噪赴之，澹之遂溃。

　　宋晋安公子勋举兵浔阳，宋将殷孝祖讨之。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异，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于阵为矢所中，而死。

　　东魏大将高欢与西魏大将宇文泰战邙山，其时，泰见欢出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贺技胜总之，以犯其军。适与欢相遇，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乘胜逐欢数十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欢已逸去矣。

　　高敖曹与侯景等攻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大将宇文泰率众救之，战于邙山。敖曹心轻敌，建旗盖以凌阵。国人尽锐击之，一军皆没。敖曹轻骑走河阳城，仰呼求绳不得，拔刃剜门，未彻，而追至，敖曹奋头诟曰：“来！吾与汝斗！”国人追者斩之。

　　◎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

　　唐朱Г之乱，李怀光自河北赴难。李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蹈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

　　◎均服

　　后周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槊左右扩击，一击踣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唯著破衣弊甲，敌人疑非将师，故得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军。

　　◎隐语（军中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号隐语以喻之）

　　春秋时，楚师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还无社，萧大夫。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无社素识叔展，故因以卯呼之）。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曲穷乎？”曰：“无（麦曲，曲穷，所以御湿，欲使无社逃泥水中。无社不解，故曰无。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河鱼腹疾奈何（叔展言无社御湿药将无疾也）？”曰：“目于眢井而拯之（无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视虚废井而求也。出溺为拯也）。”“若为茅经，哭井则已矣（叔展又教结茅以表，并须哭，应以为信）。”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申叔仪，吴大夫，公孙有山氏，鲁大夫，旧相识），曰：“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蕊，服饰备也。己独无以系佩，言吴王不恤下者矣）。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视也。凡寒贱之人，言但得视，不得饮）。”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

　　唐许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梃。”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练将，侯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

　　◎先锋后殿

　　魏于禁、张辽、乐进、张、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进为军锋，还为后拒，故军严整。

　　晋大将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强盛，元多募劲勇。刘宇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恪、孙元忠等以骁猛应募，领骁锐为前锋，百战百胜，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大将杨素驭戎整严，每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陷阵而还者，斩之。又令三五百人复进，复如向法。将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战无不胜。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虽严忍，士亦愿从。

　　梁韦为辅国将军，魏军败，讨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蹑，悉遣辎重居前，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周齐王宪从文帝与齐人相拒，帝已去晋州，留宪后拒。宪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至桥，宪隔水问畅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侯大都督耳。”畅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何用隐名位？”宪乃曰：“我齐王也。”遍指陈王纯已下，并以告之。畅鞭马去，宪即命旋军。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为殿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三人，齐众乃退。

　　禄山反，诏关内节度使李嗣业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掎角。广平王ㄈ收长安，陈于香积寺北，澧水之东，嗣业以北庭军为前锋，王思礼为后军，戈鼓な，震曜山野，列长阵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因攒矢逐之。贼军大至，我师嚣乱，嗣业曰：“今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冀一生，我军无孓遗矣。”乃脱衣执长刀，立阵前大呼，当者人马死碎，阵复整。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而进，所向摧靡。

　　苏定方正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王狼狈散走，余众傍伏。靖军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陕，避吐蕃，雍王为中军先锋，以仆固怀恩为副，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又为后殿，自渑池入。怀恩等师至广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进，贼死者数万。

　　五代梁牛存节大举以伐淮南，至濠州东，闻前军失利于清口，诸军退至淠河，无复队伍。存节遏其后，与诸将释骑步斗。诸军稍得齐，收拾所部兵并败兵共八千余人，至于淮。时不食已四五日矣，存节训励部分，以御追寇，遂得旋师。

　　王景仁伐寿州，至霍丘接战，擒贼将袁丛、王彦威、王蕃等，送京师。俄而朱瑾以大军至，景仁力战不屈，常以数骑身先奋击。寇不敢逼，乃引兵还。及济淮，复后殿，军故不甚衄，谨亦不敢北渡。

　　◎击其后

　　春秋时，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略，行也。行吴界，将侵之），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速，召也），吴踵楚（蹑楚踵迹），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越大夫胥奸劳王于豫章之（，水西曲），越公子仓归王乘舟（归，遗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寿梦，越大夫也），王及圉阳而还（楚地），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后汉，赤眉青犊十余万众并在射犬（汉野王县有射犬聚），光武引兵将击之，耿纯军在前，去营数里。贼忽夜攻，绝两军，营中士多伤。纯勒部曲，坚立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纯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

　　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既至，而蛮反断驿道，欲攻郡。郡虚粮，仗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遗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退，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郧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南齐末，萧衍举兵发雍州东下（雍州，今襄阳郡），大军已次江宁，衍使吕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移顿于越城。僧珍守白板，齐王东昏将李居士知城中兵少，率锐兵千人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既力不敌，不可与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后，守阵者复逾城而下，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

　　陈将周炅镇安靳等州，北齐遣将陆骞，以众二万，出自巴靳，与炅相遇。炅留羸弱辎重，鼓疑兵以当之，身率精骑，由间道邀其后，大败之。

　　后魏于谨，邙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麾下伪降，立于路左。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谨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奋击，神武军乱，以此大军得全。

　　唐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副之。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千里，诸将议息兵，道宗固请讨，李靖然之，君集不从。道宗遂帅偏师，兼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余骑，逾山，袭其后，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吐谷浑、党项俱来寇边，诏霍国公柴绍讨之。贼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贼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贼大溃，斩首五百余级。

　　王君为陇右节度使，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邯州，焚烧市里而去。君以其兵疲，遂整士马，以掩其后。君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悉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悉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袭其后，至青海，时海水冰合，君率将士并乘冰而渡。悉诺逻已渡大非川，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

　　梁师都作乱，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后伺师都稍怠，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惊溃，虏男女二百余人。

　　元和中，西戎频岁犯边。史奉敬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

　　唐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且三十里，贼众十万余，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禽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余守长安，闻败奔陕。翌日，广平王入京师。

　　宋太平兴国中，北虏至定州，夺唐河桥，李重进召李继宣洎田绍ど赴援。绍ど为贼所败，继宣独按部，转间入定州。贼北去，重进命将五千骑蹑其后，抵拒马河。及贼据杨疃，继宣径掩击之，贼焚庐舍而遁。

　　刘延翰四年从征太原，刘继元降。车驾北伐，俄班师，命延翰、李汉琼率兵屯真定，崔彦进屯关南，崔翰屯定州。上谓延翰等曰：“戎人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必大捷。”是冬，贼果纵兵南牧。延翰先阵于徐河，彦进率师出黑芦堤北，缘长城西行，南下长城口，衔枚蹑贼后，摧翰、李汉琼兵亦至，合击之，大败贼众于蒲城。

　　端拱中，威贼军粮馈不继，贼欲窥取之，上遂遣大将李继隆发真定屯兵万余人，护送辎重数千乘。贼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王师。边将尹继伦领步骑千余，缴巡塞上，正当贼所入道。贼不击而过，径袭大军。继伦谓麾下曰：“贼视我犹鱼肉，南出而捷，回日乘胜驱我北去；不捷，亦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今可卷甲衔枚，袭其后。贼锐气前去，其心轻我，不虞我之至。力战而死，犹不失忠义，岂能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因令军中秣马，侯夜，遣人持短兵，潜发蹑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天未明，贼去大军四五里，方会饮食讫，将战，继隆列阵以待之，继伦出其不意，从其后急击，杀贼将一人号皮室（皮室者，贼相也）。众遂惊乱。于越方食，失匕箸，为短兵中其臂，创伤，乘善马先遁。贼望见大将奔北，因大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馀党皆引去。自是贼兵不敢窥边。以继伦面黧，相戒曰：当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真宗与之继好，戎人请盟。北归，所过犹侵劫未已。遂以张疑为缘边安抚使，提兵蹑其后，贼乃出境不敢略夺。

　　◎退师

　　前汉高帝，匈奴围于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间厚遗阏氏，乃开围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冒顿引兵去。

　　后周大将晋公护伐齐，遣将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周将达奚武与齐王宪于部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目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军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朝弃之乎？”宪遂从之，全军而返。齐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黄文靖佐葛从周送朱崇节入潞，会晋军十余万俯外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葛从周启出师，文靖为殿后，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

　　●后集卷五

　　◎出奇

　　战国廉颇为赵将，秦使间曰：“秦独畏赵括耳，廉颇易与，且降矣。”会颇军多亡失，数败，坚壁不敢战。又闻秦反间之言，使括代颇。括至，则出军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遂胜追，造壁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后，又五千骑绝赵壁。赵兵分为二，粮道绝，括卒败。

　　突厥犯塞，炀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虏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谓之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二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虏侯，骑但驰骑射猎，示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掎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万级。

　　唐太宗尝选精锐千余骑为骑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锋率之，侯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王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吐蕃将坌达延文率兵继至。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击鼓以应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衡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贼所隔。率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迫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

　　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取长安，战于香积寺北，结阵三十里。贼将李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业禽十余骑，乃定回讫。奇兵出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

　　王忠嗣少勇敢自负，及为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但训练士卒，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张，常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谋，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其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姓名于上以记之，军罢而纳。若遗矢，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刃。

　　五代汉高祖在晋阳，郭进往依之，汉祖壮其材。会北寇屠安阳城，因遣进攻拔之。戎人遁去。授方州刺史。寇王道毙，高祖出兵井陉，进以奇兵，间道先入氵名州，因定河北。

　　◎伏兵

　　春秋时，必阝之战，晋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帅，将也。覆为伏兵七处），故上军不败。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郑将祝时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

　　吴侵楚，楚将养由基奔命，楚司马子庚以师继之。养由基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汉景帝时，吴楚反，以周亚夫击之，至霸上。赵涉说亚夫：“吴王素富，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ゾ渑之间。然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钟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如其计，至洛阳，使吏搜ゾ渑间，果得吴伏兵。

　　后汉荆州刘表遣刘备北侵，至叶，曹公遣将李典与夏侯拒之。备一朝烧屯去，夏侯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夏侯不听，与于禁追之。禁与夏侯等果入贼伏里。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后魏万俟丑奴作乱关中，魏将贺拔岳率兵讨之。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杀掠其人以挑之。丑奴大将尉迟菩萨果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余，与菩萨隔水交言，兵称阳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覆数返，时以逼暮，于是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使驰马东出，似欲奔遁。贼谓岳走，乃弃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岗设伏兵待之。贼各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渡江东。岳乃回与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下马。俄而获虏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

　　魏傅永为豫州刺史，南齐将裴叔业来侵楚王戍（地名）。永令戍填塞外堑，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及晓，而叔业等至，顿于城东列阵将，置长围。永所伏兵于道左，击其后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人救之。永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国后赵将石季龙攻晋将刘演于景庭，兖州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张。平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廪丘。

　　夏赫连勃勃进屯依力川，后秦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率骑御之。兴遣其将姚文崇拒战，勃勃伪退，伏以待之。姚兴、文崇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

　　后周时，尉迟迥作乱，以宗文忻、韦孝宽击之。迥遣子盛兵武涉，忻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马岗。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趋邺下。迥背城结阵，大战，官军不利。时邺城士庶观战者数万人，忻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射观者，走之，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

　　韩褒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人家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下令属县。人既不及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于不觉，以为州先未集，兵今还，必不能追蹑。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兵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

　　隋初，周将尉迟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成武，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檀让出谒，仲文执之。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迥将比罗恃众而来，两阵才合，伏兵俱发，曳柴鼓噪，尘埃涨天，毗罗兵溃，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击李密，密屯偃师北山上，时新破敌，有轻世充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又纵火焚其庐舍。密军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拔偃师，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讨窦建德，至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太宗以数百骑，出武牢东二十余里以挑之，往往设伏。北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谓左右曰：“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语未毕，忽贼奄至，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五六千骑并拔枪而进，从者咸失色。太宗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后。”于是按辔徐行，贼至辄引弓射之，毙一贼，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此再三，每至必毙，贼乃不敢复逼。太宗引贼入伏内，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瓒，斩首数百级。

　　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盛彦师曰：“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亡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挟路乘高，刀盾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火，刀盾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邑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自能制。令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陕州，以为馀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

　　封常清为安南节度，讨大勃律，师次贺隆劳城，一战而胜。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实曰：“贼兵赢弱，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

　　郭子仪自杏国渡河，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子仪伪遁，贼果乘之。及垒门，遽闻鼓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惊骇。子仪整阵追之，贼众大败。

　　郭子仪赴凤翔，将李归仁以锐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窘急，使仆固怀恩及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正等五将伏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贼至，伏发，归仁大败而走。又从子仪战于清渠，不利，归于风翔，及回纥来赴国难，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以子仪为副，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汶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往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

　　史朝义叛，至贝州，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仆固至临清县，惧贼气盛，驻军以俟变。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令高彦嵩、浑月进、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贼半渡，伏发，合击而走之。其时回纥又至，军益振，卷甲驰之，大战于下博县东南。贼背水而阵，大军冲击而推之，积尸拥流而下，朝义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陇右节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珲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

　　吐蕃北寇灵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韦皋出兵深入，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论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震骇，蕃兵自溃，生擒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五代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庄宗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庄宗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望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骑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

　　宋雍熙中，王师北征，以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兵薄飞狐城下。贼遣其将大鹏翼等来援。监军袁继忠谓重进曰：“贼多骑兵，利于平地，不如乘险逆击之。”重进率兵伏飞狐南口，贼兵方出，乃麾兵击之，遂擒鹏翼。

　　至道中，以李孝隆护送刍粟入威寇军，贼将干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李继隆所领步骑才一万，先命千人设伏于城北十里，继隆与尹继伦列阵以待。贼众方食，继伦出其不意，击走之。继伦道奔，过徐河十余里，俘获甚众。

　　◎多方以误之

　　春秋时，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音的）任患。若为三师以隶焉（隶，犹劳也），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罢敝于道）。亟隶以罢之（亟，数也，音器），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遂入郢。

　　后汉末，曹公征关中，进军渡渭。马超及韩遂数请战，不许；因请割地，求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与遂交为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骁骑夹击，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将田豫率兵进击鲜卑河比能，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绝归路。豫乃进军，去虏众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燃之，从它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行数十里乃知之。

　　魏末，诸葛诞、文钦反，据寿春，投吴请援。司马文王总兵讨之。王谓诸将曰：“诞当突围，决一朝之命。”或谓：“大军势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它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二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给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文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冗食，俄而城中乏粮。诸将并请攻之，文王曰：“诞聚粮固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必不便走。今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武德中，太宗领兵征薛仁杲，攻析庶（上思力反，下之之怒反）城。贼有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衄，彼锐气犹盛，必轻敌好斗。我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二，其将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乃是尽锐攻梁实，冀逞其志。梁实固险不出，以挫其锋。罗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并军共战，王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气夺，于是大溃。

　　太宗讨刘黑闼，阻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闼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洛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侯贼半渡而决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

　　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郭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答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裨，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贼寇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拔之，与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二。若追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藩美精卒数千，扼江猪岭。贼果由其路来援，美坚壁不与战，贼遁去。

　　◎避锐

　　春秋时，城濮之战，楚子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废乎？”子玉不从，而败。

　　后汉末，袁尚据邺，率兵围击兄谭于南皮。留苏由、审配守邺。曹公围邺，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船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逆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发，船取其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

　　隋高颖献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颖集士马，声言掩袭，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虽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文帝行其策，陈人益惧。

　　贺若弼镇淮南，请船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其后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遂灭陈。

　　◎声言欲退诱敌破之

　　东晋末，妖贼孙恩北出海盐，时刘裕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虑之，乃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早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兵众先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后凉吕光遣将吕延伐西秦，大败之。乞伏乾归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纵反间，称乾归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乎？今宜布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侯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而战败。

　　北凉主沮渠蒙逊伐西凉李歆于酒泉，先攻（音闻）浩（音门）。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蛇，今盖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乃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歆集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将进军黄谷。歆闻而大悦，进入都渎间。蒙逊逆之，败歆于怀城，遂进克酒泉。

　　五代梁杨师厚率步骑屯于临朐，而声言欲东拔密州，留辎重于临朐。王师范果出兵来击。师厚设伏于野，追击至圣王山，杀万余众，擒都将八十人。

　　◎声言怠敌取之

　　唐吐蕃叛，诏裴行俭为洮州道总管。行俭建议曰：“吐蕃皆叛，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帅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祖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杨言绐其下曰：“天时方熟，未可涉远。须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兵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时蕃酋子弟请从者仅万人。行俭阳为略游，教度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遗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次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诸部贼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贼遮匐。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令先往晓谕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寻复来降。

　　◎称降及和因懈败之

　　秦未，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王且留壁，使人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乃引兵击之，秦军大破。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前赵刘聪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飨渠帅，师人皆醉。矩谋夜袭之，畅仅以身免。

　　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安修仁持节出塞，以安抚之。以李靖为定襄赵总管，往迎颉利。颉利不肯朝觐，请待草青马肥，将逾砂碛。靖与其副将张公谨谋曰：“制使到彼，虏必自宽率。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诸将皆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机也。如唐俭等辈，何足惜？”督军疾进，自白道袭之。至阴山，遇其斥侯十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之至。靖军奄到，纵击之，遂灭其国。

　　◎卑辞怠敌取之

　　单于冒顿初立，东境方强，遣使谓冒顿，欲得千里马。冒顿以问群臣，皆曰：“千里马，国之宝，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东胡遣使来曰：“愿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问群臣，皆怒曰：“东境无道，乃求阏氏。”冒顿曰：“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与之。居项之，东境复曰：“贼兵有弃地千余里，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与之。”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诸言与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至者斩！”遂往袭之。东胡轻冒顿，不为之备，冒顿灭之。

　　魏初，马超屯潼关，曹公大破之。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公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军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汉关，贼众悉南守，西河之备虚，故徐晃等得掩取河西，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河西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植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矫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纵逸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朝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阳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玄于是大败。

　　◎甘言怠敌以击之

　　东晋初，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护逊绕驰遣白浚，引军拒勒。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者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飨以待之。勒晨至蓟北，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听事，命甲士执浚立之于前，数其罪恶而诛之，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邺，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景，图逆，召高凉太守冯宝。宝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此诈君，欲为反耳。顷者京师危迫，羽檄召兵，遍于郡县。刺史称疾不赴，缮甲训兵，今已备矣，而更召君，往见留，愿且勿行。遣使谲之曰：身疾而笃，谨遣传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闻必无所防，为君取之，如反掌耳。”宝从之，於是沈氏自将千人，皆藏短兵，步担杂物，唱言琛货，先书报迁仕曰：“太守冯宝疾笃，谨令妻沈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迁仕大悦，迎沈氏。因释担出刃，大破之。迁仕脱身而遁，沈氏入据其城，尽收其众。

　　◎捣虚

　　后汉将军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击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余里。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取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上马，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及牛马羊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将数百骑出迎秉降。

　　袁绍、曹公相持於官渡，沮（侧居反）授说绍：“可遣将奇别为支军於外，以绝曹公之援。”绍不从。许攸进曰：“曹公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其势必空弱。若公遣轻军，星夜袭许，则操为我擒。如其未溃，可著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用，竟为曹公所败。

　　魏武征河北，师次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东武阳。魏武要之於内，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陈庆之率众围东魏南荆州，东魏将尧雄与行台使侯景救之。雄曰：“白狗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处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城，擒梁镇将苟求广。

　　东魏大将高欢率兵伐西魏，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斛律羌举曰：“宇文黑獭虽聚凶党，强弱可知。今固守，无粮援可恃，有同困兽。若不与其战，而径趣长安，长安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於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大败而归。

　　隋赵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劝益修守御，不从，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获其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亦遁。

　　王世充与李密相持於东都，世充夜渡，阵于洛水之北。其时密已渡洛水，陈兵，与世充相对，东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骑兵长枪，宜平宽放纵；世充兵多戈矛槊，宜隘险。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偏促，骑不成列。世充纵<矛非>蹙之，密军失利。密与数子登船南济，自馀兵马皆东走月城。世充乘胜长驱，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马西上，直向世充本营，左右麾旗，相继而至。世充营内见密兵来逼急，连举六烽。世充乃舍月城之围，收兵西退。自洛北达於黑石，中间四十余里，奔赴颠狈，大丧师徒。密之行也，东北之围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战而成功，世充伏其权奇，不复轻出。

　　◎击东南备西北

　　前汉景帝时，七国反，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帐下，周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后汉末，黄巾贼起，汉将朱隽率兵讨之，贼帅韩忠据宛拒隽。隽兵少，不敌，乃长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魏将独孤信率兵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

　　◎声言击东其实击西

　　后汉耿攻张步於剧，步遣弟蓝屯西安，分诸将守临淄，相去四十里。进军画，居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曰：“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曰：“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攻之可拔也。临淄若下，西安自溃，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屯兵坚城之下，深入敌境，后绝转输，敌制吾弊。”遂攻临淄，半日而拔。蓝弃西安而遁。

　　岑彭将兵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於邓，数月不得进。彭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且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扬於阿头山，大破之。从山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先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郭图、淳于仁、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於台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说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帅分兵西应。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之围。

　　唐嗣曹王皋讨李希烈之叛，贼立堡栅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公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去。直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

　　◎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春秋时，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从舒鸠言），吴人见舟于豫章（伪将兴楚伐桐），而潜师于巢（实欲击楚）。以冬十月，吴军、楚师战于豫章，败之（楚不忌故也）。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钩五相著，别为左右也。句音钩。），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勾卒为声势，以分吴军而三。越军于伐吴，越江南，乃其左右将军，有私卒六千人为中军。日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右军衔枚沿江五里。夜斗鸣鼓，吴师闻之，大骇曰：“人来攻我乎？因分其军为二阵拒越。越王乃以其中军衔枚以袭之，吴师大败。此《国语》与《左氏传》其语小异，故附于注末）。

　　汉王遣将韩信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舡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渡军（木为器，如罂罐，以度军，无船且尚密），袭安邑，据魏王豹。

　　后汉将吴汉、岑彭讨公孙述，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众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今南平郡，即汉江州），溯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军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

　　魏田豫到马城，鲜卑攻围之千重。豫密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兵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征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贼不意。贼众散乱，皆无弓马，步走追三十余里，僵尸积地。

　　魏将司马宣王征公孙渊，师次于辽水东。渊遣将军卑衍、杨柞等步骑数万阻辽水以拒之，围堑二十余里。宣王令其军穿围，盛兵多张旗帜，出其东西，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急赴东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备，夜遁走。

　　郭淮讨叛羌，其羌遮塞等屯河关、白王故城，据河拒官军。淮见兵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王城，击，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兵出斜谷，魏将司马懿屯北源。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郭进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军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义熙八年，刘裕遣将诸龄石伐谯纵于蜀，裕谋曰：“往年刘敬宣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中。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署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函，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辉、谯诜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攻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诘朝战至日暮，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辉、谯诜，仍引军回趣南城，即时溃散。

　　宋刘道济为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群盗蜂起，攻围州城。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万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回击城东大营，杀千余人。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据州城反，魏将独孤信讨之。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谷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绸松领。贼不虞信兵之至，睹风奔溃。承胜遂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

　　前燕将慕容垂讨丁零翟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伏，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潜遣桂林王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竭，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垂遣追击之，尽擒其众。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将史祥讨之，军于河阴，久不得济。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攻河阳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拒祥。祥于是舣船河南，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占闻反）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大破之。

　　雍熙中，知雄州贺令图与大将孙怀浦、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利用相继上言：“虏母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遂遣曹彬、崔彦进与米信自雄州，田重进趣飞孤，潘美出雁门，克期齐举。将发，太宗谓之曰：“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虏闻大兵且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既而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之师又取飞狐、灵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军亦连下州县，军势大振。每捷奏至，太宗每讶彬进兵之速，且忧虏断粮道。彬次涿州，旬日食尽，因退师以援饷馈。太宗闻之曰：“岂有敌人在前，而退军以援刍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集，按兵养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之师东下，合势以取幽州。时彬部下诸将闻潘美、重进攻城野战，累获其利，以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画锋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虏大众当其前，且战且行，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虽频克捷，而时方炎暑，军士困乏，粮且尽，彬退军无得，行伍为虏所蹑，遂至于败。

　　●后集卷六

　　◎张大声势

　　春秋时，诸侯伐楚，楚子使屈元如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使与屈元乘而观之。齐侯曰：“若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元及诸侯盟。

　　诸侯伐郑（郑从楚也），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莹、士モ门于门（郑城门也，二国从中军）。卫卫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师之梁，亦郧城门，三国从上军），滕人、薛人从栾、士鲂门于北门（三国从下军），杞人、阝人从赵武、魏绛斩行粟（三国从待军行。粟，表道）。甲戌，师旋于汜（众军还聚汜。汜，郑地东汜）。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示将久师），居疾于虎牢（诸侯已取郑虎牢，故使军疾病悉其中），肆眚，围郑（肆，缓也。眚，过也）。郑人恐，乃行成。

　　晋侯伐齐，登巫山以望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为阵，示众）。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以求拘为人形也。建旆以为驱），舆曳柴而后之（以杨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脱，不张旗帜）。

　　后汉虞诩为武郡太守，讨叛羌。羌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停军不进，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掠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设伏于浅水，掩击大破之。

　　隋扬义臣为朔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出其不意。义臣晡后与钟葵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所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

　　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兵赴援。时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师将发，太宗劝之多赍鼓旗，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不纳。太宗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云集。今者进师，可前后相次，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以张形势，则必见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为彼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将次崞县，突厥侯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矣。遂解围而退，果如所料。

　　◎先声后实

　　春秋，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晋将范宣子告齐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敌）。”齐师夜遁。

　　汉王遣韩信破陈余后，信募致广武军李左车，师事之。韩信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若何而有功？”对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于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军。名闻海内，威振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疲（音疲），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力不能支，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拒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所短也。臣闻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幸兵（《魏都赋》曰：“幸者顺呼。刘逵曰：幸，酒也），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难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故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并从之，燕齐从风而靡。

　　◎疑兵

　　春秋时，晋声子聘楚，谓令尹屈建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其声），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

　　前汉沛公欲击秦，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多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

　　后汉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兵寇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不敌，会日暮，令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然火。贼遥见火多，谓汉救兵至，待朝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击之，斩首数百级。贼自此不敢兵向云中。

　　陈登守广陵，孙策遣军攻登于康琦城，登使人求救于曹公，而密去城十里军。营处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兵成行，令俱起火，井然其聚。城中称庆，若大军到。贼睹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吴孙坚少时，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胡王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舡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大兵以逻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

　　魏文帝至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驾以木干，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城。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曹休与孙权兵战，休败。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贾逵曰：“休败于外，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断，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走。”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遂退。

　　大将军曹爽袭蜀，蜀将刘敏、王平镇汉中拒之。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余粮栖亩，若听敌人入，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形势多张旗帜，弥亘百里。会费至，军退。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兵讨之。玄使将钟谦、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蒋山，多张旗帜，以油帔冠诸木杪，遍满山谷。玄不之测，大惧。裕乃与刘毅等分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时东北风急，毅军放火，烟尘涨天，鼓噪之声震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

　　宋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邓琬因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明帝命将讨之。时朝廷器甲悉克南讨，故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折竹为旗枪，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

　　蠕蠕侵西魏，大将于谨率二千骑追之，因领轻骑出塞觇贼。属虏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遥见，疑有伏兵，乃退。

　　西魏将宇文测行缓州事，每岁河水合后，突厥即来冠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侯，伺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

　　南齐将冯道根守阜陵，理城，仍远斥侯，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理城未毕，会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兵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皆失色。道根命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将战，败之。

　　刘寻阝围晋阳，诫众曰：有病者，杀而焚之。三军咸称不病。乃退，因选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会关，留数马及旌旗，虚设于高岗之上。晋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时服其谋。

　　宋朝开宝中伐金陵，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以黄州刺史王明领战舰，为池岳州江路巡检。伪将先令ど自上江领兵五十万，连大舰，沿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为援。明请益舟师以袭令ど，上曰：“非应急之策也，令ど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人谕明，于洲浦间多立长木，若帆樯之状。令ど望见，果疑我师袭其后，逗留不进。移檄诸军，生擒令ど。

　　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路行营都部署，受诏开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运。翰遣夫数万人，抵贼境伐木，以给用。先用骏骑为斥侯，以五色旗授之，人执旗，前有林木，举青旗；有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水潦，举黑旗；陵阜，举黄旗，以为验。凡贼之将至也，必举狼烟为侯，翰命大举烟于境上，贼众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数万。

　　◎察虚声

　　后汉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洪曰：“贼实断道，当伏兵潜行，今反张虚声，此其不能也。宜及未集，从击兰，兰破，则飞必走。”乃集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

　　刘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广固，且乞师于秦。裕筑围守之。秦王姚兴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长驱而进。”裕乃呼兴使者谓曰：“汝语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兴使，驰入见裕，而秦使已去。裕以兴所送并答语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同与谋。此宜善详，云何率尔便答此语？未能威敌，适促彼怒耳。若燕未可拔，兴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强之辞耳。”兴果不出师，广固终拔，擒慕容超，平齐地。

　　◎避实击虚

　　春秋时，桓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拒，方阵），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人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不能支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萃，聚。集，成）。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战于葛（郑地）。令二拒曰：动而鼓（，旃也，通帛为之，盖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占外反）。蔡卫陈皆奔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之。

　　楚伐随，军于淮汉之间。随将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离也）。”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不从季良谋）。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吴人伐州来，楚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常），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使其师潜，帅贱多宠，政令不一（帅贱，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示之不整以诱之），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囚徒不习战，以示不整），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吴王子）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吴楚二师阵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楚师乱，吴师大败之（楚瓦，楚令尹囊瓦也）。

　　魏文帝问司马懿曰：“吴蜀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散居东关。且攻敌必扼其喉，椿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军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下，破之必矣。”

　　东晋将王敦反，兵寇石头城，欲攻晋将刘隗（五罪反）。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其守将周礼少恩，兵不为之用，必败。礼败，隗自走。”敦从之。礼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晋师大败。

　　◎以寡击众

　　后汉更始初，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等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趣昆阳，搜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又驱猛兽虎象之属，以助威武。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之兵盛，反走，驰入昆阳，惶怖，欲散归诸城。光武曰：“今兵谷既少，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大兵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寻兵围数十里，列营数百，云车十余丈，埃尘连天，钲鼓闻数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寻、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许。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光武复进，寻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千级。连胜，遂前。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而上，冲其中坚。寻阵乱，乘锐崩之，遂杀寻。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兵大溃。

　　魏太祖征张鲁，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魏护军薛悌谓张辽曰：“公远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降服。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获权。

　　后魏葛荣举兵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隽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人，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金口，与葛荣遇，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乃令其众办长绳，曰：“至便缚取之。”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旗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诸将。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至战时，不听斩级，以棒击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悉降。

　　河北贼葛荣别帅韩娄、郝长等，有众数万人，屯据蓟城。魏将侯渊率骑七百讨之，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众，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掳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贼城。左右谏曰：“既获，何为当更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间之。”渊度其已至，遂帅师夜进。昧朝，攻其城门。韩娄果疑降卒为之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唐高祖为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率兵以击群盗。行至太平关，遇贼数千人。时所将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谓之曰：“此乌合之众，易与耳。”因率精骑十二人出击之，所向皆靡，众情始定，并力奋击，遂大破之。

　　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罗艺逆拒之。薛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骑百人，伏于城侧，得其半渡击之，贼破必矣。”从其言。建德果引军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明年，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贼遂溃奔。

　　薛仁贵从征辽东，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州四十余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

　　大历中，吐蕃围灵州，大将李抱玉遣右军都将李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

　　王为朔方副总管，开元初，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与临洮军合。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后夜袭之，去贼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贼大呼，后者击鼓。贼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者万计。

　　◎攻其必救

　　春秋时，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先轸，晋下军之佐，原轸也。报宋赠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时戍下以福齐）。”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门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与晋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未肯盲战）？”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求救于齐秦），藉之告楚（假齐秦使为宋请）。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受曹卫，必不许也（不许齐秦之请）。喜赂怒顽，能无击乎（言齐秦喜得宋赂，而怒楚之顽，必自战也。不可告请故曰顽）？”公说，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遂与楚人战，大败之。

　　魏伐赵，赵请救于齐。田忌引兵救赵，孙膑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丘员反），救战者不搏扌戟，扼吭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敝于魏也。”田忌从之，直走大梁，魏解邯郸。

　　汉先零（音邻）罕、开（音）二种羌解仇，合党为寇。汉将赵充国讨之，上书曰：“先零羌寇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然私心恐汉兵至而Ш、开背之，当欲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若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寇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也，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犹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服矣。”宣帝从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据昆阳。时城中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将王邑、严尤讨之，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留王凤等守城，与李轶等十余骑夜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则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今将百万之众，遇贼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卒为光武所败。

　　光武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连攻不克。耿纯曰：“久守钜鹿，士众疲敝，不如引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从之。乃留将军卿满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少傅李立开门纳汉兵，遂拔邯郸。

　　司马懿征公孙渊，渊遣步骑数万阻辽隧，拒懿。懿盛兵出南，贼尽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傍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懿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懿因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

　　东晋末，刘裕进伐南燕慕容超。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宁王贺刺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车张，御者执槊，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邻等陷其陈。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

　　唐马燧讨田悦，军中乏粮，悦深壁不战。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与李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恒三州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军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恒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乃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鸣鼓吹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骑四万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申令无动，命前军除斩荆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士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侯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之，气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悦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淄青殆尽。

　　五代汉除赵晖凤翔节度，属王景崇叛，据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晖统兵讨之。时李守正叛于蒲，赵思绾据于雍，与景崇遥相为援。乃引蜀军出大散关，势不可遏。晖数战而胜，然后堑而围之。晖屡使人挑战，贼终不出。晖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擐甲执兵，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景崇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援。晖设伏而待，一鼓尽殪之。自是景崇胆破，无复敢出。明年春，降之。

　　◎夜击

　　春秋时，楚屈瑕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隋、绞、州、蓼伐楚师（郧、隋、绞、州、蓼，皆国名）。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隋、绞、州、蓼，邑亦国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君，谓屈瑕也。郊郢，楚也）；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盍，何不也。济，益也）？”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商，纣也。周武王也。传曰：武王有乱臣十人，纣有亿兆夷人）。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句卒，句伍相著，别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后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允吾音锐牙）。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人大惊，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阵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贼遂大溃。

　　魏曹公征张鲁，至阳平，张鲁据横山筑城，绵亘十余里，攻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稍懈。公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武德中，突厥突利、颉利二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后。贼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惟有一道，鱼贯以渡，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井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解，诸君勿疑。”于是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震骇。因纵反间于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因而请和。

　　刘迦谕举兵反，屈突通发关中兵击之。通侯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遂斩迦谕。

　　杜伏威令辅公击李子通于江都，使王雄诞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公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

　　后唐李嗣源袭郓州，高行周为前军。会日暮阴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也，彼必无备。”是夜，涉河至城下，郓人不知。李从珂先登，启关纳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谦溥知隰州，并人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杨廷璋曰：“隰州壁垒甚固，敌人掩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许以重赏，使人与谦溥潜为之期。既至，则果不为备。遂与城中相应，衔枚夜击，并人惊溃，逐数十里，斩首万级，获铠甲万计。

　　李谦溥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浚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城。时盛暑，谦溥服，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视。贼知是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缒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大扰，遁去。

　　◎潜兵袭营

　　汉王遣将韩信击赵，师拒于井陉。信与赵军战，良久，弃旗鼓走，赵空壁来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骑，持汉赤帜，从间道依山潜伏，候赵壁空，驰入，乃拔赵帜，立汉帜二千。赵军既攻信不克，欲归还壁，见汉帜大惊，遂乱遁走，赵将斩之不能禁。汉兵来击，大破之。

　　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隋河南道讨捕使张须陀邀之，所将才万人，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经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欲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惟秦叔宝与罗士信愿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领千兵，潜伏于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宝、士信驰至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斩关而纳外兵，因散放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却逐之，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余皆掳之。

　　李密击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敝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于邙山，自统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出兵以拒之，阵未成，两军已合，伏兵于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刘昌守宁陵，四十五日不释甲。浙西节度韩所遣别将王栖耀以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知之。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至东去。

　　◎横击

　　春秋时，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奔走），楚师驰之，原轸、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卒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三军惟中军全，不大崩）。晋师三日馆谷（馆，舍也。食楚军三日）。

　　高欢拔邺，尔朱兆等众二十万会于邺。欢出，将战于韩陵。土豪陈昂自领乡里部曲王桃汤、东方老等三千人，高欢将鲜卑十余万人，共相参合。昂对曰：“昂所将部曲，练习已久，不烦更配也。”欢从之。及战，欢军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与蔡隽以千骑自突围出，横击兆军，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欢几殆矣。

　　魏宇文泰六军与东魏高欢合战沙苑，李弼为右拒军，为敌所乘，因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分为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人掩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余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枕于道。

　　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侃等。诏薛仁贵统兵马为后援。同、侃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遣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侃等又进至今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

　　◎掩袭

　　后汉，赤眉青犊众十万并在射犬，光武将击之，耿纯军在前，贼忽夜攻纯，两军多伤。纯勒部曲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俱持强弩，各傅三矢，衔枚间行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追击破之。

　　后汉末，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间，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败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廪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廷，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策愿举敝邑，躬率士卒，以为外援。”勋允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见疲于外，而国虚于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策果袭庐江，破之，勋穷蹙，遂奔曹公。

　　袁绍将许攸降曹公，因说曰：“袁氏辎重有万余骑，屯军无严备，今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公大喜，选锐步骑，皆用袁氏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把束荛薪。所历道有问者，应曰：“袁公恐曹操掠钞后军，还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及宝货。

　　蜀将关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楚。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邺，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徐以大军溯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易擒矣。”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邺。羽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于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棹，达旦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大惊。师次于南郡，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已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于平时，无复斗心，稍稍分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魏初，曹公征张鲁至阳平，鲁使弟卫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魏兵攻之不拔，引军还。贼见大军还，其守备遂懈。公乃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曹公北征乌桓，谋臣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得以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闻公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

　　后魏幽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众数万，宇文泰令刘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为备。亮乃将三十骑，先植一纛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定儿方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亮乃麾兵斩定儿，县首州门，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忄匈惧，一时降服。

　　唐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军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不烦转运。彼多瘴疬，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余头。

　　思结阙俟斥都曼拥诸胡及疏勒、朱俱谒、盘陀三国叛，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业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头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

　　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长原县，自称叶护，陷兰池等六州。诏王率兵讨之，乃令张说知经略事。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驰揠，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

　　◎伪退掩袭

　　魏太和三年，孙权扬声欲向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权寻退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还。

　　后魏将慕容白曜南征，以郦范为副，师次无监。宋将申纂凭城拒守。议者佥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以失机侯。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在攻守，谓狐城可凭，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励将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克。

　　后魏末，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被尔朱兆所弑，遂举兵倡义，诸州豪右咸相通结。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固，魏遣将叱列延庆讨之。诸将谓延庆曰：“灵助善卜筮，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且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正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举而擒。”乃出顿城西，扬声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于北城，遂破擒之。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将史宁讨破之。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弥定遂得复位。宁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甘闻之，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诸将曰：“此羌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遂进。獠甘众至，与战，大破之，并获巩廉王。

　　隋隽州乌蛮反，遣周法尚讨之。军将至，贼弃州城走散出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合，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欢。法尚遣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

　　●后集卷七

　　◎持重

　　秦王翦将兵六十万伐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有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起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之，大破荆军。

　　汉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为寇所遮，夜遣三校衔枚先渡。会明，以次尽渡。寇数千百骑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驱驰。此皆骁骑，难制，恐诱我也。且击寇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侯四望陕中，亡寇。召诸校司马曰：“吾知羌寇不能为兵矣。”充国常以远斥侯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为坚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寇豪相责曰：“语汝亡反，今赵将军来，善为兵，欲一斗而死，可得耶！”寇人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故死。”诸校曰：“善”。寇赴水溺死者数百，后竟降之。

　　曹公西征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淮而军，遣信讲和，公不许；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遂请与公相见，于是交马语，公又与遂书。克日会战，超等走，诸将问公，公曰：“吾与马超、韩遂战，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贼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蜀诸葛亮率众出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使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懿。懿屡表请战，魏使辛毗持节，不许出战，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梁韦进讨合肥，堰肥水，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胜至堤下，其势甚盛。监军潘灵劝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叉，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植之堤下，示无动志。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厉众军，贼却城溃，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蹑，悉遣辎重在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唐李嗣昭守潞州，尝飨诸将，登城张乐，为梁军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

　　◎轻敌必败

　　战国时，公子为魏将，秦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公子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晋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武昌。时新破杜韬，乘胜击杜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战争，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于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出侃阵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

　　朱序镇襄阳，符坚遣符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守中城。越攻陷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军。后屡战，秦兵引退，序不设备。督护季伯护密送款于秦，为内应，丕遂克襄阳，执序送长安。

　　谢琰为会稽太守时，孙恩作乱，琰不设备。恩淹至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邢浦。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少日，官军失利，恩乘胜往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设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旦宝为前锋，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窄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傍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

　　后燕慕容翰骁武有才，为弟所忌，奔段辽。辽弟兰与翰寇柳城，遣慕容汗及对奕等救之。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谨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余骑为前锐锋而进，对奕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太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归之弟也。时天水姜乳袭据上わ，遣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未宜专任，示有所先。”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及之，但恐其专擅耳。若辅之以重臣，当无虑也。”于是以韦虔为长史，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令将士解甲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不听。乳率众拒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东魏莫多娄贷文为南道大都督，与行台侯景攻独孤如顾于金墉城。宇文泰军出幽谷，景与高昂议整旅厉卒，以待其至。贷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不许。贷文性勇而专，不肯受命，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堠，西遇涧，遇周军，战没。

　　王则，太原人，初以军功除给事中，爵白水子。从元天穆讨邢果，轻骑深入，为果所擒。

　　后周贺若为骠骑大将军，陈将侯贞、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贞等以孤军深入，欲窥取之。每设奇伏，连战破贞。乘胜径进，遂次湘州。因此轻敌，不以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陈人济师，江路遂断而败。

　　隋薛世雄为右翊卫将军，窦建德僭称长乐王，遣世雄率兵三万讨之。至河涧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精兵数千人伏河涧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去，入亘子<齿兄>中。世雄以为建德果亡，乃不设备。建德觇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而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腾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而遁。

　　唐姜宝谊武德初为右武卫将军，时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高祖令宝谊击之。子英数以轻兵挑战，宝谊兵才接，子英轻遁。如此者再三。宝谊悉众以逐之，伏兵发，军遂大败，宝谊为贼所擒。

　　赵景慈武德初领行军总管，与独孤怀恩击蒲州。时尧君素兵锋甚锐，前后遣将皆不能克。景慈谓将士曰：“君素小盗，何足经营？但诸君不武耳。”因将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跃马突进，从者十余人，直趋南门，断贼归路，遂入其壕内。贼于地道中出兵掩之，怀恩不能救，诸军皆走。景慈被伤堕马，为贼所执。

　　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贞观中阿史那社尔既禽龟兹王，孝恪守之。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时营于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我之国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其备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觉，乃领部下千余人，将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贼与那利表里以击，孝恪自为前锋，力战而入。既失部分，则为贼之所蹂躏，流矢及钺斧乱下。孝恪旋顾所部，犹有数十人随之，孝恪复将出城，既至西门，为贼寇所杀。

　　程千里有勇力，为上党郡长史。天宝中，贼将葵希德数以骑挑战，千里开城门，独将麾下百余骑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横桥坏，坠坑中，为贼所执。

　　李仁矩，胡宗时为阆州节度。董璋反，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老之。倘旬浃之间，大军东至，贼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后唐伐蜀班师，副招讨使任圜至利州，会康延孝叛，据莫州，掌书记张砺献策于圜，请伏精兵于后，先以羸师诱之。圜深以为然。延孝，骁将也；任圜，儒生也。延孝睹其羸师，殊不介意。及战酣，圜发精兵击之，遂擒延孝。

　　◎戒轻举

　　春秋时，吴子诣楚伐谋，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攻巢门）。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启，开门也）。我获射之，必殪（殪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伏短墙以射之，卒。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采樵者以诱之（，卫也。樵，薪也）。”从之。绞人获三十人（获楚人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坐犹守也。覆，设伏兵而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城下盟，诸侯所耻）。

　　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卢戎是南蛮）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隋炀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军主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师于真山。帝令将张定和率师击之。定和既与贼遇，轻其众少，呼之命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登山，贼伏兵于岩石之下，发矢中之而毙。

　　唐王世充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李密。密与千余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争趋浮桥，溺死者数万人。

　　太宗命皇甫继明、白守荣、马绍忠护送军粮于灵州，韶发军乘，分为三辈护送，则寇至为御。仍命田绍斌率兵援接转运，便遣绍并为一。李继迁知之，邀于洛浦河。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兵轻佻，勿弃辎重与战，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我不受若节度，若但率兵来迎耳，勿预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望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遂与战。贼先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败于贼，溃走，蹂践死者无数。绍斌振旅徐还，所部不失一人。至青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荣也。”以绳引上，解衣遗之。

　　◎坚壁挫锐

　　春秋时，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压，窄其未备也）。军吏患之。裨将范モ趋进曰：“塞井夷灶，阵于军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当阵而前决开营垒为战道。モ音盖；行，户郎反）。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后汉更始初，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鄢，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掳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南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为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广野，当恐有焱沛交驰之忧（焱音标）。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寇，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势成，遂率诸军同时俱攻，战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而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

　　魏末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司马师使镇东将军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师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诸将高垒以蔽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者太半。师乃令钦督锐卒趣合榆，断其归路，俭帅兵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前赵刘曜遣将讨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馀大言于众中曰：“往刘曜自来，犹若无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馀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兵劲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馀有骄色，子远侯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扫垒而出；迟明，设覆而战。擒伊馀，尽俘其众。

　　唐武德中，太宗率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从军。太宗登玉壁城睹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争。令众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见暗与我合。”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逆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等必为我擒矣。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二，诞杀钦，钦子鸯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而呼，文王见城士持弓者不发，因令攻而拔之。

　　东晋平州刺史崔毖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同灭慕容，以分其地。闻之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不若静以待之，必怀疑二，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谲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于是三国攻，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简精锐士配子音晃，推锋于前；子轮领精骑为奇兵，从傍出，且冲其营；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军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继大焚之，众遂大败。

　　东魏初，齐高欢每阳声云：欲讨尔朱兆。复出复止，如此者数四。神武揣兆岁首必应会饮，使将窦奉率精骑先驱，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军人因宴休惰，忽见奉军，莫不夺气，因而克之。

　　后燕慕容盛据辽东，辽西太守李朗阴引后魏军，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将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迎魏师于北平。旱侯知之，袭克令支，遣裨将追朗，及于无终，斩之。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鸠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后魏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大将陆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不可拔。腾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妓，示无战心。诸獠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

　　周法尚初自陈来归周，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即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步兵不愿降此。若得军来，未必无斗者，自当于陈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城中崩溃。

　　陈安州刺史吴明彻江中夜上，将袭湓城，齐王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败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兵因东下。陈遣太尉侯、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等徐出芜湖蹑之，而击败之。

　　隋来护高志慧据江南叛，杨素讨之，贼据浙江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初渡，鼓噪而进。护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揖。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以为然。护乃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是一鼓破之。

　　李靖从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举师与贼合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

　　◎以逸待劳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步骑一万寇襄阳。西魏将杨忠帅众南伐，攻梁隋郡，克之，进围安陆。仲礼闻隋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精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氵崇。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吴众。安陆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后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齐将段韶御之。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诸将欲逆击之，韶曰：“步人气力有限，今积雪降凝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败之，贼前锋尽殪，无复孑遗，其余通宵奔遁。

　　唐武德中，太宗战窦建德于汜水东。建德列阵，弥亘数里。太宗将数骑，登高而观之，谓诸将曰：“贼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兵士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曰：“可击之矣！”遂战，大破之，生擒建德。

　　◎矫情安众

　　楚汉相持，汉王与项羽临广武之间而语。汉王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贼中吾指（伤胸而扪足者，以安众也）。”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后汉耿征张步，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

　　吴汉征苏茂，迎与之战，堕马伤膝，还营。诸将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萧衍举兵指建康，至新林。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贼，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中军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士卒，克获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涡阳，又以韦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费穆师众掩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从弟洵骁杲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众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林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遂而大破之，诸营垒一时奔溃。

　　宋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与寮佐宴饮，有军校谋变，裹甲及门，阍吏狼狈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顾坐客曰：“此辈酒狂耳。”即时擒获。人颇服其量。

　　驸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军，时契丹寇镇阳，侯骑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属上元节，承衍独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灯设乐，与宾佐游宴达旦，人赖以安。

　　雍熙中，王师大举北伐，幽州道行营前军都监郭守文与虏遇，为流矢所中，气色不挠，督战益急。左右骑从莫之知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车驾幸澶渊，以向敏中为鹿阝延部署，知延州，赐密谥，尽付西鄙，许以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边潜以安。车驾远，乃纳前诏。

　　少府少监雷有终讨蜀贼李顺，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立栅，会夜阴晦，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死者无算。

　　◎军中虚惊

　　汉景帝时吴楚反，周亚夫将兵击之。吴楚乏粮，欲退，数挑战，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

　　魏将张辽以荆州未定，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否则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众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亲将兵，中阵而立。有顷，即定，得首谋者，并杀之。

　　◎克敌安众心

　　后汉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毕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东晋末，寇逼建邺。荆州都督刘道规遣别将檀道济、刘彦之赴援朝廷，为贼所破。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众咸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刘彦之共击荀林等，道规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破贼。时蜀谯纵又以桓谦寇江陵，建为荆州刺史。道规击败之，斩谦及荀林。初谦至被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道规一皆焚烧，众乃大安。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二志。

　　唐李晟军入京师，勤兵屯于含元殿，号令诸军曰：“长安士庶，多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告谕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亻由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仰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欷流涕，远方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

　　◎辨诈伪

　　宋太平兴国中，马知节领兵戍秦州清水。时李飞雄矫乘驿称诏使至境，召知节泊刘文裕等縻系之，将加害。知节辨其诈，因语文裕，反执飞雄，案其奸而族之。

　　裴济知镇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毕，有卒扶牛去。济察其举止，知欲为变，亟命擒之，果有窃发者数千人，已劫ㄩ闭矣。悉搜捕腰斩之，军民肃焉。

　　裴济监戍兵于威虏军，途次镇州。夜有贼骑扣城门，大呼曰：“官军至矣。”州将然之，促守吏开关。济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贼兵遁去。太宗嘉之。

　　●后集卷八

　　◎御士推诚

　　后汉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余众降，对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皆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东晋末，刘道规为荆州刺史，叛臣桓玄余党荀林屯江津，桓谦军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绝都邑之间。荆楚既破，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罴守华（今冯翊郡）州，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东魏降卒赵青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而罴闻之，乃大开州门，召军人谓之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凶吉。诸人相惊，咸有异志。王罴受恩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罴同心者，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与敌推诚

　　唐将郭元振在京州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其哀，行弗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郭子仪屯于泾阳，仆固怀恩率蕃兵来寇。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兵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我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对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岁远涉万里，翦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一旦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贼寇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贼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贼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贼初疑，持矢持之。子仪以数十骑免胄徐出，而劳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义，又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佳锦，欢好如初。

　　德宗时，朱Г、朱滔、王武俊联兵反，Г既污宫阙，群贼附李希烈，希烈僭号，欲臣制诸叛，众心稍离。自奉天下罪己诏，赦群贼，昭义帅李抱真先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Г。武俊虽许之，然尚犹豫。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谓曰：“朱Г、希烈僭窃大位，足下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虏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又于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结为兄弟而别。明日合战，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为节度招抚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余尽除，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帅，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无不感泣。

　　贾耽为义成军帅，时淄清李纳虽外奉朝命，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士？”因馆之城内。淄青将士心服之。

　　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时乌重胤移镇沧州，以河阳锐卒三千人为牙兵，士卒不愿出乡，至中路，溃散，不敢归，屯于境上。时楚未至，闻之，即疾驰赴镇。溃卒亦已至城北，将大寇掠。楚单车出迎，谕以逆顺，咸令兵士弛弓释甲，用之为先驱以归。仍斩其首恶，众遂定。

　　五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性至宽。有部将符昭者，人或告其谋变，茂贞亲至其家，去爪牙，熟寝，经宿而还。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结敌人

　　唐苏定方之讨贺鲁，薛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贺鲁，为贺鲁所破，掳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赉。即是明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

　　张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都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贵贱，但存纪纲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将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稽颡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

　　隋末，义兵起，屈突通镇长安，兵败势蹙。或说通归降，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避难？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

　　宋至道中，交趾酋长黎桓不顺，海贼频年剽劫。朝廷加恩于桓，以转运使陈尧叟为国信使。先是，将命交趾者，必赠遗数千缗，桓所赋敛，往往断民手足。尧叟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觌。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杀人亡命，为如昔镇将藏匿，凡百余人。尧叟皆搜获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贼为谢，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搔动。

　　◎知人

　　后汉光武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词自达。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禹问可使行者，禹曰：“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即拜大将军。果立大功。

　　蜀将诸葛亮率诸军驻汉中，以魏延领司马，杨仪为长史司。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惟仪不假借延。延以为忿，有如水火。仪常视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干，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延、仪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长）。

　　晋羊祜为征南将军，时王参军事，祜深知之。或曰：为人志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大有将才，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识者谓祜能举善焉。后为益州刺史，祜以有奇略，密表留。伐吴之役，举杜预自代，遂建大功。

　　陈武帝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即傲诞而无厌，轻挑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如其言。

　　隋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李景发兵拒之，谅频遣刘嵩、乔钟旭等攻之，景帅士卒殊死战，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颖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推诚此三人，无所关预，惟务待重，时出抚循而已。

　　唐裴行俭晓用兵奇术，兼负知人之鉴，尝所引偏裨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至刺史者十数人。

　　西川刘辟反，杜黄裳以为独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卒器用无阙者。至兴元，有折逆旅之匕著者，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黄裳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崇文素惮刘氵雍，黄裳使人谓崇文曰：“若不奋命，当以刘氵雍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辟，宰臣入贺，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

　　宋朝曹彬为枢密使，太宗诏举材堪将帅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虽多士，未见其能。臣有子玮，好谋而断，谓堪试用。”太宗喜其内举，乃自ト门侯，擢知渭州。时年十九，至部，腾檄区落，告以丹青之信，寇人皆泣下，康贼羌举族内附。李继迁寇西凉，次石门，玮率兵邀败之。城笼竿川，灭章族，破角厮罗，以功累历方镇。

　　◎善用人

　　前汉陈平事魏王，说不听，去归项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拜平为都尉，使骖乘舆，护军。诸将及绛、灌等毁平曰：“平居家时，盗嫂；事魏王不容，而亡归楚；楚不中，又亡归汉。伏愿大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诘无知曰：“有之乎？”无知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可以利国家耳，盗嫂安足疑乎？”汉王召平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亦然，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是以归大王。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付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加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卒用平计，灭楚。封户牖侯，世世勿绝。平辞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者，可谓不背本矣。”乃并赏无知。

　　唐尉迟敬德举城来降，太宗大悦，引为右一府统军。屈突通、殷开山咸谏，太宗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谓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心意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步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路，获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谓敬德曰：“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凭，何相报之速也。”

　　郑从谠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大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间贻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谠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虏全城，多彦球之助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与徐经营武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后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世充日蹴月迫，力尽计穷，县首面缚，翘足可持。建德远来助虐，粮道阻绝，此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太宗然其计。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阳置酒高会诸将曰：“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遣其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真卿从父兄常山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诏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倡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方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因而抚之，以为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将之。真卿谓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崞阝口，为贼所厄，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斩袁知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崞阝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万之众徇河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裨将和琳、徐浩等进兵，与清河四千人合势，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师屯于博平，去堂邑县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贼人大败，斩首万余级。

　　◎解仇用人

　　春秋时，狄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托不忍之辞也）。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于生窦（鲁地），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堂阜，齐地）。归而以告曰：“夷吾治于高，（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从之。

　　初，臼季使过冀，见缺耨，其妻饣盍之（臼季，胥臣边。冀，晋邑。耨，锄边。野馈曰饣盍。）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臣闻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杀文公）？”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与禹。管敬仲，威之贼也，实相以济。”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及自箕，桓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且居，先轸之子。父死适，故进之也），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缺，子之功也（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以一命命缺为卿，复与之冀（还其父故邑）。

　　前汉韩信击败赵军，令军中无斩广武君（李左车），有生得之者，赏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向坐而师事之，得平燕之策焉。

　　周德威与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临终顾谓其子存勖曰：“进通忠孝，不负我（嗣昭小名进通）。重围累年，似与德威有隙。以吾命谕之：若不解重围，殁有遗恨。”存勖达遗旨，德威感泣，由是励力坚战，竟破强敌，与嗣昭欢爱如初。

　　◎使过

　　春秋时，ゾ之役，晋人既归秦帅，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复使为政。其后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ゾ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晋侯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报昔餐璧之施）。魏、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僖负羁氏。魏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万也）。乃舍之。杀颠颉，徇于师。

　　必阝之战，晋中军元帅荀林父败绩，晋师归，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贞子，士渥浊）。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言忧喜失时也）？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荼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兢乎？林父，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蚀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唐萧铣据荆州，遣李靖安辑之。至峡州，阻水涨，久不得进。高祖怒其迟留，阴使峡州都督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会开州蛮首再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要除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人。高祖甚悦，谓公卿曰：“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

　　嗣曹王皋为江西节度，其将伊慎尝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惧皋用伊慎，乃阴遗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于境上。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江为军，中使又至，皋乃免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推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

　　高崇文伐蜀，次万胜堆。大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请深入以自赎，乃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锦江栅将李文悦以兵三千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众二万及以城降。

　　宋初，西山巡检郭进善以权道任人。尝有军校，自西山来诣阙，讼进不法事。太祖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毅，必是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遣中使送与进，令诘而杀之。进方奉表称谢，会并人入寇，进因谓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令汝掩杀并寇。如得胜，即侍汝于朝；如败，便可自杀河东。”其人踊跃听命，果大致克捷。进即以闻，乞还其职。太祖悦而从之。

　　田绍斌尝盗官马数匹，贸直尽偿搏。事发，狱具，有司领见讲武殿，绍斌称死罪。太祖知其骁勇，欲宥之，执于门外，遣内侍私谓之曰：“汝今死有余责。”绍斌曰：“若恩贷其死，必能尽节上报。”俄再领见，特释之，密赐百金。会征江南，择诸军借事得五百人，为步斗军，令绍斌领之，及率云骑二千，抵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时，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谍，间也）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晋文公伐楚，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无失信，不背三舍之约。先轸所谋军事，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代之政，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众人悦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长安，遣张领军劲卒四十余万向剑阁。诸葛亮有战士万二千，更番归者八千。时魏军始阵，番兵适交，亮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请留下兵，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计日。”乃敕速遣。于是去者咸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咸思致命。临阵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司马宣王，一战大克之，由信也夫。

　　◎示义

　　春秋时，晋将荀吴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种）。鼓人或请以城叛，吴曰：“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如所好何（无复以如所好）？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庇民？”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邑，始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不取，勒人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人怠，将焉用邑？好恶不愆，可城获而民知义所（知义所在也。荀吴必其能获，故因以示义），有死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降者，前后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羡其死节而哭之，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尝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吴将陆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左右多谏抗，抗曰：“羊祜岂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屈也。”

　　隋绛郡贼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贼徒日盛，连年不能克。炀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贼有来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党相谓曰：“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酷，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皆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恩意如此，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前后至者数万人。余贼散走他郡。

　　◎以义感人

　　唐嗣曹王李皇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果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郡州武岗县，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皇受命，乃曰：“驱疲毗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果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必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决。皇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侯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皇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皇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是我！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然，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皇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取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焉。

　　刘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殁将士骸骨，坎瘗。久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刻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馔、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柩衣服，葬于浅水原。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标题以冢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羡。

　　朔方大使王诛河曲降虏附布忠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寇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外国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淮安王孝恭讨萧铣，铣将帅与官军拒战，死者罪状既重，当籍没其家，以赏将士。孝靖曰：“王者之师，义存吊伐。百姓既受驱逼，拒战岂其所愿？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坚守不下，非计之善。”遂止。江汉城邑闻之，莫不争下。

　　◎激怒士心

　　燕围齐即墨，田单宣言曰：吾惧燕军劓所得齐卒。燕人如其言。齐人皆怒，愈坚守。田单又纵反间，言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于城上望见，皆涕泣，甚欲出战，怒自十倍。单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师。

　　后汉班超使西域，至鄯善，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贼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貌即废，如收吾属送贼兵，骸骨长为豺狼食矣。”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贼营，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寇，则功成事立矣。”众曰：善。初夜，将吏士奔贼营，会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贼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馀众烧死。

　　蜀庞统劝刘备袭益州，收刘璋。备曰：“此大事，不可仓卒。”及璋使备击张鲁，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由是相与破璋。

　　唐安禄山反，常山郡尽为贼伤，死人蔽野。大将李光弼帅本镇兵来援，亲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众遂感动。

　　李受魏博节度，时幽镇复乱，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为魏帅），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圣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爱，使治镇州。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旦镇州不道，敢兹残害，以魏无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大哭，愿效用焉。

　　后唐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人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李嗣源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观之令人胆破。”嗣源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厩中。”庄宗抚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嗣源引钟尽，即属挥弦，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赤马都，奋挝舞槊，生挟二骑校而远，飞矢丽其甲如猬毛焉。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嗣源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军大败。

　　◎威棱复众

　　前汉郅都为雁门太守，贼兵素闻郅都守节，举边为引军去，竟都死不近雁门。贼兵至于偶人象都（以木为人，象都之形也），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

　　魏司马懿讨公孙渊，渊保襄平，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冻，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不与。

　　唐范希朝为振武节度，界上有党项，室常交居。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骑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横暴。蕃虽狗窃鼠偷，必杀无赦。

　　朔方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役者无不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后集卷九

　　◎绝艺

　　梁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杜怀宝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槊将至，嶷斩其一骑而上，骑以归。嶷膂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陈众军北伐，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试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犹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弥。”明彻遣人觇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钅见，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

　　陈吴明彻追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以功授谯州刺史。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忻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及周遣大将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贼矣。”明彻不从，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第马军宜须在前。”摩诃因夜发，选精骑八千，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

　　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

　　唐高祖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贼母端儿众数千人至城下，高祖亲率十余骑击之。高祖连射七十发，贼大败，皆应弦而倒。明日斩首，筑为京观。于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祖讨刘黑闼，尝于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厥，勇壮绝人，直冲太宗。两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于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尝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尉迟敬德善解避槊，每战，单骑入阵，贼槊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贼槊，还以刺之。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槊，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槊，两以竿相刺。敬德曰：“纵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槊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槊避槊，何者难易？”对曰：“夺槊难。”乃令敬德夺元吉槊。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槊。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骑将单雄信领骑直赴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

　　薛仁贵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薛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便就碛北安拊余众，擒其伪主叶护兄第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车，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传抢，每追贼及之，以抢搭其背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史敬奉形甚短少，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羁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相遇，已而皆有获虏。

　　逆贼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自恃，攀右足加马鬃上，谩骂李光弼。光弼登城顾望，谓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鬃。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待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嗔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敢，持矛跃马而搏。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

　　王敬荛魁杰沉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钝铁煅就，抢重三十余斤，摧降破阵率以此胜。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诸将麾兵发机石攻城。初，帝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无不恐惧。会北戎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裼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见之，惧形于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各呈其技。贼众乘城望之，破胆。

　　◎挑战

　　春秋时，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单车挑战，示不欲崇和，以疑晋之群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靡旌，疾驱）。”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左，车左也。，矢之善也），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两，饰也。掉，正也。示闲暇）。”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折馘，断耳）、执将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张两角，从旁夹攻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

　　楚汉相持，彭越数绝楚粮道。项羽欲讨越，谓其将曹咎曰：“谨守成皋，欲挑战，谨勿与战。无令得东。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货贿。曹咎自刭汜水上。

　　前秦符坚遣将黄眉、邓羌等率步骑讨姚襄，据黄落，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晋将桓温、张平所败，锐气衰矣。今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狼，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且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襄垒以挑之。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

　　宋苍梧王遇弑，沉攸之自江陵举兵东下，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既至，有骄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行郢州事柳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答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闻。郢城小镇，自守而已。”攸之将去，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攸之果怒，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攻之。世隆随宜拒应，乘间屡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余万来援，太宗自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骑出武牢东二十余里，将挑战。先是，李、程咬金、秦叔宝令尉迟敬德执槊，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挠，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遂引贼以入伏内。李等奋击大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瓒，斩首数百级。

　　◎势宜决战

　　太祖围王世充于洛阳，旬余不克，将士皆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太宗曰：“今者兴兵，正欲一劳永逸，东道诸州望风归附，洛阳孤城何能支久？功在垂成，何乃弃之而去？”乃令诸军曰：“王世充未破，师必不还。更有言班师者，斩！”众心乃定。高祖知士卒有归志，恐众心离，不堪持久，密敕旋军。太宗抗表固请，克日当定。高祖喜而从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将刘寻阝攻同州，朱友谦求援于晋。晋遣将符存审、李嗣昭赴之，次河中。进营朝邑。时河中久臣于梁，衷持两端。及诸军大集，刍栗暴贵。嗣昭惧其翻覆，将急战以定胜负。居旬日，梁军逼我营，会望气者言西南有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存审曰：“我方欲决战，而形于气象，得非天赞欤？”是夜，阅其众；诘旦，进军。梁军逆战，大败之，追斩二千余级。自是梁军保垒不出。

　　晋王存勖进兵至胡柳陂，梁将贺环结陈而至，引兵据陂中土山。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欲领兵还营，诘朝复战。阎宝曰：“王彦章骑军已入汉阳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归志，我尽锐击之，败走必矣。今若引退，必为所乘。我军未集，更闻贼胜，即不战而自溃也。凡决胜料情，情势已得，断在不疑。今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战，设使余众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晋王闻之，愕然曰：“微公，几失计矣。”即引骑大噪，奋槊登山，大败梁兵。

　　◎临危决战

　　春秋时，孟明帅师伐晋，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秦伯犹用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明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晋地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万余人掠宜春，窦轨讨之，行次黄钦山，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勒兵复战。轨自率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士卒争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时，幽州刘仁恭率军士十万寇魏州，屠其郡。梁将葛从周自形台驰入魏州，燕军突之上水关，攻馆陶门。从周与贺德伦率五百骑出战，谓门者曰：“前有敌，不可返顾！”命阖其门。从周等极力死战，大败燕人，擒都将薛突厥、王曾阝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击至临清。

　　◎戳力必战

　　春秋时，晋师伐齐。阵于鞍。晋解张御克，郑丘缓为右。及战，克伤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执旗鼓，故虽伤而击鼓不息），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乌闲反），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识己推车）。”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镇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必正反）辔，右援χ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晋师从克军）。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山名）。

　　晋元帝时，贼率杜曾聚兵数万，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曾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赵胤领其父诱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急，访怒叱，今更进。胤号哭还，自辰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辄动，闻鼓音乃进。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遂定汉沔。

　　隋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藩那可汗寇掠而南，诏以达奚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遇于周，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寇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刀战，寇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数万屯六合，炀帝遣其护卫将军陈棱以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众而来。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俯伏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复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大溃，仅以身免。

　　唐太宗从唐高祖破突厥于马邑，太宗手射杀特勒一人，由是贼退。

　　高祖拒历山飞，深入贼阵重围数匝。太宗望见之，将轻骑突围而进，弓矢乱发，殪数十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溃，拔高祖于万刃之中。时骑兵已散，高祖气愦将战，太宗苦谏方止。适会步兵至，太宗奋击大破之（历山飞，魏刀儿自号也）。

　　李光弼驻军河阳，自将于中氵单城，外置栅，栅外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氵单。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于城东北角植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千乘载木鹅、蒙冲、斗楼、ㄅ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候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走退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入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其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云：“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寨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后晋时，契丹大举入寇，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至阳城，遇虏，围晋师数重。军中乏水，凿井辄坏，人马渴死甚众。时晋师居下风，将阵，弓弩无所施。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受擒，曷若力战？战未必死。”乃与张彦泽、乐元福等引精骑击贼众，大败，虏主乘橐驼以遁，获车仗器械数万计。贼自阳城之败，大畏彦卿，或马病不饮，必唾而咒曰：“此中岂有符王耶？”

　　◎骁勇敢前

　　西魏将王罴为华州刺史，尝修城，未毕，梯在城外。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知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ト外淘淘有声，罴便起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退，遂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遁。

　　后魏中山王英征义阳，傅永为统军，当长围其南门。齐将马仙埤连营稍进，欲解城围。永乃分兵付长吏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骑千人，南逆仙埤。贼俯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复入，遂大破之。仙埤烧营卷甲而遁。英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莫汉祖扪足，不欲人知。虽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返。

　　后周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窦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至芒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应弦而倒。敌乃相谓曰：“得此三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未其怠，突围而出。

　　唐马从李光弼攻贼洛阳，贼将史朝义自领精兵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然不敢动。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日，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师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健如马将军者。”

　　唐广德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马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虏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乃持满外向，突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以劲骑追击，斩俘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

　　李靖击吐谷浑，请薛万彻同行。及至贼境，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卒与贼数千相遇，万彻单骑驰击之，贼无敢当者。还谓诸将曰：“贼易与耳！”跃马复进。诸将随之，斩数千级，人马流血，勇冠三军。

　　宋魏能咸平中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贼骑三万余复来寇。能率州军阵于南关门，又令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断贼行势。邀战数十合，贼退，薄西山。追击走之，获其器械十八万。戎人常谋入抄，能伺知，即发兵逆击之，生擒首帅，斩杀殆尽。

　　马知节平剑州还，及三泉，诏与王继恩讨贼。继恩责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乞师，继恩不之听。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党败去。

　　耿全斌从征太原还，遇虏于蒲阴，追击至徐河，因据水口要害。迁补车骑副兵马使，又改云骑军使，屯瀛州。与虏战，所乘马两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战不却，贼为引去。

　　◎陷阵摧坚

　　晋襄公以狼覃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覃怒，其友曰：“盍死之？”覃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欲共杀先轸）”。覃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书也。明堂，庙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升）。死而不义，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属，属己病）。晋师从之，大败秦师。

　　吴伐楚，阳モ为令尹，卜战不吉（阳モ，穆王曾孙，令尹子瑕）。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鱼，公子鲂也。顺流而下，易用胜敌）？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余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文静为通将桑显和所败，军营已溃。志玄率二十骑赴之，击杀数十人而还。为流矢中足，虑众心动，忍而不言，更入战阵者再三。显和军乱，大军因此复振击，大败之。

　　薛仁贵、梁建方、契何力于辽东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仁贵疋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

　　契何力与梁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死者兵士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

　　天宝之乱，贼将史朝义领铁骑十万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躁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

　　天宝末，吐蕃入寇，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王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

　　五代晋皇甫遇拜滑州节度使，贼率众屯邯郸，遇与安审琦、慕容彦超等御之。遇将渡漳河，则前锋大至。遇引退，转斗二十里，至邺南榆林店。遇谓审琦等曰：“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遂自辰及未，战百余合，所伤甚众。遇所乘马中镝而毙，遇有亲仆杜知敏以马授遇，遇得马复战，久之稍解。顾杜知敏已为贼获，遇谓彦超曰：“知敏仓皇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寇骑壮之。俄而率军复合，遇不能解。时审琦已至安阳河，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轻骑所围，若不急救，则成擒矣。”从恩曰：“贼势甚盛，无以抵捂，将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设若不济，则与之俱死。若失此二将，将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赴之。虏见尘起，谓救军并至，乃引去。遇与彦超中数枪，得还。时诸军叹曰：此三人皆猛将也。

　　晋王存勖举兵击梁救赵，进军柏乡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骑进薄梁营。梁将韩等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缯绮，金银炫耀，晋人望之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志在不战，欲以兵甲耀威耳。”乃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儿，皆屠沽佣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货。”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百余人，贼遂渡河而退。

　　宋咸平初，契丹入寇，张凝率部兵设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奋击，挺身陷虏阵，凝子昭远从行，才十六岁，即单骑疾呼，突入阵中，掖凝而出，左右披靡不敢动。

　　◎表里夹攻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原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一名虎牢）。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为三覆而待之（覆，是覆兵也）。戎轻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遂之（祝聃，郑大夫），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为三部兵，祝聃使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覆兵至，后覆兵起，戎还走，祝聃反逐之，戎前人及中二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也）。

　　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廉，楚大夫）。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三生皆郑大夫）。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衡，横也。分巴师为二部，斗廉横陈于其间，以与邓师战，而伪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楚师伪走，郑师逐之，背巴师，巴师攻之，楚师自前还与战）。邓师大败。人霄溃。

　　后汉初，光武遣王霸、马武击河南贼周建于垂惠。贼帅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人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马武也）。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军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败乱走。

　　武德三年七月，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宫。营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秦王以精骑陈于北邙山，亲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后不能出兵。”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击之，诫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烟作，秦王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击，俘斩七十。

　　武德三年十月，罗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世充。通举三烽，已急，秦王方出援之。左右未获从，以两骑而进，遇贼骑将葛彦璋，射之，应强而坠，擒之于阵。后军亦继至。通军复振，表里奋击，世充大败。几获世充。

　　秦王讨薛仁杲，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贼将宗罗攻之愈争。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复令将军靡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贼将宗罗并军共战，玉军将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望见，复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气夺，于是大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

　　肃宗初，逆贼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来赴陕，以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数十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遍山泽。

　　至德六年，贼安庆绪遣严庄助张通儒拒官军于陕。李嗣业、郭子仪讨贼，遇于新店，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遂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过，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

　　◎乘胜破敌

　　晋杜预袭吴乐乡，虏都督孙歆，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候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燕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王师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帅，直指抹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吴。先议者惭而谢焉。

　　东晋将周访讨贼杜曾，曾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

　　十六国蜀李特攻晋将张徵，军溃。特议欲释徵还涪，诸将进曰：“徵军速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敝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徵养病，收亡余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追攻徵，溃围走。特遣将水陆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丧还之。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河东。太宗往征，金刚遁走。太宗追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转战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谏曰：“粮已竭，士卒疲顿，顾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战。”太宗曰：“功者难成而易败，机者难得而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承其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是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也。”遂策马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乏为辞。夜宿于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苦饥，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抚将士与之同食，三军感恩，皆饥而思奋。明日，趋汾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太宗遣总管李等当其北，长孙等当其南，亲御大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三千，直趋金刚，贼人太溃，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杲将宗罗于高摭，乘胜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苦谏曰：“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按兵以俟其变。”太宗曰：“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贼大军已散，余众何足为虞？凶魁之计，尽于此矣。”遂率众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垣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杲穷蹙，开门请降。

　　郭子仪、仆固怀恩击贼将李归仁，大破之。日暮，怀恩谓子仪曰：“贼必弃城走，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李归仁、白乾真、安守忠、张通儒。”子仪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迨明而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子仪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又固请，往而复返，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遁。

　　朱Г之乱，贼骁将张庭芝逼栅求战。李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诸将纵兵击之。时骆元光领华州兵营在于此，兵少，贼并力攻。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遂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僵尸满地。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晟乃号令誓师，毕阵于光泰门外，使王亻必、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至是，贼已立木栅。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亻必骑军继进，贼奔溃。大军分道并入，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入，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朱Г、姚令言遁走，其余凶党相率来降。

　　◎乘机破敌

　　蜀将孟达降魏，以达领新城太守。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将举兵，司马懿乃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审察而后动。”懿曰：“孟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及其未定，往决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吴、蜀各遣将救达，分兵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此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已固，诸军足办，吾无患矣。”及兵到，达曰：“吾举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之，寻斩达。

　　唐高祖讨宋老生，太宗亲与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时方中夜，太宗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为武侯，将轻骑夜发，行前。迟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战，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战。”甚欲停营。太宗曰：“机不可失，未破赵会食，岂得下营先食乎？”高祖乃与公子建成当东面，令太宗当南面。部分才定，老生出兵交战，左军遂败。太宗与军头段志玄跃马先登，深入贼阵。敌人矢下如雨，太宗为流矢所中，拔而复战，冲突其阵；后愤气弥厉，手杀数十人，两刃尽缺，血流入袖，洒而复战。老生遂大败。

　　太宗讨薛仁杲，既克，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宗罗恃往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蹑，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析庶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风雨破敌

　　后汉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贼攻劫州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排满拜反），系布索于马尾；及为兵车，专控弓弩。及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火烧布，然马惊奔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寇大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郡境以清。

　　永平中，贼兵杀后部王安得，攻金满城。戊己，校尉耿恭乘城转战，会天大风雨，随而击战，杀伤甚众。贼兵震怖，相谓曰：“汉兵有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唐苏定方骁悍多力，为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忽然雾歇，见牙帐，遂掩袭之，颉利狼狈散走。

　　梁将王琳大治舟舰，引兵东下，时攻陈霸先，遣侯拒之。以琳军威方盛，乃引军入芜湖避之。是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直趋建康。侯等引兵徐出芜湖，以蹑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用，琳兵掷火炬以烧陈船者，则皆返烧其船。琳兵溃乱，投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后魏太武征赫连昌，师次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会风雨从东南来，沙尘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将士饥渴，顾且避之，更待后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人在，岂有常也？”从之。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隋将皇甫绾屯兵一万在抱罕，薛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绾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绾军遇不击之；忽返风，正逆绾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陷抱罕。

　　后晋时，契丹入寇，杜重威领大兵至白团卫村下营。贼骑环绕之，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夜东北风大起，至旦犹甚，破屋折木，营中掘井辄坏，人马俱歇。契丹主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晋军愤怒，大呼曰：“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徒死！”诸将咸请战，重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李守真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奋命格斗，强者必胜。如俟风止，我无噍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力击贼！”又谓重威曰：“令公善守御，守真以中军决死矣。”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药元福曰：“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反出战，吾属为寇矣。虏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亦兵家诡道也。”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国？”乃与元福等引精骑出西门击贼，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谓守真曰：“其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真曰：“事势如此，安可回？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乃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

　　◎散众

　　后汉初，河南贼张步据齐地，汉将耿讨败之。步肉袒负斧于军门，传步诣行在所，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凡平城阳、琅琊、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时步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十余两，令降军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军人，令归乡里，齐地悉平。

　　后魏末，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兵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时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亲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武经总要》 （上） （宋）曾公亮等 撰

　　《武经总要》 宋·曾公亮 丁度等

　　●前集卷一

　　◎选将第一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故管仲射钩，齐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败，秦缪公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张仪之游荡，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白起之世旧，韩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虏，邓禹以文学扶汉业；李靖用于罪累，李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诫，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饣希，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备者出门如见敌（行则整战阵，住则严防守），果者见敌不怀生（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诫者虽克如始战（宋义谓项羽：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政烦则人惰，水浊则鱼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犹惧取人之难，则必设九验之言词以考之，为九术之科例以复之。所谓九验者，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君子易观，不肖难明。由此验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论议，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所谓九术者，一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其饥寒，悉见其劳苦之谓仁将；二曰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荣而无生辱之谓义将；三曰贵而不骄，胜而不逸，贤而能下，刚而能忍之谓礼将；四曰奇变不常，动静无端，转祸为福，因危立胜之谓智将；五曰进之有重赏，退之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之谓信将；六曰足轻戎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长于射之谓步将；七曰临高历险，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则为殿之谓骑将；八曰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之谓猛将；九曰见贤思齐，见善若不及，从谏如流，宽而能刚，简而少傲之谓大将也。然而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谓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司马）；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侯之官尔（侯，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辎治，赋物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舆，无遗辎，此舆之官尔（舆，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故曰：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容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戒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不可有不决。感此论将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之少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异也。凡将，有五危、六败、十过、十五貌情之不相应者，又不可不察。所谓五危者，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谓六败？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贪（一作贫）而好利者，可遗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悔也；有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有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敌人，知其情）。所谓十五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肃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成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忄空々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高々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是以择将之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贞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可。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后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则知人之道可不重欤？

　　◎将职

　　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三军之事专达焉。兵法曰：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盖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将在军，必先知五事、六术、五权之用，与夫九变四机之说，然后可以内御士众，外料战形；苟昧于兹，虽一日不可居三军之上矣。所谓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不危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能机权识通变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战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队伍有分划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军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所谓六术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处舍，营垒也。收藏，财物也。周密牢固，则敌不能凌辱）；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重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谓使间谋观敌，欲潜隐深入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谓五权者，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强使人出战而轻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熟谓精审，泰谓不吝赏也）。所谓九变者，圯地无舍（无舍，无依也。水毁曰圯也），衢地合交（结诸侯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则谋（发可谋也），死地则战（利死战也），涂有所不由（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则设奇变以防敌之掩袭），军有所不击（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以留之。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逼，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之也），城有所不攻（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争（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则不争。言得之难守，失之则无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所谓四机者，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狭路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谓之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谓之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谓之力机。此五事、六术、五权、九变、四机者，皆良将之所要闻，而兵家之所先务也。古之言将者曰：静以幽，正以治（清静简易，幽深难测，平正无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不内顾，不迁怒；乐而不忧，深而不疑。凡将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为将之灾。夫鉴凶门而出，临死而不为生，将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胜（将无策略，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当敌则慑，故不胜也），必死者可杀。战谨进止，临生而不为死，将之审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将无义心，有求全避难，则事多疑），必生者可虏。策不再计，勇不留决，战如风发刃上，果以敏（攻战必利决断，速疾则不失时也），将之决矣，然而忿速者可悔。获财散之，清不可污，将之廉矣，然而廉洁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将之仁矣，然而爱人者可烦。养士不以异材，与之安，与之危，将之公矣，然而上同者无获（将明，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负，不循理也），将之专矣，然而上专者多死，而下归咎（将无明智，耻求贤问能，而自专于事，故战者多死伤）。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虑必杂于利害而后能远兹患也。兵法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以用，此爱之不可独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然而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者难用，此威之不可独任又明也。惟善御众者，附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后所挥无不从移，所措无不从死；发号施令，人乃乐闻；兴师动众，人乃安斗。黄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骄。谦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其此之谓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佚；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事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智者乐立功，勇者好行志，贪者好趋利，过者不顾死）。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人死爱；心意激勉，则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义，则人死威；赏罚分明，则人死义；爵厚赏重，则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诤，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夫智莫大于弃疑，事莫大于无悔，进退无疑，见敌无谋（深知敌情，计谋素定，进故无疑，不待见敌而谋也），虑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则三军之心惑；一事不当，则三军之听疑；一法不举，则三军之志惰；一惠不周，则三军之情懈。如此，赏罚岂明而威岂行哉？故刑上极，赏下通，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军法不反令于父，不移令于子。有罪，虽亲不问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于民，则民服；令不素行，则民不服。故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也。凡兵之败道有六，皆将之过：谓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夫以一击十之道，先须察敌人与我将之智谋、兵之勇怯、天时地利、饥饱劳佚，十倍相辽，然后奋一以击十。若势均力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击敌之十，则须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矣）；卒强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卒，故弛折坏散）；吏强卒弱曰陷（言其将欲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进之，则陷没于死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大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言吏卒皆不为常度，引兵出阵，或纵或横，此乃自乱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将之不可不察也。军之所患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谓縻军（为将，不知进退之利害，惟欲从己周权，令军士不能收功而縻系之矣）；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惑（军国异容，所理各异，欲以治国之法以治军，则军事惑乱）；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疑（不知用兵机谋之人，用为将，则军不治而士疑惑也）。三军既疑既惑，是谓乱军引胜（士疑惑而无畏，则乱）。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者，胜之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故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全；可杀，而不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将之胜败之先得也。夫上将，料敌之极，计险厄远近（馈运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言若能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也）。至于天时审得，地形审便，车马审强，众寡审悉，士卒审谏，器械审利，居处审安，堠望审察，军用审足，进退审宜，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良将之百举百胜，得此道也。夫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烦轻，上暇重。子路问于孔子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败也，在慢。”故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恭谋无旷，恭事无旷，恭吏无旷，恭众无旷，恭敌无旷，是之谓五无旷，然后可以为天下之将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有败者哉？

　　◎军制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夏商而上，制度无载，不可得而记也。《周官》以一卿为大司马，掌制军诰禁。又有小司马、军司马官，皆用大夫。又有兴司马、行司马官，皆用士。是谓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陈其众，以相督摄，以相辅承，而武官之例备矣。凡制军，国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乡万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为伍，而属之比长；五伍为两，而属之闾胥；四两为卒，而属之族师；五卒为旅，而属之党长；五旅为师，而属之州长；五师为军，而属之命卿，是谓五有长，两有司马，卒有长，师有帅，军有将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师营之法备矣。齐威公用管夷吾之说制国，五家为轨，则五人为伍，有轨长以帅之；十轨为里，则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以帅之；四里为连，则二百人为卒，有连长以帅之；十连为乡，则二千人为旅，有乡长人以帅之；五乡为一帅，则万人为军，有五乡之帅以帅之。故有中军之军，高子之军，国子之军焉。旅治，略本周法，亦大国三军之制也。战国以前，军士在于闾里，有事焉而简稽，有时焉而教习，于功暇日农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长征之法。是以其所处军置吏之名，一随于乡党；惟出师行营，则以部队裨校之号，一切为殊。汉以后，大改三代之军，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兴众，不任乡党之吏矣。初诏郡国选有材力之民，籍为材官骑士，使守尉令丞典领课试，以备征讨。京师则有虎贲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选材高者迁为将监，而属在光禄。又有南官北官卫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剑戟士，有都侯丞一人掌之，而属在卫尉。又有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士各七百人，设置员吏，稍尊有司马，稍尊有校尉，而属在北军中候。皆闲时宿卫，有征则行。自高帝至建安，虽士员官号更易废置不常，而汉之营法具此也。魏晋已降，军号尤繁，处置统隶大约如汉。逮于西魏，始立诸府。府不满百人，有郎将主之，隶在二十四军。军一开府将之，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分属六柱国。隋则每府有队副、旅帅、校尉、鹰扬郎将、副郎将，步卒有步兵校尉，骑士有越骑校尉，杂典兵马，而征防上免，内听命于十二卫。卫二将军，一大将军判之。唐贞观以后，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五十人为一队，立队正；三百人为一团，置团校尉。而府有折冲、左右果毅，知府并判府事。内属诸卫，则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军，六十而免。应宿卫者，离为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统，至唐天宝，凡名军防、乡团、卫士、武士，皆谓此也。

　　宋沿唐末五代之制，并号禁军，黥面营处，衣食公上，草教日阅，无得番休。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自厢都指挥使而下，皆节级有员品，每都立军使都头兵马使，则古之队正之任也；每营立指挥使，则古之旅师之任也；每军立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古之师帅之任也；每军、每厢、每第立都指挥使，则古之军将之任也。各有副，以贰其政。其两河、关西诸州，则别募藩汉丁壮，差置将职，以效内军。至其戍守征伐，则古有大将、元帅、大总管，今谓招讨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将、副元帅、副总管，今谓招讨副使、副部署钤辖是也。古有跳荡、左右虞侯，今谓之先锋、策先锋、殿后、策殿后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职，今谓都鉴队将之类是也。立军制吏，古今率同，其名虽殊，其任则一。凡氵位师者，亦当参考前制，以为今事之式法焉。

　　◎料兵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捅，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古法：马步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近代营阵法，或以二万人为率。今按古法，马军每将三百人，其差次则先以善骑者，次以乔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总六千人；步军每将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亲者四千人，次但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硕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居内，为马步战兵之数也。其所由曹司、车御、火长、收人、工匠，别计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过与不及此数者，约而损益之。或有蕃健，则以蕃将统押，每将一百五十人。蕃戎斗战善聚散，必以队少为利也。

　　◎选锋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则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乔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万人选千。所选务寡，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押。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枝距神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愤之士；有贫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赘婿入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亻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别之，礼而厚之，属之于大将，有急则随事呼用，使各使所能，无不尽力致效也。

　　◎选能

　　夫总兵之任，务搜拔众材，以助观听，以咨筹略。春秋战国之际，虽九九之伎，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廷见收养，以为己用，其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盖不乏矣。故大将有受任，则与副佐讲求人材。有异能者，无问势之大小贵贱，皆置在幕府，以备役用。其或杖策挟术自干于军门，亦询视其颜色，察验其所来；所复可，则明试而录之。凡沉谋秘略出于人上者，可使佐谋；巧词善说能移人意者，可使游说，历聘四方；知风俗人情之隐者，可使佐术；得敌人门庐请谒之情者，可使为间；知山川险易、形势利害、井泉刍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导军；巧思出入，能烁金剡木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乔健，能猿腾鹘击、逾沟越垒、来往无迹者，可使密觇；能占风候气、视月观星、揲箸转式、达于休咎者，可使佐谲。凡此色类，非可悉数，但负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由智将之所栽量尔。其待遇资给，则随色为差次。

　　●前集卷二

　　传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兵不识将，将不知兵，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百万之众，以之对敌，如委肉虎蹊，安能求胜哉？所谓治者，居则阅习，动则坚整；进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劫如节，左右应麾；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是谓能军。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号令之数，教足知进退之度，教手知长短之兵，教心知赏罚之用。五者用习，是取胜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疫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前古讲武教慎之法，草教习勒之常，虽未尽制胜之方，要之卷舒离合，坐作进止，不失其节矣。然后观敌应变，临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无强对，宁不由斯而致焉？方今虽有训练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行伍虽列，不问稀密；部阵虽立，不讲圆方。但见敌即驰，遇地即战，不制奇正，不为备伏，不择险易，不询孤虚。及夫连师百万，夹机呼吸，事不素定，难平应敌。今故悉采前世教阅之法，重复研究，详载于篇。夫训士之法，虽贵约乘繁，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齐劝，指顾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须兼存。故但习其容，不可施之战间者，草教日阅是也；虽曰训习，便可勒为行阵者，讲武、教骑、教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斯则交相为用，而成折冲静难之具也。若夫乘三农之隙，习六师之容；顺威仪，明少长，严赏罚，陈号令；麾焉使必从，指焉使必赴，则将帅者当于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讲武第一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由先于都门外，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单地为步骑六军营埒之处。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间前后各容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前一日，将帅及士卒集于单地所，禁喧哗，依色建旗为和门于都单之中，四角皆见五彩牙旗。金鼓甲伏，威仪习备。大将以下，各有统率如常式。步军大将，被甲胄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法。是日未明，十刻，士众严备；五刻，将士皆擐甲，各为直阵以俟将军。仪服备物，大将各处于其中，立于旗鼓之下（若六军，则每军鼓十三、钲二、大角四，其并止于其军后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大将各以な合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军诸帅果毅已上，各疾趋集于中军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军曰：“令：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别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词告其所部。遂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击钲，骑征乃上。又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驹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赤旗为铳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盾五十，挑战于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有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余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乃讲骑军：二军吹角、击鼓、誓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客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鼓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教例

　　凡教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长者在前，少者在后。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击鼓。刀盾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为后行。将帅先告士众，使习见旌旗指挥之节，旗作则跪，举则起；习知金鼓动止之节，击鼓则进，鸣金则止；知刑罚之苦（或作明），赏赐之利，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习惯跪起及行列险隘之路。凡步骑二军之士，备则满数，省则半之，损益随时，唯不得减将帅。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逆退限过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过也。

　　◎教旗

　　凡教旗，人无常数，大抵五百人为一营。以营之多少分左右厢，列次第，建名号。营壁己定，依次秣马。甲胄器仗，置本队幕前；辎重兵粮，置本队幕下。凡步队，队五十人，其职仪则队头一人，副一人，执旗一人（天旗），慊旗二人（诏旗）。其给器仗，则枪一十五根，通旗在内，弩五具，弓矢十具，棒六具，陌刀五具，拍把四具，牌五具。凡骑队，队五十人，执仪如步队，器仗则枪、稍、弓箭，自备不须。凡左右厢，给鼓与钲各五具，异色都教大旗旆二口，大角各四定，曰中央幡；稍十口，左右立牌，队别一枚（牌长二尺）。凡第一角声动，营各被马装束擐甲。第二角声动，即作队，马步皆当前，依次立。第三角声绝，步兵依次先发引至战地。凡折冲果毅（今则诸军虞侯指挥使等）及队头，看排量地之宜，依次均列，星布捉队。队头旗前立，副者押队。若南北列阵，则东西相向；东西列阵，则南北相向。凡一战队，为两副队。为驻队初立，皆枪脚量地，布置步阵。已定，第四角声绝，即引骑军左右厢，从营蹀躞缓行，从南去步队二十步以下，次鱼丽驻立。骑队已定，乃集折冲、果毅、队头等宣示法令，授回旋，陈规矩，告祸福。然后还着本队，各令明告示众：闻鼓即战，闻钲即退。立定已后，第五角声绝，大旗向前摩，步骑齐行十步已下；大旗向后麾，步骑齐住；大旗卧，步兵皆胡跪卧枪；大旗举，并枪起立。第六角声绝，视大旗捺，诸队皆捺稍，胡跪，解幡；大旗举，左右厢齐举槊。第七角声绝，左右厢并击鼓，战队皆捺槊，齐叫缓行，相向交战。右厢击钲息鼓，诸队引退，左厢逐至右厢立队处。右厢息钲击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左厢击钲息鼓，却回引退至中央。左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厢击钲息鼓，引退至驻车，右厢逐至左厢立队处。右厢息鼓击钲，却退；左厢息钲鸣鼓，驻队捺槊，齐叫而前，逐至中央。右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右厢皆击钲息鼓，各还本布阵，据立定，视大旗，听鼓声。旗合鼓动，左右厢前后正副三队作一队，齐叫捺槊，至中央交战。听左右厢钲声动，各还本地，依队举稍，立定。少顷，听鼓视大旗合，两战队相依，并四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而前，直入齐叫，至中央交战，听左右钲声动即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三百人作一队战），立定。听鼓视大旗合，左右厢三战队并六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齐叫直前，至中央交战。少顷，听左右钲声则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五百人作一队战也），立定。大旗捺，诸队枪皆捺；大旗举，诸队枪皆举；又捺至半，诸队即降枪；大旗摆，鼓声动，左右厢齐叫，缓步行，唱护护；大旗急摆，更大叫吐枪急入相刺。当此之时，大旗头著地。听钲声动，大旗举，即还依本队处立，不得举枪。须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大旗合，大队自簇立定；视大旗旋，本队还归本处。视大旗捺，诸队枪齐捺；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又捺大旗，诸队即降枪，听鼓声。视大旗摆，却直前，齐唱护护，至中路。以后更大呼急入，左右厢刀交直过，左厢向右厢地立，右厢向左厢地立。立地，视大旗摆，左右诸队准前直入，齐唱护护中路，大叫急入，刀交直过，各还本地立。视大旗举，诸队举；大旗合，正副队齐簇队，步军立定。第八角声动绝，左右骑军从北相掩相交，蹀躞缓行，绕兵一匝，还旧位立定。步军视大旗捺，从北而南，以次歌舞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九角声绝，胡跪卷旗缠幡。视大旗捺，诸队齐捺；大旗举，诸队齐举；大旗旋，诸队散还本幕。步军散后，更捺大旗，骑军以次从北卷队，蹀躞缓行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十角声绝，以次解脱马复槽枥。

　　◎旗例

　　凡棹而卓旗，则众皆集。一点卓旗，则队头集。二点卓旗，则百人将集。三点卓旗，则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则千人将集。一招而掉，则讠敢；簸则整齐；掉而指则合；左再挥则左；右再摆则右；偃旗则止；摆而指则开；再掉而指则聚；再掉则散；卷旗则衔枚；卧旗则俯伏；举旗则起；三掉则见敌；左右掉则布阵；再炎则进；招而掩则跪；再招则退；再招、再掉，则素救援；再招、再炎，则发军归。

　　◎习勒进止常法

　　凡教，前一日，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为和门，皆牙旗）；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金钲鼓角，陈之于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队五十人，教日，遂队自营缠旗枪至场，左右厢各依队决解幡而立队，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匀。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布列已讫，诸营将校悉向大将军牙旗候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队前五十步。听角第一声绝，诸队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齐捺枪、卷幡、张弓、拔剑。第三声绝，诸队一齐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齐笼枪、跪膝，目视大将军黄旗，耳听鼓声。如黄旗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两厢队并进前至中界，齐斗，唱杀击刺争战。胜负讫，胜从负不过三十步。审知其败，马军逐北。闻鼓钲，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抢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角声绝，一时捺抢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抢。第三声绝，一齐簇队，听进止。如放散更听角声一会，然后依次发引归本营。失节度者有罪。凡教战，如须加兵作大队者，即视大将军碧白二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是合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旗、举抢、簇队、斗战，一依前法。若大将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是合五百人为一队。虑贼大队前冲，故合大队以御之也），队如法。初教讫，欲还营，听次角第一声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队；第二声绝，即散五十人为队。如此凡三度，则教毕。

　　◎教平原兵

　　凡教兵，必择平原旷野、孤山高陇，可以登高视远之地，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节次之。监军御史稗副左右衙官驻队如偃刀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胄旗帜教之，盖以易见而生勇也。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不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点，鼓声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过子午之位。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初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棹，鼓音动，左右厢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厢各复初位。前后左右，人立之疏密，使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三离、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军吏之罪，罚从军令。既毕，大将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于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士五十守之，使壮士五十夺旗，左厢夺右厢旗，右厢夺左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则赏，负则罚。因是使习知立阵之法。

　　◎教步兵

　　凡教阵，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场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厢，相对四队夹一土盆，以次布战锋队。第一队为战队，间一队抽取一队为驻队。队随多少，每厢各两重布队。凡入教场，布阵，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钲，次诏旗，次左右厢兵马使，次第相续立定。一队为驻队，一队为战队，皆取五方信族为号（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须地土，卧为点也）；点赤旗，大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放归本队，须俟却揭立本色旗乃还）。丁宁晓喻讫，南头第一队两厢各出一旗以告办（办谓排比所教练兵马己讫）。告讫，旗归本队。即视信旗合，击鼓一槌，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槌，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信旗举，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举，齐唱轧声。信旗亚，又鼓一槌，诸队枪旗并亚，齐唱于声，诸队弩手齐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势（凡出并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槌，架箭。又鼓一槌，皆唱杀声，即退至本队，立定。又鼓一槌，齐唱于声，弓手齐出，至土河，各为架箭势。又鼓一槌，齐唱杀声，陌刀齐亚，不得背面起陌刀头，却还本队立定（凡归队却行，皆须前脚续后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点，一点一交声。三点三交声讫，鼓三声（一声警众，二声排比，三声陈长打），便长打鼓，皆作何何声。左右厢并进，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禄交匝。右厢退，左厢还至本队前土河。右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救，与战队齐立定。左厢退，右厢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叫，与战队立定。右厢退，左厢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听鼓声歇，何何声绝。鼓一槌，齐唱千声，枪头并举，与肩齐（若枪头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槌，齐唱杀，枪旗尽亚。三于三杀，然后击钲。钲发，左右厢齐退，并不得回面起枪，至本土河立定讫。候鼓声一槌，齐唱千声，枪旗并揭。立信旗，合鼓一槌，诸队齐作羽林声，听角声发，羽林声止杀毕（侯传语齐唱喏）。视信旗点着地，即两厢齐唱喏。视五方旗及角声行，左右厢两头各出一队，至第二土河，行依军次还营。

　　◎教骑兵

　　凡出骑兵，须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钲，余依军次。左右厢兵马相续至教场，法就进退，一视信旗金鼓。左右厢各十队（大小临时量马数多少），已至教场，立定，帷展信旗，余诸旗幡尽卷。左右厢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骑军，纵横各四步，立定。吹角一会，点青旗，大将集；点赤旗，副将集；点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来集，须军行傍队前，从南左右厢齐对抽来（还队亦准此法），取教练，使处分曰：兵贵静而恶喧，一切齐整，勿令纷乱。进退去就，一视信旗。所由得处分讫，还队，各喻本队士众。须左右两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讫，专听角声。第一通角声绝，敛兵作队。第二通角声绝，旗槊皆捺，解幡。第三通角声绝，旗稍尽举而亚，左右厢击鼓声动，两厢齐叫急行，进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战。少时，右厢钲声动，右厢引退至本立处；左厢钲动，左厢引退至本立处。其右厢逐至左厢第二土河；右厢钲声动，右厢即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厢人还，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厢即引退，击鼓齐唱何何，更交战。少时毕，左右厢击钲，钲声动，即各退还本立处。听角声第一通绝，卷旌旗幡，摄箭弛弓。第二通绝，诸旗稍一时尽举，簇作队。第三通绝，各引散退本立处。视五方旗及信旗，从南作两队，相对直出向前，至教场中央相合。双旗续五方旗及鼓角，即归，并如来次。

　　（图）

　　（图）

　　◎教法

　　入唱护护，退唱何何，救唱交交，倒枪旗唱杀，立枪旗唱于。转队，左厢阳转，右厢阴旋。鼓一声，进一步；金一声，退一步。信旗交点，唱诺。旗转，唱杀。旗队下不得辄语。角声、鼓声各一，诸队亚枪（头去地约五寸）。角声一，鼓声二，弩手出阵前齐进，去队三步，量疏密解镫立。鼓一声，架箭。二声，发箭唱杀。比三发箭，止，退入队。角声一，鼓声三，即弓手出，如弩手法，三于，三杀。角声一，鼓声四，陌刀大斧出；听鼓声，三于，三杀，刀斧相间，闻金声即退。鼓一声，即唱于，揭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其左右厢下各出一队，至中土河岸，看亚认旗相交，后开两队，各抽归本位，即举认旗交，两厢齐亚枪唱杀。听鼓长打，即战锋队左右齐入，至土盆交一匝，闻金而退，名曰小胡禄交。鼓声长打，战锋队与驻队齐入，至土盆交一匝，四队为大胡禄交。闻金声，各还旧立，何何声勿绝。又听鼓声，齐作于杀三声，举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左右各簇两队为一队。鼓声二，即簇四队为一队。角声一，鼓声三，信旗开散，各引还本队立。角声三，鼓声四，左右唱喏，则左右从首，以次卷队。至将军前，齐簸旗作乾千声，两厢队合，双引当中央出还营。

　　◎教条十六事

　　凡教士，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坐不坐，应起不起，应簇不簇，应捺不捺，应卷不卷，应举不举，应合队而不合队，应擘队而不擘队；不应合队而误入他队，不应擘队而误入他队；言语讠哗，不闻鼓声旗幡纷扰，疏密失次，并节级科罪。其条勒于总管以下，各录一本，熟喻士卒，免临阵失仪。

　　○三令

　　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

　　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

　　三令：举斧越，以宜其刑赏。

　　○五申

　　一申：中赏罚，以一其心。

　　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

　　三申：昼战，戒旌旗。

　　四申：夜战，听火鼓。

　　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越。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围地三尺；十二将，将别千人，凡万二千人，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步六千，积步得里一十五余二百四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百步。以左右决胜将为交头，其次左右将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度。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皆为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之。定讫，以善弧矢者人为围中骑，其步卒抢幡守围。有漏禽者，坐守围之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也。

　　（图）

　　◎日阅法（并图）

　　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统以一营居之。大阅步骑，既不常设，但每营为日习之法，以教坐作进退，然非施于两军相当者，故宜用鼓声为节，骑兵五变，步兵三变。今列于右：

　　第一习（军中呼为开闭门阵）

　　（图）

　　右步四十六，骑百七十四，合为一部。闻鼓声，步箭三发；说军门开，骑军出，各箭三发，马回，背身两发。讫，步迎骑箭三发，骑入，军门闭。骑步箭又三发，鼓声止。

　　第二变（军中呼为叠三）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三部，部别四行。闻鼓声，第一部出，各箭三发，讫，前二行架枪大呼，三刺，后二行亦大呼，回马背发二箭，乃还旧处。第二、第三部次出箭发，略同（惟第二部出时，前二队行架枪刺讫不回射；第三部复如第一部也）。凡三部皆再出，鼓声止（第一部后行已曾回马发箭者，再出时不发，即第二部未发者更送习之，下皆仿此）。

　　第三变（军中呼为花六）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队别五行。进退如第二变。

　　第四变（军中呼为家计）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闻鼓声，二人执旗先出，前。二队出，箭三发，回马背发二箭，讫，后四队不动，迎前队回，各箭三发，鼓声止。

　　第五变（军中呼为入二队）

　　（图）

　　右骑百七十四，分十二队。闻鼓声，并再出，各箭三发，架枪大呼，二刺，声鼓止。

　　步兵习四变图

　　第一习（军中呼为闭门）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骑二十七，合为一阵。第一鼓，直（或查）作枪刀。弟二鼓，枪刀弩皆坐，弓者立，俟击木乃发箭。余如骑兵弟一习。

　　第二变（军中呼为六花）

　　（图）

　　右兵数及进退法如第二，惟弓弩听击木各发一箭，依此无差也。

　　第三变（军中呼为军阵）

　　（图）

　　右步一百八十八。鼓声作，执旗者出，行前以为界。一鼓，直枪刀。二鼓，枪刀皆坐，弓弩者立，俟击木，弓弩各箭三发。鼓声作，少进。又三发箭讫，俟鼓声前行，曳枪刀而趋，弓弩从之，至界旗止。闻鼓，直枪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发。讫，闻鼓复立，垂枪首，闻金而退至旧处止。一鼓直枪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复直枪刀，四鼓旗枪如旧，鼓声止。

　　第四变（军中呼为鼓声阵）

　　（图）

　　此变右如第三变。

　　大凡讲武以示法程，教旗以习进退，教草以示杀护，日阅以便坐作，虽在治世，不可以阙。故善训士者，先教耳所以审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帜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进退合宜、往来迅疾，末教心使庶务恭顺（执事）精强。又教之抵对，令赞喏整肃，趋骤し捷；教之装束，使裹复佩结器仗伦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逾越，而示之礼；衣食寝卧，顺时调息，不伤寒暑，而为之制。教战之法，号令既审，指挥无失，阵而方之，生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退之节，无绝人马之力。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此教兵之率也。至于执兵用刃（或作枝），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为之等。教旗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盘旋进退，乃以干之长短大小、插刺深浅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射的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系缚弛张轻利捷敏，乃准弓矢而为之等。此教器械之略也。传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非此物欤？

　　◎教弩法（并图）

　　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黄连、百竹、八檐、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今有叁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为战不便于弩。然则非弩不便于战，为将者不善于用弩也。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必以张战大牌为前列以御奔突，亦令弩手负刀棒，若贼薄阵，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常先定驻队人收弩（恐弩临时遗损）。近世不然，最为利器。五尺之外，尚须发也，故弩当别为队，攒箭驻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若勇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毙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又若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勇，非弩不克。用弩之法，不可杂于短兵，尤利处高以临下，但于阵中张之，阵外射之，进则蔽以旁牌，以次轮回，张而复入，则弩不绝声，则无奔战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图）

　　其教法曰：

　　张弩后丁字立，当弩人字立，高揎手届衫襟。

　　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有张。

　　张有阔狭，左皆右膊，还复当心。

　　安箭高举手，敌远抬头放箭，敌近平身，

　　敌在左右回身，敌在高挈手，敌在下低手。

　　发讫，唱杀却掣，幼蝎尾弩还着地。

　　◎教弓法

　　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之容止，非战阵所急，今掇其切可施于兵家者，具于左。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莫患力羸，常当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至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术成矣。或升的于高山，或置的于深谷，或曳或掷，使其的纵横前却不失所准，乃可以射禽与敌。凡弓恶左倾，箭恶直懦，颐恶傍引，头恶脚垂，胸恶前凸，背恶后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疏，为猛虎方腾；额前临，为封儿欲斗；山弓，为怀中吐月；平箭，为弦上悬衡。此皆有容仪之善也。控弦有二术：无名指叠小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中国之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之，此北边之法也。边法力小，利于马上；汉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龊弦，则置箭曲，又伤其羽；但令指面随弦直立，即脱而易中，其致还乃过常数十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耳。其执弓，欲使弛，前入扼巴，后当四指本节，平其大指，使承镞，却其头指，使不碍，则和美，其有声而快矣。

　　●前集卷三

　　◎叙战上

　　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立尸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则善制战者，必先审于己，一得地利，二卒习服，三器用利，然后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出兵于境，是谓以理击乱，以教卒练士击自徒驱众，无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上五者，未战先计度，必胜之法也）。地生度（地者，远近险易也。度，计也。未出军，先计敌国之险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计度可伐，即出其军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势），量生数（数，机变之先。酌量计度彼我之强弱利害，然后为机数也），数生称（称，拔也。校彼我之胜负），称生胜（称量计度，万无失胜之道。此所谓修道保法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其或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与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不可战，胜之半也。夫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心齐力均，故古之称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皆至。或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吴人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而济，则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军，身也；卒，服也；伍，拇指也（大将以军为身，小将为四肢，士伍为拇指也）。谓将之役士，士之从将，如一身之与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当也，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五兵长短者有所宜）。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犯则钝，钝则不济（犯为触挂也。兵长短相为卫，太犯、太轻皆不中法度也）。故给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诈立，以利动（见利始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或分或合，以战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终能为变化以取战胜也）。其疾如风（来无迹，其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缓行须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袭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肉也），难知如阴（如疑云蔽天，不见三辰也），动如雷电（如空中击，莫知所避），掠乡分众（敌之乡道聚落，无有守兵，大畜财谷，剽掠则须分配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任，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辟地分利（开拓大境，则分割与有功者），悬权而动（如权衡称量已定，然后动也）。动不可久，久则钝；兵费，则挫威诎力，纵敌生变，失利后时。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敌之开阖，当亟入之（敌有间，当急入）。故曰：兵之情贵速，乘人不及也。虽然，犹须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饱待饥，故曰：见利宜疾，未利则止，趋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大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夫善战者，能易寡为众，易众为寡。为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冲其所虚，形人而我无形。使我常专，使敌常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则此众彼寡，我所与战者约矣。我之战地常使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我与所战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夫战，固有当击、当避、当纵者，击其微静（懈怠无备面静），避其强静（攻收有备，闲处而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劳倦者疲困，闲窕者暇逸）。无击堂堂之阵（堂堂，大也），无邀正正之气（正正，齐也）。至若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又曰：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围兵者，围其三面，开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类者，皆敌人方乘气尽锐而来，不可亟争，故避而杀其锋，开而诱其溃也。或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其所爱，则听矣。敌所爱而恃者，便地、饶野、粮道也。先之，夺敌人之心也。夫战兵贵势，势可以先战而震敌，于其乘利则疾奋，敌不暇支，则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不复撄手。然则兵之所以能为势者有三：一气势，二地势，三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气如飘风，此谓气势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蟠磴，羊肠狗门，一丈守险，千人莫过，此谓地势也。因敌怠堕，疲劳饥渴，前营未舍，后军未涉，此谓因势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齐志，非敢决，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为势也。故曰：善战者，其节短，其势险。势如张弩，节如发机。又曰：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至于漂石者，皆势由然也，可不务乎？夫战兵，常持有余以待不足，故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继，马疾人倦，而不解舍，则兵不堪命，不堪命则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北矣。其要在更战更息，别用之不竭也。故曰：三军人戒分日（戒三军人之中合半日可止）。夫众以合寡，则为追里而开之（交，合战也。追，逐也。里，围也。以众敌寡者，逐而围之，开其去道，令无为穷寇也），或分而选击（以众攻寡，分众更战更息，知我佚彼劳，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饵之，彼趁利而乱，余二分为奇袭之）；彼众则以方从之（方，术也。谓杀诡诈奇变，敌虽众，分其形势，使不得并力而战也）。又曰：敌若众，众则受围（己兵寡，则士意不专，当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分兵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惧（谓陷则死战求生也）。故知以固存以为胜（人乘危，则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投兵于死地，示令自求生），则智者不得不谋，勇者不得不决也。夫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犹为不可，故其黩武而国利，兵久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因粮于敌，以足军食。是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战为国者，五胜者亡，四胜者祸，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此谓兵黩战久，残人屈财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将以言乎战者，莫之敢易也。

　　◎叙战中

　　兵法曰：凡战，昼以旌旗旄幡为麾，夜以金铎鼓菰荻为节（菰荻，芦叶，古先吹为号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军服威肃命如此，则前无坚敌。若闻鼓不起，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众，何益于用哉？故战之道，等艺立，卒伍定，行列正，从容固，言名实（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后。从容者，驻止未战时，欲坚固有备。言名者，各以事为名也）；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临制。赏罚必行，故人战栗。窕，佚也。气闲，则军静不扰。一，同也，心一则力同）；阵行惟疏，战惟密（疏者阔空其间，密者行止相承之道也）。远者示之则不畏，近者勿示则不散（用兵之道，开敌之实，示敌之虚，凡相去远，吏士见实犹不畏，近则勿示敌虚实，但严备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大将示人以悦乐之色，告以利害及必胜之道）。两锋相值，有将未知敌，则用寡而观其变（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观敌之变化也），进退而观其固（以轻兵进至敌左右观察之也），危而观其惧（观敌危事，以知敌恐怖德失形势也），静而观其怠（敌静不动，则相视吏士懈怠与否也），动而观其疑（轻兵挑战相示敌人，知其疑否），袭而观其治（虚者斗无固备，怠者错乱相干），设而观其作（设我阵伍，观敌所施）。皆候敌家先动，变生其间，我得其形，则以计应，常击其乱，不攻其治。故善战者，应形于无穷（每有形我，则随应之），其理未可见。且以数相持，敌若执数，我先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擒。譬夫虎豹不动，不入槛阱；麋鹿不动，不罹网罗。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也。或待众之作，则遁而勿鼓（或待我众自动欲战，则因而鼓进之。未战，且当循理兵械部曲，申明号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称众因地，因敌阵令心（称量众寡之数、土地之宜，因敌陈行为阵，令出必得众心）。虽然，若后动者不能观敌而制计，则祸愈于先动。故曰：先则弊，后则慑也（兵先举，则劳弊；后起，则志意不定而恐惧也）。又曰：先人有夺其心，后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敌攻，则屯而伺之（敌盛来攻，则吾屯守为主人，视敌为客，客有虚失，乃以兵应之也）。敌谋老我师，坚阵不动，则噪以先之（先使轻翼兵喧呼而动之）。击其疑，驾其卒（示敌以利而不敢进者，疑也，则可先加兵，以卒暴击之也）；致其屈，袭其规（分敌之众，以尽其人，袭其不意之处也）。上下同欲，敌莫之御。战胜，则与众分善（将不自取功，推与下分之）。若将复战，则重赏罚（战胜而重当战，必先行前战之赏罚），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复战者，必又以赏罚约束先誓军，其战法则变易，不可用先所胜者耳）。夫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令敌来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敌，恐人劳也）。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诱以利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反，转战也。若已据利地，则藏众委旌旗，示敌寡弱，纵轻兵挑战，迎之于险也）。夫战，以犹豫为凶，以隐微为胜。事莫大于必果，功莫成于勇决。譬夫一盗奋戈于市，则万人辟易。非一盗独勇，万人皆怯，必死与必生非对也。故曰：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战，必利决断，不失其时也）。夫战，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兵少故不可胜，兵多大胜，不错乱行伍列正旌旗也）。以轻行轻危（轻兵高材疾足，追奔逐北，翌助进退者，必当须我部伍循节度进止也），以重行重无功（重兵若但持坚固守，不妄进退，虽不可胜，不能得利，无功也），进则相为重轻也（重兵持坚固守，轻兵攻取，相恃为用，为守固）。夫必胜之兵必隐，谓先用弱于敌而后战也（计先定为必胜，藏其形，勿令敌知，知则备我）。譬夫搏攫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托于卑微隐蔽，所以能为暴（言胜兵隐伏形势，以骄敌人，伺其傲怠，则击之也）。故曰：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使敌人不知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使敌人不惧我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使敌人不能轻侮我军矣）。善动者形之，形之，敌必从之（见羸形也）；予之，敌必取之（以利诱敌，敌速离其垒而以便利击之也）。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动敌，敌既从我，则严以待之）。所以佯北勿从（恐有大兵），饵兵勿食，皆谓此也。亦复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审因求胜，不可穷也。

　　◎叙战下

　　凡击敌营，阵初破，不得更捉生口。

　　凡战胜逐奔，约三百步，则须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遣候骑审探，若已溃，则长驱追袭，乃分散逐之，勿令敌众得聚。

　　凡贼破而走，追之，防有救援，过一里且止，则严兵缓进；常去十里，随之。昼则时时警之，令不得食；夜则以火照之，以鼓胁之，令不得宿野。

　　◎抽队

　　夫兵进轻退重，士卒利退，争先难整，敌若自后警我，军众必乱；敌若乘而袭我，其患尤甚。故对阵抽军，须设方计，隔一队抽一队。队头俾官翻押后，副队头翻引前队，兵皆看副队头进止。退及百许步，其队便且止，定立整顿枪刀，执弓弩架箭，为将战势。既定，则又抽前队，一如上法。若贼来逼，则立队便当敌，见抽之队亦须回军拒战。凡动，并按次徐动，不得急行，仍逐队不得相越。

　　◎军争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军门为和门，两军相当为交和也），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谓当战有所争利，则先示敌人，以迂远敌意，以怠慢复诱敌人以利，使敌人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害也。凡趋而争利者，不可举兵皆进，又不可弃军实而往。故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则千人斩。果毅领亻兼人执刀又居后督战，观不入阵者斩。兵士尽领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队头与贼斗迫蹙，即左右慊旗急须赴前救援；若慊旗又被贼迫蹙，即行内急前救援；前行进救为贼所迫，则后行准前进救之。

　　凡伍队被贼攻迫，众寡不敌，邻近队伍并须齐进救援之。

　　凡以十人敌一，则围之；五人敌一，则三人攻之，二人为奇伏。

　　凡兵方战，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仍于队内抽捉马人。

　　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

　　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战，宜藏军，少少诱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战，步军当冲，马军为翼，步军后排营，有利则前战，无利浅进。

　　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即击。若贼不来，则设伏退军诱之。

　　凡驻军结阵，不得包原隰险阻在内。

　　凡前有深草，我则缓行以待之。候贼来入草，则焚之；贼若守不进，我则迂路攻之。

　　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

　　不得远追。审知贼势散乱，然后追袭。其驻队不得辄动。如追袭，败贼势败乱，然后追袭败贼，以收军，其举枪、卷旗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中量一两队克驻队，令坚营垒。若营牢固，不要防守，其驻队亦不须出战）。若敌人恃险，因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则宜为立（或作坚）阵法。其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驻队两边相翼。布阵既定，诸军听角声展旗簇队。看大将黄旗向敌亚，鼓声动，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呼，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排此回还，即跳荡、奇兵再入。如见黄旗却立木亚，及闻击钲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排立。如闻角声，即卷幡簇队，如便放。若更听鼓声、角声，依军次还营。此出战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变易，则扌每诸阵之法。

　　凡军行，遇敌，既缩为方阵待战（大阵具军行次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止未得者，其阵中间充，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

　　凡兵出战，每营跳荡、马军队、战锋、战驻队等分为五等，各有将领。出时先用某等兵出战，若续者益兵，则更令一等进。如此至尽五等。辎重队不得辄用。

　　凡兵，每队有队头，兵须队头前引则战。次立执旗；次立左亻兼旗，在左；右亻兼旗，在右；次则队兵，分作五行，在亻兼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镫布列为队也。

　　队皆以副队头一人执刀押后，观兵士不入阵者，斩。

　　凡前无虏掠，粮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虽见大利，不宜进攻。

　　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

　　凡贼守隘险，我不得前进，则易路退军以诱之。

　　凡兵趋贼帐，或中道遇大城、要寨，须下之，或备之，而后过。

　　凡遇敌相迎，我从直路，置贼迂路，使之力疲，可胜。

　　凡前路有险阻，贼又固守，则示利诱之，潜令人取背夺之。

　　凡未测彼情，虽遇羸弱，不进攻之。

　　凡贼半隐半见、似警似乱，必有谋，不进攻之。

　　凡贼来掠我，激怒士众，或偏师挑战者，不须应之，恐设伏陷军。

　　凡贼入隘口，待十过其三，则从后促胁之。如贼惊乱，即奋兵横断之，然后战。

　　凡贼出隘口来斗，候其半出，击之，左右来攻，断其进退之路，可全虏。

　　凡贼队暴来掠吾苗稼牛羊者，当勿击其锐，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还务速，行队不属，我则进击之。

　　凡贼来，震威，部伍又整，我须且择险地自固，卑词禁掠，无激其怒。贼既众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时，可急击也。

　　凡兵士，当战，不得离队献功，恐为贼所乘。

　　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万人为准，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二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总而言之，得二万人，内取万四千人，为二百八十队出战，六千人守战重。凡中军，四千人内拣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其间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马军千，跳荡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每军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左右军各二千六百人，每军内拣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次右军，次中军，次后军，次左军，次左虞候军。自马军八十队外，其步军二百队，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须先置大队，以三十队（或作三队）合为一队，防贼并兵冲突。其队在阵中安置，使均。其大队五十队（或作十五队），中军三队，余六军各二队，通五十人队，合有七十队（或作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其马军各在当战驻队后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射手，先络膊将力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战锋每队重行在战队前，闻鼓声即入也。其为军跳荡、奇兵，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逐，则跳荡、马军、奇兵迎前腾击，步兵须却回整频援前。若跳荡、奇兵又为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如击贼退，马军亦中择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数百人继往，罢软者后往，令相续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择勇者五百人先往，罢者继往，故曰：五十里而争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争利者，则十人中择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败亡。故曰：三十里而争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先后战，有更代也。又曰：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谓敌所爱恃之处，我先夺之。必密其处为期，潜往赴期，故敌人不觉而后之焉。此皆军争之道也。

　　◎以寡击众

　　夫以寡击众者，利在于出奇也。兵法所说有三焉：一曰要之于险，二曰以整击乱，三曰以日之暮。将能明此者，则可以一击十，以千击万，虽敌人甚众，则其势易覆。今列兵家旧说于后。

　　凡敌众我寡，必避于易，要之于险。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险厄相值，我军鼓噪卒起，彼虽众多，前徒固已惊骇，乘此击之，势却则破也。一说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广设旗帜，多置鼓铎，散为疑兵。敌人必分军以备我，则选精锐出奇以击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疏我行队，以弓弩居前当之，伺夜晏则疾击也。

　　凡小阵逢大阵，不利持久，敌意轻我，必不惮战，我宜乘利速进。敌人兵众阵大，多连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闻，旌旗之色不相见，左不闻右，右不闻左，前不闻后，后不闻前。如此，我以少众并力击之，必胜矣。或敌人下营未定，布阵未集，备垒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击也。兵法又谓：敌众我寡，则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四向而受敌，我兵则在死地而决战也。

　　凡战，敌人之众，或分为三四，或西或东，更息更战，或鼓呼而行，或静若而伏，使轻骑驰我左右，则我当候日暮而击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衔枚止声而疾击其两傍，冲其左右，或勇士直冲其阵，敌人虽众，其将可虏也。

　　◎捉生

　　凡军中立威怖敌，莫重捉生。获贼千兵，不如生擒一将。其法：择士之身手强敌者，专教以弓矢枪刀、撩钩搭索，悉使精习；马之壮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为三百人，每百人为一队。若贼出小阵偏师，其将必勇，当为利以诱之，使贪功轻斗。乃以一队即近为伏，一队为直冲，一队为驻队。直冲队既入，缓则挠击，急则引去。驻队候直冲队过，直前，粗若支敌，示引走。敌见两队全走，又无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贼过伏队处，即发掩伏背杀之，两队回旗应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阵，即以三队合为一队，望阵疏或嚣处突过之，皆捉贼将。假令未获，挠之令乱，亦当奔北也。

　　●前集卷四

　　◎用车

　　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绝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燧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

　　宋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斯扼，驾以一牛，布为方阵，四面皆然。东西鳞次，前后栉比，车上置枪，以刃残向上，蔽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外，前行持枪盾，后行持弓弩。贼至，令兵士上车，每车载四人，皆持弩。军阵之内数十步间，连六车或四牛，上为重屋，施强弩。贼至，击鼓为节以射之，虏不能犯，乃出骑兵以击之）。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躏烁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人之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其用车之要，古兵法皆具之，今列于左。

　　兵法曰：用车之法，五车有一长，十车有一吏，五十车有一卒，百车有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前后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一里。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武兵也，故十乘败千人，百乘乱万人。用车之道，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要害，逐其粮草；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须选少壮乔健，走追奔马，及驰而乘之，则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车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后左右便习者，名武车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车之道，死地有十，胜势有八，不可不审察也。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后险者，车之用地；陷之险阻，出而无以返者，车之绝地；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深堑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溃地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见避。凡以车陷敌者，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坐或起，即陷之；阵坚不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势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莫之御也。至若胡骑剽轻，以安车制之，适当其理；河朔坦平，以车骑行之，正得其便。前贤著说，皆可推用。故谓以车御侮，以骑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则不可犯，动则不可失机，此用车之利。

　　◎用骑

　　兵法曰：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击便寇、绝粮道也。置骑之法，凡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为阵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百，队间五十步。险战之法，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屯，六十骑为辈，十骑一更，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易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兵武也，故十骑乱百人，百骑败千人。选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八尺，材必健疾，力迈伦等，能驰骑而善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超越沟堑，驰上陵，逾险阻，绝大泽，涉名水，敢犯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养之不可不厚也。故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异用。若乃逆敌始至，乘乱击虚，追败离结，邀前蹑后，断敌粮道，掠其辎重，攻其关津，绝其桥梁，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攻其懈怠，出其不意，烧其积聚，掠其市里，空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六者，骑之所长也。加以能合能离，能寇能追；百里之期不终日，千里之赴不隔旬；倏而集，忽而散；利则击，否则回；三军既合，阵已成列，击首则应尾，备前则冲后。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此又骑之捷利也。故用骑之道，有八胜、九败。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车陷其所，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疾驱而风，疾击而电，白昼而昏，数更旗鼓，变易衣服，敌人可克。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敌之，敌人必惧。敌人日暮，抽军翼其两傍，疾击其后，或扼其垒门，无令得交，敌人必败。敌人涉险而来，以骑绝其粮道，敌人必饥。地若平易，四面受敌，军骑合而犯之，敌人必乱。三军皆走，或翼其两傍，或犄角其前后，敌人可败，其将可擒。吾军暮归，敌来薄我，其行阵勿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明举旗鼓，诱之大来，抗以强弩，或陷其两傍，或击其前后，敌将必虏。此之谓八胜也。所谓九败者，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伪退，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伏我两傍，断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能往而不能反，或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泥泞，所从去者遥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丛林隐蔽，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两水之傍，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潴渐泽，进退不便，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望之广易，进退相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败之地也，明将之所预见，拙将所以陷败，可不戒之哉？孙膑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也。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属，接也，谓布阵兵未相接也），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乱其战器，八陵其恐情，九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蹑其后；二，越阻追背，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反，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回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土地多污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乃可从事焉。

　　◎奇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历观前志，连百万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韩信破赵，奇而有正也；符坚败于晋，正而无奇也。项籍善用兵者也，乌江所存，惟二十八骑，犹分奇正，况其众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阵，常以十分之三为奇、伏。设有万人，则一千五百为两奇，一千五百为两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阵如身，三者令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而无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言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处则合而为正，出则散而为奇，乘敌之不意以击之之谓也。至其出入诡道，驰骋诈力，则势有万变。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为神也。所谓能而示之不能者，贼兵羸师，以诱汉祖围于白登是也。所谓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云中，大败林胡是也。所谓远而示之近者，韩信陈船临晋而度夏阳是也。所谓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谓利而诱之者，赤眉委辎重而饵邓洪是也。所谓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轻舟而破萧铣是也。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所谓强而避之者，隋季良无与楚君遇是也。所谓怒而挠之者，汉兵击曹无咎于汜水是也。所谓卑而骄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谓佚而劳之者，吴子亟肄以疲楚军是也。所谓亲而离之者，汉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谓饱而饥之者，晋文困诸葛诞而拔寿春是也。所谓安而动之者，齐军走大梁而退魏师是也。所谓攻其无备者，制人以不虞而败南燕是也。所谓出其不意者，邓艾由邪径而趋剑阁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为变者。法曰：师行以近敌境者，大将必谨视山川原隰之形，心预计之，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击之若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远引者，所以擒敌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用一击倍也；因其恐惧疲倦者，所以用十击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济江河大水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击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食，谬号令也；山林翳会者，所以默行往来也。夫兵以诈立，以利动，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将卒不相救，众寡不相恃，譬如蜂虿出于怀袖，烈火发于庐舍，虽壮夫猛士，无不惊挠，我得乘而制之之谓也。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贪忄林不整，无资粮辎重之给，利夫虏获，众议清野坚壁以挫之，然既逾亭障，散驰原野，分掠田里。太宗特出圣谋，选骑士之骁果及募禁卫诸侯之胆勇者，使押战队，分为数十，或至百队，伏缘边要害地。俟其侵轶，与大军表里奋击，昼则虚张旗帜，依蔽林木，使其可疑；夜则潜伏郊野，多用大鼓，使其可惧。彼腹背受敌，无所俘掠；我则首尾相为援也。时师臣马知节上策，亦曰：“北面边檄之地，横亘虽长，然据要害，来路惟顺安抵西山耳。若列阵于此，各设奇兵为应，使其久莫能进，众将疲弊时，以偏师轻骑逼而挠之。如敢来犯，深入力战，彼将颠覆不暇也。”咸平中，虏犯边，真宗命诸将择锐卒，散为游兵，伺戎首南侵，我取径道趋幽燕，取其车帐，仍俾边郡应援之。景德初，亦命我军大阵帷驻中山，别择四健将，分握精骑，伺虏至，则间道深入北境，挠虏腹心，以牵制之。所部皆听便宜，不取上将节制。此四者，亦因地用奇之术也。

　　◎料敌将

　　夫敌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其将能否而后战。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左右既震，则敌虽众，必擒其将。故其将愚而信人者，可诱而诈；贪而忽名者，可货而赂；轻变无重者，可劳而因；上富而骄、下贫而怨者，可离而间（可用间也）。凡两军相望，而患不知其可将者，当令贱而勇者，将吾轻锐之众，犯而挑之，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利佯为不知，此智将也，勿遽与战；若其众喧哗，旗幡纷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愚将也，虽众可败。又若两军相持，未战未挑，欲知敌将之谋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马骁雄，反示我以羸弱；阵伍齐整，反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必奇兵诱以奔北；内实严备，而外为弛慢，频使谍来，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军则减灶，合营则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举少，必候晨朝，以寡击众，必候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图，理须曲为防备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是也。

　　◎察敌形

　　兵法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言远求挑者，恃其所处平易，利于作战，故欲我进前）；众木动者，来也（伐木除道欲来）；众草多障者，疑也（泽中结草障蔽道分，以致疑我，恐见追摄也）；鸟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兽骇者，覆也（敌阵张翼，来复我军）；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车马行疾，尘土冲起）；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驱者，进也（军在诡诈。两敌使在其间，观其言之发，可料其情）；轻骑先出，居其侧者，障也（障兵欲战）；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或有外兵相应之期，专候吉时）；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向人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食肉，军无粮也（杀马食肉，是无储蓄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军无悬缶者，悉破之，示不复炊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谆翕，两人切语貌。士卒怒将，则私语作诽）；数赏者，窘也（军骄，不有战，数赏以劝之，此窘迫也）；屡罚者，困也；先果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刻暴以示强，欲士卒畏服。不以刑法，德政不精之）；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徐进徐退谓之谢。如此，倦战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谋也；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兵非益多，足以并力料敌取足而已。若不虑而易于敌者，必擒于人也。太公亦谓用兵之法，大要在审察敌人。其形之变，十有五变。见贿击之，新集可击（敌初至，行阵未整），未食可击（敌军或阵，日高未馈食），奔走可击（行阵失次，用力不齐，布阵不均），不戒可击（我示弱诱敌，敌不设备），不顺可击（逆风向水向山之谓也），动劳可击（倍道无行，人马未歇，未申约束，夜行于路，阵虽成列，前后不整），将离可击（大将已离士卒，独在小将。小将无威，不能率人，人皆不服），长路可击（远行争路，昼夜不马），扰乱可击（敌未成列，纵不相属，横行相战或生或立），不暇可击（贪利求食，不暇成阵），候济可击（渡河半济），险路可击（山路险狭，沮泽泥陷，车马单行，左右难救），警怖可击（厄路相逢，都无备拟，鼓噪掩击，三军怖惧），不定可击（阵数移易，人马候望）。皆谓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其不能为计也。吴起曰：其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心，塞易开险，可要而取（疑为不决也。无依无利度者，怯也。士轻其将，为无威也。审易开险，得地形也。可要而取，言其易也）；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可诱敌使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日暮道远，士众劳倦，饥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虏。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敌，又有不卜而与战，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风大寒，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饥渴，务于取远，二也。师既淹久，粮食无备，百姓怨嗟，妖祥数起，上不能止，下无其准，前攻失序，言声高遽，三也。军资既竭，薪刍又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马疾瘼，四邻莫至，五也。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六也。战胜而骄，士卒献功，行伍失序，军中哗乱，七也（一本作：道遂日暮，士庶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亡也）。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八也。诸如此者，击之勿疑。若其土地广大，财富人众，惠施流传，赏信行察，发必得将，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者，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兵法又当视敌鼓角、人马队伍喧静以避之。凡金铎之声下以浊，鼓鼙之音隰如沐，旗帜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雾，此衰败之兆也。戎马惊奔，士卒恐惧，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属，此溃散之象也。队伍扰乱，行阵不定，或坐或起，言语喧噪，此军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虽然，见敌之意可击如此，又当反虑敌人矫计诱我。所谓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进半退之类，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变。虽云鸟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自伏兵之上，谲为妻鸟，安高不动；或竦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别弹以祛飞鸟，令人疑之之类，则察者又须以他事参验而后动。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此百胜之术也。

　　●前集卷五

　　◎军行次第

　　凡军将发，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逐营各以跳荡、奇兵、马军先出，去营一里外，当前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伏，依营四面布列队伍，一如装束辎重讫，依次第起发。

　　凡闻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骡。第二角声绝，即彼驾。右一军捉马骡。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骡。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右二军被驾（已上兵等唐制，今官之号见合阵法）。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或用笛声代角，亦便）。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腾击。如其路更狭小，须更加角声，仍令将校排此催督急过，勿令停拥。其步兵队、辎重队二千步外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引（李靖、裴绪亦同）。今以军行次第图列之于左。

　　（图）

　　右行军之法，大率如此，其辎重在内，计兵三万人，凡四百队。除马军八十队、辎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队悉在内也。

　　凡军马行动，常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步，次左军步军，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某行每经高处，即令三五骑马踏高四顾，以候不虞。余军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发，半安营，踏行道路，检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踏桥津，捍后，收拾阑道，排北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军。余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

　　凡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右战队次之，左战队又次之，右驻队又次之，左驻队又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之，宜作统行法。其统行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余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引齐行，后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为战队，第三队为奇伏队，第四队、五队为驻队。队头一人，副队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放此类。

　　凡兵，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或作倒）。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小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前引，住则立于帐前（或作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骑队等旗，别样制造，令引辎重。各领本军营队，识认此旗。

　　凡大将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中央上位不动，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常使诸军准望知大将军所在。若南方有贼，大将军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其诸军见本方旗举，当方面兵急装束；旗若亚，则前进奋击；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凡大将，置鼓四十面，小总管给十面，营列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拟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令传响相闻。如军行时，前军卒逢贼，即急击鼓，中腰闻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军便往；后军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击鼓）。并量抽军兵相救。如发引稍长，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

　　凡军行，须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将。

　　凡军行，若遇道途泥泞，山河险隘，并右虞候于诸军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桥道、开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数道，于贼界相逢远望，未审善恶，临发时须同计会。如远探相见之时，便令定立，合令一队向前。一百步外，分为两队。左队左（或非右）转，右队右（或作左）转行，前队亦盘旋相应。讫，即并队，左转三匝，前军右转三匝，各计去时旗号（临时改号亦得）。然后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贼马，即得前进，仍须严备以待之。

　　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食宿（古法：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为食宿，亦量军士急缓为节）。

　　凡军行，其辎重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并在营阵中安置，以防焚掠。

　　凡下营排兵布队，人皆取队后过；发兵收军，人皆取队前过。如入城郭街巷、窄狭两面，下营人即队前过。

　　凡军所过，先报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绝行人、六畜、水陆船乘，皆令息治。虞候井游变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约此清路。

　　◎行为方阵法（并图）

　　凡军行渐迩贼阵，或行于贼境，我军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须行引时，先准为方阵行列，以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战锋队并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第二分，战锋队与前面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其第三、第四分，并准上。今约行列图之于右。

　　（图）

　　凡军行，即逢贼，即抽第一分中两行辎重横列在内，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横列在外，两重，为阵。前面第二分中两行辎重即前进，居阵内，又偏直列为两重；其两行战锋队前进，居阵内，为两重，居右偏辎重外，为阵右面。其第三分战锋辎重，依第二分法转为阵左面。第四分战锋辎重依第一分法，转为阵后面。令四角相后，结成三阵，缓急遇贼即战，贼远则成阵而行。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则战锋常裹辎重。若逢川陆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队纵横相当，布列使匀也。其制具图于左。

　　（图）

　　凡山路隘狭，布阵不得，须使部队密相连接，枪旗两边，弩弓居外，缓行即过（馀且出隘门）。

　　凡盛夏行师，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绝者，亦约方阵而行。

　　凡兵迎敌境，若过州县城镇，皆先使人守门，城中人无得辄出。

　　凡入敌境，若船渡桥梁，先过重物试之，然后渡军。

　　凡军入贼境，所经要路平陆，须遣人前行，探地审试。虑敌人先作方田阴坑，种苗于上，诱陷人马。

　　凡暴寇来劫掠牛马货财，不可轻动。其初至气锐，犯之未必胜，候其去，则邀击之。

　　凡骑军入贼境，惟战，其外余物不得负斤两之重。步军战具外，带物不得过十斤。

　　◎禁喧

　　凡兵体尚静恶喧，静则有序，喧则必乱。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当队回身速行。其大军首尾亦各差小校领主将处分，他人不得辄传声。

　　◎度险

　　凡军行，入山林翳会之地，防有伏兵，先须选し健三二百人，于险阻不防之地偷路过，把其出道。又选骁勇当道索搜，或自高山树杪使人远视。审无藏伏，分兵前后以为镇柘，然后遣辎重老小先渡，以步兵继进，其济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阔三五丈，人马不可通，即令军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刍之类，遽传填之，方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则以接梯倚其壁，选し健者，手执钩竿，身系二绳索，缘梯并勾木石而上。至不稳处，即系绳于木，垂两头至地，系横关为软梯，与众军攀缘，并续加绳索及缒人登之。

　　◎出隘

　　凡军行贼境，若逢山水窄隘，桥梁济渡，须防壅遏，自相躁践，及为敌人邀截，先令左右厢虞候各领第一队过，便于两边卓队排阵，以为防招。次第二队过，以次排立。第三队亦如之。余军亦准此。待末队过尽，即左右两厢对行引发。如非贼境，即军伍相连缓行。过渡，依常引发，仍置斥候远望如前法。

　　◎赍粮

　　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袭师及寇，益资拟备。虽云因粮于敌，亦虞清野以待。旧法：人持乾粮三斗，可用数旬。若班师在道，去境犹远，储贮乏绝，即须拣择羸瘦牛马应卒，以充军食，庶全人力，不至为贼困逼。

　　旧法：米一石，取无谷者净淘炊熟，下浆水中壬水曝干，淘去尘，又蒸曝之。经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湿彻，然后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盐三升，以水和入锅中，炭火烧之，即坚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将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酽醋浸，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或作丰），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时，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捣如膏，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曝干。每食如枣核大，以代酱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头，食之五十人日。

　　马一匹，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驴一头，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如更急难，诸戎装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饥。

　　山行，即采松皮，每十斤与米五合煮之，令烂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将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将乌梅、干酪行。

　　每人将葫芦子、或竹筒皮、或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马军，每人将干酪与马，恐马渴乏。

　　近代边兵远行，则有麋饼、皱饭、袋、杂饼之类。麋饼，用麋末作饼，投沸汤和为饼，厚一分。候冷，切作棋子，曝干，收贮。如在营寨内，以汤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战阵中，干食之，味美不渴。余于杂饼、皱饭、并制如常法，惟曝极干，令可齐持及久。

　　◎斥堠听望

　　凡军遣候吏，必择精明勇敢奇谋远虑者。令彼乡国之人引导而往，或刻兽足，即中路为却行之状；或上冠微禽，而隐伏丛薄之间。盖欲密声晦迹，惕人知觉，然后倾耳而听，专目而视，谛伺它物，以迎知敌人之情。故见水痕，则知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验寇来之驰骤；众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飞鸟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骇兽奔逃者，谋潜袭也（敌来之伏，余见察敌形门）。凡此之类，皆可察而预知之。必待逢敌之军，而后用其耳目，则不能及矣。若师行，斥堠多择高要之处察望四边，前探不得推后探以为锋，左矛不得望右矛以为固，是以军行军止，必先谨听候之法也。

　　◎探旗

　　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转语后第二、第三部诸主者白之。贼百人已下，但举幡指；百人已上，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

　　◎探马

　　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五里，著探马两骑，十里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用十二骑，前后为一道。其最远及以次远者，各等第拣壮马给与之，马弱则恐为贼所擒。若兵多，发引稍长，即肋上更量加一两道。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庶先贼来，足得择利便设机应变，迎前出战也。

　　◎递铺

　　凡军行，去营镇二百里以来，须置递铺以探报警急，务择要径，使往来疾速。平陆，别置健卒之人。水路，亦作飞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铺。从非寇来之方，亦须置之。

　　◎烽火

　　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唐兵部有烽式，尤为详具。今之边塞所置，则颇为简略而易从。唐李筌所记法制，适与今同。今以唐式录为前，而今法次之，庶参考用焉。

　　唐法：凡边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一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

　　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且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兵五人，兼收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

　　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土筒四口，筒间火台四具，台上插橛，拟安火矩，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险地狭，下及二十五步，但取应火分明，不须限远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阔一丈二尺；向上，则渐锐狭。造筒，先泥里，后泥表，使不漏烟。筒上著无底瓦盆盖之，勿令烟出；下有鸟炉灶口，去地三尺，纵横各一尺五寸，着门开闭。其鸟炉灶门用木为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烧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堑环绕。在锋贮备之物，要柴藁木材。每岁秋前，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杂，为枚烟之薪。及置麻蕴火钻狼粪之属，所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处，亦掘堑环之，防野烧延燎近边者，亦量给弓弩。

　　用烽火之法：应火炬长八尺，橛上火炬长五尺，并二尺围。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其次炬橛等，在烽每道当蓄一千（或作十）具以上，于舍下作架积贮，不得雨湿。其土筒里，常须预着羊粪郁心火使暖。

　　凡应火土筒，若向东应，筒口西开；若向西应，筒口东开；南北准此。诸烽烟相应时，于土筒旁级上立开盆放烟，合盆灭烟。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后烽放讫，前烽不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堠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堠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须看筒里至实不错，然后相应时。将火炬就鸟炉灶口里焚熟成焰，即出为应。一炬火，一人应；二炬火，二人应；三炬火，三人应；四炬火，四人应。若应灭时，将应火炬插鸟炉灶口里，不得火焰出外。应灭讫，别捉五尺火炬，安着土台橛上。烟相应时，一炉筒烟，一人开闭；二筒烟，二人开闭；三筒烟，三人开闭；四筒烟，四人开闭。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锋；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两道已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报烽来之处。若烽与驿相连者，只差驿马。

　　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尘，知欲南入，放烽两炬；若馀寇贼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两炬；蕃贼五百骑以上，不满千骑，审知南入，放烽三炬；若余贼寇三千骑以上，亦望三炬；若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放烽四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县镇止；南炬以上者，并至京。先放烟火处州县镇即录状驰驿奏闻。若依式放烽至京讫，贼回者，放烽一炬报平安。凡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两应两灭。

　　凡告贼锋起处，即须传告随近州镇县、城堡、村坊等人，令当处警固，不得浪行递牒。

　　凡烽号隐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帅、烽副自执，锋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帅、烽副当番者，常须在烽台检视。若将家口，听于堑内安泊。烽子则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

　　今法（与李筌法同），明锋台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尺，下阔三尺，上阔一尺。形图：上建圆屋覆之；屋底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泥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讫，复收之。四壁开望贼孔，及安火筒，置水罂、干粮、麻蕴、火镇、蒿艾、狼粪、牛羊粪。每旦夜平安，举一火；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锋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

　　◎行烽

　　凡军马出行，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里以来权置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来要路，每二十里一烽，连接至军所。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贼徒暮间见烟火，掩袭烽人。其贼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贼来，即举烽递报军司。贼十骑已下，即举小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百骑，即于一炬。若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烽，军内即须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忽举，即报大总管“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戒严，收饮畜产，遣人斥探。

　　◎军祭

　　宋咸平四年，诏礼官详定于所征地之礼，付北面总管。其礼：除地为单，以祀黄帝轩辕氏，用羊豕代太牢。都总管为初献，余用旧仪。其牙神、纛神一少牢。其币：牙以白，纛以皂。用刚日，以漆器常馔祠之于单，统以青绳，覆以幄幕。（置军牙大纛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献。衅鼓以一豕。祠官皆戎服，清斋一宿。旧法兼磔风师、祭雨师、祭马师，其荐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币如上仪，惟风师磔犬以为牲。祝文曰：维某年某月某日将帅具官称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难，干纪乱常，毒流生人，恶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讨，殄寇克敌，ム神是助。尚飨（一说祭毗沙门天王，有祠貌则就其祠，无祠则望北为位，设香灯、渍泉漫杨枝、乳粥、酥蜜饼食之属）。三军首路之日，则祭道路神以车犯较（祭礼：于城外之首路，封土为山形，蒲刍棘柏为神主，祭仪牲币皆准上）。祭军，以车轹之而过谓之犯较。军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庙，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军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成其虑也。商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书之所记，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交，所以申饬有众，坚整士心，为战阵之首也。今之出师，凡将发及战，主帅当亲临士众，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闻者，感激众志，然后行也。

　　大将某官，告尔三军将校士卒：整尔众，无谨其端，听予命令！今戎兵不宾，侵败王略，挠我边陲，害我穑事，毒流于庶民。皇帝受我斧钺，肃将天诛。尔尚一乃心力，锐乃戈矛，生歼大憝。有进死而荣，无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赏，不用命有显戮。勉哉，尔众！服勤王事，毋干与刑（此誓之大意也，主兵者临时为约以誓军）！

　　◎定惑

　　夫万众之聚，事变不一，起为哗乱，不可不虑。或士卒未信，下轻其上；或妖异数起，众情生畏。主将当修德改令，缮砺锋甲，勤诚誓众，以祗天诫。复择吉时，具牲牢盛馔，震鼓铎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请，以观祥应。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铎之音扬以清，な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灵之助，当示众以安其心；否则矫说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定也。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然而智者以权佐政，古称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馀见故事假说安众门）。

　　●前集卷六

　　◎下营法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其来尚矣。今采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营，先计人数，列营几重，配地多少。随师众寡，一人一步。使队间容队，宁使剩队，不得少队。已往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厢有剩，所剩之队友配守御，不使士卒烦扰。如久住暂时，各量其宜。咸立表于十二辰，立五旌，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旌立午地，白虎旌立酉地，玄武旌立子地，青龙旌立卯地，招摇旌立中央。其樵牧汲饮不得出表外。

　　凡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驻队，各令严备持仗，一准发兵法。待当营卓幕讫，方可立队释仗，各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捍御。其马军下营讫，取总管进止，其马合群牧放。

　　凡下营，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须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买者，营司判官差人押领，不许擅入城郭。

　　◎营法（并三图）

　　○李靖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馀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馀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亻兼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兼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亻兼，减大将军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卫，亻兼各五人）。

　　子将八人（委其分行阵，辨金鼓皮，总管亻兼二人）。

　　执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仓、司骑、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队头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

　　纛六口，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唐制，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门旗二口，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门枪（或作旗）二根，以豹尾为刃，出，居红旗后；止，居帐门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随方而建。

　　严警鼓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十二具，于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兽，与诸队不同。各自出为志认，出居队前，恐士卒交杂。阵将门旗色随所尚，不得以红，恐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备设疑警敌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根，备扬兵及缚筏用。牛助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计弩二千五百张，弦七千五百条，箭子十五万只。

　　弓十分，弦三付，箭三十六只，计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射甲箭三十七万五千只，生钢箭五万只，长垛箭二万五千只。弓袋胡卢、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十五百口。四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锥钺斧伐，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拓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用军。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各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铁镢、锤自副。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干粮十分，一人一<豆斗>二升，一军二千五百石。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羊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夹绢练袋代皮亦得。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皆以坚木为之。或以孰铁为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刀子、错子、钳子、锁子、药袋、盐袋、火石袋、解结锤、砺石都共一十万二千五百事。裤奴、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万二千五百事。

　　摊子、忽蒙、涩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皮裘、皮裤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领，诈为蕃兵用。抑罐、衤考衤老各二分，共五十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锹锤斧锯凿各二分，都共一万二千五百事。镰四分，五千张。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马鞍辔革带各十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马毡，都共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袋。插连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绊二十分，二万五千条，皮毛及连板（或作枝）中半。韦皮条三十分，五万七千五百条，盘于带上，拟缚贼用。

　　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领，褥二领。副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领，褥一领。副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领。总管、子总管、长史、司马各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领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别敕、差行、折冲、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给幕一口。亻兼十人共给幕一口。随军以下不满此数，并量给。镇守准此。

　　凡弓弦，有副箭镞。枪不锈，刀不涩，衣甲动用，常须阅视，不得临事有误。

　　（图）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图）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栊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今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栊枪营法

　　凡栊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栊幕外七尺。栊枪之外，造土壕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人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问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罗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墟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钅敖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夜战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迳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扌┪，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躏，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立号法

　　每日酉时，虞候于大将军幕府请号。其号薄，先粘纸二十四张，张界一十五行，即缝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日已后号簿。出号时，大将军率意于一行书写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书一行。二十四纸，三百六十行。尽一年讫，则更其簿。如闰年，则加二纸。其号不得犯国讳及大将军元帅都统等讳。其分巡虞候及诸将等，候大将一号出，分明传写审勘。凡坐喝行答者，乃号之大纲，及有警急，或恐敌人偷窃，或虞内应，则不可专循定法，须临事改变，或逾时出，或平明改。其白昼，则以片彩为号，其彩亦须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袭，及设奇伏，白昼或以门旗为立表色为号，暮夜或吹笛，或击小鼓子、铜盂子，小大之类声音可通一里余者，或使人长啸为应验，随大将临时处分。

　　◎定铺法

　　定铺者，每日戍时，严警鼓动，虞候领甲士一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中及城上。在野，则巡营外，定铺疏密。坐者喝问：“谁何？”行者答曰：“虞候总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铺。”如此三喝三答讫，坐者曰：“虞候总管过。”

　　◎持更法

　　凡营，夜时更者，每铺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击板。一人专听杂事，以至睡魔警众者，亦须递相警觉。临时或密号，敲弓箭应之，即奸人无所施计。旧法：更铺之次，更置狗铺。军在贼境，将士远行困乏，籍狗以为警也。

　　◎巡探法

　　凡定铺发更后，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声喝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肖三下，方挑军号以相应答。营内巡探，周而复始。

　　◎漏刻法

　　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为一百牌，长三尺，阔一寸，题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传一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则传一百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四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更传牌一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六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一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二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挝鼓吹角为严警，九鼓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叠，昼夜足矣。又近代马上法：以数珠记时，先约一昼夜为准，余日仿之，与刻漏法差。

　　◎防毒法

　　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

　　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店卖酒肉脯盐麸豆之类，亦须审试即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谓新得敌地，勿饮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涨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沐如沸，或赤而味咸，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蛇，如有含沙、水弩、有蜮之类，皆须审告之，以谨防虑。

　　◎寻水泉法

　　行军下营，须先择水泉。旧法：军行，右虞候在前，兼视水草，道中遇水，则揭青旗以告众。

　　凡军至处乏水，则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纵，寻其所至，当有水。

　　凡野外，鸟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

　　凡地生葭苇菰蒲，并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说：骆驼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当有泉。

　　凡大军冬月行，人各持冰片，可以备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中逆上。

　　凡逾越山阻，以ㄌ系竿头，引挂高处。拟固能胜人，便即令上。又增ㄌ，次引人，而又加大ㄌ续更汲上，则束马悬车可以立办。

　　◎养病法

　　凡军行，士卒有疾病者，阵伤者，每军先定一官，专掌药饵驮舆及抹养之人。若非贼境，即所在寄留，责医为治，并给亻兼人扶养。若在贼境，即作驮（或作驴）马舆及给亻兼将之，随军而行。每月，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大将间往临视。疾愈，则主者、亻兼人并厚赏。恐不用心，故赏之。如弃掷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痊者，斩。庸将多不恤士，即被弃掷生埋，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箪醪祭酹，墓深四尺，将校亲哭之，仍立标记，以防后取。若非贼庭，递归本贯，每人给钱帛，充送终之用。所由不举者罪之。

　　◎征马法

　　兵法曰：凡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克剔毛鬣，谨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辔勒御，必令全好，乏绝辄补。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切无极马，常令有余，备敌之覆我也。

　　凡军行，每营先差一官专知牧放，不得连系。诸营各作一异旗放马，一记旗放驴，并于所管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即计会虞候，别择放地，不得交杂。如卒有警急追唤，见旗则知驴马处所。

　　凡牧畜，马居中央，放驴在四面，援马。牧人并于驴群四面环绕。若贼偷盗，驴群在外，驱趁稍难。

　　凡马，遂营各为印记，以防阑失理认。如死，即申所部官验印，是本营畜产，即令皮剥；如印不同，即是盗杀他营畜产，论如军律。

　　凡诸营遗失驴马衣服驮运，并于捍后虞候处理认。擅取及借人不送，并剪破印记毛尾者，论如军律。

　　凡军马正给马外，每军更量分数增给备马。诸营除六驮外，每火别置驴一头，准备疾病添补。如当队不足，均抽比队比营（并音毗）。其杂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

　　凡军中畜产，非理致死，并偿填。

　　凡非时，不得乘官马游猎，及回换军司六畜。若借人乘用，并论如军律。因检校而行者，不坐。

　　凡应乘官马，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磨伤破，并论如军律（已上量轻重科罪，平居则轻，临阵则重）。

　　凡官健有私驴马随行，即官给刍秣，令均载衣服。

　　凡军牛行十里一歇，仍刷口鼻；三十里一饮饲。

　　凡征马之职，有副使（佐主将），有总管，有押官，有子将（并择善牧养者充），有群头（择善骑马教习及知医药者充），其数以马为准。

　　●前集卷七

　　◎阵法总说

　　昔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此言伐谋制变先声后实，军志素定夺敌人之心，不待旗垒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胜负之势决于前矣。其次，则立部曲，度权谋，先偏后伍，弥缝其阙，用以乘机而佐胜。由中古以来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嚣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胜。然则正者，行阵也；奇者，无方以用变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故必交相用，而后能百战百胜矣。故曰：治众如治寡，非分数不能；斗众如斗寡，非形名不辑；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直阵、锐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其体易明，其习易成，从昔之成法，当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勇怯并用，出生入死，谁与我敌哉？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白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列，十列为队，则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此教习之详也。然则陈兵誓众者，胡可忽而不务邪？议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闾井，非有明达之姿、强敏之性，而令心存进退，耳听金鼓，手知击刺，足趋坐作，随旗变阵，焱驰雷发，俄顷之际事自繁多，则心迷意倦，劳而无暇，安能乘便奋锐猎敌争胜哉？若但使闻鼓知进，闻金知退，辨旌旗之指麾，习器械之便利，则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勒兵示法，杀敌致果。兹诚一端之论，不为无旨。然特施于忘战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几焉。若乃提卒十万，深入贼境，大军在前，坚城未下，欲战则胜负未决，欲攻则利害难知，自非整饬车徒、部分营垒，或先据地之要害，或先扼敌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权后切，畴能收万全之胜哉？氐如平原大野，深林险道，前兵后泽，乘高趋下，顿兵拥众，呼吸俟命，若不素练施设，敢问何以处之？然后知议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号能言兵者，其说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行，兵因敌以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自以教习之法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昔诸葛亮推衍八阵，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司马宣王以十万之众抗之，坚壁不敢出。会亮死，仅能取胜。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阵图，转战千里，破者机能数万骑之众，以复凉州。今谓二人为庸将，可乎？谓不为战阵之阵，可乎？此筌之不足为准也。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

　　◎本朝平戎万全阵法

　　前行，每队五十人。后行，每队并三十人。前后并五队为一点。每队计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车一、兵二十二，并十地分为一点。

　　（图）

　　右万全阵法，凡九围，共成一阵（内三为方阵，一为前锋，一为后殿，二为左翼，二为右翼）。凡中心连排方阵三，每阵各大将一人生之。其阵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东西占十七里。每阵周回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圆牌三）。一阵计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为一队，计百六十六队。余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五千七百六十，枪五千七百六十，剑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剑四千三百二十，围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凡阵之四面，列战车榜牌，及诸兵器，皆持满外向。车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门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计六千二百五十步，计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后行配三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东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骑枪七千五百条，团牌七千五百面。剑三千七百五十口，东西阵各剑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条，东西稍阵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条）。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三十步，计一十一里七十步。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余十八人；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九十五步，计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成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骑枪三千八百条，团牌三千八百面。剑一千九百口，前后阵各剑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条，前后阵各骨朵九百五十条）。

　　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三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十人步也）。

　　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馀法增广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

　　◎本朝八阵法

　　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罘、车轮、雁行之名也。今约李靖阵法，用一万四千人为之马步军，益以五十人为一队，计二百八十队，步军二百队，马军八十队，分为中军、左右虞候、左右前后七军。凡布阵，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横二步，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抵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阵有八门，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至者也。其驻队者，即今之阵脚兵也。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者，即今之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也。右虞候、右军者，即今之先锋、策先锋将也。前军、后军者，即今之左助、右助将也。左虞候、左军者，即今之殿后、策殿后将也。但古今玄立其名，故学者感而难晓。每出战，则马步迭用，更战更息，循环无穷。战锋队出，则为锐阵，状如鼎足，左右战队各分为两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正者，阵也，金鼓之严卫，将帅之大防，奇兵之机要。奇因正则出不意，掩不备，欲图西北，先击东南，视彼虚实，冲其心腹，可以决胜矣。

　　（图）

　　右牝阵，即黄帝五行之水阵，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刘豫之却月也。举皂旗，鸣鼓，则为之。左右俱高，行军溪谷，利为牝。牝则前张两翼，便于吞掩，使彼奔卫，三面受敌，足以胜牝矣。牝之列也，前锐后重，象剑之锋。牝张两翼，夹攻其锋。经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

　　（图）

　　右牡阵，即黄帝五行之火阵，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举朱旗，鸣鼓，则为之。前下峻高，乘虚冒乱，因其地势，则利为牡，可以胜冲方矣。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余。经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凶。故牡阵胜冲方。

　　（图）

　　右冲方阵，即五行之木阵，孙子之冲方，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也。举青旗，鸣鼓，则为之。前高后下，左右或险，则利为冲方，可以胜车轮。兵得成行，善乱敌而畏险阻。冲方守险以疲车轮，故冲方胜车轮。

　　（图）

　　右车轮阵，即太公三才之地阵，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冲阵，诸葛亮之握机也。举熊旗，八鼓，则为之。平原广野，且行且战，宜为车轮。车轮利进，可以胜罘。罘备其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四备强弩，善冲乱敌。经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车轮胜罘也。

　　（图）

　　右罘阵，即太公三才之人阵，孙子之罘，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虎翼，《左传》之鱼丽也。举虎旗，七鼓，则为之。川泽漫衍，草木扶疏，遇敌决胜，则为罘。罘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利于相救；雁行延斜，恶其断绝。故可以胜雁行。

　　（图）

　　右雁行阵，即太公三才之天阵，孙子之雁行，吴起之鹅鹳，诸葛亮之冲阵也。举雕旗，九鼓，则为之。背城南敌，易断绕人，则利为雁行，可以胜方阵。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经曰：厚而正者坚。当选勇力，胁其两旁。故雁行胜方阵也。

　　（图）

　　右容辎重方阵

　　◎本朝常阵制

　　○大阵

　　大阵，即中军阵也。布阵之法，大约指画分明，进退有节，审地势，设阵形。或排长阵（常山地阵也），或排方阵（令号四门斗底阵），以步军枪刀手在前（为方阵，即四面排布，凡一指挥五百人，则人十人，枪手四，一人陌刀手），杂以旁牌标枪（今广搜步军，悉教枪牌）。当阵面联布不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案：《随书》：举鹿角，设戎阵，为方，车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坚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出绝，开之。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踊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亦依门而入。马部军都部署（若出师伐罪，即立招讨使名），押大阵，古之中军也，观大将军鼓旗所在应敌。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锋阵、策先锋阵队，拐子阵前阵、拒后阵，皆受节制（先锋阵、策先锋阵、拐子阵、拒后阵，各有法制，具载于后）。今以钤辖都监，每一员领一将，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阵中之阵也。若俾将十员各领兵，则五万人阵也，押大阵东稍西稍，临时措置，今不具录（本朝雍熙迄景德年，北而用兵，选兵官钤辖已上，押大阵东稍及西稍，乃置排阵使）。又有应募骁果及取使臣、军校之勇干者，分押战队，大约皆千人，此队中之队也（掌一将兵马，分押战队，自景佑年后夏固阻命，边将建议永为军旅之制）。凡一指挥，以五百人准之，皆军校一员所辖，仍分隶五都。凡一将佐一部队，一营垒大小相辖，上下相维，元帅统之，故居则营垒办，行则阵队成，此其大较也（营阵之法，各有门类）。如偏师出征，或行隘陕之地，则随形布阵，不可限以常法。

　　○东西拐子马阵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

　　大宋而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先锋阵

　　《春秋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顺少长也。”说者云：出则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还则在后，明尊卑也。是知出师之时，以少壮勇健之士在前，则先锋之义也；入则少壮勇健者在后，则殿后之义也。当时列国诸侯战阵军旅，已用此法。楚人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谓前建茅旌，以虞敌之有无；又使权谋者居中，劲悍者在后也。《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军锋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选，汉有樊、郦、滕、灌先登陷阵，光武以冯异、马武为众军前锋，曹魏以于禁、张辽、乐进、徐晃迭为军锋，晋谢玄镇广陵，领应募骁锐为前锋，后唐置踏白、横冲二军。自古先锋之选，所以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须尽勇力也。

　　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锋部署以下将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掎角相应。景德初所出阵图，防捍北狄，前锋阵外，盛选锐兵，命骁将领之，别为一队，遏其奔冲（阵前置五将，各领精骑及骁将别为一队，并本朝一时之制，不须并置）。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兵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

　　○策先锋阵

　　置阵在先锋阵后，骁将一员统之。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阵为应援，制其奔突。

　　○前阵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奇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十人为一队，总二百五十队。有中叠，有外叠，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一百七十五队，奇兵七十五队；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孙武曰：“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掘奇图》奇兵之数。

　　○无地分马

　　无地分马，轻锐之兵也。凡一指挥，各成战队，分遣指使使臣或军头一员押之，处大地营阵左右前后，备缓急驱使。其战队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拒后阵

　　拒后阵，殿后兵也。凡出征伐，并为拒后军阵之制，粮道居后。若强寇对垒，欲图奇变，引重兵踊战，潜选精锐，由间道掩袭我委（于伪反）积（子赐反）辎重，则须殿后捍之（宋朝与北狄战拒马河、战君子馆、战望都，王师不利，因为粮道断绝）。

　　大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图曰：北虏好遣精兵，出大阵后断我粮道。因别选良将，领二万人兵殿其后，倚之捍寇，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前集卷八

　　◎古阵法叙

　　古阵法图籍皆六，旧记所传《风后握奇图》云：“初受之于玄女，佐黄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镇名而己。其后太公又增镇之。汉武帝令丞相公孙弘敷演其义，授霍光，常习八阵于长乐馆，而辅少主，以令天下。史称诸葛亮推演八阵图，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为八阵形势。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温伐蜀，路繇之僚佐观之，无能知者，视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晋马隆征西羌，依八阵法且战且行，诛斩万计，遂复凉州。以此论之，公孙弘既已讨论，诸葛亮又能推演，桓温知其率然，其后马隆依以破敌，则八阵之用无废矣。唐李筌所载八阵图，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圆地方，风锐其首，云佐右向而垂。飞龙盘屈，虎张两翼，蛇形宛转，鸟翔为突击之势，定而不变。及观《握奇经》义，则筌尽出臆度，殊乖本文。至曰：天地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天地后轴为飞龙，云为鸟翔。明四为正，四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阵则有天地风云之目，变之则为龙虎蛇鸟之名。所谓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出则就敌，归则复列，正合此义也。其图已亡，今载其经，以俟识者，宗阵法之始也。复有《握奇续图》，记金革旗麾进退趋斗之法。又载公孙弘、范蠡、乐毅之说，错综于其中。今附其末。旧说：汉仪，立秋日斩牡祀白帝，大司马隶孙吴六十四阵。其图亦亡，其说不明，难以究宣，今所不取。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军定队之数，而无立阵之形，已载于叙战篇。

　　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中有阵制，曰：李靖法及裴绪来诸家之义，为九阵变动之势。其说颇详，今并列于后。

　　◎八阵法（天阵、地阵、风阵、云阵、虎翼阵、蛇盘阵、飞龙阵、鸟翔阵）

　　《握奇经》曰：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后人解云：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为风。风辅于天，云辅于地。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衡各三队，风居四维，故以图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轴各三队，居，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有八阵。阵讫，游军从右蹑其敌，或警左，或警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衡为虎翼，风为蛇蟠，为主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而争。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后轴为飞龙，云龙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而进；鸟掖两端，而应之虚实。三军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进，以正合，以奇胜。

　　说奇正者多戾，而《握奇》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或总称者，先出游军定两端。”此奇偶之奇。阵数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将握之，以应副八阵之急处。

　　◎握奇图

　　（图）

　　右《握奇经》虽存，其图不传久矣。今采其说，列而为图，恐未必与古合，更俟识者参订之。

　　◎握奇续图

　　○金鼓旌旗数

　　角音二 初警众 末收众

　　革音五 一持名 二结阵 三斗 四超 五急斗

　　金音五 一缓 二止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麾色五 一黑 二黄 三白 四赤 五青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黄 三风赤 四云青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后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黄下青 八地黑上黄下赤

　　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此八阵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角音者，全师进西。加四角音者，全师进南。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兆音不止者，师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天圆布不动（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是也。风象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地为静，地方，布风云，各在后衡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北是也。地为动，为从天阵变为地阵，或即张形布势，破敌攻围，不定其形，故为动也。云象龙，纵布两天。两天次之，纵布四地。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左，云居两端。”人多传韩信注释者，与此微有差异，而有范蠡、乐毅之说相杂，今亦错综于其中（公孙弘解缋说之意，谓之上语）。其于部队，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阵图如此，变通由人。其八阵用方圆，阵法以寡御。阵法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骑出其间，出奇突击焉。隆以三千步卒，败羌万骑，用此术也。

　　◎李靖阵法

　　古今以来，临戎对敌，每作四面阵，周回受敌，以为必固。倘若选锋而击之，其阵必破。此非天殃，将之失也。亦或作长阵，或作蛇阵，背以队伍，步骑相接。或被之破一处，即败散不全。不将避溃师之罪移过于下，遂使骁勇小将无罪受诛。今则成定制，各立阵，各部曲分斗，各明奇正，若失一阵，则斩一将。形势既就，诸战阵相应，犹手臂相救，以此攻守，万无一失。然以中军为中黄阵，次有若前御后冲，左突右击，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推凶决胜，先锋破敌。以上除中黄之外，余十二阵，以应十二辰。

　　大黑子大赤午破敌丑

　　在突寅青蛇卯摧凶辰

　　前冲巳先锋未右击申

　　白云酉决胜戌后冲亥

　　凡每八百人，为一小方阵。阵周围十二队五十人，中间二百人，并骑射、长枪、短兵等伏在阵中，随便冲击。其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既碍掩尾趁退，每阵加骑长枪一百人。凡都计马步军，共万八百人，成一大阵。其中三千人，是骑射长枪马军。除中黄、大黑、大赤、白云、青蛇之外，余八阵，每阵抽骑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游突军挑战，乱兵引敌。如兵少，即于队中减人；兵多，即于队中加数。必要存其阵队，止即为营，动即为阵。逢贼告急，鼓声一发，阵即立成，更不在劳烦指布。此则应变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胜，所向无敌。其小阵皆有四头，每头配勇将一人，用战鼓一面，中兵立一大旗号，凡每面如有贼来攻击，即诸阵相救。欲救南阵，即南面鼓动，八百人一时顺日向南转战，东、西、北同此。只转步人，骑兵不移。每阵相去广狭一百步，状如街陌。设诈挑战，引之令入，即背他阵，突出弓弩骑射长枪，左右夹击，前抄其胸，后掩其尾，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裴子法

　　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二鼓，举朱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阵之疏密，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一列，一队凡十列，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先，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伏走，五阵乃理。

　　凡百人曰队，二队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

　　（图）

　　◎常山蛇阵

　　（图）

　　右以常山阵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后左右等军，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阵而居，可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其扬、奇、备、伏，皆马骑，分而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应权也。六鼓，举龙旗，则为常山矣。按《战国策》曰：“常山蛇，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首尾皆救。”此其义也。

　　◎八阵图

　　（图）

　　方阵图乃黄帝五行之金阵，于卦属兑宫，于五音属商，为白兽，则孙子之方阵，吴起之车箱阵，诸葛亮之同当阵，以其行伍洞彻而相当也。其扬、奇、备、伏兵后八阵，皆仿常山之法布之，恐烦多，不重录。

　　右为方阵，法曰：举白旗，闻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后部居后，中部居中。部皆并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马各按部以前后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当，官以前后队相随。队以百人为列，列以十人为对，对以五人为伍，各按其处，无动。队分为团，团合为队，谓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队方十步，广二十步，队间容队。曲广十步，曲间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间容部。阵广四百六十步，阵间容阵。凡设方者，所以弛张也，高平利方，方利变矣。

　　（图）

　　圆阵图者，黄帝五行之土阵，于卦属艮宫，于五音属宫，为勾陈，则孙子之圆阵，吴起之车阵，诸葛亮之中黄阵，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阵为圆阵，法曰：举黄旗，闻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后曲出与之并，后部后曲出其后，后部前曲出与之并，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卫骑随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圆，圆利守。

　　（图）

　　右牝阵图，昔黄帝五行之水阵，于卦属坎宫，于五音属羽，为玄武，则孙子之牝阵，吴起之曲阵，诸葛亮之龙腾阵，以其曲屈如龙腾也。或名却月阵。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方阵为牝阵，法曰：举黑旗，闻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为左翼；后部前曲出在右部前，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骑队分为左右，与后队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也。

　　（图）

　　右牡阵图者，乃黄帝五行之火阵，于卦属离宫，于五音属徵，为朱雀，太公名鸟云阵，则孙子之牡阵，吴起之锐阵，诸葛亮之鸟翔阵，以其轻锐如鸟飞翔也。

　　右以方阵为牡阵，法曰：举朱旗，闻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后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进二十步为觜，中部前曲左右队前次之，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后高前下，利牡，牡利溃。

　　（图）

　　冲方阵者，乃黄帝五行之木阵，于卦属震宫，于五音属角，为青龙，则孙子之冲方阵，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阵，以其直前折冲于敌。

　　右以方阵为冲方阵，法曰：举青旗，闻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后、中三部前，并列相从，而居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前高后下，利冲方，利争险也。

　　（图）

　　右车轮阵图，昔太公三才之地阵，于卦属坤宫，则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衡阵，诸葛亮之握机阵，以其进止机巧为名。

　　右又以方阵为车轮阵，法曰：举熊旗，闻六鼓音，左部前曲后队左右官、后曲前队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平易利车轮，车轮利进矣。

　　（图）

　　右罘阵图，昔太公三才之人阵，一曰飞翼阵，于卦属巽宫，则孙子之罘阵，吴起之卦阵，诸葛亮之名虎（或作禽）翼，以其游骑两傍而舒翼也。或名鱼丽阵，又曰鱼贯阵。《左传》曰：“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公为鱼丽之阵。”则此也。

　　右以方阵为罘阵，阵法曰：举旗，闻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横列，后曲居后亦如之，中部及前后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泽利罘，罘利救。

　　（图）

　　雁行阵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阵，于卦属干宫，则孙子之雁行阵，吴起之鹅鹳阵，诸葛亮之衡阵，以其连接如秤衡也。《左传》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是也。

　　右以方阵为雁行阵，法曰：举雕旗，闻八鼓音，中部前曲进，前出为首，其后曲次之，与前部前曲、后部前曲并前，前部后曲左斜官曲相随，后部后曲右斜官曲相随。右部却次、后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随。左部却次、前部后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随。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绕也。

　　裴子法曰：凡八阵之法，转而相胜，更为雌雄。方阵正而厚，圆阵随而取，正厚者力并，故方胜圆，犹厚胜薄也。圆阵无角，利以坚守；牝阵张其两翼，若卷取之。以牝吞圆，牝可败也。法曰：翼而张者，攻其两角。故圆胜牝，犹聚胜散也。牝阵胜牡者，牡阵前锐后重，象剑之锋；而牝张其两翼，前单后复也。法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也。牡阵胜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馀，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势，以溃其虚，可以败敌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胜冲方。冲方胜车轮，车轮兵得成行，善冒乱敌而畏阻险。冲方地势高，利守，以疲车轮之力，故冲方胜车轮也。罘备在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之兵备以强弩，善冲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此车轮胜罘也。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绕人；罘前后横，中央纵，便于绝延斜，利于相救，且战且息。此罘胜雁行也。方阵行重而厚，佚居者众，用力者寡；雁行延斜张两翼，便于左右，利于周旋也。法曰：厚而升者坚，当选其勇力胁其旁。此雁行胜方阵也。

　　凡三军迁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恶；依其水草，利以刍牧。因险阻为沟垒，则施功薄而易备。

　　凡屯兵处军于山之高者，则为敌所栖；于山之卑者，则为敌所囚。故处山之势，据其阴阳，备其左右，命曰鸟云之阵，言能鸟散而云合，应变从利也。

　　右军法，兵之形势也，雷动焱举，后发而先至，离合向背，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也者。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而孙武书凡八十二篇，图九卷；孙膑八十九篇，图四卷。复有蚩尤二篇，李左车、韩信等篇目，并亡。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三篇，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而阵图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阵图，而其说难以依据。《裴绪新令》有九阵图，参引太公、孙子、诸葛亮之法为证，舍是无有焉。惜哉，兵家形势之法不可无也！战国如二孙、吴起辈，号善用兵者，而著书皆有图。汉名臣如韩信、子房删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马教坐作进退之度。盖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可与之俱生，可与之俱死；升天险，赴深，莫有逆其命者；猝然遇寇，莫有错乱。然后可以从事于敌，驱驰以绝域，同乎祸福存亡，则能决胜计矣。无是法也，则将何以使人哉？平居则训齐，遇敌则击搏，此其义也。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夫便击刺之利者，习广纵之势，见敌而无奔北挠乱之祸，拱揖指挥无不服从者，是岂不由素所习哉？素习之法，非形势不可。是以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

　　●前集卷九

　　◎杂叙战地土俗

　　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下者，将之道也。孙武论之曰：“九变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围则御之，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盖言九地之利，倘不知一，则非霸王之举，况皆昧者乎？是以处军之法，好高恶下，以其居得其势，则易为制人。故秦人得ゾ函之固，六国诸侯常叩关而攻，秦无亡镞遗矢，而诸侯之师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广于吴楚，秦之兵不劲于燕赵，所以能胜者，以其地有险固也。故其势有建瓴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务哉！今著地形一篇。

　　◎九地

　　○散地

　　士卒恃之，怀恋妻子，争则散走，是谓散地。一曰：地无斗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坚意而易离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则无战（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守则志一，战则易散）。”吴子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敌攻我城垒，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敌。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众，聚谷蓄帛，保城避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地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晴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

　　○轻地

　　轻于退也。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轻地则无止。”又曰：“轻地，吾将使之属（属，营垒连属也。一备逃逸，一敌至易相救也）。”吴子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远，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高（或作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伴惑，示若将去。乃选骁骑，御以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人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艰，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以争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可以少胜众，弱胜强，乃险要也）。”又曰：“争地则无攻（敌人若已先得，则不可攻也），吾将趋其后（利也在前，当速趋其后）。”吴子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或备或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结，不可杜绝之，绝之致隙。又曰：交通四达（或作远），不可遏绝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道路相交错也。一曰川广道平，可以往来，足以交战对垒也）。”又曰：“交地则无绝（使车骑步伍连属，恐敌人乘我也），吾将谨其守（严壁垒也）。”吴子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道路，固其险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衢，控带数道。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兵法曰：“诸侯之地三属（我与敌相当，旁有他国也），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结诸侯之众为助也）。衢地则合交（交结旁国诸侯）。”又曰：“吾将固其结（交结诸侯，使牢固也）。”吴子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叁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有傍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帛，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与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重地

　　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士不挟，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难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泽皆为所持也）。重地则掠，吾将维其食（所入既深，常梁皆为所符，粮道不无阻绝，须掠人储积，给我军用，而得以伺敌者也）。”又曰：凡为客之道，入深则专，主人不克（言大凡为客攻伐，若深入敌，则士卒有必死之志，专一，则主人不能胜）。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养士气并兵，为不可则度之计。又曰：深入敌境，须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后闲垒养之，勿使劳。若气力盛，一发取胜也）。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战而不奔也），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也）？士人尽力（士竭其力也。在难地，必并也），兵士甚陷则不衢（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固心，故不惧也），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往，走也。言深入敌境，走无生路，则人坚固，如拘缚之也），不得已则斗（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盖不得已，则人皆悉力而斗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求使而自得情实，不待约束而自亲附，不待号令而自听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黄石公曰：禁止巫祝不得为吏士卜射问吉凶，恐惑乱军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则士至死无有异心也）。无馀财，非恶货也；无馀命，非恶寿也（皆焚烧财物，非恶货之多。弃财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财货，恐士卒顾恋，有苟生之心，无必死之志者也）。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寝者涕交颐（皆持必死之计，将士皆有以死为约。未战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即一举。若不用命，身膏草野，为禽兽所食耳）。投之无往，诸刿之勇也（言所投之处，皆为专诸、曹刿之勇也）。吴子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为城垒沟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险阻、沮泽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吾将进其途（疾去无稽留）。”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斯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也。”

　　○围地

　　入则隘险，归则迁回，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迁，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出入艰险，易设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则谋（艰阻之地，与敌相将，须用奇险诡谲之谋），吾将塞其阙（围其三面，间其一面。塞之，则人死战）。”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阻隘路。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长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疾击我，则前斗后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纭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阵而勿抟，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死地

　　力战或生，守隅则死。兵法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战军行师，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则，前穷后绝，野无水草，军之资粮；一人当隘，万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示之必死，令自奋求生。不活者，为填井毁灶，焚烧实货者是也）。”又曰：“死地则战（此地速为死战则生，君俟己卒气衰，粮饷又绝，则不死何待也），投之亡地，然后陷于地，然后主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吴子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人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损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或作奇），震心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子曰：“若吾图敌，则如之何？”武曰：“山敌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法：伏则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败。”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刹，则必开其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六形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敌。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胜（兵法：宁致于人，无致于人。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我每于津扼之要冲，筑垒城，或作通道以护之。又曰通地虽有高版而无要害，故两通往来。处高阳，候望向阳示生，粮道便人转运，所以利于战）。”

　　○挂形

　　出不胜，返亦难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地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敌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能邀我归路矣。若我能往，而敌人有备，则不能胜，必为敌人守险，邀我归路，难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在彼，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人之粮，以伺利便而击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支，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敌难邀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支者，如我与敌人各守高险，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攻敌则自下御上。如此之镇，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蹑我，候其半出险中，发伏击之，则无不利。若敌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敌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我从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盈，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在器，与口齐也。如此则平易险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敌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则我当引而去，不可从之。如敌人处隘之半，不知齐口盈满之术，我则入隘以从之。若敌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胜败在兵，不在地形。夫齐口盈满之术，非惟隘形独能有口，譬如平陵，迫则车马不通，舟揖不胜，中有一迳，亦须据其路口，使敌不得进也。诸可知之）。”

　　○险形

　　险形者，居险阻之地，不可后于人也。兵法曰：“险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阳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凡地隘险者，犹不可致于人也。险者，山险谷深，非人力所能作为，必居高阳以待敌。敌若先据之，必不可与争，则当引去。阳者，向面地。恐与敌人持久，居阴而生疾也。今若于崤渑相遇，须先据北山，此乃面阳而背阴也。高与阳二者，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经乃统而言之也）。”

　　○远形

　　力敌而战，胜败未可知也。兵法曰：“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则不利（譬如我与敌对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延战者，我困敌逸，故战不利。敌若来就我垒，是我逸敌用，亦不利。故言势均。然则如之何？曰：必欲战者，则以垒而相近也）。”

　　◎杂叙战地

　　兵法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绝，过也。依，近也。言若行军经过山险，须近谷而处，有水草之利也），视生处高（生者，阳也，处高而面南向也），战隆无登（隆，高也。言敌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敌人而接战，败。处高勿攻是也），此处山之军也，教山战（凡寇敌保据山谷，攻击进战与平陆不同，或登峰陟岭，或援树引藤，或透险缘崖，理须素教又令便习也）。绝水必远水（宽敌令渡也），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半渡，势不并，易击而败也）。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迎之，敌军不肯渡），视生处高（视生，向阳远视也。军处高，远见敌势，则敌不得潜来，出我不意者也），无迎水流（水流之地，可以既吾军，可以流毒药。一云逆流而营军，兵家之忌也），此处水上之军也。平陆之军处易（平陆必择其坦易平移之处，我军骑得以驰逐之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战便也。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御高，战不便于军马也），此处平陆之军。地绝斥泽，虽急去无留。如交军于斥泽之中，依水草而倍众树（不得已与敌会于斥泽之中，即须有水章林木处军也），此处斥泽之军也。凡四军之制，黄帝所以胜四帝者也。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择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刃，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则夺其所爱也。”又魏武侯问于吴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者，奈何？”曰：“此谷战也，虽众不用。当募吾材士，与敌相当，阳为不惊，轻足利意，以排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令见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旗，行出外山，营之，敌人必惧。以骑挑之，勿令休息。敌若坚守，急行间谍，以观其变乱，则击之，缩则复之。此可胜也。”凡谷战之兵，巧于设伏，选精锐，当前列以强弩。次以短兵，勇斗而速战。又选轻足之卒，择径升高下瞰，敌兵而战，或多建旗鼓，自高以震之。凡于山峡，卒遇敌，即急鼓噪，先使其惊乱，然后合变以击之。凡发兵深入，遇大林木，与敌分林相拒，谓之林战。以我军分为冲阵，便兵所处，矛弩为表，战盾为里。斩除草木，极吾广道，以便戟所。高置旌旗，谨饬军众，无使敌人知吾情实。然后卒吾矛弩，相与为伍。若遇林树少，则以骑为辅，见利则战，未利则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险隘阻，以冲阵谨备前后，更息更战，敌人必走。又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发于前，或起于后，左之右之，中以强弩。利且守险而止。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汉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万，围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验也。近世贼兵奇策，亦不过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陷也。然其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而中国之马弗与也（与犹如也）；险道倾反，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贼寇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贼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贼寇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贼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驺，矢之善者），矢道同的，则贼寇之革笥木荐（革笥以皮作，如铠皮之。木荐以木荐作，如孽扌肴也）弗能及也；下马地斗，剑战相接，去就相簿，则寇贼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寇贼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前史称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虽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骑而不善步，中国步兵有强弩利刃之锐，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敌者，人性习安，不若其耐劳苦于霜雪、沙碛、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亦不久，惟利冲击，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驰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械；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辄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险，急则窜伏，缓则钞掠；浮舡则水道多绝，陆行则险阻不进，非中国之所能。击此之法，利于平地，以奇略诱其人，隐伏精兵，窃发而禽之。诱之术，多纵反间，出甘言重币，招使致来，则入吾计中。大凡中国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缯纩，北方杀气早降，手足皲瘃，不能渡汉；南方暑湿，溪谷毒疠，不能逾岭。以中国之人戍守，则十不当一，故古者以蛮夷攻蛮夷，则强弱相当。是以滨塞之民召募为用，斗旷土以食之，厚赏格以激之，驰射格斗是其素所畜积，省县官之费，减转饷之劳，多纵间谍，以重赂诱其酋豪大姓，使之攻击，比用华人其利十倍。故吴起，古之善将也，亦常论六国之俗不同：曰：“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当走，三晋阵理而不用（三晋，韩赵魏也）。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人，其政宽，禄不均（齐成王新立，不理国政，委于卿大夫，故言骄奢而禄不均。简者轻易细人，皂隶牧关之人也），一阵两心，前重后轻（上骄下怨，故曰二心）。击之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阵可坏（卒不敢伦偷生，故其阵自坏也）。秦性强，其地险（秦左崤函，右陇，终南、太白在前，朔方郡固其后），其政严，赏罚明。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自斗也（秦孝公用商鞅强国之术，人皆勇于公战，依于私斗也）。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引而去之。士贪于得而离于将，乘乖设伏，其将可取。楚性弱（江淮之间，地薄水浅，人性怯懦），其地广，其政躁，其人疲，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于政令，故躁。疲者，整而不能久也）。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阵，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自败（惊其屯聚，出其不意，以动其气。既动，则勿与战。楚人轻薄，不能持久，自败散也）。燕性悫（土原水深，故性端悫），其人甚好勇义，寡诈谋（地近蕃戎，俗习其射，好勇好斗，而无机变）。击此之道，触而迫之，凌而远之，驰而后之，使上疑而下惑；整我车骑，必避之，使怒，其将可虏（迫之使勇及怒，远之令疑感，性朴不可怒，怒则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晋，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有成康之遗风，故其性和平也）。其人疾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理而不用（军募不息，则民轻其将。胜败无劳，则上薄其禄。不畏威，不贪利，则士无死志。故初理，而后不堪用也）。击此之道，限阵而压之，众来而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则可败也。皆谓揣其人性之弊，又度其国政之失，因其弊而制之，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且易为之力矣。”《司马法》曰：人方其性，性则异言。四方之人，性有强弱愚智不同也。教成俗，俗则异言。四方兵势，西与北有兵马之便，东与南有舟楫之利；西与北寒惨无金铁，东与南暑湿毁弓弩；中土多五兵杂木，便弓马舟楫，是其异宜也。故燕无函，秦无卢，胡无弓车，言其俗之所长也。孙武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亦言先定彼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犹瞽之无相，其颠陨立可待矣。计而施于用，一不中试，则胜负随至。故陈不守障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计于马陵，而孙膑破之；成安君不保井径，终擒于韩信；慕客超不固大岘，卒败于刘裕；赵奢之登北山，秦兵虽强而莫上；李弼之据渭曲，齐师虽众而弗利（已上见故事门）。得失之鉴，较然如斯，可不务哉！

　　◎土俗

　　夫中国外邦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刚柔迟速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朔陲积阴之野，食肉饮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阳之地，其人疏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将，受命伐国，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击之法，利为伏兵，相其险阻隐匿之地，或丛林荟翳之据，择精兵利器，千人为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坚者从以弱卒，佯为不利，以数百千人委之，必贪其获。俟其兢进，发伏以击之，必克。若与之平原广野，度长击大，争一切之利，则非我所长。又彼之能在弓矢，我当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时战法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此已试之效也。其俗亦好为诱兵羸师以致敌，宜谨视之。故汉高帝。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生为阳，养于阳则气胜；实为高，处于高则远绝卑湿，百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六者，谓之六害，遇之者远去，不可近也。”所谓绝涧者，山水深大之地也；天井者，天形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罗者，山涧迫狭，可罗绝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隐蔽，葭苇深广之地也；天陷者，遁路泥淖，人马不通之地也；天者，土多沟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生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者，谓此类也。夫出师有主客，用兵有步骑，所有既殊，则地亦下能兼利。故晁错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渐，侵也），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车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战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乱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战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壑分川，可以纵弓矢；深苇奥草，可以施风火；左右俱高山，则长翼而进；后高前下，则锐冲而进；历渐泽，则整队而亟过；居平陆，则前死而后生；丘陆，则必处于阳而右背之；堤防，则必据其阴，左向之。”若此，皆须大将察理，而谕于心先。

　　●前集卷十

　　◎攻城法（但贼躲避于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图）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此谓用谋以降敌，必不得已，始修车橹，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踊土距，又三月而后已。恐伤人之甚也，故曰攻城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知此之道，则能胜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缓而克之者。若彼我势均，外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以制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谓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坚兵众，欲留我师，外援且至，则表里受敌，援之未足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将有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伤，城终不拔者，乃攻之灾。此所谓不审彼之强弱者也。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少则不可久围，环而斗之，离而合之，此所谓量我之众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谍者求知城中之粮数，计人为费，粮多而人少，则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则围而勿攻也。此所谓或攻或围者。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主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围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则弓矢不及，奸伪不通，贼出突围，势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则四面挠之，使敌不知所备。此兵谋也。不发撅坟墓，不杀老幼妇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毁神祠佛像，恐怒敌也。破城鼓声未绝，不许散俘虏，□俘虏须限以时。及时，击鼓三通，军人便须归营。若捉获妇女者，三日外不许留置在营，此军礼也。得贼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镇守。得贼城近境者，则固守以积粮储薪刍中备之物，此所以免转输之劳也。今采历代攻城之器，可施设者，图形于左，以备用。

　　（图Ａ

　　右地道，约高七尺五寸，广八尺。凡攻城者，使头车抵城，凿城为地道。每开至尺余，便施横地伏，立排沙柱，架罨梁，防城土下摧。凿之渐深，则随益设之。役夫运木，皆自头车绪棚内外来往冗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来，则积薪于内，纵火焚之，柱折则城摧。

　　（图Ａ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头车冗城，则取其土为堆阜；非冗城者，亦可凿土为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谓之叠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运土人以避矢。

　　（图Ａ

　　右绪棚，接绪头车，架木为棚，故曰绪棚。其高下如头车，棚上及两旁皆设皮笆，以御矢石。若头车进，则益设之，随其远近。若敌人以火焚车及棚，则施设泥浆、麻搭、浑脱水袋以救之。

　　锋刃、鸦嘴、铧锹、方锹、铁、铲子。右地道内撅土用之，并设人常用，更不图形。

　　（图Ａ

　　右头车，攻城器也。身长九尺，阔七尺，前高七尺，后高八尺。以两巨木为地伏，前后梯桄各一，前桄尤要壮大。上植四柱，柱头设涎衣梁，上铺散子木为盖，中留方窍，广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铺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编成，以生牛皮漫），笆上铺穰藁，厚尺馀，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御炮石也。车三面皆设约竿（如今坐槛上栏干）。头牌木每牌长九尺，阔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窍，以皮绳系著车盖，垂在约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御炮。方窍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风笆一，笆中开箭窗，倚以木马，令人于笆内射外。凡攻城凿地道，以车蔽人。先于百步内，以矢石击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进车。用大木二条，各长一丈八尺，谓之揭竿，首插前桄下，稍压后桄，出，以土囊压竿，稍令揭车首昂起。车每进，便设绪棚续车后。遇壕，则运土杂刍藁填之，运者皆自车中及绪棚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绳系车前桄，引向后出，以绞车自后急绞，以助竿力，令车首常去地尺余。两面约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摧扌克梯，桄下又以木橛铁挺斡跳，使进抵城下。

　　头车旧本无轮，又无头牌。今添入两旁十轮及前面屏风牌，并两掩手，庶可适用。

　　（图Ａ

　　右壕桥，长短以壕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可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壕桥相接，中施转轴，用法亦如之。

　　（图Ａ

　　右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大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车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以窥城中，故曰云梯。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

　　蹑头飞梯，如飞梯之制，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

　　（图Ａ

　　右火车，以车轮车中为炉，上施镬，满盛以油，炽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积薪，推至城门楼下，纵火而去。敌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则焰益高，则楼可燔也。

　　（图Ａ

　　右贲せ车，下虚上盖，如斧刃（其车梯盘勿施桄板，中可容人着地推车），载以四车轮，其盖以独绳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坟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厥。

　　尖头木驴，形如贲せ车，惟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坚木厚板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车轮，自内推进，以蔽攻城人，亦木驴之类也。

　　木幔，以版为之，制如屏，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载以四车轮，低昂，以绳挽之。凡攻城，欲蚁附者，则以幔御当面矢石也。

　　（图Ａ

　　右凡望楼，与城中望楼为一（制具守城门），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徒，故以车载。其制，以坚木为车坐，并辕长一丈五尺。下施四轮，轮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颊木），长四十五尺，上径八寸，下径一尺二寸（如乏长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楼，竿下施转轴，两傍施叉手木。系麻绳三棚，上棚二条，各长七十尺；中棚二条，各长五十尺；下棚二条，各长四十尺。带环、铁撅十条，皆下锐。凡立竿，如舟上建樯法，钉撅系绳，六面维之，令固。馀制及候望法，皆约城中望楼也。

　　（图Ａ

　　右铁猫，以铁索系三须。

　　火钩，以双钩刀为刃。

　　火镰，以钩刀为刃。

　　火叉，以铁为两歧。凡攻城将透，积薪草、松明、麻迅（音诜）于地道中，加以膏油，纵火焚城，续之令不灭，则施四物以备用。烧之三日，其城自摧。

　　（图Ａ

　　右短刃枪并，长二尺，杆长六尺。

　　短锥枪并，长一尺二寸，杆长六尺。

　　抓枪，刃长一尺五寸，刃后有四逆须。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刺如鸡距。

　　蒺梨枪，刃并长一尺三寸，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蒺梨。皆头车、绪棚中所用战器。

　　拐枪刃连裤，长二尺五寸，杆长四尺，有拐。攻城将透，敌来迎我，则与前四枪通用捍敌也。

　　（图Ａ

　　右烈钻，刃连长一尺五寸，上锐下方，阔八寸，柄长三尺，有拐。

　　耳刀，刃连长一尺，上锐下狭，柄长三尺。凡冗城，先用刀钻土，后施锹锸。

　　钅霍锥，刃连长二尺，柄长二尺五寸。冗城深者，以锥探透否。

　　蛾眉钅瞿，长九寸，刃阔五寸，柄长三尺。

　　凰头斧，头长八寸，柄长二尺五寸。并地道内撅土用之。

　　（图Ａ

　　古注盘，方四尺，深七寸，中开一窍。

　　木槛，方四尺，深二尺，以储人清臭药。

　　皮透槽，长四尺，阔三尺，以生牛皮为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为之。四角各施铁连环，环贯火绳。凡攻城，为地道，敌人返冗地以迎我，我则煮人清臭药，自翻身窟中，以注盘透槽下灌敌人（翻身，谓城中凿地道迎我，以瓮听审知所自，我则傍穿暗道，层级渐高，直至敌人所凿地道上为冗，冗口施注盘，以透槽注药以灌之）。皮漫，凡我凿地道，敌人作翻身窟注药害我，我则张皮漫，系绳于排沙柱端以盛之，则无害。

　　（图Ａ

　　尘车，约行烟置三二十具，如飞梯板屋之类（或即以飞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车与烟同纵，待烟气盛，即推车逼城，其尘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边，则攻城人可缘上（用石灰最佳）。

　　（图Ａ

　　右巢车，其制以八轮车当中建高竿，竿首施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御矢石。竿之高下，以城为准。使人藏屋中，下窥城中事。远望如鸟巢，故谓之巢车也。

　　（图Ａ

　　右其说不著。

　　●前集卷十一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颖川。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图Ａ

　　水平者，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寸。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其分向远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山岗、沟涧、水之高下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水战（并图）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春秋时，吴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北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

　　汉武伐南越，于昆明开池习水战，制楼船，上建橹楼戈矛，船下置戈戟，以御蛟鼍水怪之害。然楼船战舰形制之盛，不若轻疾之利，为故张兵威，畜器械，以楼船大舰为先趋，便利立功效；则走舸、海鹘为其用，或伏袭而入敌境，则凡舟皆可用也。故吕蒙袭关羽，白衣摇橹，作商贾服，羽不闻，遂立功。

　　○战船

　　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人多少皆以米为准，一人不过重米二石。帆橹轻便为上，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图Ａ

　　游艇者，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子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用之。

　　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舰作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杨素伐陈，自信州下峡，造大舰名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五百人。自馀平乘舴舰等各有差。军下至荆门，陈将吕仲肃于州以舰拒素，素令巴蛮乘五牙四艘逆战，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夺江路。

　　（图Ａ

　　蒙冲者，以生牛革蒙战船背，左右开掣棹空，矢石不能败。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近则施放。此不用大船，务在扌建速，乘人之不备。

　　（图Ａ

　　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檑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

　　（图Ａ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图Ａ

　　斗舰者，船舷上设女墙，可蔽半身；墙下开掣掉空（音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竖牙旗、金鼓（晋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舟连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十人。以木为城，起桡橹间，四间，其上皆得驰马。尽首怪兽，人惧江神）。

　　（图Ａ

　　海鹘者，船形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翼翅，助其舡，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济水附

　　凡军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涨，止则无舍，济则无舟。太公对周武王，以飞桥辘轳越沟堑，飞江天サ济大水，而不显制度，无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无患。或有急难，以赍持。故韩信以木罂渡河，而虏魏王豹；邓训以缝革置筏，而系胡，此又临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图之于后。

　　凡军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须待其定，测水不涨，则渡。盖虑半渡水涨，或虏人壅遏上流，欲绝吾军也。

　　凡殊方异域，水势有洄γ险恶者，及蛟鼍水害之属，兵师济渡，须皆先得乡导问状，预为防虑。

　　凡将渡，先于岸上四面阵列，仍令乘高远望，以候骑探之，防寇之掩袭，然后分队旋济。

　　凡济，必先战队。既升岸，勒为方阵，亦令人乘高远望，如前法。

　　凡筏，谓以竹木及有屋宇处可以毁拆为筏浮渡，并束草刍，亦可用之。

　　凡遇沟涧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ㄌ索，推置水中，使前后积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济，流澌未合，以巨绳横绝水面约澌，须臾流澌自合，可以济矣。

　　凡军行，遇溪陂未得济者，则渡水阔狭，以军中车用铁索相维，横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势。水稍浅，诸军可渡。

　　（图Ａ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围，颠倒为十道，缚如束枪状，量长短为之。无蒲，用苇。可以浮渡。

　　（图Ａ

　　飞ㄌ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扌交浮水，系绳于腰，先浮渡水；次引大ㄌ于两岸，立大柱，急定其ㄌ。使人挟ㄌ浮水而过，器械戴于首。如大军，可为数十道渡。

　　（图Ａ

　　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

　　（图Ａ

　　皮船者，以生牛马皮，以竹木缘之，如箱形，火干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两皮船合缝能乘三人，以竿系木助之，可十余返。

　　（图Ａ

　　木罂者，缚瓮罂以为筏。瓮罂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间容五寸，下以绳勾联，编枪其上，形长而方，前置筏（或作版）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图Ａ

　　械筏者，以枪十条为束，一力胜一人。且以五千条为率，为一筏。枪去刃，鳞次而排，纵横缚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系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系二大ㄌ，属之两岸，以夹筏。ㄌ上以木ㄌ环贯之，施绳联者于筏，筏首系绳，令岸上牵挽之，以ㄌ为约，免漂溺之患。

　　◎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所谓火人者，焚其营栅，及其士卒，骇而攻之，必溃也。所谓火积者，焚其粮食薪刍，军无以存也。所谓火辎者，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道未止者也。所谓火库者，军在营垒，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绝也。所谓火队者，焚其行伍，因乱击之，可覆也。此五者，灭敌之大利也。

　　又曰：“烟火必素具。”谓蒿茅、薪刍、膏油之属，皆素备也。发火必有时，起火必有日。时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军应之于外（谓外以兵攻也）。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谓火尽以来，若敌扰乱，则攻之；不挠，则收兵而退）。火可发于外，无持于内，以时发之（若敌居草莱，则可从外及时发火，不必更待内火发而应之，恐敌自挠草莱，我不能起火）。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以兵随风势攻之）。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之日，乃可发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诸家旧法附于后。

　　兵法曰：引兵深入敌境，遇丛林深草在军前后，三军行远，人马疲倦，不及休止。敌人因疾风之利，燔吾上风，锐兵伏于吾后。若此者，则燔吾前之草木，以绝火势；又燔吾后，以拒敌人。我军按黑地而处，坚整队伍，敌莫能害。

　　（图Ａ

　　火禽，以胡桃割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先捕敌境中野鸡，系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桃败火发。

　　（图Ａ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捕取敌人城中及仓库中雀数十百枚，以杏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图Ａ

　　火兵，以骑枚缚马口，人负束薪、束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大乱，急而乘之；静而不乱，舍而勿攻。

　　（图Ａ

　　火兽，以艾カ火（于间）置瓢中，开四孔。系瓢于野猪、獐鹿项上，针其尾端，向营而纵放之，奔走入草，瓢败火发。

　　（图Ａ

　　古法也。用牛，前膊缚枪，其刃向外，以桦皮、细草注尾上，驱其首向敌，发火，其牛震骇前奔，敌众必乱，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马，其法略同，皆可度宜用之。

　　（图Ａ

　　凡火战，用弊船或木筏载以刍薪，从上风顺流发火，以焚敌人楼船、战舰。

　　○火盗

　　择人状貌、音服与敌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火焚其聚积。火发，众乱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冲人无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则备蓬艾、薪草万束已来，其束轻重使人力可负，以干草为心，湿草外傅，候风势急烈，于上风班布发烟，渐渐逼城，仍具皮笆、傍牌，以御矢石。

　　○烟球

　　球内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上如火球法，涂傅之令厚，用时以锥烙透。

　　○毒药烟球

　　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傅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其法见攻守及器械门。

　　●前集卷十二

　　◎守城（并器具图附）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此虽得御攻之计，然又要先审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败：一曰壮大、寡小、弱众，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众，四曰蓄货积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疏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虽有高城，宜弃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谓此也。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蹑而袭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见利而行，不可羁以常检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敌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约容一军人马，如筑于闲时，须稍宽阔，作四门，二开二闭。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以观候敌人。图形于左。

　　右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则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女墙高可五尺。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炮难及即住。

　　壕桥直对羊马城门，若城门汲水须在城外，则瓮城、羊马城各更对开一门，以通汲路，惟不得对大城门。若依山带河，地势不便，则大城须为偃月形，开三门而已，余不改平陆之制。

　　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城之广狭。其山城，则又择前后左右，取去大城近处，随山形别筑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据高地，外亦开堑。两城之中，或设烽台以为远候，贼至，即以兵专守，免先为贼所据，下窥城中虚实。今秦州、州城皆若是也（一说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阔五丈，上收二丈，尤坚固矣）。

　　（图Ａ

　　右弩台，上狭下阔，如城制，高与城等，面阔一丈六尺，长三步，与城相接。每台相拒亦如之。上通阔道。台上架屋，制如敝棚，三面垂以濡毡，以遮垂钟板，亦备绳梯。内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队将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檑木、炮石、火鞴等皆蓄之。常伺寇至，举旗为表号，令台及城上见之，皆举旗相应。寇来自东，即举青旗；南，举赤旗；西，举白旗；北，举黑旗；已来复还，举黄旗。寇来渐近，则望其主将发弩丛射之，其炮檑用如城上法。

　　（图Ａ

　　右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条编如穷庐状，外涂石灰，有门有窍，中容一人，以为候望。每敌楼、战棚上五间置一所，于两傍施木拒马、篦篱笆，隐人于下，持泥浆麻搭，以备火攻。

　　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约容二十人。若城愈阔，则愈深。上施搭头木，中设双柱，下施地伏，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间二柱，此用四柱，以备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炭泥之，被以濡毡，及椽伏之首并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敌楼之制与战棚同。

　　（图Ａ

　　右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

　　（图Ａ

　　右垂钟版，长六尺，阔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开箭窗，施于战棚，前后有伏兔拐子木。

　　篦篱笆，以荆柳编成，长五尺，阔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牛竿，长六七尺，用于战棚上，则以木马倚之在女墙外，以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条编江竹为之，高八尺，阔六尺，施于白露屋两边，以木马倚定，开箭窗，可以射外。

　　木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长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于女墙内，相去五尺，准墙为高下，柱上施横木钩挂。

　　（图Ａ

　　右闸版，与城门为重门，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外实以土，防火攻；内枝以柱，防倾折。一说不用闸版，则凿门为数十孔，敌逼城门，则出矛戟，以强弩射之，谓之凿扇。暗门，更于兵出入便处潜凿城为门，外存尺余，勿透，以备出兵袭敌。其制：高七尺，阔六尺，内施排沙柱，上施横木搭头，下施门，门阖。常伺敌间出奇兵以袭击之。仍于城上多积巨石，及虞敌人犯门，即下石击而断之。

　　（图Ａ

　　右陷马坑，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枪、竹签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坚。其坑排如巨字，或解枪为之，覆以刍草，或上种草苗，务令敌人不觉。凡敌来路及城门内外，皆设之。

　　机桥，用一梁仍为转轴，两端施横栝，置沟壕上，贼至，即去栝，人马践之则翻。

　　（图Ａ

　　右铁菱角，如铁蒺藜，布水中，刺人马足。

　　鹿角木，择坚木，如鹿角形者，断之，长数尺，埋入地，深尺余，以阂马足。

　　地涩，以逆须钉布版上，版厚三寸，长、阔约三二尺。

　　铁蒺藜，并以置贼来要路，使人马不得骋，古所谓渠答也。

　　ㄐ蹄，斗四木为方形，径七寸，中横施铁逆须，钉其上，示拦马路之具。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为之。

　　凡壕中，遇天旱水浅，则布铁菱角于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绝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图Ａ

　　刃车，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

　　木女头，形制如女墙，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木女头代之。

　　（图Ａ

　　右木檑，以木体重者为之，长四尺，径五寸。

　　泥檑，用紧慢土调泥，入猪鬃、马尾毛鬃三十斤，捣熟，捍成，长二三尺，径五寸。

　　砖檑，如檑形，烧砖为之，长三尺五寸，径六寸。

　　车脚檑，以绳系独轮，以绞车放下，复收。

　　夜叉檑，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四施逆须，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并以击攻城蚁附者。

　　（图Ａ

　　右狼牙拍，合榆木为箕，长五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皆长五寸，重六两，布钉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寸半。前后各施二铁环，贯以麻绳，钩于城上。敌人蚁附登城，则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飞钩，一名铁鸱，脚钩锋长利，四出而曲。贯铁索，以麻绳续之。凡敌人被重甲，头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视，候其聚处，则掷钩于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钩可取三两人。

　　（图Ａ

　　右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卑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飞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抛钩索，挂及梯幔，并力挽，令近前，即以长竿举大索钩及而绞之入城。如绞木驴，待其逼城，且掷大木檑石击之，次下小石勿绝，使木驴内惊惧，人不散出，则使二壮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设辘轳，系铁索，缒至水驴上，二人俱出，引绞车钩索挂搭木驴毕，复拽上，即速绞取入城（皮屋以铁卷为质，生牛革裹之，开出入窍，可容二壮士）。

　　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

　　（图Ａ

　　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古军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

　　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

　　（图Ａ

　　铁撞木，木身铁首，其首六铁锋，锋大三指，长尺余，锋尖为逆须，其窍贯铁索。凡木驴逼城，即自城上以辘轳绞铁撞下而断之，皮革皆坏，乃下燕尾炬烧之。

　　穿环，锻铁或屈柔忍木为大环，以索系之，则用。撞车及城，则举环穿挂车，一并力挽绳，随以弓弩，两傍射之，其车必翻；射仍勿止，车下人多不被甲，当遁走，急缒健卒掷薪刍以焚之。

　　绞车，立两颊木，横施转轴，施十字绞木，垂两绳，下贯蹈版，乘之上下。

　　绳梯，以巨绳系横桄为软梯。凡登高，则用之。

　　（图Ａ

　　右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若贼开地道迎我，则急以霹雳火球（具守城门）、毒药烟球（具火攻门）熏灼之。其桦烛、铁灯笼、木灯笼，皆用地道中点照。

　　（图Ａ

　　右风扇车，二柱二桄，高阔约地道能容。上施转轴，轴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敌人，用扇石炭簸火球烟以害敌人。

　　（图Ａ

　　右布幔，以复布为幕。度矢石来处，以弱竿张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墙之外，以折矢石势。一说：结粗绳为网，如布幔张挂，亦可护女墙楼橹。

　　（图Ａ

　　右皮帘，以水牛皮为之，阔一丈，长八尺，横缀皮耳七个。凡城上有阙遮蔽，则张挂之。

　　（图Ａ

　　右木立牌，高五尺，阔三尺，背施横（笔力反），连转关拐子长三尺。

　　（图Ａ

　　竹立牌，取厚竹条，阔五分，长五尺者，用生牛皮条编成，上锐下方，余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编之，尤坚。皆盾之类也。可以巡城及敌棚上，以防火炮火箭之类，亦以蔽人射外。

　　（图Ａ

　　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麦穗铁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

　　抓枪，长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裤长二尺。

　　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刃连裤长二尺；后有拐，长六寸。

　　钩竿，如枪，两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铁叶，施铁刺，如鸡距。

　　锉手斧，直柄横刀，刃长四寸，厚四寸五分，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长四寸。并用于敌楼、战棚蹈空版下，钩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叉竿，长二丈，两岐，用叉以叉飞梯及登城。

　　（图Ａ

　　右毡帘，制为土色。凡地道两傍，皆横凿洞穴，可容十人，执短兵，藏穴中，外垂帘为蔽，与土色无别。若敌人攻夺地道，则出兵捍之。

　　（图Ａ

　　右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炮法。

　　（图Ａ

　　右单稍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桄（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丈）。上会桄一（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桄一（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一寸，阔五寸，厚三分）。轴一（长七尺，径一尺），龟头木二（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分），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二寸，厚三寸），极竿二（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礼索六（长五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用麻四斤）。凡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图Ａ

　　又单稍炮，用脚柱四（长一丈，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荜筑头至上扇桄五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桄至此五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轴一（长八尺，除仰斜，留五尺，昨眼一，圆三寸，径寸。径一寸一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寸），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九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尺，径三寸），梢一（长一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一寸八分），鸱头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五寸），鹅项一（长五尺），极竿一（长二尺四寸，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八两），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一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扎索九（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图Ａ

　　右双稍炮，用脚柱四（长二丈，径二尺二寸，仰斜三寸。后栗头至上扇桄二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止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凿孔二，圆四寸，径一寸），鹿耳四，夹轴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八尺，径七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二（长二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三分），鹅项一（长五尺五寸），极竿一（长二丈四尺，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半），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二丈五尺，每条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小，如鞋底样），絷索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

　　（图Ａ

　　右五梢炮，用脚柱四（长一丈二寸，径一尺一寸，仰斜二寸。从粟头至上扇桄，二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桄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自方一尺，用轴尺方，阔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三（长一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厚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二（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二（长一尺，阔八寸），系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八十（长五丈，每条麻五斤）。

　　凡一炮，百五十七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炮守具设于大城门左右，击攻城人头车。

　　（图Ａ

　　右七梢炮，用脚柱四（长二丈一尺，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栗头至上扇桄，三尺七寸），上扇桄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凡一尺九寸），上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桄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罨头木二（长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转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二寸，厚三寸），梢四（长二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小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三（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七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各长二丈八尺，六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一尺二寸，阔一尺），絷索五十（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一百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图Ａ

　　右旋风炮，用冲天柱一（长一丈七尺，径九寸，下埋五尺八，置夹柱木二），夹木二（长八尺五寸，阔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上下腰盘木二（长四尺五寸，阔一尺，厚五寸），轴一（长四尺五寸，径八寸，两头用铁叶裹扌旬），铁仰月二（每个重十两），梢一（长一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四寸八分），鸱头一（长一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铁蝎尾一（长一丈二寸，重一斤半），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一（长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如鞋底麻皮里八重），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札索六（长四丈，每条用麻一斤半），凡一炮，五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须埋定，即可发石。守则施于城上战棚左右。

　　手炮，敌近则用之，炮竿一（长八尺），蝎尾一（长四寸），铁环一，皮窝一（方二寸半，系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图Ａ

　　右虎蹲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桄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上会桄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桄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轴一（长七尺，径一尺），罨头木三（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寸），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极竿一（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絷索六（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

　　凡一炮，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图Ａ

　　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又阵中可以打其队兵，中其行伍，则不整矣。若燔刍粮积聚及城门、敌棚、头车之类，则上施大球、火鹞、大枪以放之（雄军梢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大球等，重及十二斤）。

　　○随炮动用

　　长木十二条（长一丈，径三寸），木杠四条，签头木一十二条，大斧三具，界索滑椽四十条，拐头柱一十八条，皮帘八片，皮索一十条，散子本二百五十条，救火大桶二，铁钩十八个，大木槛二百，界扎索一十条，水洒二个，拒马二，麻搭四具，小水桶二只，唧筒四个，土布袋一十五条，界椽常一十条，锹三具，毡一领，三具，火索一十条。

　　右随炮预备，用以盖覆及防火箭。

　　○火药法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

　　右以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同捣，罗砒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末，竹茹、麻茹即微炒为碎末，黄蜡、松脂、清油、桐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复有放毒药、烟球法，具火攻门。

　　○粪炮罐法

　　右先以人清砖槽内盛炼，择静晒干，打碎，用筛罗细，盛在瓮内。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鸟头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黄半斤，班猫四两，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镬内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围九寸，高四寸，形圆，口径八分。先用麻皮泥浆，次使麦面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涂傅，煨暖后盛金火汁，以麦面土泥塞口，用湿毡五指裹（至肘者）入炮内放。其盛器，则有生铁筛盆（用铸成者以盛金汁，仍有两耳手把）；挹注，则有生铁杓、熟铁杓（并把注金汁）。若敌来攻城，有团队者，以金炮打之，人马中则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结。凡炮，拽三声放，此可一声放之。

　　（图Ａ

　　右燕尾炬，束苇草，下分两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发火，自城上缒下，骑其木驴板屋烧之。

　　飞炬，如燕尾炬。城上设桔槔，以铁索缒之下，烧攻城蚁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长一丈，径寸半，为竿，下施铁索，梢系丝绳六尺。别削劲竹，为鞭箭，长六尺，有镞。度正中，施一竹臬（亦谓鞭子）。放时，以绳钩臬，系箭于竿，一人摇竿为势，一人持箭末激而发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药箭，则如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

　　（图Ａ

　　右铁火床，制用熟铁，长五六尺，阔四尺。下施四木轮，以铁叶裹之。首贯二铁索，上缚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缒下，烧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游火箱，以熟铁如篮形，盛薪火，加艾蜡，以铁索缒下，烧灼穴中攻城人。

　　行炉，熔铁汁，舁行于城上，以泼敌人。

　　（图Ａ

　　右引火球，以纸为球，内实砖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黄蜡、沥青、炭末为泥，周涂其物，贯以麻绳。凡将放火球，只先放此球，以准远近。

　　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傅之，又施铁蒺藜八枚，各有逆须。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两半，蜡二两半，熔汁和之。外傅用纸十二两半，麻一十两，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以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熔汁和合，周涂之）。

　　铁嘴火鹞，木身铁嘴，束杆草为尾，入火药于尾内。

　　竹火鹞，编竹为疏眼笼，腹大口狭，形微修长。外糊纸数重，刷令黄色。入火药一斤，在内加小卵石，使其势重。束杆草三五斤为尾。二物与球同，若贼来攻城，皆以炮放之，燔贼积聚及惊队兵。

　　（图Ａ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秕熟草，以引其火）。

　　右霹雳火球，用干竹两三节，径一寸半，无罅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火药外傅药，注具火球说）。若贼穿地道攻城，我则穴地迎之，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薰灼敌人（放球者合甘草）。

　　一说用干艾一石烧烟，亦可代球。

　　（图Ａ

　　右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雳球说）。

　　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毡，瓮，柳罐，柳水洒，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濡毡以救焚，瓮、柳罐以贮水，唧筒以使水。木灯笼，铁灯笼，灯搭子，蜡烛，桦烛，油，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贼攻城。锹，，铁铲，大斧，牛皮，石灰袋，右常置城上。锹、、铲、斧、牛皮以应缓急，石灰袋飘扬以害蚁附攻城人。以上并常用，更不图形。

　　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刍糇粮畜牧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主将阅视守御器械，各令牢具。又预穿井无数，惟井无近城。又备粮Я、布帛、刍草、芦苇、茅荻、石灰、沙土、铁炭、松桦、蒿艾、膏油、麻皮毡、荆棘、篦篱、釜镬、盆、瓮桶、罂、木、石、砖、竹、锹、、铲、斧、锥、凿梯索之类。凡委（于为切）积（子智切）及楼棚、门扇、门栈，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棚楼下随处积檑木檑石枪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车炮架（弩车炮架，形制具次城门）。棚楼、女墙上加篦篱、竹笆，城中立望楼。籍民中壮男为一军，以充防人；壮女为一军，以隶杂役；老弱为一军，以供饮饲、放牧、樵采。三军无得相过。主将延问军中奇谋、勇力、机捷、斥弛、精伎、辨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防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旗于上，举以示城下。仍预捡校备用之物，各为部分，使吏主当谨伺，见降旗则应逆。城上城下百步，给杂役三五十人，掌负挈所须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领。衢巷通夜张灯烛，察奸人出入，与军士之私相过从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时抽易。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将。别令虞候领战队，作雌雄契，特以巡城，所至，与守队勘同，乃过（符形制符契门）。若贼势外振，士心内贰，则或转左队以为右，易前军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间使人持伪契巡行，以验试将士。每将各设四表，贼来近，则举一表；贼至城，则举二表；贼登城，则举三表；贼攀女墙，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虞候战队视举表处急缓，如贼已向城、乘城，将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并度视远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鹞、鞭箭。贼在城下，则抛飞钩；贼若填壕，则为火药、鞭箭以射，焚其刍藁桥械；贼傅城欲上，则随其处下檑木檑石以击之，随飞炬以烧其攻器，下火床及以竹炉熔铁洒灼敌人，石灰糠麸昧害其目，楼棚踏空版内杂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棒击之（连枷之制具兵器门），锉手斧断之；贼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环木钚，放猛火油；贼云梯倚城，则引文竿推撞车；贼木驴空（音孔）城，则用绞车、铁撞、燕尾炬坏之；贼飞炮石，则张布幔绳过其；贼为地道来攻，则为地听，候其来方，穿井邀之，霹雳火球杂兵等害之；贼附高穴城，则缒游火箱灼之；贼筑土堙傍城欲上，则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土，贼堙自坏（凡火地道所用器械，与攻城窒子所用器同，其名件制度具在攻城器械图）。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对盛兵抵御；贼以火攻城，则以城上应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子、柳罐、铁猫手、唧筒，寻常之所预备者（形制具攻城器械图中）；若攻具猛至，则为水袋、水带以投沃之，应相楼器械虽已涂覆，亦频举麻搭润护；若贼为火车烧城门，则下湿沙灭之，切勿以水，水加则油焰愈炽；贼若纵烟向城，则列瓮罂，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贼夜围城，则每五十步以一犬系城下，置食其前，城上闻犬吠，则缒火下照，举表加备，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系一灯笼，又束芦苇为椁阝，插以松明、桦皮，可用照城上城下（城下以索缒之）。贼或攻推女墙者，则以木女代之；或攻坏城门，则以刁车塞之。

　　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则壅塞诸门，察视城穴之处，悉加傅筑；城内促围，望外水高下，别筑阔桥墙，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队备城如故。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流之。若水已入城，则于新筑墙外，作船二十只，选勇士，每船三十人，质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锹，遣暝夜从门衔枚并出，决贼堤偃，破贼营寨。所选之士须预习水战。度力不足，则加船以进；或贼已觉，则城上鼓噪为助。

　　凡贼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门。我当伪为不知，开门以待，于道路设陷马坑、机桥，于重墙曲巷内出奇伏兵掩击，逼陷之，或约其过一二百人，即下重门插板，使其前败后绝。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怠，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下不远袭，或我兵已出、贼未出，贼突门而入，则自城上向里连下巨石击压，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杜奸人也。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贼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举高物，如竿表之类，及吹击乐器，恐贼内应。

　　凡城中有使至门者，径遵诣主将，俾校民吏不得辄见。如得城中飞书，不得辄读，持逆本营，对众封送主将。

　　凡有晓星气术数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者。

　　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专异指挥，余依行军约束修件。

　　●前集卷十三

　　◎器图

　　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兵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强，势则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当一，然则五兵者，三军所以恃而为勇也，可不谨乎？历代异宜，形制有异，今但取当世兵机，绘出其形，纪新制云。

　　（图Ａ

　　右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麻背之别，其强弱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扑头、鸣。点钢，精铁也；木扑头，施于教阅；鸣，戏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图Ａ

　　右以皮革为之，随弓弩及箭大小长短用之。

　　（图Ａ

　　右双弓床弩，前后各施一弓，以绳轴绞张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蝉，有手射合蝉者，谓如两蝉之状。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槌发其牙，箭用大小凿头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数人就床张讫，一人手发之，射并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三弩并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药用之，轻重以弩力为准。

　　（图Ａ

　　古人自踏张者，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雌黄桦，稍小则有跳镫弩、木弩。跳镫弩赤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虽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羽、风物、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羽。咸平初，军校石归宋上之。箭中人，虽去，镞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风羽者，谓当安羽处，剔空两边，以客风气，则射时不掉，此不常用，备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镞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图Ａ

　　右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Ａ

　　以七人张，发大凿头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图Ａ

　　以四人张，发小凿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图Ａ

　　以二十人张，发踏撅箭，射及二百五十步。

　　（图Ａ

　　以七十人张，发一枪三剑箭，射及三百步。

　　（图Ａ

　　以三十人张，发踏撅箭，射及二百步。

　　（图Ａ

　　右蒺藜、蒜头骨朵二色，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意，本为胍肫。胍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胍而大，后人语讹，以胍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羔首，俗亦随宜呼之）。

　　短柄铁链皆骨朵类，特形制小异尔。

　　铁鞭、铁简，两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人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简，言方棱似简形，皆鞭类也。

　　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图Ａ

　　右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轮、曰杵、曰杆。有以铁裹其上者，人谓诃藜棒。近边臣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曰铁扌瓜。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者，大抵皆棒之一种。

　　（图Ａ

　　右捣马突枪，其状如枪，而刃首微阔。

　　剑饰有银、石、铜素之品，近边臣乞制厚脊短身剑，军颇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长柯，近有开山、静燕、日华、无敌、长柯之名，大抵其形一耳。

　　（图Ａ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钅屈刀，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施。其小别有笔刀。此皆军中常用。其间健斗者，兢为异制以自表，故刀则有太平、定我、朝天、开山、开阵、割阵、偏刀、车刀、七首之名，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不悉出。

　　（图Ａ

　　右枪九色，其制：木杆，上刃下，骑兵则枪首之侧施例双钩、倒单钩，或杆上施环；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鸟项之白。其小别，有锥枪、梭枪、槌枪。锥枪者，其刃为四棱，颇壮锐，不可折，形如麦穗，边人谓为麦穗枪。梭枪，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标以掷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掷，故云梭枪，亦曰飞梭枪。槌枪者，木为圆首，教阅用之。近边臣献太宁笔枪，首刃下数寸施小铁盘，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类笔，故云。近有静戎笔，亦其小异也。今不悉出。

　　拒马枪，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突骑，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图Ａ

　　右并以木为质，以革束而坚之。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击之，以捍飞矢。

　　（图Ａ

　　右旗之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篦。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图Ａ

　　右望楼，高八丈，以坚木为竿（大不及八丈，则三两楼亦可），上施版屋，方阔五尺，上下开窍，过人。竿两旁钉寻八十个，用索三棚，上棚四条，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条，各一百尺；下棚四条，各八十尺。尖铁橛十二个，各长三尺，橛端穿铁环。凡起楼，用鹿颊木二，各长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铁叉、层竿数条（更用木马及巴木坚之），如船上建樯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随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执白旗，以候望敌人，无寇常卷旗，寇来则开之，旗杆平则寇近，垂则至矣，寇退徐举之，寇去复卷之，此军中备预之道也。

　　右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首则兜鍪顿项。贵者铁，则有锁甲；次则锦绣缘缯里；马装，则并以皮，或如列铁，或如笏头，上者以银饰，次则朱漆二种而已。

　　●前集卷十四

　　右军中赏罚之法，于旧史往往杂见而备存者。独今令有兵卫，律有擅兴，自汉以来，沿革掇定，随世为异。

　　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兼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景德初，真宗垂意边务，始增著赏格罚条。庆历之后，陕西用师，上复诏近臣参定，比旧文益为详密，颁于边鄙，可为永式，与律令并行。今列于左。

　　◎赏格

　　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叁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

　　叁获：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以上并谓大势得胜者，若虽有获，而奔败，不用此例）。

　　转官：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弟二等，三资为弟三等，二资为弟四等，一资为弟五等。右转及诸司使副者，即依平转例，以五额为一资。

　　赏等：上阵上获弟一等转官，上阵中获弟二等，上阵下获弟三等；

　　中阵上获弟二等，中阵中获弟三等，中阵下获弟四等；

　　下阵上获弟三等，下阵中获弟四等，下阵下获弟五等。

　　右以上都监巡检及随军使臣用此例。其赐物，临时准阵获上下约数支给，钤辖已上定阵获上下奏取。

　　转阶级：三转为弟一等，两转为二等，一转为弟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义军、弓箭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用此例。凡军头、十将以下随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牒奏，乞降宣。其军都指挥使以上奏取朝旨。

　　五转为第二等，三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及义军、弓箭手，自长行军士以上，用此例。

　　赐物：绢十疋，钱十贯，为弟一等；绢七疋，钱八贯，为弟二等；绢五疋，钱五贯，为弟三等；绢三疋，钱三贯，为弟四等；绢一疋，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厢禁军用此例。军都挥使以上，委诸主将宾功大小，约此等，优加酬赏，给讫奏闻。

　　绢十疋，为弟一等；绢八疋，为弟二等；钱十贯，为弟三等；钱五贯，为弟四等；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蕃落、义军、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赐物，或有旧支锦袄子腰带者，自依旧例支，仍将价直纳准赐物等弟配折。弟四等以下，更不支锦袄子腰带。

　　一、临阵对贼，矢石未交，先锋驰入，陷阵突众，贼徒因而破败者，为奇功。或寇贼坚锐，城池险固，山林阻隘，道路遥远，及救兵不继，如此之类，既制胜克敌，难易相远，并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将临时录奏旌赏。

　　一、杀贼，斩一级者，与弟四等赐。其临阵斫营，率先用命，及突众深入，各有杀获者，与弟二等转。转者，谓转阶级，下条转准此。

　　一、临阵或斫营，生擒贼，每一人，与弟二等转。

　　一、生擒贼人员者，与弟一等转。

　　一、斫贼营寨，能使寨动贼乱，因而入败者，若使臣部领，与弟三等转官；若只军员部领，与弟一等转，仍并给弟二等赐；随从军士，各与弟三等赐。若使臣部领有军员随从，其军员与弟二等转，赐物准上。

　　一、临阵能用命杀退贼者，除主将准阵获行赏外，其余军士，非擒生斩级者，每人给弟五等赐；若与贼对阵，未决胜负，因策应而得胜者，其策应将士各加一等赏赐。

　　一、能邀获贼探马游骑者，与弟二等转。

　　一、深入杀贼致中伤者，给弟四等赐；虽中伤，仍有获，除转迁外，给弟三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斩级，有中伤者，除转迁外，别给弟四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临阵斫散头首、旗鼓者，与弟三等转，仍给与弟五等赐。如能夺致旗鼓者，与弟二等转，仍给本等赐。夺致者，须主将临阵亲见，及众人保委，方得行赏。

　　一、将校临阵被伤，有能救免者，与给弟一等赐。

　　一、数人共擒斩贼一人，或数十人共擒斩贼数人者，除亲擒斩到依上条赏赐外，余随从人各降一等。

　　一、将士每有战伤，官司并给与公凭。若重伤两次、轻伤三次，与弟三等转。

　　一、觇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

　　一、捕获贼奸细者，赐物。

　　一、告人与贼通情得实者，赐物，仍别给所犯之家妻子杂畜资财。以上三条，并随功大小，酬给赐物，先定数。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若诱降酋长、城戍及贼庭用事将相者，并为奇功，录奏特议旌赏。

　　一、攻战所获军帐人畜资财杂物等，并赐所获之人；内马及甲仗，纳官给偿。

　　一、大捷多获，除赏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赏战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给其直。

　　一、擒斩到贼近上头首，并理入奇功，委主将录奏。

　　一、将士得功或高于所立赏格者，并比奇功录奏。

　　一、破蛮獠立功者，减西北边战功二等赏之。

　　○战伤例

　　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疋；轻者，五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长行以上，重三疋，轻二疋。

　　厢军、义军、弓箭三副指挥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三疋，轻二疋。长行以上，重二疋，轻一疋。

　　右为裹疮之赐，其酒药钱物，并临时约旧例随轻重支给，以公用物充。

　　○战士例

　　阵亡军士，各随军分指挥给与赙赠，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阵亡军士之家子孙及亲弟侄，取最长一名，年二十已上，充填本军。内有人材过本军等样，或不及元军，分等样配军，并倍支入军例物。内十五以上，身无残疾，愿充军者，且支半分，请受候年及二十，据等配军。其无人充军者，家属随便，仍给钱十贯。

　　阵亡军员子孙，指挥使、副指挥使，录用三人；副都头、副兵马使已上，二人，并充殿侍。或已在军者，与十将；如十将以上者，量与转迁。若无子孙可录，指挥使，家给钱一百贯；副指挥使，八十贯；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七十贯。其都虞候以上录用子孙，列奏取旨。

　　○行赏约束

　　一、立功将士应合酬叙者，皆令主将于贼退后、诸军未散时，对众叙定，直言斩获中伤次弟，务从简速。

　　一、将士得功，主将即时对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随身牙队亲识移换有功人姓名，致抑压先锋、远探及临阵效命之人。如士卒显有功状，为人移易抑压者，许经随处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将士，使臣皆具官任、军分、姓名、本属主帅、官军贼众多少、彼此杀获输失之数、及夺得军资器械、并战时月日、战处去州县远近，仍具部着等姓名开奏，亦须文字简速，不得淹迟。

　　一、定将士战伤，内临阵者，如背后伤中，不在赏例；若深入杀贼，斫营陷阵，虽伤中在背后，不为退怯，亦与赏赐。

　　一、应随军赏赐钱帛袍带等纳数，将行备军前合要即时支给外，若将士得功应赐者，并主将先给印纸，开出色件付身。其印纸不得临阵对垒给散，别致喧挠，军回日所在州军疾速申请。若有违约束者，斩。

　　一、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

　　一、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谓射力不及之地。

　　一、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己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余箭者，斩。

　　一、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

　　一、将校士卒临阵诈称病者，斩。在边镇，诈有所规免者，绞。或副部署以上，诈病者，奏裁。

　　一、临阵或在贼境，非应得传言，而辄高声者，斩。非临阵、在贼境者，杖一百。

　　一、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

　　一、觇候谬说事宜，吏相托及漏泄者，斩。

　　一、将座有私仇，至临阵以相报复者，斩。

　　一、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即军员将弱马换军士壮马者，亦斩。钤辖已下，除名决配；副部署已上，约取奏裁。

　　一、合战，争他人所获首级者，斩。若众力杀获，不辨主名，辄取首级者，亦斩。

　　一、逐贼将帅，指定远近逐所而辄过者，斩。或不及指定处所者，亦斩。

　　一、不战而降贼者，或背国归贼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仍没其家。没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孙兄弟娣妹资财田宅，并没官。余修没官准此。

　　一、战阵失主将，亲兵者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拟违制之罪。

　　◎罚条

　　一、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

　　一、克日会战，或计会军事，后期者，斩。计会军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若号令未便，须合改易者，先申大将；如事当机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实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伪号者，亦斩。

　　一、排阵已定，都监使臣军员以下辄抽一人一骑者，斩。

　　一、会战或临贼下寨，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鼓不鸣，主者及所犯者皆斩。教阵而违者，杖一百断。

　　一、下营误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贼庭者，斩。

　　一、背军走者，斩。非出军临阵日，依厢禁军敕修。

　　一、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若贼已叩境，即时须兵马策应，关报主将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弟，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一、临阵先退者，斩。

　　一、逐队部被攻危急，前后及左右队部当救不救，因致陷者，全队部皆斩。亦斩，但随从坐起。

　　一、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

　　一、阵定后，辄进退乱行者，前后左右所行之处，听便斩。

　　一、设奇伏掩袭，务应机速，如前将先合，后将即赴。进退应接乖者，斩。

　　一、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

　　一、令远探卓望，不觉贼来者，斩。

　　一、差探贼军，反入贼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实言者，斩。

　　一、有警急，不举烽；及见前烽已举，后烽不应者，斩。或无警而误举烽，致警扰城寨；及举烽多少不如法，致误事者，亦斩。承承误而应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斩。或围贼城不固，亦斩。

　　一、更铺失候，夜巡失号，止宿他火者，斩。

　　一、行军不赴队伍，犯兰后马者，斩。

　　一、器仗不预修整，致临阵不堪施用；或给受之际，不即言上，致临阵败事者，斩。

　　一、部署钤辖以下，商议兵政，务在和允，即时裁遣，违者以违制论；所执显涉颇曲者，除名。

　　一、部署钤辖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并具承受日时，疾速奏报，迟者以违制论。

　　一、出军在道，及缘边城寨，支请受典级，敢减克粮食草料衣资赏赐者，不以多少，皆斩。

　　一、吏卒与贼私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没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斩主吏。谓指挥使已下。

　　一、不服差遣者，斩。

　　一、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非出军临阵，自从常法。

　　一、巧诈以避征役者，斩。

　　一、避役自伤残者，斩。

　　一、将吏受赃枉法，及论功定罪，故不以实者，斩。失者，委主帅量罪断遣。妄张贼数，至误奏阵获者，亦斩。

　　一、隐欺破贼收获及死亡兵士资财者，斩。

　　一、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扇摇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

　　一、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

　　一、去失衣甲器械者，斩。主将见而不收，从违制之罪。及故毁弃军装、或盗卖器械、军装而诈称去失者，亦斩。

　　一、大军在路遗落器械、衣物，皆须移在道傍，令收后人收候下营处，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认、及隐匿者，斩。收后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军中奔车走马者，斩。自指挥使以下，并须步入营寨，违者，杖一百。营寨，谓主帅所在。

　　一、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

　　一、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一、无故惊军，叫呼奔走，妄言贼至，及夜呼惊众者，并斩。即贼乘暗攻营，将士辄呼动者，亦斩。

　　一、军中有卒警急及失火，在军人辄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斩之。若在城守围中，亦斩。

　　一、放火者，斩，仍没其家。或遗火烧屋宇、军募及财物、积聚，通计钱二贯足已上者，斩。

　　一、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余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

　　一、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践贼地禾稼、伐树木、或焚荡庐舍者，不坐。

　　一、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

　　一、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

　　一、贼使人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斩。若擒获敌人、及来降者，并领见主帅，不得询问敌中事宜。若违因而漏泄者，斩。

　　一、行营吏卒私议军中事宜者，斩。

　　一、行营吏卒受他人财贿，情涉交通者，斩。亲戚供馈者，不坐。

　　一、得贼射书，吏卒即时封送大将，辄开读者，斩。如士卒有亲故赠遗书信者，领赴主将验认给付，违者，杖一百。

　　一、贼军弃敌来降，而辄杀者，斩。

　　一、破贼，先虏掠者，或入贼境擅虏掠者，斩。

　　一、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

　　一、战罢抽军酒，徐缓而行，辄走者，斩。

　　一、违主将一时之令者，斩。谓随事号令。

　　一、军下营，乱行失伍；及樵牧汲饮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见奇禽异兽怪物入营垒及捕获者，当时报主将。不告而辄传道者，杖一百。

　　夫三军之众，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此赏罚之所以设也。明将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晓众，信赏必罚以劝功，及对阵交和，咸见钺爵禄之具在，则士卒虽欲勿战，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战国时，秦人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锐士，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凡民欲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其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隶伍家，以此为赏，民无不勉也。若军大战而大将死，吏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敌，皆当斩。大将左右吏卒亡军者，皆斩。士卒有军功者，夺；无军功者，戍三岁。五人为伍，五十人为行，战而亡其伍，同五人夺功；无功者，亦戍三岁。以此为罚，民无不惧也。所以四世有胜，衡击六国，六国莫敢抗之，非幸也，有术数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诛大以为威，赏小以为明，刑上极而不避贵重，赏下通而不遣厮贱，诛戮一卒而万众畏劝者，用此道也。

　　●前集卷十五

　　◎行军约束

　　凡行军及在营，应军中条约，主将并须先出榜晓告，令将士知审。

　　凡军行，大将平明与诸将论一日之事，暮与诸将议一夜之事。

　　凡欲攻围，只主将知委，应行将士不得预知，并候临时唱发。

　　凡前有斗敌，主将先须下令，合到远近处所及收军记号准节。

　　凡军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绝行人，不得令辄犯队伍（犯者并执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狭隘处，更不定地理，但犯队伍者即坐）。

　　凡将佐在行营应交代者，旧将不得出迎，先令严兵守备，待新将到营，发符敕合同，即听交代。

　　凡贼已临境，事机急切，而主将不在军，又驰报不及者，即副使商议与发兵马，仍飞报主将。

　　凡将佐及将士，内有宿相仇嫌者，不得相监统及同营队（士卒具事申主将文将奏闻）。

　　凡未发军三日以前，所须排比毕定。临行一日，须内外寂静如常日。

　　凡主将，给亲兵外，不得更于诸军诸队抽拣勇士为随身防卫。

　　凡行军，不得践踏田苗。

　　凡与敌战胜逐贼，须留军于后守辎重，诸军亦不得辄动。其奇兵追赴不得过百步，审知贼势败散，乃许远逐之。

　　凡行营吏卒，非于亲戚，不得辄受他人馈遗财物。

　　凡营幕作食事已讫，未昏以前，须灭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写，须火烛者，申主将判押，乃听。

　　凡营垒已定，兵士须出采樵及市易者，人持一牙牌，书其姓名，门司验认，始听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独自行。

　　凡营门，常须严整，呵察出入。虽敕使至，皆须先报主将候，严整军备，然后见。

　　凡破城阵所得军器粮储，即收入官，余物并给获功之人。

　　凡敌中有人来降，即直引见主将，余人不得辄问贼中事宜。

　　凡步军，既入贼境，除器械外，不得负重过十斤。如不在贼境，任轻重自负。

　　凡马军，器甲及的须物外，不得负斤两之重。

　　凡随军发粮运，须主将密定行期，关报官司，不得漏泄。

　　凡一军正给旗鼓外，更多具其数，以备疑兵之用。

　　凡士卒给弓弩，须分软硬为三等，量人力强弱均配。衣甲亦定长短为三等，量人材大小给之。

　　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敕，方得奏报。

　　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

　　凡士卒临事务熟主将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领其所管部队，不得频有移易。

　　凡军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齐，二十五里食干粮，五十里宿食（或步骑众多，或山川险阻，并令主将约此裁令）。

　　凡军中，不得多系俘虏，虚占防守之人。

　　凡贼境有直路狭隘险阻泥陷处，不得引军过之，以防掩袭。

　　凡军行所至处，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并差人监当，不得令浊乱，及非理践踪。

　　凡破贼得殊方异物，堪以奉人主者，随物给价与所获人，物即归官。

　　凡士卒临阵，随身私物将挈不行者，各书姓名、色件付本队辎重主者。

　　凡军欲临阵，士卒不能执作劳役，听补缉衣履，务令安逸。

　　凡兵士军装衣资，并将校检察，勿得浪费。

　　凡士卒乘马，皆本军将校递为检辖，令谨切爱护，以时饮饲。

　　凡马军，未见贼，骑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辄驰走，以损马力。

　　凡马，须择拣迟速相等者，给配同队。有强、恶者，别拣为群，以备冲突。若性恶不可制者，不得给配战士。

　　凡战士给配得马，有钝弱不堪入战者，许自白主将，听与换给。

　　凡探候得贼事宜，并与邻道主将密相关报。

　　凡军行，主将先令士卒曰：军行所到之处，兵士不得妄割稼穑，伐林木，杀六畜，掠财物，奸犯人妇女。

　　凡将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恤疾苦。

　　凡军中，不得采风言，及受匿名论人是非者，恐贼人谋害良善。

　　凡军中，不得讽诵歌诗曲调感切人者，及乐中不得为悲凉之声。

　　凡士卒有过，本因错失，非有害军士者，主将量情愿减拟，以怀人心。

　　凡军，强暴凌人不受羁制者，并当除去。

　　凡军中，除依时教阅外，主将不得劳扰军士，务令休志。

　　凡军行，住营三日外，并须教习武艺，缮备器械。

　　凡军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远。

　　凡辎重，常令在中军，不得在前后，恐贼偏攻。

　　凡军营，无利不住，经时久则弛慢，贼因得计，但时有移易，则人不懈怠，贼亦不测。

　　凡阵破，不许捉生，恐因争竞以致军乱。

　　凡吏士杀敌，得资财蓄产，并悉数以白大将，无得辄隐。

　　凡合战时，不许收贼器械军号错杂。

　　凡军中掠获，除按条赏士外，大将不得辄取。

　　凡得被掠将佐及敌中偏裨，并验问申奏。

　　凡军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战列，恐牵溃行阵。及不使工巧人战斗，妨葺理军器。

　　凡书生杂吏，不许临阵观瞻。

　　凡得敌中降人，自陈军中利害者，不可即听，须受而审覆之。

　　凡得生口，无问逆顺，皆不得辄杀，以招来者，渐以诱开敌情；亦不可纵逸，防为间谍。

　　凡贼势未穷蹙，辄求和者，当佯许，勿拒之，益戒军中为备。

　　凡行营，每队定官一员，专察高声。或诸军前后相远，须传声唤人，则委差定当传者，他人不得辄传。合传不传，不合传而传者，皆论如军律。

　　凡军中请器械并战袍，并定斤两、标记、色号、枪剑、弓弩等，并各记之，军司明立文簿，军还送纳，皆按簿交受。

　　凡军士请纳器甲，须本营将校部勒同毕，不得前后自便。

　　凡军中人得所遗物产，并当日于所属送纳。

　　凡军中除炊炮及应得存火外，馀并不许辄留。

　　凡军士，不得辄议敌中事宜。

　　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外（如拔距、投石之类也），馀博戏并皆禁断。

　　凡军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闻，乃牒转运使，遍下管内。

　　◎符契

　　符契之设尚矣，周武王问：“欲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利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奈何？”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有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军败亡将之符，长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泄，闻、告者皆诛之。敌虽圣智，莫之能识。”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宋康定初制符契，颁于沿边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

　　符长五寸，阔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面铸虎豹为饰。中分为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头四枚，左一段右旁开四窍，为勘合之处。先勘合讫，却将篆文面相向合定，于侧向刻十干字为号。其弟一符，勘甲己字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为合。第三符，勘丙辛字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为合。第五符，勘戊癸字为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段留京师，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将收掌。

　　凡发兵马，全指挥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双虎只豹符。以下符之法委枢密院，以右符第一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与宣命相副，付于使臣。宣内具言：下第一符发兵马若干。主将遇宣与符，即将左符看验得合，乃为兴发。发讫，即以本司印封题右符，还付使臣，归京，仍飞驿别奏。

　　凡主将所掌符契，专择一官为腹心典领。

　　凡给受符契次第、月日、所发兵马之数，皆书于籍，勿得谬误，以备照覆。若再有抽发，枢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复始。其降宣、遣使、封题、勘合，并如下第一之制。其铜符右段，委枢密长官于本院严固封锁，以承旨主事各一员典掌，亦置籍抄记如法，本院官通押递相照验。

　　本契长七寸，阔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并题云：某处契。中剖为上下二段，上段内为鱼形，并题一二三次第，下段内刻空鱼，为勘合之处。左侧题云：左鱼合；右侧题云：右鱼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将收掌，下一段付诸军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将差发兵马百人以上，先发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职员赍付。文牒内具言：发第一契兵马若干。其州县城寨主得牒与契，即将下契与上契勘验，得合，乃交付兵马。付讫，其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题，发付使人赍归。其第二、第三契差发勘合，并如下第一契条约。如再有抽发，即依次用之，周而复始。其收掌给受委官置籍，一准符制。

　　◎传信牌

　　宋大将石普上言：北面抗敌行阵间，有所号令则遣人驰告，恐失计划，复虞奸诈，请令将帅各持破钱造牌，遇传令，合而为信。

　　真宗以古有兵符，废之已久，因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柄，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黑，上施纸扎。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书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焉。

　　◎字验

　　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兵、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

　　◎间谍

　　兵法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者也。夫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内间者，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无过而被刑者，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遣、厚贶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间者，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贶诱之，反为我用之；或佯为不觉，示其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死间者，外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生间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庄、闲于鄙事、能忍饥寒诟耻者，往来通报也。此五者，皆当谨察其人而任之，否则不能成务而自屠其身，漏吾军事也。故曰：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知不能用间，谓先量间者之性，诚实多智，乃可用之。然则间亦有利于财货，不得敌之情实，但将虚词以赴我约。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伪。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索知之，使往则自通也。又曰：必索间（谓常于军中搜索敌人间谋）。敌间之来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待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此谓善任间者。同时而任，五间异辞，合谋往之，于敌虽有明智，无不惑者。又有求彼邻好，旁致事端，佯缓罪囚，露此伪迹，通尺书以离其亲信，却降虏以示吾虚状，临敌为计，非一途也。

　　凡遣间者，受词指纵必于卧内。其人非素旧者，亦当羁质其族，使虽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济舟，亦能覆舟。我用间以谋人，人亦有用间以谋己。我以审往，人以密来，为将者亦当酌此以待之，可无失矣。

　　◎乡导

　　经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军以进，彼密严而待，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来之斗，夜止则有虚惊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故敌国之山林兵阜可以设险者，灌丛茂草蒲苇之可以隐藏者，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小大，委（于伪切）积（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众寡，器甲之坚脆，必尽知之，则兵行乡导不可暂无。

　　凡用军事，或俘虏为乡导者，须防贼谍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察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当厚其颁赏，要之爵秩。乃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谙练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旷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当视北辰及候中星为正。

　　正月：昏，昂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牵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氐中；旦，壁中。七月：昏，尾中；旦，娄中。八月：昏，南斗中；旦，毕中。九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虚中；旦，室中。十一月：昏，营室中；旦，轸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а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

　　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法，世不传。鱼法，用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中，火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醮水盆中，没尾数分，则上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当南向午也。

　　●前集卷十六

　　叙曰：王者守在四陲，东西北尤重，怀柔示信，谨疆场之事；折冲御侮，张蕃卫之服；治险阻，缮甲兵，严烽燧，设亭障，斯长辔远驭之术也。宋制：东起沧海，至北平军，十数城、六百馀里，属河北路；东起大郡，西缘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馀里，属河东路；东起延安，穷边至阶州，十五城、千馀里，属陕西路；巴蜀之地，黎、惟、威、茂、文、龙、永康，属益利州路；戎、泸、夔、施、黔、云安，属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阳，属荆湖南北路；广、桂、宜、邕、钦、融、廉、雷、容、琼，属广南东西路。皆山川阻深，绵亘数千里。此自古限隔，蛮夷之地。其边镇襟带之处，建都部署、钤辖、都巡检，专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遂，置关镇，立堡寨，以为御冲之备。遣卫禁之师，三载更戍，谓之驻泊兵。募土人泊边杂之师，隶禁军额者，谓之就粮军。州兵系训练者，亦充营阵之役。又约府兵之制，河北、河东置义勇三十馀万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战，无事力农，谓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检、都军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级，蕃部百帐以上补军主，其次指挥使以下至正副兵马使、本族巡检，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廷、石、岚、隰有捉生民兵；荆、湖、施、夔间。置寨将蛮酋，土人为之土丁、义军，亦置都指挥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垒。其非控带四夷州郡，略而不书。今厘为五卷，谓之边防。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开卷尽在是矣。我朝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天下府州县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之，都司卫所又错制于其间，以为防御，猗与密哉。总之，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

　　◎河北路

　　河北，《禹贡》冀州之域，天文毕昂之分，春秋赵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灾异可以参验（它路仿此）。古之障塞，以卢龙山镇为限，五代以来陷于北土，今定州至西山，沧州距东海，地方千里，无险阻可恃。宋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离为三路，修蒲阴为祁州，则高阳关会兵之路；出井陉至常山，则河东道进师之所。沧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后顺安军，东有塘水隔限胡骑；莫州屯步兵，以护堤道，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利胡骑驰突，置沿边巡檄兵。北平路置兵马一司，断西山之路。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属内地，后不录），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冠，为他路之剧。其有战守之策，塘水之利，悉论次于后。

　　◎定州路

　　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战国为中山国，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东至瀛州二百八十里，东北至保州一百二十里，南至真定府百二十里，北至长城口百六十里，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藁城路，至赵州百九十里，东南至深州百七十里，东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宋时广屯重兵，为边镇之剧。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

　　北平军，治北平县，秦曲逆县地，后魏改名北平。宋建寨筑城，控安阳州、四望口一带山路，至蔚州界，给军满万人，断西山之路。东至保州五十里，南至定州九十里，西至龙泉镇六十里，北至易州界狼山寨九十里，西北至安阳川口三十里。今之保定府定县。

　　○寨铺二十六所：

　　鱼台口铺，北至界首桑乾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团标约一里，东至保州界柏山口铺二十里，南至北平军三十里，东南至驴马岭约二十里，惟通单骑；东南至重县口约十里，惟通单骑；西南合入安阳口十五里，西南至道务村五里，道务村西南至安阳口一十里，东西阔约二百五十步。耆老言：贼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时，皆驿路也。鱼台口阔约半里。

　　四望口铺，北至界首乾河二十里，北至北界一十五里，契丹新建一寨；东至鱼台口约二十里，至安阳口十里；西至捉马口三十里；东南至军约四十里。口甚狭，惟通单骑。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捉马口铺，其口甚狭，不通骑，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灰岭山二十五里，次北界无铺；东至四望口三十里；东南合入安阳关口四十里；西至唐县界白土口十里；东南至本军七十里。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安阳口铺，东北合入鱼台口一十五里，南至本军三十里，西北合入捉马口四十里，正北合入四望口一十里。

　　鱼鼻山口，在军东北山嘴，约二十里，不通北界，惟讥察商贩而已。

　　白崖寨，其上面平，东西约一里，南北长约一里半，在军西北四十里，惟通人行。山内二十里，居民常避寇于此。

　　唐县，西北至白土口铺九十里，西北至花塔子铺约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田常口铺六十里，西北至钮牙口铺七十里，西北至黄蛇口铺约一百一十里，西北至下苇子铺约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上苇子铺约一百三十里。

　　白土口铺，通单骑。北至界首南道人谷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正东落北至北平县界捉马口铺约十里，北至花塔子铺约二十里，东南至本县界九十里，西南至田常口铺约二十里。口西约五十步有唐河，西流，口以北界内河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三十步。

　　花塔子铺，铺北山路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一二十步。南至蕃服（或作眼）岭约一十五里，惟通人行，今移至周家庄。北至界首石碑子约四十三里，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南至葛洪山约五十里，西至驼茂川军铺二十里。

　　田常口铺，甚狭，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约二十里；南至唐县六十里；西北至锯牙口二十里；北至唐河约二十里；西北至乾河口三十里。乾河口西北至沙岭子一十里，沙岭子东北至银坊城一十里，今移置张政庄。

　　锯牙口铺，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西南至东娘神铺二十五里。东娘神北至军城寨黄蛇口铺七里，东南至唐县七十里，西北至鹤神谷三十里。鹤神谷东北至银坊城约四十五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鹤谷口。

　　黄蛇口铺，以北山路，不通车骑。北至界首石碑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邢奶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锯牙口铺四十里，西北至秦王岭一十五里，南至军城寨七里，西至石门子铺约三十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乾河口。

　　下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黄蛇口约三里，南至军城寨约五里，西至于家寨约二十里。

　　上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吴儿口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西北至令公神谷约五里，西北至南岭子一十五里。

　　驼茂川铺，本唐河谷道，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约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碑子旧界，二十里。

　　军城寨，东至东娘子神铺约七里，南至嫌薄山约十五里，西南至三会口约一十五里，西北至于家寨铺一十三里，西北至岳岭分水为界，约八十里，北至下苇子铺约五里，北至上苇子铺约三十里，北至柳家谷北界石墙约五十里，东北至黄蛇口铺约七里，东北至北界石墙处十里，次北至银坊城新修寨约七里。

　　于家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本寨约二十里，南至三会口铺约十里，西北至石门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石门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

　　石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于家寨约十五里，南至古道口约十里，西至旧磨谷一十五里。铺西北至界首，惟通单骑。今移置夹耳安王谷。

　　和家寨，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七十里，东北至三会口约五十五里，东北至岳岭口铺约三十五里，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三十里，直东至龙泉镇约六十里，东南至曲阳县约九十里，曲阳县至定州约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铺约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铺约一十五里，西至板谷口铺约十里，西南至王柳口铺约二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王柳口铺约三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约五十五里。至安王口铺，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山路，惟通单骑，至本寨管口铺。

　　三会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约十五里，东南至龙泉铺约四十里，西至岳岭口铺约二十里，北至军城寨于家口铺约一十三里。铺西北约二十五里，到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二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柳家谷。

　　岳岭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三会口铺约三十里，东南至龙泉镇约六十里，西至古道口铺约三里，北至军城寨石门铺约十里。铺西北约七八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

　　古道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岳岭口铺约三里，南至闻风山约五里，西至安王口约十五里。铺西北约五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山路以西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石臼。

　　安王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古道口铺约十里，南至和家口铺约八里，西北至辂轳谷约三十里。铺北山路，惟通单骑。

　　和家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二十五里，南至和家寨约七里，北至安王口铺约八里，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惟通单骑。今移在南山坡上。

　　板谷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和家寨约十里，南至王柳口铺二十里，西南至北寨约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铺约二十里，西北约一十里至刘素庄，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刘素庄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今移置辂轳谷。

　　王柳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九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曲阳县约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约五里，西至北林寨王柳口铺五里，北至板谷口铺二十里，西北约五十里至辂轳谷口，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辂轳谷西北至界首，约三十里，惟通单骑。

　　保州，治保塞县，旧莫州清苑县地。宋建隆初，建保塞军。太平兴国初，建为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锋之冠。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东至顺安军七十里，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广信军四十里，北至契丹狼山寨百里，东北至安肃军约四十里，南至永宁军九十里，西至北平军七十里，西北至柏山口铺约六十五里。

　　○口铺六：

　　子口铺，阔一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四里，又西北至契丹训口铺约五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三十五里，正东落北至广信军约三十里，东北至广信军龙山口铺约七里，西南至八角口铺约十里，有主客户五十馀家。

　　八角口铺，即赵旷川口也，川阔约六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东北至契丹川口铺约四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里，南至跳山约六里，东北至子口铺约十里，西至两岭口铺五里。州内有五村，约二百家。

　　两岭口铺，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魏家庄铺五里，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五里，东至八角口铺五里，西至狗号口铺一十里，东至谒山村约五里。凡两岭，其南岭阔九步，北岭阔一十五步。

　　狗号口铺，北至西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两岭口铺一十里，西至白道口一里，东至王村约一十里，岭阔二十步。

　　白道口铺，至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狗号口铺约一里，西至柏山口约一十里，东至两王村约一十里，岭阔六十步。

　　柏山口铺，北至界首赤岭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鱼台村铺三里，其铺有蕃汉一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六十五里，东至白道口铺约一十里，西至北平军地分鱼台口约二十一里。柏山口铺周回有人户约五十馀家，口阔五百二十步。

　　广信军，治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县地，秦筑长城所起，因名遂城。宋建军。东至安肃军二十里，西至长城一十里，南至安肃军一十五里，西南至北平军约九十里，西至北易州七十里。

　　○寨铺十五：

　　谢坊口铺，北至当军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阔台铺七里，东至安肃军界王马村铺二里，西至本军界二里，西北至新河铺二里。

　　新河铺，北至军界首二十里，界首东北至契丹界陈村铺五里，东至谢坊口铺二里，西南至本军一里，西南至张花村铺二里。

　　张花村铺，北至本军界二十里，北至契丹新水村铺二里，东至新河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里，西至许家庄铺二里。

　　许家庄铺，北至当军界首二十里，北至契丹界北城村铺三里，东至张花村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三里，西至庞村铺三里半。

　　庞村铺，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孤山村铺三里，东至许家庄铺三里半，东南至本军六里半，西至赤鲁村铺一里半。

　　赤鲁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铺二里半，东至庞村一里半，东南至本军八里，东至广门村铺三里。

　　广门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赤鲁村三里，西北至马家庄铺二里半。

　　马家庄铺，北至界首一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南至广门村铺二里半，东南至本军一十三里半，西北至长城口铺二里。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庄铺三里半，东南至马家庄铺三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牟山村铺，山口阔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庄铺三里，东至长城口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阳口铺四里。

　　佛阳口铺，山口阔一百二十步。北至界首约一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荆口铺一里，东至牟山铺四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二里半，西至围道山铺五里。

　　围道山铺，山口阔一十步。北至界首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楼山铺三里，东至佛阳口铺五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七里半，西南至釜山村铺四里。

　　釜山村铺，西至界首五里，界首以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围道山铺四里，东南至军三十一里半，西南至黑山村铺十里。

　　黑山村铺，山口阔三百二十步。西至界首八里，界首以西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釜山村铺一十里，东至本军约三十里，西南至龙山村铺六里半。

　　龙山村铺，山口阔六十步。西至界首七里，界首西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黑山村铺六里半，东至本军约三十里，南至保州界五里半。

　　安肃军，治安肃县，唐宥戎镇，周为梁门口寨，太平兴国中建军。东至雄州八十里，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南至保州四十里，北至契丹界二十里，东南至顺安军四十五里，西南至保州四十里，东北至雄州二十里，西北至易州二十里。

　　○寨铺二十六：

　　间板口铺，东南至顺安军界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五里，北至顺安军界首约三十六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高公口铺，东南至间板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三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三十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李三口铺，东南至高公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三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大商村大桥铺，东南至李三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九里，北至界首约三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汉阳口铺，东至大商村大桥铺约三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五里半，北至界首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千秋口铺，东南至汉阳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四里，北至界首约三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万年桥铺，东南至千秋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拗觜铺，东北至万年桥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一十九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界渠铺，东北至拗觜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七里，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沙口大寨，东南至界渠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一十五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徐城口铺，东至沙口寨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五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家口铺，东至徐城口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渠头铺约四里半，有契丹七人守把。

　　菱角河桥铺，东南至杨家口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八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三叉口铺，东南至菱角河桥铺约二里，北至军约六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郭老铺，东南至三义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四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桥门铺，东南至郭老铺约一里半，西至军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湾铺，东南至桥门铺约一里半，西南至军约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固城铺约二里半，有契丹五人守把。

　　北桥门铺，东至柳湾铺约一里，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西北至青冢铺约二里，有契丹五人守把。

　　霸子口铺，东至北桥门铺约二里，东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姜女庙铺，东至霸子口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三里，北至界首约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车道口铺，东至姜女庙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四里半，北至界首约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碾窝口铺，东至车道口铺约二里，东至军六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无铺。

　　辛家口铺，东至碾窝口铺约二里，东至军约八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赤崖口铺，东至辛家口铺约二里半，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寨，东至赤崖口铺二里，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系广信军两界首铺，东至大寨约二里，东至军约十五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铺西正属广信军界。

　　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宋为重镇，常屯重兵，与定州路兵马掎角捍寇。其地东至定州百二十里，西至井陉路，至并州五百里（燕赵人谓山眷为陉，今县城控其要害。《汉书》曰：井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南至赵州百里，北自西山，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平定军三百二十里。后置真定府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洛六州，以府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十八指挥，凡四万五千二十人。今之保定府安州。

　　○寨铺八：

　　北寨，东至定川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真定府二百一十里，西至承天阁一百里，西至代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破河岭约百里，东北至交牙川山岭约八十里，北至东铁岭约八十里，北至箭岭约百里，北至西铁岭约八十里，西北至上竿岭约八十里，西北至马军岭约一百三十里。管七铺。

　　王柳口铺，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七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定州地分，东北至东王柳口铺约三四里，西至本寨三十里，西北至黄家寨铺三十里，南至丁家庄铺约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一丈或五尺，狭处二尺，惟通人行。

　　黄家寨铺，北至界首交牙川岭约六十里，以北至契丹界倍泉寨约二十里，东至王柳河约一十五里，西南至本寨二十五里，东南至王柳口铺约三十里，西至番眼岭铺约一十五里，西北至薄岩神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三十里步，狭处三两步，通人骑。

　　番眼岭铺，北至界首东铁岭约七十里，以北至契丹界下平寨约三十里，东至黄家寨约一十五里，东北至薄岩铺约二十里，南至北寨一十里，西北至东曹铺三十里，惟通单骑、行人。

　　薄岩神铺，北绕熊头山，北过至界首箭岭约七里，以北至契丹界安保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黄家寨约十里，南至北寨约三十里，西南至番眼岭铺约二十里，西北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界首山路阔处约一丈，狭处二三尺，惟通单骑。

　　东冒谷铺，北至界首西铁岭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上平寨约三十里，东南至番眼岭铺约三十里，东至薄岩神铺三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二十五里，西南至西曹谷铺约二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约三五尺，惟通单骑。

　　西曹谷铺，北至界首上竿岭约五十里，以北至契丹界首灵丘城约五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三十里，东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西至龙窝庄二十五里，山路，仅通人骑。

　　龙窝庄铺，北至界首马军岭约六十里，又北至契丹界铁冶寨约五十里，东至西曹谷铺二十里，东南至北岩七十里，西至代州羊头山七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三五尺，惟通人骑。

　　◎高阳关路

　　瀛州河间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复土宇，两河之地并置叁关（霸州益津关、雄川瓦桥关、嬴州高阳关），捍御北狄，分重兵守之，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掎角。其地东至霸州百里，西至永安军六十里，南至永静军九十里。北至君子馆，至莫州百里，东南至沧州百二十里，西南至深州四十五里。后置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已下兵官，统瀛、莫、雄、霸、具、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一州军，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

　　沧州横海军，冀兖二州之域，齐赵二国之境，地居九河下流（《书》曰：九河既道。河水分九道，悉在州境），东距大海，趋平州路，北距界河，至幽陵；东至大海百八十里；西至瀛州二百里；南至德州二百四十里；北至乾宁军九十里，至幽州共五百五十里；东北至海口二百三十里，又至平川五百里；西至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莫州二百六十里。今之河间府沧州。

　　○寨九：

　　泥姑寨，东至鲛脐港铺十里，北至界梁河。

　　双港寨，东至泥姑寨二十五里。

　　三女镇寨，东至双港寨八里。

　　苇场港寨，东至叁女镇寨二十里。

　　小南河寨，东至苇场港一十八里。

　　百万涡寨，东至小南河寨三十里。

　　沙涡寨，东至百万涡寨十一里。

　　独流寨，东至沙涡寨一十二里。

　　钓台寨，南至乾宁军六十里，北至独流寨六十里。寨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独有稻田务。

　　乾宁军，治乾宁县，唐卢台军地。控御河崖，在沧、霸二州之境。先为契丹割据，升为宁州。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因置永安县，属沧州。宋置乾宁军。今之河间府青县是也。

　　○寨五：

　　当城寨，东至独流寨十五里，北至渤海县入平川路。

　　李祥寨，东至当城寨二十五里。

　　佛圣涡寨，东至李祥寨二十五里。

　　狠城寨，东至佛圣涡寨一十四里。

　　田家寨，东至狠城寨一十四里。

　　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东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肃军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东北至雄州八十里，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西南至保州七十里，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

　　○寨铺十五：

　　顺安寨，下至柳林铺三里。军东路自顺寨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十一寨铺。

　　柳林铺，下至新铺二里。

　　新铺，下至祭头铺二里。

　　祭头铺，下至向阳寨四里半。

　　向阳寨，下至旧寨一里。

　　旧寨铺，下至上新铺一里半。

　　上新铺，下至绪口铺一里。

　　绪口铺，下至下新铺三里。

　　下新铺，下至百易铺三里。

　　百易铺，下至泥口铺三里。

　　泥口铺，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问事铺，至牙家港铺约三里。军北路自问事铺至安肃军界约一十五里，凡四铺。

　　牙家港铺，至第二铺约二里半。

　　第二铺，至马村铺约二里半。

　　马村铺，至安肃军界约六里。

　　◎真定府路

　　真定府常山郡，古赵地也。今之直隶真定府。

　　信安军，旧幽州安次县地，古於口关也。周朝置寨戍守，太平兴国中升为破虏军，至景德初改今名。东至独流百二十里，西至霸州六十里，北至界河。

　　○寨六：

　　周河寨，东至信安军五里。

　　鹿角寨，东至周河寨六里。

　　嘉涡寨，东至鹿角寨十里，北至幽州永清。

　　黎阳涡寨，东至嘉涡寨二里。

　　雁头寨，东至黎阳涡寨二里，北至幽州香河县。

　　阿翁寨，东至雁头寨六里。

　　霸州，治平清县，古上谷郡地，北枕拒马水，即幽州之南境，旧号益津关，周朝建为州。沧州北控海口，霸州控莫今口，塘水不接及，水势浅狭，可涉兵马，然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近三百里野无所掠，非入寇之径。景德中以前沧州部署常兼都巡检使，今省，惟置霸雄州路，界河至海口，都巡检使以霸州为治所。海口北趋平州路，限以界河，朝夕有潮水。东自海岸，西距塘泊，其间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非鞍马驰骋之利。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设险阻，真地利也。今治水战之具蒙冲、斗舰、走舸、海鹘百馀只，治水师广德、怀顺，泊禁兵，岁时讲习，淳化中兼护塘水，缘边沧霸州、乾宁军。自契丹界缘河增补巡缴军，曰忠顺（旧曰乡丁，真宗建军额），宝元初，因补空阙，又有增置缓急之备，大为要害矣。东至信安军六十里，西至雄州九十里，南至保定军三十里，北至拒马河，至契丹界。

　　○寨十：

　　刘家涡寨，东北至霸州四里。

　　莫金口寨，东北至刘家涡寨四里。

　　桃花寨，东至莫金口寨五里。

　　父母寨，东至桃花寨五里。

　　新坦寨，东至父母寨六里，北至幽州安次县。

　　红城寨，东至新坦寨六里。

　　七姑寨，东至红城寨三里。

　　大涡寨，东至七姑寨五里。

　　双柳东寨，东至大涡寨十里，北至幽州固安县。

　　双柳西寨，东至双柳寨十里。

　　雄州，治归信县，本涿州瓦桥关，在易州水东，当九河之末。周收复三关，此其一也。地控幽蓟，故建为州。至淳化中，创水田，以捍戎马走集。今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营田使。东至霸州九十里，西至顺安军八十里，南至莫州二拾里，北至白沟河叁十里。今为保定府雄县。

　　○寨四：

　　木场寨，东至三桥子寨五里。

　　张家寨，东至木场寨三里。

　　王家寨，东至张家寨十四里。

　　向阳寨，东至马村寨十八里。

　　莫州，治文安县，汉莫阝县地，唐景云中分瀛州属邑，置州。南县君子馆路至瀛州百馀里，北缘堤岸至雄州三十里，东至保定军。塘泊狭浅，旧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满万人，以护塘泊。东至保定军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

　　○塘水：

　　一、塘水东起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以破船淀、满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约五尺。

　　一、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以鹅巢、陈八、燕丹、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余至六尺。

　　一、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纹、得胜、下光、小蔺、李子、大蔺六淀合成一水）。其水迂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一、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寨（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二十七里，南北八里，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沿塘岸行，其水最为浅狭。至咸平、景德，频年南牧，霸州、信安军并胡马归路。

　　一、东南起保定军，西北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莲花三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一、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以大莲花、洛阳、牛横、史军、康淀、池畴、白羊七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至六七尺。

　　一、东起顺安军，西边具淀至保州（益以齐女、宜子、定胜、劳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三十馀里，南北百五十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一、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为塘泊。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馀里，深五尺至三尺，号沉沔泊，至西山口约三十里。

　　一、自保州西鸡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号四塘泊。

　　右塘水之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谨障塞也。初，淳化中，雄州何承矩制置缘边屯田，以大理丞黄懋充判官。懋於河北大兴作水田，缘山导泉，倍省工力。以陂塘甚多，引水溉田，公私获利，因诏承矩领护之，发戍兵万八千人给其役。承矩于顺安军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馀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骑侵轶。时多为将帅所沮云：甲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地利者，兵之助也。又顺安至西山，地跨数军，不遥百里，维有兵陵冈阜，而多泉渎，因而广之，审地势而制塘埭，令沧州乾宁军常督壕寨吏专视斗门水口，旦夕俟海潮至，放水入御河，东置堰以益塘水，由是顺安军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莞蒲半蛤，民赖其利。宋太宗以为渠田之设，制胡马之长技，又以安抚司专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具为条式画图，以付边郡屯田司，东自泥姑海口，凡一百六十里；西尽边吴泊，凡历七州军。后复据枢密使夏竦上言：沿边塘泊，自海而西，至边吴淀及安肃军、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阔壹百馀里，其间有鲍河、曹河、徐河、叫喉泉、尚泉、方顺河、安阳河、唐河，尽可堰截，引水灌注以为塘淀。遂诏修保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五州军堤道，作汇水之备。惟跳山以西，有壅水不可到处，第密种所宜树木。祥符中，缘边官地所种榆柳三百万。真宗出图以示辅臣曰：可以代鹿角及开陷马坑。委州县守宰主役。此并中国战守之助也。先是太宗时，患北戎侵轶，亦尝置开方田，使以陷胡骑。咸平中，上封人孙士龙及静戎军王能，并言方田之利，请置于北边。能请於军城东新河之北开之，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俗谓之解镫），东西至顺安、威虏军境。仍以地图来上。是日诏令：静戎、顺安、威虏军界皆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今保州、广信、安肃军境皆可设置，与竦前言陷马坑类，极边赖之，与塘水共为利也。

　　论曰：今北边控扼之方，中国形势之地，西自黑芦口，东距沧海，其间叁百馀里，中国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自顺安军东至莫州二十里，皆是川堑沟渎，葭苇蒙蔽，泉水纵横，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则不能驰骋。又东北至雄州三十里，又东至霸州七十里，又东至海水口，皆是营田堤岸，隰水渐洳，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则不能骑射。又自顺安军西至安肃军约五十里，夹两河之间，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罗之地也，彼则不能骑战。又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夹二军之间，地多硗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则不能奔冲。此中国得地形之多也。夫引弓之民，恃其劲骑，利在平地；中国多步兵，利於险阻，赵魏之比，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今北边要害，塘水之外，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馀，八角口尤阔，几二千步，其馀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阳口趋北山路，岳岭北寨趋蔚州界石臼、银坊治山路，并入寇之所，此守边之将所宜经略也。若胡马南牧，王师分入虏境，牵制其势，则保州沿边都巡检缘西山路入幽蓟（咸平中出师大有擒获），北平军路部署出飞狐口路入蔚州界，东莫州路部自白沟河入涿州界，河东麟府路军司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黄寨。景德中，自火山军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陉等山谷间入云朔界（景德元年，出军甚有俘获），岢岚军兵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捣虚之义也。北狄入寇，诏分兵三路，以六千骑屯广信军，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保州，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军，将佐三员领之，以抗贼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披城诱战。若其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广信之师与保州兵会，使腹背受敌，而乘便掩击。若其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军兵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州、信安军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将佐三员，领兵八千，屯永定军；又将佐三员，领军五千，屯邢州，拒东西路。戎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合击之。又令将佐三员，统兵一万，於莫州俟戎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水巳合，贼由东路，则将佐三员，领兵五千，会莫州路军，掎角攻之。仍命上将一员，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登州附见

　　登州，古东牟郡，汉黄县也，唐建州於蓬莱镇，即今治所也。东西北三面距大海各五里，一路至女真界，扬帆一日一夜至马石山。按《皇华四达记》：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旧女真国，今契丹界。开宝年以前，女真内附，产良马，通中国贸易。诏登州大谢岛等人户，特免地租，令许置舟船，渡女真马往来。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寨，置兵三千，女真朝贡遂绝。一路往三韩，海行，东北历大谢鼍、鸟湖等岛，约三百里。又傍海岸历青泥铺、桃花浦、杏花浦、骆驮湾约八百里，自具江口，即新罗界。东控高丽诸国，唐置东牟、东莱二郡守，悉兼守捉使。宋隶京东路，领水军ザ鱼船、入海战舰数百，教习水战。知州兼海内战棹都巡检使。

　　●前集卷十七

　　◎河东路

　　《禹贡》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为多，天文觜参之分，春秋晋地，秦之太原、河东、上党、雁门四郡，皆其境。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扼云朔。人生劲悍，便於弓马，逼近羌胡，风俗使然。今沿雍熙旧制，乡兵训以战射，又招募羌浑泊边杂之师，分据要害，皆守方绥远之略也。

　　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

　　并州，古太原也，唐置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北狄。统天成、大同、横野、岢岚等军。五代为刘氏窃据，宋降刘继元，始平河东，移州治三交。东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叁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地近胡戎，其俗尚武，为天下雄镇。今置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其所统十五州军，并、忻、代三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云朔州界云中、定襄、句注、四卢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数城；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缘黄河捍夏国绥州界。本路置州兵及禁兵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一十六指挥，总七万二千九百人。即今之山西太原府。

　　关寨四：赤塘关，关城控西北金山岭一带，入定襄雁门路，当川谷之口，号为险固。宋庆历中，再加板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天门关，关城控西北岚石谷，天设险阻。宋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百井寨，北控石岭关路，二寨相应援。

　　阳兴谷寨，西北控五台山岭，连北界路。

　　代州雁门郡，宋治广武城，三面临边，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号要害之郡。与忻州相应援，置十三寨守之，仍为沿边安抚司治所。东北至契丹应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馆，百五十里至妫州。今之太原府代州是也。

　　○县二：

　　繁峙县，在州东六十里，敌楼战具全。代州地形，号午角川。繁峙、崞县二县，各屯戍兵，以相掎角。有谷路三抵北界。

　　崞县，在州西五十里，敌楼战具全。县西旧有九河，壹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马墟，四曰郜村，五曰龙泉，六曰白水，七曰王里，八曰军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尝浚之，以捍狄人南牧。西至朔州界陆蕃岭四十里，南至忻州所口寨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岭三十里。

　　○寨十三：

　　凡沿边十三寨，起代州，至忻州东北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

　　瓶形寨，距河叁里，北至梅回寨十五里，东北至契丹灵丘县界，有谷路三至北界，二通车骑，一通人行。东南至契丹飞狐县界。

　　梅回寨，距河叁里，北至麻谷寨八里，东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过车骑。东至契丹灵丘县界。

　　麻谷寨，有井泉，南北至羡兴治寨六十里，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叁，通车骑。

　　羡兴寨，西北大石寨叁十里，东西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车骑。

　　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骑，一通行人。

　　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

　　胡谷寨，距河三里，西至雁门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

　　雁门寨，距河二里，西至西陉寨，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一阔五十步，一才通车骑。

　　西陉寨，有井泉河水，西至土灯寨七十里，按《河东记》“契丹寰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陉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镇，谷路十二，十通车骑，二通行人。

　　土灯寨，距河五里，西至石跌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叁，皆通行人。

　　石跌寨，西至阳武寨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可阔十步。

　　阳武寨，有井泉河水，西至楼板寨三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

　　楼板寨，有井泉河水，西至云内寨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州定襄郡，治秀容县。后汉匈奴扰边，遂空定襄、云中、雁门地。建安中，曹公招辑流散置郡，因旧名。唐为忻州。东至五台县百五十里，西至岚州二百四十里，南至并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今之太原府忻州是也。

　　○关一：

　　石岭关，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面沟涧四百馀步，开置方田。

　　○寨叁：

　　云内寨，有井泉河水，太平兴国中筑云内谷口，西至徒合寨，东至兴州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徒合寨，取河水三里，东至忻州七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口寨，有泉水，太平兴国中筑城。北唐林县，居西山之口，最为险要。南至忻州五十里，寨西即金山岭四卢川，东西至宽平十七里，胡骑入寇之路。

　　入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州西界，又三十里至朔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单于都护府，号振武军，又西百二十里至东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护府，至中受降城（在黄河北拂云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军，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西三百里至鹈泉。

　　宁化军，本岚州地，伪汉刘崇置军，控西北，至契丹界。宋太平兴国中，改今名。管安庆历蕃兵二百人，马二百疋。东至徒合寨九十里，西至契丹朔州雪山分界五十里，南至宪州界六十里，北至契丹朔州横岭界六十里，西北至朔州一百里，东北至代州阳武寨一百里，西南至岢岚军界锹贴岭四十里。

　　○寨二：

　　窟谷寨城，居大川之口，在军城东南，西至大山军。

　　细腰寨，在军城西，北至故长城下。

　　石州昌化郡，汉西河郡地，后周为石州，今因河为塞岚、石、隰三州。西北至黄河，缘河置城戍关，渡河外入麟州路，捍夏国界。景德中，置石、隰路兵马部署，令合三州为一路，置都巡检使以下兵官，以石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领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东至汾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绥州一百九十里，又九十里至定胡县，至孟门关渡黄河二十五里，即绥州延福驿。又八十里至绥州界分，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岚州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并州三百九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永宁州是也。

　　○县一：

　　平夷县，县地形险固，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寨一：

　　克胡寨，寨城西济河即绥州界，南至保德军天浑津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北至保德军乳浪寨四十八里，置铺二十三。

　　隰州大宁郡，汉河东郡地，唐建州。北控大河，东至汾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延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慈川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绥州三百五十里。即今之平阳府隰州是也。

　　○关一：

　　永和关，汉狐讠聂县，后周临河郡也。控索陀谷口，关之西七里济河即绥州界定仙岭路，上津十五里置二铺，下津十五里置三铺。

　　铁茄岭路，自伏落津济河，西入铁茄平，过古绥州，沿无定河川行，入银州。北入夏州，西入盐州。济黄河，即银州界。西北入夏州、盐州，地形平坦。淳化中，李继隆进军入夏州，至道中五路出师，王超领兵过河，至乌白池，即此路。

　　岚州楼烦郡，汉汾阳郡地，后魏置岚州，以境内岢岚山为名。东至宪州四十里，西至合河津二百三十里，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岢岚界四十里，至契丹朔州共三百里，东北至宁化军界四十里，至代州共三百里，西南至石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岢岚界五十里，以鹿鸣峡为界，至契丹胜州共一百八十里。兼领三部族千人，马叁百疋。今为太原府岚县。

　　○津一：

　　合河津，以蔚汾水西与黄河合，因以为名，寨城当一川之口，北渡河至麟州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合河津关至麟州，以黄河分界，即唐时张说出师之路。一说过河三十五里至瓦浪，又三十里至栏竿，又五十里入麟州。路甚平易。

　　岢岚军，治岚谷县，在岚州北百里。隋大业中置岢岚镇，捍草城川贼路。唐长寿中，李迥秀奏置军，寻废。宋太平兴国中再建军，仍别屯禁军，援河外麟府一路。西南至岚州一百七十里，东北至契丹朔州百六十里，至韩光岭界五十里，又东至契丹朔州雪山界六十里，自分界至朔州各百里，西至岚州合河县百七十里。今为太原府岢岚州。

　　○川谷城堡五：

　　草城川，川口阔一里馀，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

　　峨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

　　洪谷，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东，战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处。谷在军东一十馀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雪山，容军骑之地。

　　飞鸢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峨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伪汉刘崇尝建军。宋庆历中，修垒重复险固，以兵戍守。

　　火山军，本岚州地，东控契丹界，西接藏才三族，最为极边。伪汉刘崇置雄勇镇，居河上。宋平晋阳，始建军於镇西叁十里，改今名，仍临河置护水寨。旧制别屯禁兵，应援忻代一路缘边城寨。西至黄河七里，东至契丹界七十里，军境河势西流，至保德军七十里。南至保德军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一百二十三里，西北至雄勇津二十里，西南至府州五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河曲县是也。

　　○津寨六：

　　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榷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渎堡。

　　雄勇津，南至军城，东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台神寨。

　　偏头寨，在军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控韩光岭。伪汉天会中筑。

　　桔槔寨，在军城东南五十里，伪汉置。西北济河至府州四十里。

　　横谷寨，在军城东十五里，雍熙中筑。

　　董家寨，在军城北八十里，雍熙中筑。

　　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中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今为太原府保德州。

　　○津寨关六：

　　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置铺七。

　　天浑津，控一川之口，西济河即绥州界。至定胡县界三十一里，置铺十八。北至克胡寨叁十五里，置铺十三。

　　定胡县寨，后周置定胡郡，即今孟关县城。西济河至绥州延福县，其地险阻。南至伏落津五十里，置铺二十四。北至天浑津四十四里，置铺二十三。

　　伏落津，西济河，入故绥州界铁茄平路，至上平关土荆河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

　　乳浪寨，在一川之口，南至石州克胡县寨，北渡黄河至麟州神树堡、银城寨、牛栏川。

　　上平关，关城隶石楼县，建隆中置，以土荆河为界。山谷阻深，管叁铺。

　　通河北路，自土门路，即古之井陉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黄泽关路辽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吴儿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洛、磁州路。

　　◎麟府路

　　府州，党项羌故地，河西蕃中一镇也，在大河之外，折嗣伦代为镇将。后唐庄宗有河朔，以代北诸部屡为边患，天佑中诏建为州，改今名，以扼蕃寇，居下城。寻以契丹侵扰，移州於留人堡（即今地）。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援之而立，赂以云中、河西，契丹欲徙其民以实辽东，折氏保验拒之。汉升为永安军，延胜、振武（振武，朔州）、忻州缘河五镇隶焉。东至火山军四十里，西至麟州百四十里，南至岢岚军百四十里，北至丰州百二十里。东南济河至火山军桔槔寨四十里，东北至唐龙镇百五十里。今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并代路钤辖领之，自戍兵置州兵外，又领大路蕃汉义勇军三千九百人。即今之延安府府谷县是也。

　　○寨堡十一：

　　清寨堡，东南至府州二十里，西北至百胜寨二十里，南自石梯子路赤土谷，至黄河北横阳河叁十里。

　　百胜寨，地名深泊焉城，北控西界横阳河贼路，南至府州四十里，北至青冈峡横阳河，东至宣威寨二十里，西至石马川。

　　宣威寨，城控步陀沟路，东南至黄河天桥子入火山军路，南至府州六十里，东北至安丰寨龙门川，西至后河川。

　　怀来堡，东至永宁堡，西至三茭川，南至清寨堡，北至宁府寨。

　　○安丰寨

　　旧号石台神寨，康定中陷丰州，特筑城，以安丰为名。地接故丰州，安辑蕃汉户口，兼控龙门川入府州路。南至府州七十里，东至河滨堡十里，即雄勇津路。西南至永宁寨十五里，南至宣威寨四十九里，北至故丰州五十二里，入受降城路。西北至镇戎军故寨五十里，地名宜罗娥泊，旧汉地。

　　河滨堡，城东控雄勇津一路，东至黄河三里，济河即雄勇津。西至安丰寨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津入唐龙镇。

　　永宁堡，城控西北故丰州路，东北至安丰寨十五里，西北至宁府寨一十八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北至桔槔峰黑榆林贼路。

　　宁府堡，东至永宁堡二十九里，西至三茭河，南至府州七十二里，北至故宁远寨三十里，西北至横阳河川百里。

　　西安堡，控三茭川一带贼路，东至宁府寨二十里，西至靖化堡十四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至故来远寨暖泉峰贼路。

　　靖化堡，东至西安堡十四里，西至建宁寨叁十七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西北至兔毛州。

　　金城堡，北控后河川乾谷，南至黄河沙谷津，东至府州五里，西北至乾谷川路，南至黄河，北至兔毛川。

　　麟州，治新秦，古白翟地，汉武帝徙贫民实之，谓之新秦。后赫连勃勃有之。唐党项叛，并州都督张说掩击大破之，招集流散，奏置麟州。乾德元年，迁於吴儿堡，即今城也。地形依险，三面孤绝，城中少水。今为镇西军节度。东至府州百四十里，西南至夏州五百里，南至银州三百里，北至丰州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合河津百二十里，西北至夏州谷篱镇百二十里。即今之延安府神木县是也。

　　○寨堡十二：

　　横阳堡，天中置。北控横阳河一带贼路，东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支谷，南至故连谷县城，北至横阳河。

　　临塞堡，东至镇川堡二十里，西自故连谷县路至西界大横水谷约六十里，南至州十二里，北至横阳堡八里。

　　静羌堡，控兔毛川一带贼路。东南至建宁寨十七里，西至镇川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黄河浸遮川百里，北至西界。

　　镇川堡，居兔毛川西岭上。景德已前，岁运麟州刍粮下营寨防援，即此地。今设城堡，扼塞岭三松木一带胡骑侵寇。东至静羌堡十三里，西至建宁堡十三里，南至横戎堡二十五里，北至横阳河。

　　建宁寨，控张师岭一带戎马来路。康定中，贼陷宁远寨，特筑城，赐今名。东至府州中侯寨，十二里，西至麟州五十里，东北至府州静化堡，北至静羌堡十七里。

　　神堂寨，即麟州旧城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大堡津一百里，西至故麟州南北银城寨四十里，北至建宁寨五十里。

　　横戎寨，废寨也。地控横阳州贼路，庆历中重修。东至神堂寨十五里，西控窟野河西界染版谷，南至神堂寨十五里，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贼路。

　　通津堡，筑城控合河津路，东至石马川路，南至黄河一百步，西至神树堡四十五里，北至府州一百一十里。

　　神树堡，麟州旧寨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通津堡，西至西界，南至黄河十里，即合河津路。

　　肃定堡，地名清水谷。南至神树寨二十里，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

　　银城寨，即麟州废县，庆历中始筑为寨，西扼贼路。西接西界榆平岭三十五里，南至通津堡五十五里，北至惠宁堡三十五里。

　　惠宁堡，西控泥多谷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北至神树寨二十里。

　　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入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至道中五路出师，一将出窟野河路。

　　◎废垒

　　丰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胜州界，有藏才三族，并在河北。东邻契丹，北接达靼，南即麟府东火山军界。开宝初，契丹伪立藏才酋长，王承美归顺，因建州，就治郡事。累升为防御州，今陷于贼。其地控子河汊一带蕃部，东至火山军，西至横阳川，南至故宁远寨，北至隔河藏才族，东南至府州。

　　○寨镇二：

　　浊轮寨，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浊轮寨，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今陷于贼。

　　唐龙镇，旧遥隶并州。景以前，南北蕃部互市良马之所。酋帅来氏世其职，亦受契丹及夏国封爵。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北至故胜州，西北至柳发川，东北至子河汊混波川。今陷于贼。

　　●前集卷十八

　　◎陕西路

　　陕西路，《禹贡》雍梁冀豫四州之地，而雍州全得焉。天文东井与鬼宿之分。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历代未尝去战备，武都之地则氐羌杂处，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乘塞，严兵置戎，并列雄镇，以讲武经为中朝之西屏。

　　◎延丹坊堡安军路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升为总管府。徙吐谷浑部落，立浑州、宽州、浩（音诰）（音门）府，寄治州界（凉州有浩河六谷，吐浑所居，唐初迁部族在州界，乔立浑州、宽州，即浑州、宽州川也），迄今蕃汉杂处。唐置延节度。宋为彰信军节度。其地东至隰州三百七十里，西至庆州三百三十里，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保安军一百五十里，又至大理河二百七十里，东北至绥州，西北至宥州，皆三百馀里。自绥、宥、灵、夏以北，皆党项所据，官军戍守设寨十七。置延丹坊保安军路马部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控绥、银、夏、卢子关一路。本路置州兵及禁军更戍外，又领熟户蕃户蕃兵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疋，弓箭手一千五百二十一人，马一百五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延安府是也。

　　○保寨十七：

　　○顺安寨

　　即唐初南平州安固县地。宋建南安寨，康定中弃之，庆历初重修，赐今名。自寨西北至怀宁绥平二寨，俱一川守御之要。东至白草寨四十里，西南至石胡寨四十里，北至绥州四十里，西至怀宁寨四十里，南至清涧城五十里。

　　怀宁寨，故长宁寨也，庆历中重修，赐今名。东南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自宽州，至清涧城四十五里；西至绥平寨四十里；北至大理河八十里，至横山一带。

　　绥平寨，绥州城平县也。隋时置城平川；宋天圣中重筑，改名永平，寻弃之；庆历中又修复，改今名。东至顺安寨，西至金明县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永平川，北边壕，接绥州，西南至州百里。东北无定河至铁茄平五里。

　　黑水堡，庆历中筑。东控城平川，西控黑水川路，入卢子关北外大理河至横山，最为要害之地。东至绥平寨四十里，西至土门堡二十里，南至安定堡六十里，北至大理河六十里。

　　白草寨，东控黄河伏落关路，北绥州界铁茄平定仙岭满堂川路，最为要害之地。东至黄河二十里，西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至隰州上平关三十里。

　　清涧城，即故绥德县地，名清涧川。东控黄河一带贼路，庆历中修。东至石胡镇四十里，西至水平寨八十里，西南至延州二百里，南至延州寨四十里，北至怀宁寨四十五里。

　　石胡寨，庆历中筑。西南至清涧城四十里，北至顺安寨四十里。

　　丹头寨，旧号丹头堡，东宽州川路。庆历中修。东至清涧城四十里，西至安定堡四十里，南至水平寨四十里，北至绥平寨四十里。

　　安定堡，地名为蹄川，控清涧川一带，东西控安远废寨。庆历中筑。东至丹头寨七十里，西南至安远废寨，南至大粮寨七十里，北至黑水堡五十里。

　　青化寨，太平兴国中筑，号青化堡，加兵戍守，西控青化州口，庆历中增修建寨。东至永平寨七十里，西至延州五十里。

　　永平寨，东控永平川路，东南至清涧城八十里，西南至青化寨七十里，北至丹头寨四十里。

　　招安寨，北接杏子河，至横山一路，庆历中筑。东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静边镇八十里，北至保安军八十里。

　　新寨，控延州东北疆远川一带，太平兴国中重修。东至青化寨二十里，西至金明寨四十里。

　　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汉高奴县地，董翳所居，后魏为广县，隋改金明，唐置北武川，

　　宋以县为寨。东至青化寨八十里，西至招安寨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龙口平二十里。

　　龙安寨，在废栲栳寨之西，地名龙口平，控塞门川废寨一带戎马来路。东至新寨七十里，南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万安寨七十里，北至塞门故寨八十里。

　　万安寨，东控五龙川入延州路。东至延州八十里，西浑州川路至招安寨，北至保安军八十里，南至敷政县。

　　围林寨，西控土门一带贼路，入浑州川至瓦堂川。庆历中置堡戍守。东至龙安寨九十里，西至北安军五十里，南至招安寨八十里，北至瓦堂川界。

　　盐夏路，自州北过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乌延、马岭入平夏，至盐州，约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夏州平地。宋初，塞门至乌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师，范廷召从此路进军，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今废卢子关、石堡、安远、塞门四城。北路山谷险峻，比诸路最甚。

　　保安军，旧延州栲栳城。唐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宋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延州百五十里，经敷政、敷施二县界，山谷不通车轨。西至庆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长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今为保安县，属陕之延安府。

　　○寨三：

　　德靖寨，北控洛河川，入西界金汤镇大路，旧号建子城，天圣中改今名。东至军六十里，西至金汤镇六十里，南至保胜寨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至金汤六十里。

　　顺宁寨，东控大虫谷口，北五里即生户归娘族，至大理河，庆历中筑。东至塞门弃寨百六十里。西北至西界，南至军四十里，北至归娘岭三十里。

　　保胜寨，东北控扼莫河路一带蕃部，庆历中筑。东至万安寨八十里，西至义征川，南至静边镇五十里，北至保安军四十里。

　　长城岭路，自军北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秦王井驿，入平夏，经柳泊岭、并铁市、白池、人头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驿，至故灵州怀远镇七百里（后为建兴州）。北路自军至秦王井，在山谷中行，险狭。自秦王井，地势渐宽平，经沙碛，少水泉，可掘沙为井。夏国宥州界并沙碛地，卑险，掘丈馀，则有水。若因大风，寻复湮塞。保安军至贼界三十里，此路可行师。

　　鹿阝州洛郊郡，古白翟国，唐武德中置州，以鹿阝为名，又建为都督府。宋为保大军节度。东至丹州百二十里，西至庆州界百八十里，南至坊州界七十里，北至延州百六十里。今仍为鹿阝州，属延安府。

　　康定军，康定元年以鹿阝城县置，即今之鹿阝州是也。

　　○寨一：

　　直罗县寨，唐武德中，分三川、洛交置县，以城枕罗水，其川平故也。今分兵戍守，控华池一带蕃部。至庆州华池镇四十里。

　　◎宁环庆路

　　庆州安化郡，古义渠戎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马两川口。唐为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项、野利种落皆寄治州界，为鹿阝宁节度。其地南至宁州百二十里，北至环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宁州七十里，东北至宥州。宋置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二百四十七族，总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疋，弓箭手二十一指挥，马一百九十五疋。即今之陕西庆阳府是也。

　　○城寨镇堡十二：

　　淮安镇，古淮安县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宽平，最为要害之地。咸平中筑，去环州木波镇八十里，二镇兵马为诸路之援。按唐史，开元中检校逃户置，因为怀安，字讹谓之淮安。东至五交镇三十里，西北至柔远寨五十里，南至州七十里，东北至东谷寨三十里，北至西谷寨四十里，西至西界五十里。

　　淮安东谷寨，北控入西界通塞川大路，西南至州百七十里，南至淮安镇三十里，北至西界五里。

　　淮安西谷寨，淮安西边谷口，入环州路。西南至州百八十里，南至淮安镇四十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美利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东谷寨十五里，淮安镇十五里。

　　雪泥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淮安镇十五里，西谷二十五里。

　　华池镇，后魏蔚州故城，控胡卢河川路，入鹿阝州直罗县界，隋为县，有子午山。宋置巡检兵官，总华池、平戎、凤川、柔远、淮安。自子午山狗道岭，至义州达磨洛河川保安宁小胡族。东南至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凤川镇二十里，东至平戎镇四十里，州直罗县四十五里。

　　业乐镇，大中祥符中筑。因蕃族内附，时筑业乐、凤川、柔远三城。西南至州七十里，淮安镇七十里，柔远寨五十里。

　　五交镇，西至淮安镇三十里，西南至州百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凤川镇，西北控子午岭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筑。东至川百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镇五十里，东南至华池镇二十里，西至界四十里。

　　合水镇，即唐之合川县。宋祥符中，修理废县为镇。西至凤川六十里，东至华池七十里，西至州五十里，至西界百里。

　　平戎镇，控洛河一带入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华池镇四十里，西界六十里。

　　柔远寨，东有路入西界白豹、后桥二镇，大中祥符中筑。东南至州百二十里，东至业乐镇五十里，东北入西界后桥、白豹谷三十里。

　　大顺城，新城，北据两川之口，东自乌川路至故凤川城，西自后桥堡川路至十二盘堡，北自木岭，与夏国以古道分界。东至花池县界，西至柔远寨界。其木岭即突厥川也，东至乌川，西至十二盘堡，南至州，北至蕃界十五里。

　　车箱峡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经大胡泊、静边镇、香柏寨，取车箱峡路，过庆州旧蕃戎地（今为建安州），北入盐州，约五百里。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艰险。国初，淮安至盐州蕃部并内附。至道中五路出师，丁空从此路进军，至盐州金静边白豹、金汤、后桥等镇，并为贼境，各置堡寨。

　　环州，治通远县，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居人部落相杂。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其地三面控蕃戎，最为檄塞之剧。东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庆州百四十里（木波镇路），北至洪德寨八十里，寨北即蕃界。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寨、灵州共七程，沙碛远无邮传，冬夏少水。按《皇华四达记》：至灵州五百四十里。

　　○镇寨十三：

　　洪德寨，西北路即旧口，入灵武大路，号青冈峡。东至盐州路，号归德川。东永和寨，南至州十里，西肃远寨，东北边墩二十里接界。

　　乌仑寨，控乌仑川一带贼马来路，咸平中重修。东接蕃界，西即永和寨，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肃远寨十三里。

　　肃远寨，北控大落乾川，即骆驼平地入西界旧路。咸平中，增筑新城，赐今名。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德寨十三里。

　　定边寨，在三店沟戎马来路，北控西界三条路。天圣中置。东至平远寨二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熟户，北至边壕十五里。

　　平远寨，东控大岘山入灵武路，天禧中筑。东至州七十里，西至定边寨二十里，南熟户二十里。

　　大枚寨，入庆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东至熟户郭家族十五里，西至石昌镇五十里，南至马岭四十五里，北至木波镇三十里。

　　永和寨，西控大岘山北至蕃界，天德中始筑。东至洪德寨，西至熟户，南至金汤族，北至蕃界。

　　安塞寨，北控西界九星原路，天禧中筑。东至边壕界三十里，西至州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

　　团堡寨，天禧中筑。东至熟户，西至熟户，南至熟户，北至石昌镇四十里，又至州一百五十里。

　　马岭镇，旧属灵州，周广顺初割属环州，即古之马岭县，汉为牧地。川形似马岭，因为县名。今控马岭川大路。东至熟户，东南至庆州六十五里，南至府城镇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

　　木波镇，旧属灵州，北路通庆州，咸平中重修。东至北界，西至合道镇四十里，南至大拔寨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

　　石昌镇，控西北马岭大川口入故威州路，北与合道镇相应援，咸平中重修。东北至大拔寨五十里，西至州百五十五里，南至团堡寨四十里，西北至西界。

　　合道镇，东至木波镇四十里，西至西界，南至熟户，北至州百一十里。

　　灵盐路，自洪德寨西北入青冈峡上，至美利寨入清远军，军城则宋初转运使郑文宝建议筑之，在灵州南界积石岭上瀚海中，至灵环州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水泉。浦洛河、耀德、盐井、清边镇入灵州，约五百里，本灵环州大路，咸平中陷清远军，明年陷灵州，弃美利寨。此路经瀚海中，无水泉。一路至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西界虾蟆寨、骆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约三百馀里。洪德寨至骆驼会，系归德川奖水谷，甚为险狭，多泥泞。自骆驼会至盐州路，路平，人马易行。建隆以来，蕃族并为熟户。至道中，五路出师，李继隆由此路进军，日行数十里，凡十日到盐州。后并为贼境。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渭州，旧治襄武县。秦伐义渠戎，置郡。唐为渭州。至德后，陷於吐蕃。元和中置州。於平凉一境，坦平无险，利于驰突。其东至泾州一百三十里，西镇戎军一百四十里，南仪州，北原州，并七十里。宋咸平中，曹玮守边，自州界循陇山而东刳边壕数百里，颇得守御之要。后置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初屯泾州，后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五千五十三疋，弓箭手一百四十七指挥，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马六千五百六十八疋。即今之陕西巩昌府是也。

　　○县寨镇七：

　　六盘关寨，古六盘关也，在瓦亭西南陇山上。唐天宝后陷于吐蕃，宣宗收复。宋置寨戍守。东至木波寨二十里，西至神林寨四十里，南至杜家堡三十里，北至瓦亭寨二十里。

　　瓦亭寨，控龙山一带，即汉朝那县北古箫关也。后汉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山，即此地，弹筝峡在焉。东自安国镇路至州七十里，西至安边堡二十里，南至定川堡一十里，北东山寨五十里。

　　安国镇，唐中和中置静塞寨，后改今名。东至州三十里，西自山河寨入瓦亭寨四十里，南至定川寨十里，西北二里至弹筝峡。

　　新寨，地名小卢关，开宝中筑，赐今名。东北至耀武镇十五里，西蒿店沟戎马来路，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镇戎军彭阳城三十里。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至赵林寨二十里，西南至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东山寨三十里。

　　潘原寨，古邑也。唐至德后，河陇尽陷，国之西境极于潘原。宣宗恢复，建为武州，今仍旧为县。东至泾州界五十里，西至平凉县界十三里，南至仪州华亭县界五十里，北至原州临泾县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平凉县界五十里。

　　耀武镇，东至原州铁原寨十五里，西至安国镇三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原州平安寨二十五里。

　　原州，治临泾县，取“高平曰原”为名。唐天宝末，河湟陇右尽陷。元和中，始修临泾城为原州，自是西戎无犯边者。四封之地，羌戎维居，北捍蕃境，置十一镇寨守之。东北宁州七十里，西镇戎军界百三十里，南渭州界百三十里，北庆州百三十里。即今之陕西平凉府是也。

　　○镇寨十一：

　　柳泉镇，旧名鹁鸽泉，今名柳泉镇。西即熟户明珠灭藏康奴等族帐，北绥宁寨，西至故城五里，东至宁州界七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环州界十里。

　　新城镇，控大卢川路，东至州六十里，西铁原寨二十五里，南渭州潘原县二十五里，北开远寨三十里。

　　铁原寨，东至新城镇二十五里，西至渭州界十里，南至耀武镇十里，北至平安寨三十里。

　　开远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至平安寨三十里，南至新城镇三十里，北至新门寨十里。

　　平安寨，东至开远寨三十里，西至彭阳城二十里，南至铁原寨二十里，北至绥宁寨八十里。

　　新门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边壕，南开远寨，北西壕寨十里。

　　西壕寨，东至彭阳城七十里，西至新门寨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柳泉镇三十里。

　　绥宁寨，在州西北。按地图，细腰古城北有一路入蕃界故威州，庆历中修筑，赐今名。与靖安寨相应援，得守御之要，舆柳泉等八寨为次边。东南至州百一十里，东柳泉镇，西北戎马来路，东南环州定边寨，西至胡卢泉三十里。

　　靖边寨，地名胡卢泉，此有二路，一入蕃界故威州，一至新门寨。庆历中修筑，赐今名。得守御之要。东南至州百三十里，东北至绥宁寨三十里，西镇戎军乾兴寨、北羊屈族帐戎马来路。

　　佛空平堡，古城也，庆历中修，捍北边胡马来路。东环州定边寨，西耳朵城，南至州北边界。

　　耳朵城，古城也，庆历中重修，舆绥宁、靖安二寨相应援。东佛空平川，西绥宁寨，南至州北边界。

　　镇戎军，故原州城也，萧关都卢山朝那湫及泾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于吐蕃，自是三辅西无襟带之固。时宰臣元载上议曰：今西境极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间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长壕大堑，重复深固，乘间筑之，可移大军居泾州，以为本根，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北抵於河，皆连山峻极、不可越。置鸣沙县，为丰安军之羽翼，灵武五城为形势，然后居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匈奴之胫。图其地以献，量井泉，计徒庸畚锸，皆具而不果城。宋咸平初，诏曹玮修筑建军，自陇山而东，缘古长城开浚壕堑。初李继隆请城镇戎，朝廷询其事，弟继和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乃城之。故迄今为便。其东至泾州百八十里，西南至临洮军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灵州五百里，即今之平凉府镇原县是也。

　　○城寨堡九：

　　朝延以军境平易，无扼束，利於驰突，令旁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刳大壕以隔胡骑。寨城并在壕内。

　　三川寨，在捺龙川、天麻川、武延三川之间，因名三川。西控妙娥山一带西北入天都山路，可至灵武，地宽平美水草。西至天麻川，北至定川寨，去好水川百里。

　　定川寨，北控胡卢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贼路。东至渭州四十里，西至兰州约五百里，南至制胜关三十里，北至故会州约三百里。

　　高平寨，北至西界野鸡峰戎马来路。东天胜寨，西定川寨，南至军三十里，东北萧远寨，北至野鸡峰，北至菜园等川戎马来路。

　　天圣寨，天圣中筑，因赐名。东乾兴寨，西高平寨，北安远堡，控兰萧川菜园川贼路。

　　乾兴寨，天禧中筑，明年赐名乾兴。东至原州界黑寨沟二十里，西南至军七十里，西天圣寨，北至边壕七十里，南彭阳城北三川堡戎马来路。

　　彭阳城，东至平安寨二十里，西东山寨路，至军七十里。南至渭州新寨四十里，北至乾兴寨五十里。

　　东山寨，东至彭阳城三十里，西开远堡，接陇山。西至军五十里，西南安边堡三十里，北天圣寨六十里。

　　开远堡，祥符中筑。东至东山寨三十五里，西摧沙堡六盘山一带，南至安远堡三十里，北至军三十里。

　　刘堡，缘胡卢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至故萧关。

　　萧关路，自军北刘堡，缘胡卢河川，过古城，入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馀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继隆护送刍粮入灵武，由此路。

　　德顺军，旧陇竿城也，在六盘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玮言：今陇山外有弃地，陇竿川坦，为兵冲，曾无捍蔽。熟户以田输官，因相地形筑城，尽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寨，置弓弩手居之。庆历初，经略使韩琦言：笼竿城为山外四寨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因赐名德顺。自六盘山寨二十里，至瓦亭四十里，又七十里至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至石门蕃界七十里。东南至仪州百二十里，东北至镇戎军一十里，南好水川界。即今之平凉府静宁州是也。

　　○城寨堡七：

　　隆德寨，天禧中筑，寨属渭州。地名邪没笼川，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庆历初改今名，隶德顺军，在陇山外，隆德、静边二寨居边壕外。东至笼竿城六十里，西至边壕四十里，南至静边四十里，北至东胜寨三十五里，南石门路。宣宗朝收复六关，即石门关也。

　　静边寨，在边壕外，祥符中蕃部献南市城地。天禧初筑，赐今名。西控捺陇谷、天麻川戎马来路，南自三角城路，入秦州弓门寨。旧属渭州，庆历中移属。东至神林堡四十里，西至边壕二十里，南至熟户蕃族四十里，北至羊牧隆城四十里。

　　德胜寨，旧属渭州，天圣中筑，与隆德、静边寨抵秦州界。东南至军八十里，东至李武堡一十里，西至边壕一十里，南至笼竿城七十里，北至怀远城二十里，又西至界瓦川会百五十里，即西蕃笼谷也。此武延川戎马来路，有摘星、开边二堡。

　　中安堡，东至军三十里，西隆德寨，南章川堡，北熟户地。

　　章川堡，西北控扼西峡口戎马来路。地名樟川，顷因生户求内附，筑城，赐今名。东南结公城，西静边寨、捺龙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神林堡熟户地。

　　水洛城，庆历中，蕃部铎厮舟阝等献水洛、结公二城池，因命版筑。又献良肥地数千顷，募弓箭手居之，以为捍御开秦亭之路。苏温罗等族献山林，连延数百里，去水洛城三十里，仪州、制胜关、德胜、静边、章川寨遂为内地。又於陇城川修一城，南至床穰寨、龙城寨，今属秦州。东制胜关百里，西熟户王家族，西南至床穰寨五十里，东南至弓门寨七十里，又四十里至秦州，东北至德顺军百一十里，北至静边寨九十五里。

　　结公城，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东至制胜关百里，西至静边寨六十里，西南至秦州百里。

　　泾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於潘原，遂屯重兵，升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县为行原州，外张蕃翼之卫。宋建镇戎军，以通陇右；置德顺军，以制山外，渐复襟带之固。今为章化军节度。东至州界六十里，西至渭州界三十里，南至凤翔府界百里，西至原州界二十五里。今仍为泾州，属平凉府。

　　○寨一：

　　长武寨，筑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险固皆阻，天涧陡绝，惟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讨薛仁杲，顿兵于此。与折摭城相对，皆大险也。后置神策军地，高崇文尝为长武城使。西北至州四十里，南至灵台川。

　　仪州华亭县，旧陇州属邑，后魏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地。后唐同光中，置义州。宋改今名。东至泾州百里，西至西蕃界一百里，南至陇州九十里，北至渭州瓦亭寨一百二十里。今为平凉府华亭县。

　　○关一：

　　制胜关，控陇西一带，旧号大震关，改赐今名。管缘山小寨二十五里。

　　◎秦陇凤翔阶成路

　　秦州天水郡，本秦初封之地，在渭之间，诸羌杂处。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后，陷於吐蕃。至宣宗时，复为内地。土壤辽旷，尤宜畜牧。其东入陇州界故关山路，西至蕃界一百九十里，南凤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陇州界一百四十里。本朝建为雄武军节度，扼巴蜀之境，限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置寨二十三以守御之。知州旧兼缘边都巡检使，今置秦陇凤翔阶成六州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四族，总三万五千六百六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疋；弓箭手十六指挥，五千九百人，马二千六百四十二疋。

　　○寨二十三：

　　州境旷远，曹玮在边增筑弓门、治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

　　永宁寨，建隆中筑。西北控龛谷路，至兰州五百五十里。旧号向书寨，至道中赐今名，置稻田以为险固。东至休羌寨三十里，西至来远寨二十里，南至小落门三十里，北宗哥城九百里。

　　伏羌寨，本唐初伏州，后改为县，天宝后陷於吐蕃。本朝建隆中，酋长尚波於献地，特置寨戍守。东至定西寨四十里，南至永宁寨三十里，南至夕阳镇三十里。

　　大落门寨，在伏羌寨西，有落门谷，良木所产，先为羌戎所据。雍熙中，知州温仲舒发兵侵取，颇致骚动。诏中使视之，言得地甚利，遂置寨，迄今为内地。祥符中再修置。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威远寨八里，北来远寨二十里。

　　弓门寨，太平兴国中筑，在赤城川东波上，管小寨五。东至陇州故关七十里，西至治坊寨四十里，南至床穰寨六十里，北至边壕，西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边寨，至本州一百八十里，东至陇州定戎镇四十里，西南至清水县八十里，西至弓门寨三十里。

　　治坊寨，太平兴国中筑，在卧牛山东，管小寨四。东至弓门寨四十里，西至壕门外蕃界五里，南至床穰寨四十五里，北至熟户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床穰寨，开宝中筑，控床川一带，管小堡十一。东至治坊寨四十里，西至静戎寨四十里，东至州百五十里，东南至清水县十里，北至蕃界二里。

　　静戎寨，太平兴国中筑，在长山岭下，管小堡五。东至床穰寨四十里，西至三阳寨四十里，南至陇城界五里，北至蕃界五里。开宝中重修。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定西寨，太平兴国中筑，管小寨四。东至三阳寨十五里，西至伏羌寨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

　　威远寨，祥符中筑，旧名枭篦，后改今名。东至小落门寨五里，西至壕门外蕃部三里，南至马鬓寨十二里，北至来远寨八里。

　　安远寨，天禧中筑。东伏羌寨三十里，西来远寨一十里，南小落门寨三十里，北至生户五十六里。

　　临江寨，雍熙初筑，在渭水之南，与汉阳水合流，俗谓之西江。东至良恭故县四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西北将鸡寨四十里，北至蕃界五十里。

　　滔山寨，太平兴国中筑。东至骨谷镇七十里，西至良恭镇九十里，东北至长县界九十里。

　　来远寨，至州一百一十九里，东至永宁寨二十里，西至宁远寨郢南谷一十一里，南至威远寨堀埚一十里，北至渭河穷边。

　　小落门寨，至州一百四十里，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南至威远寨八里，北至来远寨二十里。

　　宁远寨，至州一百三十里，东至来远寨、定边堡一十里，西至熟户，南至马家族二十里，北至丁家部族二十里。

　　榆柳寨，至州三百四十五里，东至良恭镇五十里，西至临江寨四十里，南至蕃界二十里，北至管下将鸡寨一十里。

　　将鸡寨，天禧中筑。东南至古良恭城四十里，西至临江寨五十里，南至驼项寨十五里，北至蕃界约一百里。

　　马骏寨，在州西马骏岭下。东至故城镇五十里，至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壕外蕃界五里，南至长道县三十里，北至威远寨界八里。

　　静边镇，祥符中，诏筑於南市城。西南至州百五十里，东北至德顺军八十里。渭相接，控扼西戎之要。

　　陇城寨，唐县也，至德后陷於吐蕃。宋庆历中建寨，与德顺军水洛城、结公城二城相援。东弓门寨六十里，南白石堡四十里，北瓦龙谷堡四十里，东南治场寨四十五里，东北水洛城五十里，西床穰寨六十里。

　　达龙谷堡，庆历中筑。东龙川约四十里，西至西界生户约百里，东南安远寨六十里。

　　河湟甘肃瓜沙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又百八十里至临州，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北渡湟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里至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入洮叠州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叠州。

　　阶州武都郡，本白马氐之地，西魏置武州，唐大历中陷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复，立武州，寻改今名。东至兴州三百里，西至石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文州百五十里，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今仍为阶州，属巩昌府。

　　○寨二：

　　峰贴峡寨，捍吐蕃，并控宕州路，南至宕州七十七里，北至州二百里。

　　武平寨，地居险要，多生户，蕃部往年频有聚劫。庆历中，改就苦李平筑城，赐今名。与沙滩、峰贴峡二寨防托应援，管青冈峡、围城谷、斫鞍、三堡子、东磨鼻山、石妇口、西青岗峡、沙滩川。

　　成州同谷郡，古白马氐所居国，其地险固。唐至德后，吐蕃侵扰，百姓流散，因废为镇。咸通中，人户渐复，再置州。其东至凤州界五十五里，西秦州界一百五十里，南兴州界五十里，北秦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宕州三百五十里。今之巩昌府平县是也。

　　论曰：羌戎即叙，种落实繁，古之申远略制犷俗者，重降附之爵，用羁縻之策，罔不纳质向化，叩关请吏。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陇原渭环庆鹿阝延四路，河东则隰石麟府二路，其酋长则命之戎秩，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听世相承袭。凡大首领得为都军主，自百帐以上得为军主，又其次者皆等级补指挥使以下职名；其立功者，别建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至借职殿侍，充本族巡检，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糇粮无烦于公上（蕃部巡检，有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准正员官，添支亦如之。诸刺史、诸卫将军者，授俸准蕃部官首领。补都军主、副军主、副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者，其月给自三千至三百为差，每岁冬又给袍服，红锦者七种，紫绫者二种，以官为差。次十将以下，皆给土田。景德中，镇戎军曹玮言：蕃部兵最为精锐，其列校皆朝廷补授，多已衰老，愿省者择本军人充。从之）。凡四路，总六百七族，十五万五千六百人，三万四千三百疋马。其隶鹿阝延路者，皆居延州保安军界。隶宁路者，居环庆州界。隶泾原路者，居源渭州镇戎军界。隶秦凤路者，居秦凤州界。所以离戎丑之势，张蕃翼之卫也。又若戍兵防边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为费甚大，故晁错建策，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屋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减赡边之用，得慑俗之便。中朝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为弓箭手，给田二顷，出一甲士；至三顷，乃出战马一疋，税租徭役悉为蠲复，器械粮饷俾其自给。分筑堡垒使相聚居，设营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挥使以下戎秩以统率之，有战功者亦补军都指挥使，乃置弓箭手巡检以护领之，每战则常为诸军前锋。凡四路，总一百九十二指挥，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人，马九千五百九十疋。此备塞御戎之至要也。

　　●前集卷十九

　　◎西蕃地里

　　夏州，汉朔方郡，后魏置夏州，深在沙汉之地。唐开元中，为朔方军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钺，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中，李继捧来朝，愿纳土疆，得州四，酋豪二百七十人，部族五万帐，复为王土。其弟继迁时十七岁，不乐内徙，啸聚亡命，侵扰边界，淳化中诏废毁旧城，其州兵徙相州置营，仍曰夏州；迁居民于绥银州，分官地给之。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内附，得假本道节制。德明死，子元景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王绥怀之，尽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东银州三百馀里，西盐州三百里，南盐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东南绥州四百里，西南庆州五百九十里，西北丰州九百里，东北胜州九百里。

　　○镇寨六：

　　洪门镇，本夏州地，唐宁节度张献甫筑洪门镇城，置兵以防蕃寇。宋雍熙中废夏州，其地后伪号为洪州。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

　　贺兰山，东至怀远镇六十里，《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邑西九十三里。

　　天都山，按关右、陇西图记并无此山，今虏中曰为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百五十里，土地宽平，西南有路入渭州，山外德顺军四寨界。

　　瓦川会，东至镇戎军易藏山界，西入兰州界，皆山路。南至明堂川，北至会州界，皆川谷路。

　　天麻川，东北至捺龙谷路，入静边寨。西至马衔山，南至龛谷路，北至瓦川会，皆川路。

　　银州银川郡，汉属西河郡，为┯阴县地，以其在┯水之阴也。五代以来，为夏州属郡。夏州废毁，迁居民延石州，今陷于虏。东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绥州界百陆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绥州上郡，秦所置，西魏为绥川。西汉六郡良家子，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绥州。唐属朔方节度，城在延州东北无定河川。宋李继迁叛，河右ㄈ扰，以高文丕知州事，继迁攻击不已，因徙，文丕洎居民于石州，废毁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请城绥州，屯兵积谷以遏党项。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钱若水驰往规度，既而若水上言：绥州顷为内地，民赋登集，尚须旁郡转饷。自赐赵保忠以来，人户凋残。今若城之，须广屯戍兵倍于往日，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地隔黄河小大铁碣二山，城下有无定河，缓急用兵，输运艰阻。即罢其役。德明既款附，上言乞割绥州土界隶当道，诏以誓表令边臣详定附之。其地东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说自石州孟门渡河一百五里，至绥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银州一百六十里。

　　○河二：

　　浦洛河，东南五十里至清远军。

　　○无定河

　　宥州宁朔郡，即汉三封县之地。自河曲灵夏有蕃戎部落，后周武帝乃立胡州以统之。唐天宝中，改宁朔郡，后寄理於经略军。以地形居中，可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为夏州之援，元和十九年复置宥州於长泽县，隶夏绥银节度，刺史兼管策军。宋李继捧纳国，复为王土。自夏州废毁，因陷于贼。东夏州界六十里，西盐州界二百里，南保安军界约百里，北夏州界约百五十里。

　　灵州灵武郡，即唐之回乐峰也，自后魏置灵州，初在河北，大统六年筑城，即今城是也。唐开元中，边境置节度，以饣登四夷，以州为四方节度理所，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捍御北狄，统经略安丰、定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内经略军治在城内。肃宗即位，升都督府。宋初，杨琼为部署，导黄河，溉民田数千顷，户口四千馀，课利四十五万贯。咸平中陷于贼。河外旧有五镇，今夏国伪升为州。按唐史元载献议以灵武五城为之形势；开元中，朔方节度张说往巡五城处置兵马，即此地。东盐州三百里，西凉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东北丰州九百里。

　　○镇寨九：

　　保静镇，本河外镇，咸平中陷，今为伪静州，本镇旧管番部六族。

　　临河镇，镇城，旧管蕃部二族，置巡检使，以酋长为之。

　　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首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定远镇，唐制：朔方节度下定远一军七千人，在此城南，至怀远镇一百里，西贺兰山六十里，西南至州二百里。宋至道中建为威远军，咸平中陷，今为伪定州。其城则唐光天中，朔方总管郭元振以西域援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郭烽堠，故置此城，募官健五千五百人镇守，为行军计集之所。后信安郡王玮又筑羊马城，幅员四十里，管蕃部四族，以酋长为巡检使。

　　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东至保静镇四十里，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北至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以上五镇，自咸平以前，以灵州都监兼五原镇都巡检使主之。

　　丰安军，唐屯田二十万以上，并河外六镇也。天宝末，魏少游为六城水运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度支使副，率兵白草镇，迎谒肃宗，言：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地。上仓储库物之数。

　　艾山旧渠，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南北二十六里，州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自禹旧迹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步，以河水溉公私田四万顷。人获其利。

　　回乐烽，置县在州城，开元初置东皋兰州，皆九姓突厥部落。

　　温池，唐神龙年置县，县侧有盐池。唐洎五代，节度使兼领温池榷盐事。开元初，置燕然、烛龙二州，寄治温池界，并九姓突厥部落。

　　盐州五原郡，唐都督府，正元中城为部蕃所毁，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复加版筑。既城之后，边患息焉，迄德宗朝，虏不敢犯塞。今陷。东绥州六百里，西会州八百里，南庆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东南延州五百三十里，东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灵州三百里。其地有白池，南北九十里，旧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盐池，置城以护之。唐曰白池县，又名井城葭芦泽。正元中，度支使兼灵盐等州池井榷盐使。宋景德中，赵德明乞入青盐交易，不允。

　　清远军，东南七十里至环州美泥寨，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圣泉，七十里至定边镇，又六十里至灵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镇。四十里。本席鸡城地，宋太宗以灵武道路艰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挽，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此城，以清远军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无井泉，陕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盐段义逾城叛，寻陷于贼。

　　胜州榆林郡，战国为云中地，隋置州，为下都督府。炀帝发丁男百万筑长块，东至紫河，西距榆林，车驾因幸榆林，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即此地。唐正观中，平梁师都时，柴绍以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以决胜为名。今废。东北东受降城二百里，东朔州四百二十里，南麟州四百里。

　　○河镇二：

　　紫河，隋筑长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为之紫河汊，地产良马。

　　唐龙镇，在胜州之境，地居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之东曰东躔，河之西曰西躔，骑兵所不能及。蕃族来义者尝持两端，事契丹及夏国。宋真宗朝，与叔不协，趋契丹破之，来依府州。义非大族，乃悯其穷而款塞优容之，赐锦袍银带，子孙官。景佑中为夏国所并。

　　凉州武威郡，唐为河西节度使，以断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王门、墨离、豆卢、新全等八军，内四军凉州界。地势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西晋末，张丸据之，为一会府，号前凉。后吕光有其地，号后凉。唐建方镇，开元末，宰相兼领节钺以镇之；天宝末陷于西戎。宣宗恢复河湟，命土豪领之，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五代汉高祖命申师厚为之帅。迄今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馀皆吐蕃。宋开宝中复来请帅，以殿直丁惟清领州事（时惟清市马于凉州，而西境大丰稔，因为所留，就而命也）。咸平初。潘罗支来贡，命为六国大首领。李继迁来寇凉州，战于城下，退至三十井死。罗支封武威郡王，天圣初土贡不绝。东会州六百里，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删丹，又二百里至州南浩河，二百六十里东南兰州，五百四十里东北会州鸟兰县界。

　　赤水军，唐武德中置，在凉州城内，军之最大者，幅员五千里，赤坞有赤泉，因以名焉。

　　大斗军，在州西二百里，又百八十里即张掖郡古安西城也。唐开元中，以赤水军守捉使改大斗军，以西接张掖，东连武威州，故曰大斗。其镇曰雪山，雪山在军南五十里。

　　建康军，在州西西二百里，即甘肃二州中路，在祈连山下。唐证坚中，王孝杰开四镇置军，张守常为军使。

　　宁寇军，后周保定中置，号同城戍，在州东北千馀里。唐旧号同城守捉，天宝中置军，隶张掖守捉使。

　　○山一：

　　焉支山，汉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狐境水，过焉支山千馀里，执浑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即此地也。山在河西郡界，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古木。其水甘草美，宜蓄牧。一说焉支山在删丹故县，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

　　甘州张掖郡，地里风俗记曰：汉结乌孙，绝隔诸羌，裂寇贼右臂，自张其掖。后魏为甘州，以地有甘峻山为名，号外国古地。《禹贡》曰：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即此地。今黎水并在郡界，居延海、祈连山、遮贼障在焉。遮虏障，路博德所筑。隋大业，车驾巡河右，置桥梁於浩河，以幸张掖。唐天宝之乱，遂陷回鹘。后尚公主，迄宋景以来，犹陈甥舅礼，酋长称可汗，王妻称公主，朝廷岁颁正朔。东凉州五百里，西肃州四百二十里，南雪山，北张掖河三百里。

　　○山一：

　　祈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馀里，南北百馀里。山中冬温夏凉，美水草畜牧。古寇贼尝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隋自西平鄯州，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皆为隋土，置郡县镇戎，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山下有霍将军神祠。

　　肃州酒泉郡，汉元狩中昆邪王以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而酒泉郡以隔绝故，与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外国西方之援。后为凉武昭所据。隋置肃州，玉门在其西，去长安二千八百里，东至甘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南蕃界，北回鹘界。

　　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唐开元中置，隶河西节度，在州西二百里。

　　瓜州军晋昌县，古西戎地，汉武帝开之为墩煌郡，隋置瓜州。前秦符坚徙江汉之人于墩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千户。凉武昭王以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西方之俗高尚武力，唐之骁将郭知运、王君，俱郡人也。今城即开元中刺史张守所筑。东至肃州五百二十里，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南至新昌镇，北豹门守捉，西北至伊州界五百里。

　　墨离军，本月支国旧地，唐武德初置瓜州，因置军焉，隶河西节度。城在瓜州西北千里，张守尝为军使，修筑此城。河西陇右节度王忠嗣伐吐浑於墨离川，虏其全军而归，即此地。

　　沙州，汉墩煌郡地，居流沙东北，以其沙风吹流行，谓之流沙，在郡西八十里。唐天宝后，陷於西戎。大中后，刺史张义潮以州归顺，特建归义军节度，以义潮为帅。宋太平兴国中，义潮孙延禄承袭，累封谯国王，后每修贡。东至瓜州二百八十里，西南口烽，北至咸泉戍三百二十里，东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里，即大碛之外地。

　　○关山四：

　　阳关，汉龙勒县地，县有阳关、玉门关。

　　玉门关，汉列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障塞，出长城外数千里是也。东至沙州百二十里，东南至沙州二百五十里，去长安三千六百里。自关度流沙西一千里至鄯善，又自关度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车师。隋炀帝巡狩河西，至玉门关，置伊吾、且末等郡。唐为玉门县。

　　鸟鼠同穴山，渭水出於山中，有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同穴。

　　白龙堆，在沙州玉门关，东倚三危，北望蒲昌，是为西极外国要路。

　　伊州伊吾郡，汉乌垒城地，在沙州北大碛之外，去玉门关八百里。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道，逐贼于清海，即此路。地多沙碛，一名鬼碛。一说鸟垒城去阳关一千七百里。唐郭知运、王孝杰相继为刺史。东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南至沙州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伊吾军三百里。

　　屯山二：伊吾屯，汉置伊吾屯田，后汉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号膏腴之地。后魏置邑，唐贞观中分置纳职县。

　　天山，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广六十里，冬夏积雪，一名雪山，匈奴过之皆下马拜。汉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虏万级而还，即此地也。一说且弥国治天山东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伊吾军，本昆吾国地，西扼大碛。唐景龙中置军，隶北廷节度，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西州交河县，本车师国之高昌壁也。汉和帝时，班超定西域，置戊巳校尉，领兵五百人戍之，以地势高峻，人物昌盛，故立高昌垒，垒有八城。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营大总管，平高昌，置两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其水流出邑地），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仪凤中，吐蕃叛，洮河道总管裴行俭帅师至西州破之，立碑於碎叶城，以纪功，皆此地。东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轮台县五百里，南吐蕃界，北至北庭都护府四十五里。

　　○河一：

　　交河，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东京九千三百里。城北三源，一源出东北五里，一源正北六里，一源出西北五里，去城百步，三河合流，又分流城之四合，故曰交河。汉戊己校尉所理。

　　天山军，汉戊己校尉所理。唐正观中置，隶安西节度。在西北三百里，东西三百里。其山春夏有积雪。

　　○庭一：

　　北庭，治金蒲县，在流沙西北，汉乌孙县旧地也。去阳关二千七百里，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历代为胡虏所居。唐贞观中，置庭。文明中，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后为北庭都护府，又置节度，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西碎叶岭，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北回县。

　　瀚海军，在西安都护府，唐长安中置，隶北庭节度。居金山之北，赤野之南，地方五千里，汉乌孙王之境。

　　○海县二：

　　蒲类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减。一名婆惜海。汉班超将兵击伊吾於蒲类海是也。《水经》曰：河水一源出于阗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隋开皇中，西羌内附，诏宇文攸持节安辑，置蒲昌、盐泽二郡，以安降附。

　　轮台县，汉桑弘羊上希主意，遣士卒绕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是此地。后弃之。唐时因城置县。

　　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开西域，初置府。高宗开四镇，西境开柘数千里，得于阗、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明庆中移都护於龟兹，东接焉耆，西连疏勒，至葱岭七百里。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如意初，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郭元振、郭知运辈并相次为都护。后为安西节度，抚宁西城，统领四国。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里，汉时旧国。东至安西一百里，北至碎叶二千里，唐亦置都督府。去东京一万五百里。

　　于阗，统十三州国，周四千里，都葱岭之北二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北至龟兹一千四百里，东去鄯善一千五百里，去长安九千六百里。宜五谷，气序和畅，知礼义。

　　焉耆国，都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贞观中，驸马府都尉阿史那社尔平之，置都督府，北至墩煌，南至且末，并古界。

　　○山一：

　　葱岭山，西域三十六国，而限以葱岭。其河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在南山下，与葱岭河合。按《水经》：葱岭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顶。一说葱岭在墩煌西，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说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又一说自沙车西行百里至葱岭。

　　鄯州西平郡，治湟水县，本西羌乌弋奚剑所居，谓之湟中，亦月支之别种也。赵充国伐先零，计度临羌至浩，为屯田，可垦者二千顷。霍去病逐诸羌，及渡河湟，筑龙居塞。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后汉为西平郡），陈兵讲武，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举，置鄯州，为陇右节度使治所，管临洮、河源、安仁、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共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东至兰州广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百二十里至河源军，又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八十里至定戎军，又七十里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廓州，北七十里至清海凉州，二十里至昌松县界。

　　○水一：

　　湟水，《水经》曰：金城东允吾县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亦谓湟水所出处。

　　积石军，在廓州远化县西界，本吐谷浑地。唐贞观中，吐谷浑叛。初置为静边镇，仪凤中升军额。

　　○城一：

　　石堡城。天威军，唐开元中信安王攻下之，置振武军，后为吐蕃所陷。天宝中，哥舒翰又攻下，置军。

　　临洮军，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西不过临洮，是也。唐开元中，移洮州狄道县置军。自军西六十里，即河州大夏县，又一百一十里至河州，东南至故渭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兰州二百里。

　　河源军，置在湟川东北，今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一云汉赵充国亭堠地也。

　　白水军，唐开元中郭知运、张怀亮置。

　　安仁军，在鄯州西北星宿州，唐开元中置。

　　振武军，在鄯州鄯城县西界，东距州二百里，本吐蕃铁仞城。

　　威戎军，唐开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故渭州陇西郡，汉阳有坂，名曰陇坻，今州城处其西，故曰陇西。领狄道等十一县，风俗尚武力，习战射，西汉六郡良家，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出陇西。唐置州，升为都督府。广德中，西戎犯边。洮兰秦渭尽为虏境，废城在秦州永宁寨北七十里、熟户张香儿族帐之所。东秦州三百里，西岷州三百里，南成州四百里，北兰州四百里。

　　兰州金城郡，汉昭帝置，以其地并狄种，故曰狄道；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赵充国曰：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即此地。范晔《后汉书》曰：西戎在汉金城郡之西南，即古之西戎地也。东北会州二百里，西鄯州四百九十里，南故渭州四百里，北凉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渡金城关二十驿至凉州。

　　○水一：

　　浩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兰州有浩故城。

　　会州会宁郡，古西羌地，秦并天下，属金城郡。汉昭帝分天水、陇西、张掖各三县，为金城、安定二郡，此为栎阳县地，属金城。后魏置会宁县，西魏因立会州，寻废。唐复建州。东故原州四百里，西凉州六百里，南兰州四百二十里，北灵州六百里。

　　○关二：

　　乌兰关，会宁关西四十里。

　　会宁关，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河州抱罕县，《禹贡》导河自积石，今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之所经。汉始元中，分陇西、天水、张掖三郡，立金城郡，今州即金城之抱罕县。唐平李轨，置河州。后陷於虏。东兰州三百里，两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过凤州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军。

　　○山二：

　　积石山，《书》曰：导河自积石。唐贞观中，吐谷浑叛，诏李靖、侯君集为西海路大总管，师出鄯州，行空虚之地二千里，过星宿川，望积石原，观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师。

　　皋兰山，在积石山下，有石门，有河水西南流，《禹贡》所谓导河积石也。汉元狩中，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山。

　　洮州临洮县，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西临洮，即其地。洮水出西戎中，北至抱罕，东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隶陇右道。天宝初，哥舒翰破吐蕃於临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为神策军。后唐长兴中，建为保顺军，节度塞外十镇，洮州则其一也。今邈川大首领角厮罗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羁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门军，在洮州，唐仪凤中置。

　　○山海三：

　　洮水，《汉书》：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东入于河。

　　青海，在吐谷浑国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回千馀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於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逐贼于青海。唐天宝中，筑神武军於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筑城于青海之中龙驹岛，吐蕃遂不敢近青海。

　　金山，会州之西，青海之东，甘州之南，邈州之北。蠕蠕虏世居金山之阳，山之西南薛延陀旧地。

　　岷州和政郡，秦三十六郡，陇西之临洮县地。蒙恬击胡出塞，筑长城起於此，通道九原，至云阳。后魏大统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初改名和正郡，至德后陷于虏。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怀安二百五十里，北至兰州狄道县五百二十里。

　　廓州宁塞郡，古西域之地，城本吐谷浑所筑。汉宣帝时诸羌皆叛，后将军赵充国屯陇西，縻诸羌不敢动，即此地。

　　叠州合川郡，其地山多重叠，秦汉晋魏为诸羌所据，后周西逐诸羌，始统有其地，因置州焉。唐李出为都督，尽西域之地，皆设屯田，以为战守之备。宰相娄师德常为河源积石怀远军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使，而河西陇右凡三百六十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河西岁入二十六万石，陇右四十四万石，今皆在蕃地。